文學博士井上頼國監修
熱田宮々司角田忠行監修

平田盛胤校訂
三木五百枝校訂

平田篤胤全集

東京
平田篤胤全集期成會

目次

密法修事部類稿一

大壑　平篤胤撰次　　男　平田銕胤
孫　同　延胤
門人　青山景通

一

大轉輪王一字心呪經（出文殊根本儀軌經）「和本に此詮なし」（梵釋寺本非八大家請來）唐北印土迦濕密羅國三藏寶思惟等奉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淨居天宮不可思議種々莊嚴。一切菩薩衆會中住。及諸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等。星宿天仙。皆是十地菩薩方便化現。在於此會。爾時世尊坐蓮華藏界。觀察大衆諸天仙等。爲欲利益後末世時一切衆生。故入於一切如來最上大轉輪王頂三昧。即於眉間放一大光。其光普遍十方世界一切佛刹。其中衆生遇斯光者靡不歡悅。其光遍已。還至佛所。圍繞三帀入如來頂。當入之時。復現種々莊嚴之相。其光之內忽有聲曰。我是大轉輪王一字之呪。無量天仙恭敬圍繞。爾時光中復出聲告曰。釋迦如來我是一切如來。智慧轉輪王一字心呪。於一切過現未來一切諸佛。我是最上秘密心呪。寶蓋佛。娑羅樹王佛。無量光佛。無勝佛。妙眼佛。妙幢佛。華王佛。彼等諸佛。普皆已說。一切過去無量諸佛。亦皆隨喜。汝今當爲未來衆生。敷演斯呪。令諸衆生獲大利益。爾時世尊見聞斯已。告諸大衆。汝等當知。云何名爲一字轉輪王呪。即說呪曰。

二

[illegible]（此是梵本一字之呪）、部（上聲）林（去聲二合、此是唐音彈舌呼之。）

爾時釋迦牟尼佛復告諸天仙衆。汝等諦聽。妙吉祥童子此陀羅尼。我今欲說曼陀羅法。及念誦法。設火食法。速令成就。若有人。能持此陀羅尼最勝妙法。若不知吉祥之日及諸星等。汝諸天神勿爲障礙。若有能行我教法者。汝等天衆護持是人。一切鬼神及諸毒惡毘那夜迦等。亦當守護。不得損害。方便護念。於十力教中令生信解。說是語已。既入三摩地。所謂一切如來頂生三昧。除諸有情不善業故。爾時世尊入彼三摩地已。十方諸佛觀察如來在清淨天宮。一々皆來集會。各請釋迦牟尼

佛説呪。而説頌曰。
佛説大威德。爲利諸有情。能成一切呪。
願者皆滿足。一切佛已説。此呪王威德。
能於諸呪中。一字爲尊上。頂生大威德。
其力難思議。善除諸妖邪。退諸惡星宿。
毒害母神等。及彼那夜迦。惡願(頻)諸鬼神。
遍惱有情者。當來濁世中。誦持得安樂。
善哉天人師。願爲衆生説。

三降伏怨敵

爾時十方諸佛。説此頌已默然而住。當爾之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所住之處。忽然之間。放大火焰威光赫耀。而皆不損一有情類。爾時釋迦牟尼如來。觀察一切清淨天宮。告諸菩薩摩訶薩及諸緣覺。聲聞。天仙。諸大衆言。汝等諦聽。卽説頌曰。
告諸佛子等。汝等今諦聽。我今説此呪。
具足諸功德。當來惡世時。我法將欲滅。
能於此時中。護持我末法。能除世間惡。
毒害諸鬼神。及諸天。魔。人一切諸呪法。
苦聞此呪名。皆悉自摧伏。我滅度之後。
分布舍利已。當隱諸相好。變身爲此呪。
佛有二種身。眞身及化身。苦能供養者。
福德無有異。此呪亦如是。一切諸天人
能生希有心。受持及供養。所得諸功德
如我身無異。此呪王功德。我今但略説。

爾時世尊説此頌已。爲諸衆會説斯轉輪王如來頂髻之法。能令他法速卽毀壞。能令自法速得成就。一切菩薩所共讃歎誦念之處。於四方面五(一)百(由)驛(旬也)內。一切惡鬼皆自馳散。一切呪師行其本法。聞此呪已。皆悉摧壞。一切諸天所有神通皆悉退失。其持呪者欲滅他法。不滅他法。由持呪者所存念處。一切世間及出世間諸持呪者。及諸惡星無不摧伏。若善男子爲護大乘。若爲自身。若對怨敵。應以手執一把靑草。呪一百八遍。意忿彼人以刀斬草念壞彼法。卽便斷壞。

毘沙門天法云。欲求伏怨家者。取菖蒲根。呪一百八遍訖。卽摩自身面及口舍。其怨家無有不伏者。

○又云。不欲得怨家共同鄕坊住者。取苦練木一百八子。亦得一子一呪。火中燒一百八遍。滿卽其惡人不能得住。

○金翅鳥王法云。欲摧毀怨家。取蛇皮一枚誦眞言一遍投於火中。二十一遍。即彼怨家摧滅。
○又云。取烏翅護摩二十一遍。彼怨人往走猶如烏跳。
○又云。即蛇頭加持灰塞其口。稱彼人名。誦眞言二十一遍。彼人即瘂。
○又云。以摩奴沙骨作末。烏鵄及梟燒誦眞言。句中加彼名。即彼喪亡。
○又云。誦眞言加持摩難那藥。（於上藥中用者是也）和糠燒令彼癲狂。
○又云。以白芥子和燒。誦眞言加彼名。即彼難治瘧所困。
○又云。取屍陀林灰加持一百八遍。散彼人身上。即患重瘧。後若發心懺悔。以此眞言加持即解。
○又云。以鼠狼毛白芥子蛇皮相和作末。稱前人名。加持一百八遍燒。一切人共憎彼人。若欲解加持油麻燒。却令成敬愛獲得財寶。
○又云。以雌黄烏舌。自身嚕地囉和燒。稱彼人名即成瘂。
○又云。以人髮牛肉。和油麻燒令他有病。

○又云。以烏翅梟翅苦楝油相和燒。稱彼惡人名。即成驅擯彼不自由即當遠去。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取旃陀羅家火。往於賖摩賖那。取其中木然火。取苦瓠子稱彼人名。或思憶護摩一千八遍。則彼大瘧所持欲令解。對像前浴佛像誦眞言。取浴像水灑彼身上。
○又云。欲令摧滅。取摩奴沙骨八指作橛。加持一千八遍。釘寃家門閫下。一切財物皆盡。除橛即解。
○又云。於賖摩賖那燒紫礦。和嚕地囉。護摩一千八遍。彼即止息。
○又云。於有舍利窣堵波前。安本尊。飲乳食麥。隨力供養。誦眞言三洛叉。即能令彼迷亂癡等事。
○又云。令怨家麼囉。往於賖摩賖那。取賖摩賖那灰。忿怒作彼人形加持利刀。從脚段々截。於賖摩賖那火護摩。於第七日其命不存。
○又云。於賖摩賖那作奢覩嚕形。以左脚踏心。以右手頭指擬并吽字誦一字頂輪一千遍。即彼剎那頃滅壞。亦以此眞言却能令止息。
○又云。取賖摩賖那灰。作奢覩嚕形。以佉駄羅橛

誦眞言。當頂釘之。應時滅壞。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以穢處土和水。成彼形
行者。每小遺其上一遺加持一百八。滿七日彼貧賤
若勃哩孕迦華摩勒迦粖及淸水置瓶中。勃哩孕迦葉
塞口。加持一千八令浴復。
○又云。若灰鹽毒藥粖和進火中。一千八徧疙癖。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取礓石一一加持。對城及村
邑前。住擲七夜過七夜。爲大厭魅。復令息災。
對像前乳護摩一千八編。香水加持以一百八編。
於彼城及村邑聚落。四方灑。即得止息。

四　破敵法

若欲令彼前人呪法不成就者。誦呪七遍。以
手作拳意屬彼人。即不成就。若欲令彼前人成
者。即開其拳還得如故。
毘沙門天法云。若求降伏外道及自身火不燒
者。取自身血。魚血相和瞋心誦呪三七遍。投火
中經一食頃。不被火燒自身。
○又云。若降伏外道者。結前身印作瞋心。誦
呪一百八遍。一切外道所有法術。皆悉破壞。並
不成就。

○末利支天法云。若欲論議依前法。火燒梨枝一
百八段。一段一擲并呪七日作此法者。得大論師
也。
○又云。若共他論議得勝時。被他相憎瞋一準相
言。
○又云。共他鬪諍被他相言枷鎖官邊。問罪是非之
時。取白菖蒲呪二十一徧。繫著右臂。復以右
手作歡喜印。并呪之即得大勝之理。
○又云。縛賊呪伽吒加吒々僧伽吒。我今爲加吒
終不爲解。加吒。又若被賊燒香誦呪。若有疑
者并稱名。不知者但當面誦呪々之。賊即自縛自
道盜物。得已然後解放大驗也。
○大藥叉女觀喜母法云。若有怨讐欲來相害者。
取胡麻和酥。護摩一千八十徧。於眞言句中。
稱彼人姓名。必得歡喜。
○又云。欲降伏寃敵者。書彼寃人名。於持誦者
左脚下。踏而以厲聲。忿怒相誦。於眞言句中加
彼寃人名。誦滿十萬徧。一切寃對無不隨順。
○又云。若有被囚禁枷鎖。種々口舌者。取五月
五日桃木。密書彼怨人名字。加持一百八徧。又

於眞言句中。稱彼人名加持。求願語釘入地。
即得官府口舌解散無事。
○又云。欲得論議勝者。取野葛一斤加持二十
徧。手把與彼論議。彼便杜口。
○金翅鳥王法云。加持塼二十一徧。擲彼枷杻禁縛
者。即解枷杻破。
○又云。以泥蛇加持二十一徧。作是言嚙其乙。
即隨處分嚙彼人也。
○又云。以炭粉作蛇。亦準前法。若解彼誦眞
言。云令解即解。
○又云。取弓加持箭射四方。即有蛇纏箭却來行
者作是言。飲此毒其被嚙人即起立。其箭不應
用鐵鏃者知之。
○又云。取萎華誦眞言。加持一百八徧。擲於四
衢路或擲人家化爲蛇。便能嚙人。若加持水灑
之。其被嚙人毒即解。
○又云。以牛膽人骨和酥。燒擢怨家。
○又云。以氈華和糠。烏翅護摩刹那令彼驅逐。
○又云。以屍林中骨擣爲末。和白芥子護摩一千
八徧。稱彼人名百由旬。内皆令召來於諸色欲染
觸通。
○又云。以梟翅護摩能令相憎。
○又云。以鵄翅護摩。能令彼昏迷。
○又云。欲令人相憎。以人上毛護摩。
○又云。欲令損害彼。亦用人毛護摩。兼能摧壞
怨家。
○又云。用此眞言加持眼。視瞋忿人刹那頃即
倒地。彼即變爲蛇。欲令解則解。
○不動明王法云。以旋風所飄葉作護摩事。得
彼著顚狂。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加持佉馱羅橛一百八釘。入
怨人家內。彼善心相向。
○又云。寒林炭畫梵羅刹。誦一萬令捨嚕嚕摩囉寧
若解彼呪法者。以香華飲食供養像。像面向
北。人對之芥子毒藥。血和進味達加多薪火中。一
千八彼當失驗。
○又云。加持菖蒲根一千八口(イ二廿一徧)。令訴
訟得理。
○又云。加持淸水一百八。洗面訴訟得理。
○又云。一日不食。黑月八日。或十四日。午時寒林

中芥子粖。成彼呪師所尊形。偏塗毒藥於刀子以持一千八徧稱彼尊名。因截形爲兩段。彼失驗。

○又云。若准前成形。加持乳一千八浴之如故。若寒林中以生酥成彼尊形。加持五釘各一百八。稱彼尊名。於額及兩肩喉心。各釘一釘。彼失驗去釘如故。

○又云。若死椀中以寒林炭。畫彼形尊形。又以一死椀蓋之。取黑羊毛線纏椀。加持一千八徧。彼呪師身如被縛失驗。

○又云。若有諸呪師。能爲大神通者。寒林中寒林炭和毒藥粖之。進其薪火中。一千八徧。稱彼名失驗。

○又云。若紫礦粖和水內勃羅得迦子於中。進竹火中一千八。諸呪師欽伏。若以人骨代勃羅得迦粖。准前行者身安寧。

○又云。若以摩咄囉莖。刻格立壇。置中人髮供養之。取一樹果。一千八顆。以其樹充薪進果。令盡矩惡吒。

○又云。若以貓糞代進摩咄囉華。於草麻火中一千八。白顯風。

○又云。若鹵土酪和置鐺。用摩娜薪火煮之。去鐺進粥於鐺下。火中一千八留殘粥後取少分。和食與之同前。

○又云　若加持衣角七徧。作一結訴訟得理。

○又云。若人門上骨或泥作杵。以辟惡及業輪者。准迦羅尾莖。擊之杵或微塵。

○又云。若三日不食步多木合子盛白芥子。寒林中掌而加持芥子。涌出上落地者。不涌出別貯之。後以涌者擲打人縛撲。以不涌者擊之如故。

○又云。若童子合縷線。一加持一百八結縛彼。呪師悉地。

○又云。若依前線作十一結。又一加持稱彼名。一截滿十一段。彼七生不成悉地。

○又云。若有呪師被奪却悉地者。書彼尊於金剛手像前室中。以香華供養一日夜得本驗。

○何耶揭唎婆像法云。欲喫他呪者。取己身中小許血。已和白芥子爲八千丸。黑月十四日。一日不食。取佉陀羅木。鑪中燃火。取前白芥子丸一

呪。一丸投火中燒。如是乃至芥子丸盡。一切諸呪悉皆喫盡。（喫云、外國語也、即同大唐破滅語訓也、）

五　自法成就法

若欲作此法者。先須洗浴著鮮淨衣。自法即得成就。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不拘淨穢誦三十萬。烏油麻和酥。進火中一千八徧得驗。

○大寶秘密陀羅尼經云。誦持根本陀羅尼者。不假簡擇時日宿曜。不限齋戒。但誦滿一萬徧。已然後於佛前或舍利塔前。於白月十五日。潔淨洗浴。著鮮淨衣。隨力供養。然四盞燈。散諸香華。受持陀羅尼者。食三白食。旋遶制度一百八帀。誦陀羅尼一百八徧。便於當處寢息。天欲曉時。如來即現其身。執金剛手菩薩亦現於前。所有願者皆得如意。

○又云。成就心陀羅尼事業者。誦十萬徧。即見一切如來（神祇）。誦二十萬徧。得見一切佛土（神界）。若誦三十萬徧。得成入一切曼荼羅。一切眞言法悉得成就。誦四十萬徧。得持明仙中轉輪王。誦五十萬徧。一切阿蘇羅及諸仙窟。龍宮窟門自開。悉皆得入。若誦六十萬徧。得見一切伏藏。若誦七十萬徧。即憶知過去無量生宿命事。若誦八十萬徧。即得寶印三摩地。若誦九十萬徧。得一切菩薩遊戲神通加持。若誦一百萬徧。得一切如來灌頂。與一切如來同會福慧。如是倍增而獲無量殊勝功德。一切業障悉皆消滅。得不退轉。獲宿命智。一切如來獲念攝受。得眼清淨。耳清淨。鼻清淨。舌清淨。身清淨。增勝無量殊勝功德。轉更增勝身業清淨。兼獲世間種々事業。隨意成就。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作先事法。思惟利益一切有情。安像於賒摩賒那。身著赤衣。以賒摩賒那華莊嚴身及頭。及食賒摩賒那食。住念無限念誦。不失念護方隅甲冑牆等儀軌。如是念誦。初七日見恐怖惡形。牙齒熾然豎髮。或一足兩足三足。或兩臂三臂四臂。或八臂。或兩頭三頭四頭。則持明者忿怒誦。其時如大風吹大雲。即四方馳散。即起慈心。第二七日即有女人現。悅意端正瓔珞嚴身。示現可愛色。見已念誦。起慈心作不淨觀。即滅不現。第三七日即見毘那夜迦惡形羅刹作

寂靜來。來已作是言。我作何爲。修行者作是言。爲奉敎。則爲使者所使令。皆依敎成辨。其魔若作忿怒心觀修行者。則滅壞。夫作先事者。於河或蓮華池。或一樹或大華園而作。

○一字頂輪王經云。當白分月圓滿日。結金剛跏。念誦乃至現四種相。所謂雲雷聲。道場中旛華動。佛像出光明。佛像動搖。見如是相。於中所成就物。則得成就。

○又云。神通月白分。三時澡浴。三時換衣。依儀軌。三時發露懺悔。隨喜勸請發願廻向。時別誦一千八徧。乃至月圓滿夜。一日一夜不食。別（則イ）取苾蒭毗奈耶所說應量。修造鉢袈裟錫杖。隨取一事。一千三波多護摩於像前。廣大供養。取所成就物。置於壇中。護其物念誦。乃至出光。若是袈裟及僧伽梨衣。即被鉢及錫杖。即手持便即飛騰虛空。成就持明佛。能作大變化。住壽一大劫。

○又云。說大成就。則往蓮華池。應作先行法。佛像幢於壁。行者不亂心。爲大福故修。心常懷捨施。蓮花搵酪蜜及與搵酥等。護摩五洛叉。是像眼手動當知得成就。即作爲邑主。遠離一切事。護摩十萬徧（一千イ）。則爲大福人。二十一萬。爲諸地囉惹。說正法度人。常樂而捨施倍加而持誦。輪王大威德。成辨一切業。決定勿生疑云々。多分於此世間者。聰哲匱財之人類。末法作障求覺道。是故相應三昧耶加行。修習求成就。

○又云。淨念誦室。以白芥子和護摩灰。以摧碎佛頂。加持一百八徧。或以辨事佛頂應加持。念誦室散灰及芥子。即成淨室。即以此眞言。於淨餅中盛水。加持一百八徧。散灑四方。或以自眞言心。或以隨心加持。即成攝受處所。以摧壞佛頂眞言。加持四枚佉駄羅木橛。一百八徧。於淨室中四方釘之。即成結曼荼羅界。以賢餅盛香水。加持一百八徧。持誦者用自灌頂。離一切毘那夜迦障。

○又云。七日三時和酥。（時別一千八徧）護摩一切物。得大悉地。

○又云。大成就法。如前先行法。於山頂有舍利塔結印誦之前。誦三十萬遍。然後對像前。以稻

穀華和酪酥蜜護摩。一千遍則成。先行法。此先行法。通一切求成就用。

○又云。略說普通修一切佛頂等成就。資少獲大利。諸佛之所說。取羯儞迦囉華。及蓮華蘂。蘇嚕丹惹那。三金而裹之。應作此丸藥。當於日月蝕得三種成就。煖烟焰次第。煖必獲敬愛。烟當而隱形。焰相成騰空。吉祥大持明。如雷震作聲。旛華而動搖。及佛像動搖。應知成就相。若見不吉祥。不應求成就。獻塗香華等。數々應當作息災護摩法。（三時七日別一千八遍塔數一洛叉）。乃至七遍。然後作勝法。應作窣堵波。福加求成就。蜥蜴及烏鳴應觀成不成。然後求成就。念誦以爲先。並歸命得果。作福爲有情。眞言必成就。爲少福愚人多分。是人爲此增加福。（書入に云く、流志本云、若作法時、聞見紇哩迦羅縒蟲聲、迦々鳥等好聲入壇作法、則得成就、多分者、又云、若有愚智尠福有情、三十日中誦持斯法無諸難苦、乃得成就、指三千日云多分也。）成佛悲爲本。利益諸世間故。說眞言教。天王帝釋等及餘大威德。及居在王宮。繞誦於彼

勝。由信得應驗。成就者當獲。端嚴而常作清淨修行者不應強多事。由此心雜亂。如世間之人劣慧無方便。於諸合鍊道。（書入云、合鍊金銀也）闕緣不和合。諸藥及水銀由倒壞不成。若取於伏藏。必有王怖畏。占相必生疑。微細生猶豫。醫術果（壽命也）增長。攝受長年藥。施功不獲益。三種微細故。如是諸技術。過患有無量。以此無所獲。不獲最勝福。彼亦不獲福。由此心住著。由持眞言故。悉皆而獲得長年等果報。眞言以爲首。必獲大福德菩提最勝果。聞思及修行。得最勝果。是處諸賢聖恒常而往來。當於未來世。有情劣精進。我慢瞋恚。癡無慚。矯慳恪。不能依儀軌修習眞言行。是持誦之人護摩所加持。諸魔悉惑亂。悉無是思惟。以明獲成就。虛受諸勤勞。常作是思惟。愚夫常是說。爲息彼障故。亦除諸魔羅。今說此大明。利益諸有情。是無能勝明先佛之所說。若人常憶念隨時住等引。彼諸魔障者。悉皆得除滅。

○又云。持誦輪王眞言者。或持餘眞言者。以此眞言加持結縷。或結袈裟角。或結頂髮或棒

皮上書帶頸臂。彼人速疾易得成就。以此眞言。加護。若穢者若淨者前。若人若非人。或諸魔。諸鬼。諸魅。或餘類有情。欲來障難。作此思惟。不得入。若有違越。則彼（障者也）悉皆違逆自種族。不容住於彼本居也。

〇一字佛頂輪王經云。以白芥子呪之七徧。帶頭髻身亦成擁護。以白芥子一呪一燒一千八遍。亦得無障。

〇又云。成藥法。以揭儞迦囉華。蓮華鬚素嚕須惹三物等分。和搗爲末。水和爲丸。盛銀合中。於日月蝕時。摩一肘壇。壇心安像。置合像前。呪是藥合。令現三相。若得煖相帶者。則能調伏一切人類。若得煙相佩者。則證安怛但那。若得光相佩者。則證世間呪仙。若聞雷聲霹靂之聲。或像動搖。各得證於下品悉地。若見惡相。相改修火法。毎日三時以酥蓮華稻穀華等。相和指撮一呪一燒。則別一千八遍。滿於七日。又准前法修。印佛塔。滿一洛叉。則加福祐。得大成就。

〇又云。若作法時。聞見訖哩迦羅縒蟲聲。迦々鳥等好聲。入壇作法。則得成就。

〇又云。誦呪遍常聯歸命。一一誦持。迴施有情。得最上證大福聚藪。若有愚智尠福有情。三千日中。誦持此法。無諸艱苦。及得成就。是故修斯法者。精信一心淨持戒行。沐浴淸淨不營雜法。惟持此法。謂求佛果救濟衆生。則得福果最上證地。常得大梵天皇。天帝釋等。及諸大天。大威德者冥夢擁護。若有呪者不依斯教。況如世間下劣愚民。不依方書。作長年藥。自服食之。求於延壽。反天滅身。又如合鍊金銀。匠人不解陰陽懸像法度。又復不依教法。不祕作法。亦無所成。爲他謀害。又如採伏藏。人不依方法。外泄漏法。則爲神鬼國王惡人殃害喪身。若有人。能依教方法。發菩提心。讀誦受持聽聞思修。則獲勝福一切成就。何以故。是法以於聞智。信智。思智。修智。眞智。持智。得是證成。是故是法。我以廣略爲有情說之。

〇又云。食三白食。斷言論。心淸恬寂。壇中誦念至日沒時。壇鑪南面敷茅草席。面北安座。當以檻木。柏木。桑木。楠木。如是等木。隨得一木。亦通用。長一搩手兩頭齊截。酥蜜相和。塗搵

兩頭。一一呪之然火。又以青稞。大麥。小麥。粳米。烏麻。各皆等分和酥乳酪。日々三時一呪一燒。時別一千八遍。滿一七日。或滿半月。或滿一月。則得除滅一切罪障。一切災厄。福命增壽一切安穩。

○又云。以摩羅木。或楓香木。或栢木。日々三時斫截然火。以骨露草。截和欝金香。及酥蜜等燒焠火食。爲補瑟胝迦。求大豐饒諸衆善法。又以波羅奢木。齊截然火。當以烏麻酥蜜白芥子。相和燒呪火食。亦得成就三種法。

○又云。樌毗柘嚕迦法者。起黑月八日。或黑月十四日十五日。著青赤衣。作飾。三肘三角火壇掘深一肘。一角指東。一角指西。一角指南。其壇上脣令闊三指。脣高二指。坑底泥捏一尺三戟叉頭量高三指。頭及指南以黑土泥。周遍塗拭。至日午時。夜半時住壇北面。左足踏右足上端身蹲坐。顰眉努目。瞋怒誦呪。以酸棗木。苦楝木。長一搩手頭銛斫截。於壇鑪中三角。累然又以臭華黑芥子。糠鹽人樌薩底計捨和自身嚕地羅。一呪一燒一千八遍。時別如是滿終三日。或滿七日。

則彼障礙惡神鬼等身患殃疾。支節疼痛。或身災沒不能障惱。是法若爲自身。貪求財寶。則不成就。

○又云。正月二月四月八月九月臘月等白月一日。至十五日。月朔時吉修求大法。決定成就。正月多諸難。時作上中法。若有雷電相應相現。決定無障。速證成就。二月風難作安穩法。有大風相。四月雨難作降伏法。有天雨相。八月九月無寒熱。時作富饒法。當有雷電霹靂難相。惟於臘月作求法。無諸難相。

○最勝心明王經云。行人應先於一切有情起大慈心。孝順父母尊長。愍念苦趣衆生。淨信敬於三寶。樂供養諸佛。遠離飲酒。放逸。婬欲。殺生。妄語等事。成此眞言。應當如是。先於白月五日加持五淨。百八徧飲之。每一飲得半月清淨。(五淨、牛糞及尿、各少分、和酥乳酪銀銅器隨取一、盛之加持白月五日者、月生五日也、)又蓮子百八枚。於精室中。面東坐。一一蓮子加持七徧。穿之加持。已每至念誦時。常先手捧珠。加持七徧。念誦畢又如是。然安置之。念誦

室。偏以赤土泥飾。

○阿魯力經云。像前。安四枚阿悉伐(二合)駄樹葉。取象牙及豌豆。又以摩那多(二合)悉羅藥。或取三兩。或取八兩。已上三味安前葉上。又用三葉。蓋其藥。或用八日十五日。或月蝕時。加持其藥中。無間念誦。比現三相。隨得上中下悉地。

○又云。以阿師伐(二合)駄樹葉。著蘇嚕(眼藥也銀鑛也)(二合)駄安闍那。於像前。加持不間息。比現三相。得三悉地。(見次下文)

又云。日三時香湯洗浴。及換淨衣。乞食而食。如法供養。誦三洛叉。然或二十三日。或二十九日。以烏油麻和三甜。護摩八千。得一千迦利沙牟那。

○又云。口含菖蒲根。無限念誦。比現三相。得三悉地。煖聽明。煙隱身。火乘空。次第應知。

○又云。入水至臍。誦一洛叉。能見一切地中伏藏。能破一切阿脩羅宮。能縛一切火神。能結界。能召諸龍。能令已死者更生。亦能作舍安(二合)駄。亦能作烏闍阿(二合)多那。(二合)亦能攝喚。亦能令諸毒消除。凡毒惡有情皆得降伏。亦能與彼生男女。加持八千。一切戰陣皆勝。亦能令外賊降伏。

○金剛頂降三世儀軌云。成就事業誦一遍護身。兩遍護他及城邑聚落。三遍則能成辨一切事業。若阿尾捨。應燒檀香。(加持八百遍、爐中燒薰支分。)若息諸鬼魅者。加紇唎字誦之。令一切有情隨順。加持金剛華與之。(亦華代之。)令惡心不動。以白土止息之。(眞言首、加朱書之名、後卽卷置一瓶之中、以白土實之、覆安於一瓶之中又云、塡之想室彼兒、卽安須彌山、於其上下、亦得耳、)令悉底利敬愛。加持蘇末那華與之。伏從。又欲令一切禽獸不能動。加持白芥子。遙向擲之。欲有所示現。加持孔雀尾。遙轉。欲夢中知一切事。三時念誦其夜見。又欲除惡夢者。以油麻護摩。又欲止息口舌。取雞翅翎護摩。若處子。婆誐藥淫女月帛護摩。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從白月十五日。於舍利塔中安像。晝夜不食。以一百八枚惹底華。(蘇末那華、廣府有之、)誦密言。一徧一擲擊像。卽於像當前面出大吼聲。行者不應怖畏。則大地震

動。念誦不應間斷。即求請願言。願我能與一切無主無依衆生。作大依怙。能滿一切有情一切意願。皆令滿足。得無障礙。

○何耶揭唎婆像法云。喫大麥乳糜。誦七萬遍。一萬遍時。毘那耶迦即得被縛。二萬遍呪法成就。三萬遍即得安善那摩那熾羅藥法成就。三日三夜不食。作法手把其藥。正呪藥時。藥中若現三種相者。即知藥成。三相者。謂煖煙焔。即得成就安陀羅陀那。昇空而去。得成就持呪仙人。自在得入阿修羅宮。四萬遍。離地四指而行自在。五萬遍則得隨意昇空行。六萬遍即得千歳活。呪師成就呪仙人。隨其所作。任運皆成一切所。呼喚者皆來。七萬遍。呪師即得頭髮變作螺髮。即知三世一切衆生死此生彼。即得成就。

六　遠他人之惡鬼成就諸呪

若欲護持他人一切惡鬼。皆不敢近。當誦此呪。所護自身。所護他人。所呼鬼神。所遣鬼神。所求事業。並用此呪。若持諸呪。無有神驗。爲誦此呪。一百萬遍。即得成就所得境界。若無効驗。其神當即消滅。

毘沙門天法云。求避一切鬼神者。取白芥子一把。及蘇一枚。一呪滿一百八遍。火中燒。一切惡神無不伏也。

○又云。欲知童男童女鬼病所惱者。以泥作夜叉形。於鏡前著。呪一百八遍。問其病人。病人即自説神鬼名字。

○又云。有人著蠱毒者。呪水三七遍。其毒蠱即自然出來。

○又云。有人患鬼病者。呪五色線。三七遍。作三七結。繫病人頂上。其病即除差。

○又云。患野狐病者。呪五色線。教童女合繩。呪一百八遍繫其項下。更呪揚枝打病人。即得差。

○又云。人卒患鬼氣。狂言癲走者。呪水三七遍令其服。即得差。

○又云。人患鬼魅病者。呪石榴枝一百八遍。打病人即差。

○又云。除毘那夜迦等。一切鬼病者。燒安悉香。作大瞋心。急々誦呪。把石榴子打病人。其一切鬼病。天疫龍疫自然消滅。若未作法時。其病

人或歌或咲。或坐或走。若大力。鬼去後以銅婆羅中著水。和灰麪門外撥瀉。訖燒安悉香。誦呪一百八遍。已後更不來惱亂。又若以銅婆羅中盛灰。灰中著白華。亦得治病。又若解穢者。當作壇。以牛糞泥壇。方圓各闊狹兩肘。取一童子。淨潔洗浴著新白淨衣。壇上蹲坐。童子兩手脚及捻娑羅上。以燒安悉香。薰童子身誦呪。卽婆羅動。卽其童子自搊示有賊處。

○末利支天法云。依前法火燒。阿末羅梨葉一百八遍。幷呪。如是七日。治一切鬼病。則得驗。

○又云。若人鬼病口全不語者。呪水二十一遍。潑之卽語。

○大藥叉女法云。若有鬼魅所持不安者。取安息香。阿魏藥白芥子。和酥護摩一千八十徧。一切精魅悉皆殄滅。

○又云。若人患鬼魅病者。准前加持一童女。(此加持法、見第五十八條、)問之知其病祟所作。卽以法發遣波鬼魅。病人無不除差。

○不動明王法云。一切世間鬼神病瘧等。誦七徧。或至二十一徧。無不卽差。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取五穀及新果幷名香。置一瓶中。滿盛清水。以菴羅葉塞口。牛糞摩壇。置瓶於中。加持一百八徧。若毗那夜迦爲病。或遭鬼魅。或年十六已下人者。鬼神所中者浴差。婦人過月不生浴之。卽產薄福之人浴之罪滅致富。

○又云。若鬼魅所中。加持水灑其面。結娜拏印持明差矣。

○又云。若人患心狂。或爲人厭令爾者。結娜拏印彼其邊誦七徧差。

○又云。若療前狂病。以二瓦椀相合結娜拏印。彼耳邊誦七徧。撲破其椀差。

○又云。若中鬼魅。加持一瓶清水一百八。令浴差。若被禁繫持密言枷鎖解脫。

○又云。若步多鬼中素囉婆藥和香燒。結娜拏印加持彼被縛赦之差。

○又云。若患鬼魅及風癇。加持黃芥子七徧打面差。

○又云。若加持摩訶迦羅根一千八。置門頰上。一切鬼病不入。

○又云。若加持黃芥子。或灰或水。散十方辟魔。

○又云。若寒林中或淨室中。進勃羅得迦果於水拏迦

火中。一千八徧。辟大力鬼神。若勃羅得迦子青木香。加油麻油進勃羅得迦火中。一千八徧。至滿七日。矩瑟吒加持紫壇香。一千八徧塗之復。

○又云。若加持緤線作結。滿二十一帶之護身小男女。爲鬼魅所中。作此法差。

○又云。若療鬼魅立方壇。以香水灑之。燒安息香。坐病人加持之。又加持水七徧。灑彼大呌被撲如不語。又灑之語矣。如誑。卽蟻墳土塑病者形加持七徧。以杵擊形首實說若言不捨此人卽小五金之類和作力子。彼形脚段々割令盡空中血下鬼死病差。或進鹽於火中。一百八徧鬼死病差。或苦楝木截進火中。一百八編。鬼死病愈。或芥子油和芥子進火中。一百八徧鬼族滅。

七　天神給使

若欲天神來爲給使。當取油。麻酥蜜酪等。和之少取一撮一呪。一投火中燒之。滿一百八遍。一日三時至七日內。其神卽來便爲使者。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以諸天空祠廟中。布像阿說佗薪作火壇。苦楝葉和芥子油進其中。一千八徧。日三時經七日。卽有天神來現云。作何事

隨意驅使。

○最勝心明王經云。欲天悉底利嚩試迦囉拏。安息香搵三甜護十萬。卽來子事之。日供天食天衣服。又蓮華搵三甜。護三十萬。一切伏藏皆現。得已給施一切衆生。

八　降伏諸天

若欲降伏諸天。取天木一百八片。一一誦呪。投其火中。

毘沙門天法云。求諸天大歡喜擁護者。取蘇蜜及菓子。呪一百八遍。火中燒卽一切諸天皆大歡喜。

○末利支天法云。若取菩提樹一千八段。一一塗酥。火燒一千八徧。幷呪者。四大天王歡喜愛念。

○又云。若取安息香。擣之爲丸。塗酥火燒一千八徧。幷呪者。摩醯首羅。及傍邊天一切歡喜。

○又云。若欲得縛魔者。七日之中。日々取苦練樹枝。一名菩提樹。一千八段。一一塗於白芥子之油中火燒者。卽得縛若呪師。或俗人行此呪法時官府知之捉得者。被枷鎖縛時數々誦此呪。縛永不得。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令梵王。毘紐。摩醯首羅

敬愛者。於黒月分對像前。用無煙炭。以安息香丸。三時和酥。護摩一千偏。中夜皆來隨欲請。及求長年藥。所求皆得。

○最勝心明王經云。摩訶迦羅天像前蘇末那。搵三甜護三洛叉。已現爲使者。爲成辨於一切。(大黑天也、被象皮横把槍、一頭穿人頭、一頭穿羊、)但於一切天像前。以彼所敬愛之華。護洛叉。皆來爲使者。

九　降伏本神

若欲降伏其神者。念其名字一日三時作法。至七日內速來降伏。

十　降伏諸龍女

若欲降伏諸龍女者。取酥蜜乳。一日三時誦一百八遍。於々中燒至七日內。卽得成就。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有難調惡龍。損害有情。欲令調伏。三夜不食。於龍處取白芥子。和毒及嚕地囉。護摩其龍從池中出。七日中間所作皆成。所求皆得。若不出。念誦至二洛叉或三洛叉。彼龍卽死。龍池中聞臭爛氣。

○又云。遮止龍。用倶那衛枝。破諸印以灰。遮賊加持土塊。七偏擲四方。

十一　降藥叉及藥叉女

若欲降伏藥叉及藥叉女。一依前法。取酪飯燒之。卽得成就。

不動明王法云。取苦楝木。燒香。又取遏迦木以酥塗上。和白芥子加持。投火中燒。從戌至子。乃至寅時繫迦囉。卽來語行者言。使我作何事。行者攝受已後常隨行者意所使隨順供給。所須飲食齒木淨水等。常在左右。乃至使仕上天天女亦卽將來。

○金剛童子法云。欲降伏藥叉者。對像前。取安息香丸。護摩七日。日三時々別一千八偏。卽得一切藥叉降伏。

○又云。欲召藥叉女者。取無憂木。準前護摩。卽得藥叉女、、敬承事。所須一切衣服飲食。及諸財寶隨意供給。

○大寶祕蜜陀羅尼經云。以鹽護摩一千八編。一切藥叉女。皆來禮足作是言。大家勿斷我命。任意驅使皆得成辨。

○莊嚴陀羅尼經云。畫藥叉以五色彩成。誦陀羅

尼一千二十徧。燒薩勒枳香(薰陸香也)藥叉女現其人前。誓作爲女使者。所處分專皆能成辨。乃至命存成辨百種千種事。成就一切義利。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藥叉所持加持水散灑即得解脫。

○最勝心明王經云。欲得藥叉敬伏。蘇末那華搵三甜。護十萬。即現其身。(是悉底理也、)

○又云。欲藥叉悉底利。如前。長四指截白檀木。乃至十萬。即十(七和)箇來。圍遶行人作是言。欲我何所爲。若以子事。日供千人食。

○最勝心明王經云。杉([illegible])搵三甜護三落叉。一切藥叉現白言。今欲我何所爲。隨行人意無不得。

○阿魯力經云。十字街中然四盞燈。以乳酪飲食供養。誦二千五百徧。已即於此近樹下宿。夜夢中有藥叉女。來白言。尊者有何要事。遣我何所作。行人應報言。作母或姊妹等。是女即隨處分。又先受八戒。於阿(柳也)師伐(二合)馱樹下。張像誦三洛叉半。然獻香華乳酪粳米飯果子等。布列訖作。無限念誦不得停歇。當時有藥叉鬼。如婆羅門。來白行人言。今遣我欲作何事。行人報言。爲我使者。即奉受使。從此已後每於日丶丶丶進止。即應令作事業。若行人不如法者。反爲所瞋。乃至致損。如不伏處分。即爲降伏法。凡役使者。以降伏法使之。

○又云。張像安於毘梨勒樹下。於前用蔥滓貓兒糞糠丶丶丶豆黄。炒末已。五物和燒誦萬徧。即一鬼來行人不得驚怖。向云。汝爲我使者。縱令作一切難事苦事。必不敢違。

十二　降健達縛及八部女神

若欲降伏健達縛及其女者。燒一切香。一依前法。燒種々華。一切八部女神。即來降伏。

不動明王云。取鹽加持燒。即得大女來所使隨意。

○阿魯力經云。阿波安戰那藥。摩那多(二合)悉羅藥。及取自身血女人身血波利(二合)摩羅花。已上藥皆等分擣篩爲末。三日不食。直入海泉水中至臍立。手執上藥。作無間斷念誦。比至火焔出。(此處脫字有歟)此藥一切天龍藥叉囉乞沙婆等。八部

鬼神皆來使喚。亦能令誑。亦能得一切眞言悉地。及諸刀仗器具皆令誑惑。乃過去未來被誑。何況現在。

十三　降伏婆羅門

若欲降伏眞波羅門。取好名華及白芥子。一依前法。卽得如意。

秘密陀羅尼經云。加持鹽一百八徧。與淨行婆羅門皆來敬。食此鹽皆得歡喜。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欲淨行婆羅門恭敬讃伏。當燒白華。若欲刹利恭敬愛伏。當燒黃華。若欲田利之人愛敬順伏。當燒黑華。

○阿魯力經云。以波羅賒木如上。以粳米飯三甜日護摩三千五百。乃至一月。卽婆羅門隨念而至。不違所使。

十四　降毘舍法

若欲降伏筏舍之人。取酪乳酥。一依前法。卽得成就。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補沙鐵作斧。月蝕時加持。熘起持之爲毘舍者王。

○又云。以蠟作毘舍遮形。割進火中。毘舍遮衆現爲奉敬。彼日得衣服。

○又云。大寒林中尾避多迦木作火壇。進摩訶摩婆晝夜一切毘舍遮衆梵羅刹等。敬重若捨嚕嚕令梵羅刹爲病。

○阿魯力經云。以伽陀羅木如上以黃黍米油麻和酥護摩三千五百。毘舍種姓人來。珍敬如意。

十五　降首陀法

若欲降伏、達羅。取酥土和。一依前法。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取寒林華鬘。進火中一千八。首陀貴敬。

○又云。烏麻油秔米和煮。又以烏麻油和進火中。日三時々一千八滿七日首陀貴敬。

○阿魯力經云。烏曇波羅木如上大麥三甜進上數。得輸多羅姓人來。珍敬如意。

十六　降惡人及惡星宿法

若欲降伏一切惡人。及惡星宿者。取酥及油麻燒之。一依前法。如上說者。須七日內。三時洗浴。誦呪一百八遍。卽得成就。

毘沙門天法云。若有惡人於三寶所起不善心。頻來惱亂者。呪自手二十一遍。稱彼惡人名字。遙

打其身。彼人即發善心。必不來惱亂。若欲改者。呪師發慈心。向彼惡人前誦一遍。還復如故。

○又云。欲降伏惡人者。呪蘇酪一百八遍。火中燒。彼惡人即生恭敬心。

○大藥叉女法云。有惡人作留難者。取嚕地羅。和土加持二十一編。或一百遍密埋彼家門閫下。其作留難人必病。欲令差者。收却彼土。其病即除。

○訶利帝母法云。若有人作留難口舌者。畫彼人形。左脚踏之。誦眞言一千八十遍。則得無難。

○又云。安息香爲丸。一加持一燒日三時。時別一千八徧。五日調伏一切人。

○金翅鳥王法云。欲令兩人相憎。取白氈華。和毒藥護摩二十一徧。彼即相憎。

○又云。以薏苡仁。和猫兒糞。燒誦眞言。加持。令彼人互相憎。

○不動明王法云。欲得降伏一切惡人者。取尸陀林帛。畫不動尊。以口口血淡作像色。像置西向。行者東面坐念誦。每日三時洗浴。著淨衣。於像前誦滿十萬徧。已即一切所作。皆隨成就。依每日施一切鬼神食。

○又云。若損國損佛法。怨家惡人。以鹽土相和作其像。心上題其姓名。形長一肘。誦呪呪之一徧。割取一段。燒之乃至燒盡彼人。若不降伏必死。

○又云。取曼陀羅葉燒呪一呪。一稱惡人名字燒之。滿一千徧。前人必定失心。取手乳燒。一千徧還令復本。

○又云。取曼陀羅華。稱彼人名。加持即令荒亂。

大威德明王法云。調伏法若有惡人怨家。於善人起惡意。相危害者。畫彼人形。或書姓名。日三時念誦一七日。其惡人或患惡疾。或患惡瘡。或身喪滅。

○又云。畫彼設覩嚧於貝葉上。或樺皮上。畫丁結鑠印。按彼心上。加持一百八徧。眷屬皆衰喪。

○又云。先畫三角壇。壇中畫設覩嚧形。取佉陀羅木作橛。可長四寸。橛頭如獨股形。加持一百八徧。句中安彼人名。便釘彼心上。一月於像前。三時念誦。時別一百八徧。隨力供養。焚安息香。滿一月。已設覩嚧。即坐臥不安遠走而去。

久後身患至死。持誦者起悲愍。爲作息災護摩法彼則如故。

○又云。取黑泥揑。作設覩嚧形。仰臥於腹中。著膸黃。又取驢骨。作橛五枚。長六寸。一一橛各誦眞言一百八徧。以二橛釘左右二肩。二橛釘二髖。一釘心上。面南坐。燒安息香。要在慶心。稱誦眞言一萬徧。其設覩嚧即患病吐血而死。

○又云。像前作三角火壇。護摩七夜。以棘刺柴然火。取苦楝葉。書二相愛人名。以葉相背。用蛇皮裹。以鼠狼毛爲繩。纏葉上。用一百八枚。於眞言句中。稱彼人名。誦眞言一徧。一投火中。彼二人即互相憎嫌不和。

○又云。欲令惡人遠去。取烏翅一百八。搵芥子油。於三角爐中。燒棘刺柴然火。護摩一夜。於眞言句中。稱彼人名。一徧一投火中。其人不自由。即便遠方去。

○又云。欲於軍陣得勝者。取茅草葉一百八枚。長十二指。搵油麻油。三角壚中燒棘刺柴。然火護摩七夜。誦眞言一百八徧。於眞言句中。稱彼將師名。一徧一擲火中。即得彼軍陣破得勝。

又云。取鐵末六兩。誦眞言。句中稱彼人名。然後取一撮。以眞言加持一徧。一擲三角爐中。護摩七夜。彼設覩嚕自衰喪。

○又云。取佉陀羅木。橛長四指。於三角壇中。以燒屍灰。畫設覩嚕形。誦眞言加持橛。一百八徧。釘設覩嚕心上。誦眞言一千徧。眞言句中。稱彼人名。其人即滅亡。

○又云。結心中心印。遙揮設覩嚕。方其家國界災起。疫疾旱澇若欲解時。起大悲心。遙想彼國界人衆。互起慈心。相向如父如母如男如女。誦眞言一萬徧。即得災息。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秔米粉成捨都嚕。取脂俱吒枝爲橛。加持一千八徧。釘口不能語。

○又云。加持鵄翮骨。一百八徧。釘彼門下。如鵄飛。

○金剛童子法云。被日月五星逼近本命宿者。能常念誦不招災禍。

○吉祥陀羅尼經云。若太白(金星也)火星入於南斗。於國於家。及分野處。作諸障難者。於一忿怒尊像前。畫彼設都嚕形。厲聲念此陀羅尼加持。

其災即除移於不順王命。悖逆人身上。(頭書云、設都嚕、「二合」此■怨、今云惡星也、)

(一)阿尊力經云。以紫檀木如上。以迦毘囉華和三甜。日如上數。凡一月。即日曜不發。以波羅賒木如上。以閣智婆末那華。日三時如上數。一月已。即火曜不發。又以伽陀羅木如上用摩哩迦華。日三時如上。數月水曜不發。又以秣馱木如上。用波暌羅華和三甜。如上時數月。即木曜不發。又阿伐哩摩哩迦木如上。用由底迦華。三甜。如上時數。即金曜不發又以波勒乞沙木。用多迦羅華三甜。日如上數。凡三七日。一切曜宿皆不得發。

(一)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怨敵相向。先誦密言。乃稱呼(呼)彼頭陀彼失心蟲碎首。

十七

爾時世尊說斯語已。呼文殊師利。汝呪法中。有如上威力。於後末世。此法能令一切衆生。受持行用。更有種々諸法。我今略說。說此語已。爾時世尊默然而住。于時四部大衆白言。世尊唯願慈悲。更說餘法。未來衆生得安樂故。爾時釋迦牟尼佛。

復更觀察淸淨天宮。告妙吉祥童子曰。善聽。我今略說一字轉輪王威驗呪。及畫像之法。爲令惡世有情少於精進。少於明慧。不能受持廣畫像法者。我今略說畫像之法。爲欲利益有情故。速得吉祥義故。(コノ末ムナシ)

十八　畫像法

若欲受持最勝法者。取新白氎長一丈闊六尺。未斷縷者。勿以膠爲彩色。其畫像師。香湯洗浴。著新淨衣。受持八戒。當畫世尊。作轉輪王像。說法之容。一切世界主座下。畫梵王聖金剛菩薩。佛上畫南華嚴大子。聖金剛菩薩座下。畫持法人。爾時世尊釋迦牟尼。復觀妙吉祥童子。告言。諦聽。妙吉祥童子。一字轉輪王大威驗。略說畫像法。我今說之。令惡時衆生。得安樂故。

不動明王法云。畫像法。取死人衣服。畫聖無動尊。刺取自身血。畫無動像眼。安像面於西。誦語作誦持。滿十萬遍。以諸雜食施一切鬼神。

(一)又云。於屍陀林中。取死人衣裳。畫不動使者。取行人已身上血。開解之。畫像。向西。行者向東。對此像。念誦。每日三時沐浴。著濕衣裳

默然。念一洛叉。滿已餧一切鬼神。

○金剛童子法云。黑月八日。一日一夜不食。取乳牛母子同色者。瞿摩夷未墮地者。和土作童子像。誦眞言十萬徧。其像動頭現。餘應驗當知。所思念事。皆得成就。

十九　念誦法式

若欲作法者。手持香爐。諦觀佛面。以其像面向西方。於前種々香華供養。持法之人每日三時。燒沈水香。面向佛像。誦此神咒一百萬遍。然後作法。持法之人。應須持戒。每須喫三白食。所謂乳酪。粳米(尊勝陀羅尼儀軌に三白食所謂乳酪粳米飯とあり。)不得破齋。於一切衆生。發慈愍心。持菩薩戒。此人凡所欲作功驗之事。及療一切病。皆得如意。常須供養一切三寶。

二十　成就輪法

若欲成就輪法者。以鐵作輪。其輪一一轂。於佛像前立一方壇。從月一日至十五日。三時洗浴。燒沈水香。誦咒至百萬遍。常用諸華以爲供養。十五日已。更作一壇。中安其輪。兩手蓋上。至心誦咒。輪現火光。當持法人能昇虛空。於明咒中。爲其仙主。若餘人見亦得騰空。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作三金輪天寒林木立前壇。准前置輪。澆酥一千八。壇中右手執輪加持。焰起成諸仙輪王威力倍勝首羅。及帝釋神仙歸仰命終。生阿挐迦嚩典宮。

○一字頂輪王經云。於大河岸側。或於大海邊。作一千八窣堵波。如來磔量大。對此塔前。於一一塔前。以香華供養。誦眞言十萬三千(百イ)徧。當作塔之時。吉相而得現。鑄沙鐵作輪。令端嚴匠造。銛利(鋒利也)無瑕穢。六輻短磔量(八寸也)。置於五淨中。三波多護摩神通。月白分善作戒行者。應修。如劍法。乃至出光焰。吉祥持明者。即成諸嚴具。大身遊。自在威德具神通。善伴大丈夫。遊歷諸世界。大力住劫。作衆生導師。

二十一　成就傘蓋法

若欲成就傘蓋法者。作新白傘蓋。種々金銀寶物莊嚴。內中懸一口旛。手把其傘。依前法誦咒。當即火出。其持法人。即騰虛空。皆如上說。

二十二　得神通變化法

若欲作法。取白月十五日。及五節日。所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及月盡日。身得變化。十五日內必得成就。若此成就者。一切諸法。亦得成就。得一切神通。及一切佛菩薩法。此世界中作轉輪王。千子圍繞。

訶利帝母法云。牛肉安息香爲丸。月八日三時念誦。燒上香。一千八徧。至十日已。夜半現大光相。得大神力。

○金翅鳥王法云。加持土塊。投於火中。火即不熱。若欲解。加持草投火即解。

○又云。取華茇加持二十一徧。手執隨方揮處諸惡霜雹。即移他處。

○又云。若屋宅被火燒。作前法。火災即移諸處。

○又云。若雨雪亦作此法。準前知之。

○不動明王法云。候月欲蝕時。令誦呪滿數。先蝕一日一夜不食。取新牛糞未落地者。作方壇二肘。(未落地者、有二種義、一者以器物承取、莫令至地、二者亦落地時、取上分不著地者、)泥壇訖。以種々好華散供養取同色老犢子牸牛乳作酪。取酥一兩。熱銅椀盛。以可里羅木。作篦攪酥。從月初蝕。即念誦。乃至見三種相。所謂暖烟焰等。得暖相者服之。差一切疾病。得烟相者。將以塗已身。可以隱蔽不令惡人所得見也。得火焰相者。服之通神。身能飛行。所謂身通也。(老犢牛乳者、犢生經年已上、犢大如母而猶食乳者、其犢毛色須與母同、如是牛乳、堪作酥用也、)

○又云。候月蝕之時。斷食一日夜。應以未至地黃牛瞿摩夷。取黃牛酥犢母同色者。置於赤銅器。以佉陀羅木攪酥。作加持云々。(同上)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於像前誦密言。乞食禁語。兀如枯木。相續滿六十萬。即登山持劍。作火壇用阿伽嚧(沉香也、)充紫礦金華。和白檀香燒之。晝夜成持明仙之首。得一切悉地。有大威力。壽齊日月。

○又云。置訶理多攞。(雌黃也、)或安善那。(眼藥、)或麼韈始攞。(雄黃、)或捧。准前。作火壇。功力同劍。

○又云。乞食於一月內。無間念誦。取白月十五日。畢其日於像前。加持三金(金銀赤銅、)娜拏。七

徧置上加持之。焔起劫壽。有大威力。一切阿修羅一切夜叉羅刹。鬼神諸天。皆大伏順。

○又云。三金嫐竿。一月內加持之。日滿進前。加持焔起持之。助壽身等大威力明王。若以三金杵代焔起。身同金剛手菩薩。若以三金輪代杵。焔起身如日輝。成明仙中輪王。

○又云。絕食於恒河側。誦三十萬。阿修羅門開。若稱吽字。降山山碎。禁諸江海。能令枯竭。

○又云。取紅蓮華龍華鬘。末之酥蜜和之。金椀盛置壇中。加持之。焔起藥成。若服之。成自在天身。壽逾劫不復飢渴。煙生藏形。熱總持不忘。壽千歲無病。一切衆生生貴敬。

○又云。補沙鐵作三股叉。或佉馱羅木。長十二指作。行者澡浴。徧體塗灰。禁語加持。又三十萬。候月蝕。以置壇中。加持。焔起持叉身成大自在天王。面有三目。威力亦等。煙生之王諸隱形仙。熱有大威力。

○又云。佉馱羅木作劍。以三金鍱裹。三處山頂布前壇。以右手持之。加持之。加持。令劍作青色。便住立其地。先布少淨灰。以劍頭當灰中。拄之。一切隱身諸仙。並現作禮。旋遶而去。取其灰少少分。布與人。皆成大仙。

○又云。佉馱阿木作伽那。以赤華鬘掛於伽那上。進前者執加持焔起。成毘沙門天王。大夜叉之主。無量鬼神爲給侍。便住阿拏縛典宮。壽一大劫。

○又云。三日不食。第四日二時入水中。立至喉結嫐拏印。或打車棒印。或杵印或羂索印。或劍印。持明至夜半。出於岸側。以莽度迦薪。（此云廿草。）充大壇。先火壇。先以莽度迦木。刻其印一。內木印。於酥蜜中燒之。至止。後以印印山山碎。印海海竭。若蛇咬印之。彼求哀赦之差。

○又云。黑月八日。或十四日。以赤華飲食供養。置雄黃等藥。加持取三種驗功力。於山頂布像。誦十萬徧。後有驚嚇。稱吽字止矣。關鎖開解摧山竭海。

○又於山頂誦十萬徧。復有一切枷鎖及業。但稱餅或顱匹。皆開止之。亦摧山裂地竭海。

○又云。黑月八日。或十四日。布像。以赤華赤食飲供養。加持雄黃新緤被神線。（天竺淨行、以緤

線循環、令爲繩、麁如小指、名神線、絡縛之、）或木㯶杵輪。鉞斧劍等類。若熖起成就持明仙煙生藏形。變熱當善行。若以淨器盛牛乳加持一華一擲於中。滿二十一徧成驗。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佉馱羅木作劍。以三金鍱裹。三處山頂布前壇。以右手持之。加持之加持令劍作青色。便住立其地。先布少淨灰。以劍頭當灰中拄之。一切隱身諸仙並現。作禮旋遶而去。取其灰少分。布與人彼得灰者。皆成天仙。

○金剛童子法云。欲令空中出火者。觀望空誦眞言二十一徧。意念即空中火出。

○又云。欲雨者。觀虛空。誦二十一徧。即降甘雨。取雨水。獻佛。已後所作皆成。

○又云欲空中雨華者。觀虛空。誦二十一徧。即於空中。雨種々華。

○又云。取七箇蚯蚓糞泥。加持塗圓壇。壇上坐念誦。乃至空中有大妙藥下來。纔執此藥。身如金剛手菩薩。

○又云。取醍醐加持一百八徧。塗身。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若當念誦。不被一切毒藥所中。

○又云。加持水一千八徧。用漑枯樹。即生華果。又於枯涸河中。念誦水。則盈滿。又被水漂溺。設令解浮困無力。念誦眞言。則得淺處。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以蘇摩那華。加持一百八徧。擲於空中。即得天晴無雲。

○又云。以俱那衞枝。加持七徧。若雹下。向之而打其雹。即移惡雲。亦用此法。

○阿脩力經云。於王宮之内。如上護身。一切寃家惡人所。皆獲勝。又塔前誦六洛叉。然以不割截白氎。蓋覆像。作無限不間誦。比至氎上火出已。行人得將三千人乘空。能作種々不思議事。

二十三　成就佛頂法

若欲作佛頂法者。用金或銀或鍮（銅和）（音釋鍮黒錫也）或鑞（鑞錫也）。如一手掌大。如佛頂。依如上法誦呪。頂上火光。即得騰虛空。與一切衆生說法。壽命一大劫。

又云。黄等藥加持。取三種驗功力同前。若於山頂布像。誦十萬徧。後有業輪稱吽字止矣。鬬鎻開解。摧山竭海。若於吉祥門首布像。芥子和已血。進火

中。一千八徧。修羅女出執行者人其宮。

二十四　成就如意瓶法

若欲成就如意瓶法。當作一金瓶。一切穀子。一切藥子。及諸寶物。滿其瓶中。其瓶上蓋白淨氎布。黑月一日起首誦呪。至一周年。即得成就。於其瓶中。所須之物常取不盡。

金剛童子法云。令金銅匠受八戒。取熟銅。作賢餅。於中置少分穀麥等。一切種子。及諸靈藥。金銀七寶等。少分塗拭曼荼羅。每日三時供養。置餅於壇中。神通月取一日。起首念誦至十五日。無間斷念誦。加持餅。其餅有光焔。現則持閼伽。供養聖衆。即取餅置於淨處。所須之物內手入餅中。所須。一切財寶車乘。衣服玩具。隨所意求。皆悉獲得餅中。所出物。先供養本尊。其餅須加持防護。不爾。恐諸魔竊餅將去。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賢餅成就。於有舍利塔。乞食極嚴穀。安本尊像。寂默敷茅而寢。依持明經說禁忌善功。一年念誦。於白黑月分。三日三夜不食。於像作廣大供養。取不黑底迦攞賒(瓶也)。盛一切種子諸寶藥等。對像前結跏趺坐。以右手按餅口。念誦。乃至於中一切物隱。復念誦。乃至一切物復現。彼餅踴拏作聲。當知。即成就。即於此餅所思惟。象馬車乘。眞多麻尼寶。又諸物悉底利等。則於餅中出生。隨意施藥。與一切有情。

○又云。於舍利窣堵波。於清淨處。於滿月。晝夜不食。發慇重心。取不墮地瞿摩夷。塗壇。取八餅。滿盛水及諸種子。諸藥等。種々華鬘繫頸。以種々燒香。薰陸。沉水。檀香等。和所盛水。捨自身。奉獻於一切佛菩薩。結跏趺座。念誦乃至從頂出光明。右旋遶持誦者。即隱入行者。身即得身成就。即其身光明。刹那頃。即得環髮。二八年狀五神通。威光如融金照耀。并眷屬。凌虛。一切天龍藥叉。皆敬禮。遊無量佛世界。

二十五　成就如意寶法騰空長壽

若其欲得如意寶者。若金若寶。若水精。一依前法。以布蓋上。誦呪一年。速得成就。所求皆得。若在天中。若在人間。手持此寶。即作轉輪王。於彼像前。誦呪萬々遍。即騰虛空。壽命一大劫。

金剛童子法云。入海河。水立至胸。誦眞言十萬徧。然後印塔。或泥或沙。則於像前。廣設供養。用水精。作如意寶。或用泥作。安右掌中。結跏念誦。乃至放光。即成如意寶。得爲持明仙。

（最勝心明王經云。欲成就如意寶。誦心眞言五洛叉。即爲先行成就。然後取一紅玻瓈寶。如前成就蓮華儀軌。於日月蝕時。安於一蓮華上。念誦乃至焰現。已後心有所求。皆得滿足。）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復次應肘量繅。晝夜叉女。勿用膠美白艶色。瓔珞鐺釧天衣嚴飾。右手施願左手執阿樞迦。

廿六 成就金剛杵法（四十八も同七十五も同）

若欲成就金剛杵法者。以紫檀爲金剛杵一枚。若無紫檀。鑌鐵亦得。以五牛物洗之。五牛物者。所謂乳。酥。酪。糞。尿。常以臘月十五日。於其像前。清淨廣設供養。然一百盞牛酥爲燈。又以香湯洗金剛杵。其持法人。以身布施一切諸佛菩薩。於後用轉輪王呪。以護其身。至十五日夜二更中。以其右手執金剛杵。當於像前一心誦呪。其金剛杵遂現火焰。一切天仙。諸龍鬼等與其部衆。咸至其所。將持法人。入明仙處。冊立爲王。其人身力同如金剛菩薩。若意欲往所在之處。隨意無礙。壽一大劫。能見彌勒菩薩說正法處。若樂求生處。自在如意。即得往生。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成就金剛杵。取霹靂木。十六指作金剛杵。圓月內三日三夜不食。於佛菩薩作廣大供養。具其杵獻佛。種々食飲供養佛。然後將金剛杵。往於奢摩奢那（尸林）。取東流河兩邊土。和以五淨。一肘量作窣都婆。對前依儀軌供養。取奢摩奢那灰。於塔前作金剛杵形。安金剛杵於上。以手按。按上念誦。乃至乞食時。澡浴取彼杵。入里乞食。得已分食供養佛。然後自食。護身或有伴。或無伴。二手按其杵上。念誦。乃至三種成就。初位成就見彼。及彼見持金剛杵者。皆得敬愛。第二位成就。如牛埃塵。高飛騰而行。力敵九千象。奔走如風。鑠六分之一所求自在能鉤召。身有光耀得大威德。第三位成就。身如初日暉。壽命一萬歲。倨傲於輪王。持金剛杵遊行。如是蓮華。輪。三戟叉

鉞斧等。所求悉地。成就皆同。
又云。作牛黃法已。見曼荼羅。從師得灌頂。持八戒。於虛空室。或山曠野或牛欄。去瓦礫炭石等。以眞言加持水灑之。取餘香土塡滿其處。安像於前。夜澡浴著新淨衣。以塗香。華、燒香。作啓請。一切辟除。用一字頂輪心誦三洛叉。滿已用三鐵。作金剛杵。令受八戒。作千三波多護摩。已於黑月八日十四日。取白芥子盛滿於瓦椀。安於彼上。坐茆草。作供養儀軌。以手按金剛杵。念誦乃至光焰。纔光已幷眷屬凌空。能調伏難調有情一切成就中。爲最勝。一切天龍藥叉等。作禮不避道。得映徹身。與千眷屬。壽命大劫。
○又云。補沙鐵。所受八戒者。作金剛杵。於賒摩賒那。受八戒。心不散動。作先事法。手持金剛杵。誦一洛叉。於黑月十四日中夜時。一切香華燒香。飲食燈明。作儀軌供養佛。左手持金剛杵。結跏趺坐念誦。於震朝時。其杵千光晃耀。由持此杵。即得成就。纔發心。幷眷屬凌虛。能治一切持明。威光無能與等。帝釋與半座。爲大持明王。住一大劫持金剛杵。隨意遊行。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以木刻金剛杵。一千八。先一日不食。進火中。令盡一切金剛部法成驗。
○又云。若霹靂木刻作三股杵。有大雪雷雹降。右手持杵降由。或他境雪等。移住其處。

二十七　成就雄黃法（四十四條見るべし）

若欲成就雄黃之法。取好者一兩。鬼星見夜。三日斷食。又設衆僧食。於其衆前。合掌從乞進止。若衆僧許。供養世尊。於一切衆生。發慈悲心。於其佛前。然一千盞牛酥明燈。持呪之人。自身施佛作法。意已乞願。當取其雄黃誦呪。若熱若烟若火。□□現三相。已取少雄黃。點著眉間。一切天龍鬼神。及人非人。即來奉事。其持呪人壽命千年。若點額上。即不現身。天神亦不能見。若欲須現。亦得隨意。壽命二千年。若現火出。即成明仙。所有同作。並（亦ヵ）騰虛空。勝諸仙人。壽命一劫。若捨此身。生覩史（率ヵ）天。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大河海側。或大寒林中。或高山上。如法摩地訖。取雄黃。以石研成粉。牛乳和爲九五。布阿說陀葉於壇中。以藥丸置上。

行者以忿怒形加持之。焰起取一丸。施與諸天。以一丸施與先成持明仙者。以一丸施給侍者。餘丸研塗額上喉及心。成天明仙。身生瓔珞。其髮右旋宛。轉紺色。異常貌。同諸天壽一千歲。若煙生王諸隱形仙。若熱。能令一切衆生喜見柔伏供給財寶。壽年百歲。若三相不現。塗額。衆人貴敬。若以雌黄或牛黄代雄黄。亦得驗。

又云。絶食一日。黑月八日。或十四日。布阿說佗樹七葉於像前。置雄黄於上。加持焰起塗之。持明仙烟隱暖熱善行。若於山頂。誦十萬徧。天大威力。悉皆隨意。

二十八　成就執戟法

若欲成就執戟法者。當用好鐵爲戟。一周年間執戟誦呪。取沙作一塔。於前著食施與衆生。於其塔前左手執戟。跏趺誦呪。即出種々光明。持呪之人即騰虛空。大自在天衆。迎持法人。種々好華散身圍繞。餘所見人。皆共騰空。彼持法□□□大王。常以大自在天。諸天仙人。皆來恭敬。壽命一大劫。若有惡心來相向者。當即墜落。諸天龍鬼尚不能惡。何況凡夫。若捨此身。得生西方極樂世界。

二十九　成就吠多羅法　又法

若欲成就死人法。取無瘡瘢未損壞者。將於壇中臥其地上。令面向上。作四箇佉陀囉。用一色木爲橛。繫(繫上恐脫線字)其脚手。持呪之人坐於心上。擣寶物爲末。少々取之。一一誦呪。內於死人口中。至於死人開口舌上。吐出如意寶珠。取得其寶。即□□□□間。爲轉輪王。隨心所願。器仗即自現來。其身出現光明。照得四方一百餘驛。壽命自在。意若須他世界。作王。即能如意捨命。能生無垢世界。若欲成就第二死人法者。一依上說。取橐木爲橛。即以鐵末。一一誦呪。少々內於死人口中。至其出舌。即割其舌。其同作人亦騰虛空。所願即得。壽命一小劫。若於此捨命。得生一贍部洲爲王。

不動明王法云。黑月八日夜於寒林中。取母那摩奴沙。坐其上。念誦一萬徧。彼摩奴沙。即動耳必不得怕。彼便開口。出大開敷蓮花。即便把取。能令己身如十六童子髮。如連環。升空遊於梵天。得大明王主。

○又云。黑月分八日。斷食一日夜。取一未壞屍。徧身無瘢痕。諸根皆具全。少年好丈夫。得如是死屍。當坐於心上。念誦一萬徧。其屍卽動搖。明者不應怖。屍口出妙蓮。便□□□□取執之。便騰空。成就持明仙。身狀如梵天。得爲仙中王。

○烏樞瑟摩明王法。取一屍無瘢痕者。洗浴之。置大河側。首東仰臥。日正午四面。各令一丈夫執力而立。行者屍心上坐。取雄黃。內屍口中。加持之。藥若變熱。一切貴敬。煙生隱光昇空。

○又云。絕食三日。黑月十四日。寒林中。取無瘢痕屍。以香湯洗浴之。以頭向東臥。著香華供養。行者裸形被髮。□□□坐。取白淨髑髏。滿盛白色芥子。置屍口上。加持之。芥子盡隱。執髑髏騰隱自在。爲一切騰空隱者之首。

○又云。取一屍稱吽字。以足加屍首。令聲足齊下屍。當起大叫持劔斷其首成黃金。不者屍叫苦之。有捨覩嚕某甲持始羅來如意。

○又云。寒林中坐髑髏上。寒林薪作火壇。進血於中。晝夜茶吉埧以血充閼伽。供養之云有何事。隨意乞大願。天神貴仰。

○又云。大寒林中。黑月十四日。取裸形屍。內進火中。從日入至夜半。梵羅刹。作忿怒形而爲奉敎。後日得衣兩事金錢一百文。

○金剛童子法云。取一男子死屍末損壞者。於屍陀林或四衢道。先與藥瀉。以水灌洗。令瀉腹中惡物。出已又以香湯洗身令淨。以香塗徧身。白繒纏胯覆形。華鬘嚴飾。取佉陀□□誦眞言七徧。加持佉陀羅木橛。釘於頭邊。以髮繫橛上。持誦者於屍心上坐。面向東起慈心。勇銳無恐怖。四方應置解念誦者四人執劔。持誦者手持小鐵杓。酌鐵末瀉屍口中。不間斷念誦。其屍卽出舌。以利刀截取其舌。右手把變成劔。色如青蓮。則兼諸眷屬。飛騰虛空。爲持明王。壽命一大劫。當生金剛手菩薩宮中。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除歸命誦二十一徧。用摩奴沙(人也)骨作橛。稱彼人名。隨地釘之。其摩奴沙(人也)卽病。鬼魅壞亂。以髮作繩。繫其橛。誦一徧拔之。卽得如故。

○又云。不簡日宿。亦不齋戒。先作先事法。取

不壞沒嘌弖摩奴沙。淨洗浴莊嚴。於賒摩賒那中。安摩奴沙。頭向東。行人面向之而坐。以佉陀羅橛繫縛之。施一切鬼神食。四方著護持劍。行者坐摩奴沙心上。取鐵末加持。投其口中。乃至出舌。速持利刀截取。成青蓮花色劍。由持此劍。併眷屬凌虛。一切持明無能沮壞。於一切持明中爲王。壽命大劫。

○又云。欲作阿毘遮嚕。往於賒摩賒那。以賒摩賒那柴木然火。以燒屍灰護摩。一千八徧。帝釋尚從自處移轉。

○又云。於賒摩賒那八日。取不損壞沒嘌味多補嚕沙(丈夫也)。依法洗浴莊嚴。施四方一切鬼神食。坐於心上。於彼口中。以白芥子一誦一擲。乃至待舌出。以利刀截。即爲劍。由持此劍。一切持明中爲王。無比超勝力隨意。於此世界遊行。

○一字頂輪王經云。先作先行法。於大河側。或海岸。置佛像。對前誦俱胝徧。然後作十萬六千窣堵波。則入成就。不擇日及宿。亦不限齋戒。取不壞攝嚩。成就迷怛羅。淨洗而。嚴飾華冠及衣服。依儀求悉地。彼攝囉即起。無怖依儀軌。善伴極作意。應問善不善。長年伏金銀。(作金銀法)。貴位隱形法。一切諸方便所問皆指示。念誦極功夫。輪王大力明。則爲奉教使(屍神則爲使者)。能與諸悉地。奉教既成。已獲得諸悉地。常在於左右。大力而遊行。或於彼口中。口口口鐵末。則便吐其舌。漸長如青蓮。以利刀而割。修行者慇懃。則成劍持明。身色初日暉。則往須彌峯。幷伴大力者。天衆悉皆怖。驚懼心忙然。圍遶作眷屬。

○又云。持誦人。倍加而念誦。於攝嚩口中。應置細寶珠。無間而念誦。當即於舌上。現眞多摩尼熾盛。大威德。慇懃作加護。則取奇特寶。由得此寶故。則成寶持明自在。爲大王。執劍持明仙。常衛護彼人。

○又云。於口中置乳糜。應和酥。欲起而吐出。行者不雜亂。受取。置瓦器或銀熟銅器。共伴而加護。與伴而食之。則成大威德。住壽一大劫。則成持明仙。

○又云。或手安於口。行者而念誦。從口出香象。行

其人毎日憶念。心々不斷絶。

○又云。人欲得婦人自來恭敬者。常誦呪二十一遍。呪灰散自身上。其婦人。即日夜常思前人欲死。□□□面死不肯去。恰人欲死。

○又云。欲夫婦各自相離遠者。取粳米呪三七遍。散□□身上。即時遠去。不相擾犯。

○又云。有夫婦相憎欲令和合者。於像前作壇。畫夫婦二人形。以種々飲食供養像。即取白芥子。及菖蒲根末。作丸三百二十一丸。其一丸一呪。稱其夫妻姓名。即自然和睦。更無別心。

○末利支天法云。七日之中。日々作水壇。喚末利支安置。復著火爐。然穀木樹火。於此柴火中。呪燒杭米烏麻一百八徧。幷誦呪日三時。時別一百八徧。乃至七日。作此法訖。向王臣邊者。前人散走也。

○又云。七日之中毎日三時。火燒茴香草。白菖蒲。白芥子三種。幷呪訖。向羅闍邊去者。前人歡喜。

○又云。欲向官人邊去者。依前法。火燒白芥子。日々三時。時別一百八徧。幷呪七日之中。唯食杭米乳酪二種。□得食餘物。如是七日訖。向官人邊去者。前人歡喜。

○又云。取大麥。好擣勿使末。以蜜和作團丸。如李子一百八箇。七日之中。行者初日至不喫食。餘六日任意得食。日々火燒所團大麥。幷呪作上歡喜印。如是盡燒。一百八團訖。以水滅火。後附其煙上。薰兩手掌。誦呪二十一徧。願云使我之手作一切法種々得驗者。即一切得驗。前人歡喜。

○又云。依前法白月八日。於淨室中。取好香華與杭米飯少々。火燒一千八徧。行法之人。一日不食。著淨潔之衣。作此法者。前人尊重恭敬供養。

○又云。一生之中。日々唯食杭米乳粥。數々誦呪得大聰明。四姓之中得婆羅門大愛念。若火燒酥酪乳者。剎帝利愛念。若火燒大麥乳酪者。毘舍愛念。若火燒烏麻滓者。首陀愛念。

○又云。若欲得錢財者。黑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兩日之中毎日三時。取烏麻杭米。及杭米華三種。火燒幷呪者。即得錢。

○又云。若人相瞋。取烏麻油滓。與杭米糠。相和

火燒。一千八徧。并呪者。即得前人瞋即歡喜。若取烏麻。火燒一千八徧者。前人愛念歡喜。

○又云。欲得錢財者。七日之中。日々取石榴草莖長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燒。并呪者。即得錢財。

○又云。取牛糞未落地。時以器承取。莫著別處。即用和水作水壇。壇中心著佛像。復取母犢并黃牛乳作酥。盛著金鉢中。以右手無名指攪之。於酥并呪其酥之上。火若出者。即知得大聰明。一誦千偈若火不出。唯煙與煖者。即知得可々聰明。若不得煙煖。自身伏地。擬口於酥器邊。以右手無名指。爲著喫酥。即得少々聰明。

○大藥叉女法云。欲得貴人歡喜。取彼人門下土。以唾和作丸。加持一百八徧。置於厠中。彼人必相敬順歡喜。

○又云。欲得女人敬愛。加持果子二十一徧。與彼人喫。即相敬愛。

○又云。夫妻不和者。彼所受用衣服等物。或所食之物。密加持二十一徧。與彼人受用。勿令知覺。必得相順。

○又云。女人難婚者。作一灰人。加持一百八徧。令彼女人每日拜。此灰人七拜。其婚即合。萬不失一。

○又云。有不和順者。密誦眞言。加持菓子或飲食。方便與彼人食。必得敬愛。

○又云。若欲令前人相憶念者。書彼人姓名。安自牀脚下。彼人必相憶念。

○又云。取牛肉作丸。一加持一燒。日々三時。時別一千八十徧。滿四十九日。滿修行者所願。

○又云。修行者每日三白食。以牛肉和安息香作丸。護摩從白月一日。起首滿足。一月每日三時。時別一千八十徧。至月滿日。廣成供養。一日一夜斷食。斷雜言語。至誠念誦。所須皆應。

○訶利帝母法云。欲令他人歡喜敬愛者。或飲食果子。或華。或香。加持一百八徧。於眞言句中。加彼人名。將與彼人則。得歡喜敬愛。

○又云。欲令一切人歡喜。取牛黃末。置銀器中。以無名指攪。誦眞言。加持一百八徧。點於額上。一切人見皆歡喜順伏。

○又云。若新衣服對像前。加持一百八徧。然後取著。

一切人見亦皆歡喜敬愛。

○金翅鳥王法云。令二男女互相敬愛一者。以二白芥子一和レ酥。護摩二十一徧。卽相敬順。

○又云。以二油麻一和二白芥子一。護摩七夜稱二彼人名一。卽得二敬愛順伏一。

○又云。鹽芥子相和。護摩一千八十徧。日三時。滿二七日一得二大人愛敬一。

○又云。以二油麻粳米酥一相和燒誦二眞言一加持。得二女人敬愛一。

○又云。泥作二金翅鳥形一。安二白手合掌中一。入レ水可レ至レ胸。於二中夜時一稱二彼人名一念誦一百八徧。卽成二敬愛一。

○又云。以二毒婆羅得一。和レ蜜燒得二敬愛一。

○又云。以二赤雞子髑髏末一。以二赤芥子一。油和燒。卽成二敬愛一。

○又云。以二波羅奢蘭香子摩難那藥華一和燒卽成二敬愛一。

○又云。以二茴香子一。天木蝦蟇糞等。和燒卽成二敬愛一。

○又云。以二大麥油摩茅屈蔞草一。和二牛尿一燒。卽成二敬愛一。

○又云。以二安息香一。酥和三果漿燒念誦。一切人敬愛。

○又云。以二零陵香。天竺桂。蘇合香一。此三種和燒念誦。令三一切人隨順。皆奉二教命一。

○又云。以二蘇合檀龍腦。幷安善那藥一。燒念誦。貴人歡喜。

○又云。於二屍林中一。以二優曇鉢木一。然レ火。致劫波羅爲レ座。燒二蛇皮一。其家食無レ有レ盡。

○又云。欲レ求レ財者。以二末度迦木一作レ像。

○又云。以二豬肉一護摩。果報成就。

○又云。求レ官位。以二馬肉一護摩。

○又云。以二黑婆羅鳥肉一護摩。求二吉祥福一。

○又云。求二聲名普聞一。幷求二女人一。求二田地一。燒二大蟲肉一護摩。

○又云。求二論理得勝一者。亦同大蟲肉界婆護摩卽成就。

○又云。若有二憍寵傲慢一。有勢及宰臣以二馬香草一。（此云二婆羅門參一）護摩卽得敬伏。

○又云。以二孔雀羽一護摩。足二財寶一。

○又云。以二野雞翼一護摩。多二饒妻妾一。

○又云。求金應燒烏翼。

○不動明王法云。取雜華擲火中燒。隨華色得衣。燒五穀子得穀米。隨意受用。又取尼嚩嚩(二合)木。擲火中燒。念誦十萬徧。即得嚩闍王愛敬。又取必哩商隅木。擲火中燒。能令一切人敬愛。燒齒木即得無量僕從。燒木麥即爲長者。以上各滿十萬徧。

○又云。欲令大人愛樂者。以鹽作彼行(形イ)狀。段々斷之。念誦滿七日。彼即愛樂。(一云、欲成敬愛、以鹽作彼形、稱名而片割、護摩七日、內設有大威德、咸來伏從之、)

○又云。加持安息香燒。即得王臣憶念。

○又云。取燒屍灰。誦明七徧與彼人。(加持七日散於彼身上イ)即得愛樂。

○又云。苦楝木如大樹指。長十二指。兩頭搵酥。每誦呪一徧。燒一枝。滿一千八枝。燒了小々世間事。便得滿願。

○又云。誦百草花。和酥酪蜜。一呪一燒。所求衣服。如此華色。皆得稱意。若求緋者。當燒赤華。餘皆准此。雖不思議神力。滿行人願。自可量分約事而求。則無後患。若過分妄取。神亦慢人。雖得不貴。若燒蜜邏嚩。一洛叉一一呪燒得國中第一官位。度所能作者求之必遂。蜜邏嚩外國果子也。燒畢養魚華。得一切人愛樂。燒松木。以三物。點誦十萬徧。得無量眷屬。松木長七寸。大如指擘之。燒大麥呪之。得大丈夫富貴自在。大麥馬麥也。有皮者是也。

○又云。若燒安息香。三時常不斷絕。得國中上品位。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供養像。阿底目迦多薪作火壇。進其華於中。滿十萬。大臣貴敬。

○又云。進夜合華於火中。一千八妃貴敬。

○又云。取衆名香蜜和。作迦那形。充七日。割進火中。日一千八貴敬。

○又云。海鹽和芥子油燒。日三時々一千八。經一月。族姓人貴敬。

○又云。進屈野迦欲敷華於審銘火中。滿十萬。王女敬重。

○又云。秔米和烏油麻粗。進脂俱叱火中。一千八饒奴婢。

○又云。酥蜜相和。截蜜栗嚩樹根。一內一進火中。滿十萬大富。

○又云。黑月八日。供養像。華和欝金華。進火中一日三時。時一千八。滿七日大富。

○又云。杉木脂和酥。進火中。十萬徧增七寶財。若以飲食香華供養像。像前地上畫人或王。行者心上坐。誦十萬徧。彼幷族貴敬。

○又云。酥煎美餅。及酪蜜酥乳等。供養像。以秔米飯和酪或酥乳蜜和。進阿說佗火中。日三時時一千八。滿七日致富。

○又云。佛殿或神廟中。依前供養像。進龍腦香於穀木火中。日三時。時一百八。滿七日。七寶六畜增長。

○又云。加持素尾爛戰。(此藥青色以鐵生)粖一百八塗目。見者貴敬。

○又云。離合三日絕食。午時進蛇肋骨於救惹火中。一千八滿七日。

○又云。加持華或果一千八。贈人貴敬。

○又云。離合。進俱奢得鷄果於勃羅得迦火中。一日三時。時一千八徧。至滿七日。

○又云。一日不食。黑月八日。寒林灰和魚膽。作人形割。進佉駄羅火中。夜半起貴敬。

○又云。燒草麻子一千八徧。囉拏貴敬。

○又云。白芥子以身血相和。進火中一日三時。時別一千八徧。徧稱彼名貴敬。

○又以牛五淨洗麽沙。月蝕勿看月。口舍(含カ)持明復止。麽沙生牙。後以擲人。相敬不生牙擲人。尾娜末沙囊。

○又云。七色種子名香。和水盛瓶中。加持一百八徧。浴之增福。衆人樂見。又七色種子和進火中。每日三時。時二十五徧。迦那貴敬。

○又云。進苦楝葉於火中。一百八徧。尾娜末沙囊。若油麻稻穀華酥蜜酪和。進火中。一百八徧貴敬。若除油麻。餘依前法。一切迦那見者貴敬。

○又云。進麽蹉於火中。一百八徧。尾那末沙囊。

○又云。隹鼠狠薰胡毛於火中。一百八徧離合。

○又云。進猴毛於稻穀稽火中。一百八徧家踊。

○又云。鵄毛野猪。或鹿毛和進火中。一百八徧。美女失交。

○又云。一日不食。覆旋華餉迦華白胡椒和末之。

制帝前加持二十一徧。和蜜服之。得大聽明利智。
○又云。迦羅尼羅末敷華和酥蜜酪。進火中每日三時。時一百八徧。經七日得好婚。
○又云。截寗銘枝進火中。一百八徧福得財。
○又云。截勃羅得迦枝。進火中。一百八徧大富。
○又云。進炒稻穀華於火中。一千八徧。王及大臣貴敬。
○又云。進芥子於嚕若火中。(此云皂莢)一千八徧。彼人貴敬。
○又云。將帥足下土左手持、進火中一千八徧。大將大帥。幷軍人貴敬。
○又云。鹽塑彼形。左手持刀割進火中。一千八徧。人天貴敬。
○又云。秔米糅麨彼形。割一百八段。進火中一切迦那貴敬。
○又云。胡椒蓽茇糅進寒林火。或旃陀羅家火中。一千八徧。囉努貴敬。
○又云。進婦人髮華鬘火中。一千八徧。一切迦那貴敬。
○又云。大麥龍華鬚和進火中。一千八徧。丈夫貴敬。
○又云。鹽塑彼形。從右足割進火中。令盡丈夫貴敬。
○又云。進苦楝葉於火中。一千八徧。烏柘吒囊。
○又云。進油麻於火中。一千八徧。尾娜末沙囊。
○又云。寒林灰作水進火中。一千八徧烏蹉娜囊。
○又云。截俱吒迦和油進火中。一千八徧烏蹉娜囊。
○又云。水濕衣披之。而日中立持密言。衣乾止少沙囊。
○又云。於金剛手菩薩像前。持蜜言仍彈指勿絕。摩囉寧。
○又云。芥子毒藥。及血進火中。一千八徧。烏柘吒囊。或尾娜末沙囊。或烏蹉囊。或少沙囊。或摩囉寧。
○又云。若供養本尊。黃芥子和烏油麻。進火中一日三時。時一千八徧。經一七日卽貴敬。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所欲求。清淨澡浴著新淨衣。對像前。一日一夜不食。燒薰陸香誦眞言。

一百八徧。便像前寢息。夢中說善惡。所求皆示。
○最勝心明王經云。青蓮花搵三甜。護三洛叉。現金剛藏。明仙無相與輪慈。此三及餘求皆得。蓮花搵彼三甜。梵天像前。護三洛叉。梵王現與上三願。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云。欲得求一切願者。當作四肘水曼荼羅。法燒沈水香。誦前身呪一百八徧。作前第十乞願印。即得一切如願滿足稱心。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　呪菖蒲七遍。嚼之不睡少眠。

三十三　降伏大自在天法

若欲降伏大自在天。先須供養於大自在天。坐南邊作火。燒烏蘇等四物。誦呪滿足一千八遍。自身先須潔淨防護。誦呪七遍以水灑身。當時即有聲出。不須恐懼。大自在天當即現身。願者皆得。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絕食三日以黑月八。或十四日。於大自在天王前石陵。伽南以右手掩上。加持須臾。有大聲者。三天王現受驅使。不現彼身乾枯。
○又云。大自在天王廟中。絕食誦十萬徧。大自在天王現。以香華供養闘諍。從天王。乞其一切道術。如意成驗。若於大自在天王妃前。絕食誦十萬徧。妃現隨心乞願。不現彼死或乾枯。
○又云。補沙鐵作劍。日蝕時加持。焰起持之。身同大自在天王。
○又云。自在天王廟中。以手覆石陵。加持明摩囉寧。

三十四　召那羅延及梵天王

若欲召那羅延。及梵天王等成就者。當作此法。即得成就。先須護自身。
金翅鳥王法云。於那羅延像前。坐摩訶蕃婆。先設八徧護摩。奉獻。然後誦真言一千八徧。三夜作法。所求皆得

三十五　降藥叉母姉妹妻法

若須喚藥叉母及姉妹妻。取無憂華。誦念彼名一日三時而呪其華。至一百八徧。火內燒之。於七日內。即能得至。願者皆得。若母及姉妹妻。若七日內不來。彼藥叉頭破當降伏。
金剛童子法云。欲降藥叉者。取尼拘陀樹木。長十指截。搵酥蜜酪。護摩一千八徧即伏。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復次應用畫縛畫夜叉女。勿用膠美白綵色。瓔珞鐶釧。天衣嚴飾右手施願左手執阿輸迦葉。布此像於阿輸迦樹下。面北立壇以蓙底華。或畢孕迦華。作飲食供養心密言加持香燒之。行者面南草褥或華葉上坐。加持阿輸迦華一徧。擲像上滿七日。以第七日夜半於像前。一內阿輸迦華酥蜜酪中。進阿輸迦火中。一千八現獻紫檀閼伽如願。（夫打頸、姉妹打臂、妻打心、）

○又云。若進遏迦華於火中。一千八徧。日三時。滿七日能召夜叉女。

三十六　喚諸龍法

若喚諸龍者。當取龍華燒。如上法。

○金翅鳥王法云。加持土塊二十一徧。擲於龍池中。即龍來。

○又云。加持土擲於水中。龍即涌出。持誦者立龍背上。皆得自在。

○又云。以小豆加持一百八徧。散擲四方即龍來化作蜂形。語云。螫某人。其蜂即螫一切持誦者。無能解其本。作法人加持水灑之。即解其毒消散。

○又云。若欲召蛇。以白芥子加持七徧擲於四方。蛇即來應結界。以水灑之。即成發遣。

○又云。欲召龍蛇者。以土染為五色。畫曼荼羅。前掌誦真言。即龍蛇從四方來入壇中。不應怖畏。護身結頂髮。不敢為害。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為諸龍所傷者。加持清水一百八。令服之差。

○又云。若龍作病。以龍鬚華進火中。一百八徧差。

○又云。若有龍水邊。白月五日布像。供養龍腦香。龍華鬚和進火中。滿十萬其龍貴敬。得寶珠十萬顆。

○大寶廣密陀羅尼經云。入水池中。誦一千八徧。一切諸龍皆悉降伏。

○又云。以香膠和芥子油。於龍池邊護摩一千八徧。一切諸龍皆得敬愛。所勅皆作之。依時降雨。不損苗稼。

○最勝心明王經云。龍華蘂搗三甜。護三洛叉。龍來伏從。

三十七　喚藥叉法

若欲レ呼二喚藥叉一者。三月內取二酪飯一日三時。各呪一百八遍。至二月盡日一一日一夜。當三須斷食供二養佛像一諸藥叉等。須レ與二飲食一。用二伐氏木一爲レ柴。（此云二多根木一、三藏云、廣州出、）酪、酥、蜜飯於レ內燒之。意念呼二喚藥叉一來上者。其酥。酪。蜜飯。誦レ呪一千八遍。一呪一燒其食。當三得二毗沙門諸藥叉衆等。速來二彼處一。取二過迦木華一於前迎レ之。諸藥叉曰。當三須我等作二何事一耶。彼即告言。每日須三一藥叉。守二我門戶一所レ遣レ作事。即當レ作レ之。所レ須物者。當二能成レ之。若須二乘騎一。即得レ騎レ之。若須二長年藥一者。當二即與一レ之。

末利支天法云。取二俱嚕陀木一千八段一。此木相狀、似菩提樹、）一一火燒。幷呪各一徧者。一切鳩槃茶藥叉等。鬼神皆悉歡喜。若火燒冬莧少々。一千八徧者。一切魍魎。悉皆歡喜。若取二塚墓之上樹木。一千八段。與烏麻相和火燒。幷呪一千八徧者。一切大惡鬼神歡喜。

（コレヨリ以下重復但シ小異アリ孰レカ宜カラン）

（病ノ祈）

病若欲レ解時。起二大悲心一。遙想二彼國界人衆一。互起二慈心一。相向如レ父如レ母。如レ男如レ女。誦二眞言一萬編一。即得二息災一。

又云欲レ令下聖者疾得二降臨一。速除二障難一。滿中本願上者。準レ前建二立三角火壇一。當レ取二安息香。及白芥子。與二摩努沙嚕地囉一和二諸毒藥一。赤芥子幷油。獨管之葉一百八枚。苦楝枝一百八枚。削二兩頭一尖長十二指。以搵レ油誦二眞言一曰。云々。誦一徧已。及二諸香藥一一投二火中一。盡二一百八枚一已。所レ求之願皆得二成就一。是時聖者不レ違二本誓一。疾至二道場一爲作二加護一。若有二惡夢一。由加持力。皆悉不現究意消滅。行者作二前諸法一。念誦畢已當レ出二道場一。起二慈悲心一。勿レ生二怨害一。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秔米粉成二捨嚩嚕一。取二脂俱陀枝一爲レ橛。加持一千八徧。釘口不レ能レ語。

○又云。加二持鷄腥骨一。一百八徧。釘二彼門下一。如レ鷄飛。

○金剛童子法云。被三日月五星。逼二近本命宿一者。能常念誦。不レ招二災禍一。

○吉祥陀羅尼經云。若太白（金星也）火星入二於南斗一。於國於家。及分野處作二諸障難一者。於二一忿怒尊像前一。晝二彼設都嚕形一。厲レ聲念二此陀羅尼一加持。

其災即除。移於不順王命悖逆人身上（頭書云、設都嚕、（二合）此云怨、今云惡星也、）

○阿魯力經云。以紫檀木如上以迦毘囉華和三甜。日如上數。凡一月。即日曜不發。以波羅賒木如上。以闍智婆末那華。日三時。如上數一月已。既火曜不發。又以伽陀羅木如上。用摩哩迦華。日三時如上數月。水曜不發。又以秣馱木如上。用波跢羅華和三甜如上時數月。即木曜不發。又阿伐哩摩哩迦木如上用由底迦華。三甜如上時數。即金曜不發。又以波勒乞涉木用多迦羅華三甜日如上數。凡二七日。一切曜宿皆不得發。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怨敵相向。先誦密言。乃稱吽或廞吒。彼失心或碎首。

○鐵云開卷ノ處ニ朱マタ墨ニテ御書入

三藏阿彌眞那。唐云寶思惟。天后長壽二年。屆于洛都。勅於天宮寺安置。即自其年至中宗神龍景年譯經凡七部九卷。開宗九年終。百有餘。

一時佛頂輪王經ハ。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摩竭提國菩提樹下。金剛道場。成正覺云々。爾時世尊云々ト有テ。舍利弗。大迦葉。目乾連。迦旋延。憍陳如。羅睺羅ナドハジメ。大聲聞ノ弟子。其外普賢勢至觀音虛空藏ヲ始メ。諸菩薩アリ。其語中ニ。我最初坐此樹下時。則破四魔得證無上正等菩提ト云ヘリ。然シテ後文ニハ。直ニ釋迦牟尼如來ト出タリ。○一字頂輪經ハ。如是我聞。一時薄迦梵。住菩提樹下ト云ヒテ。餘ハ同ク。是モ下文ニハ。釋迦牟尼如來トアリ。○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ニモ。始ニ如是我聞。一時薄迦梵。住補陀洛山觀音菩薩大宮殿中ト有テ。後ニハ世尊ト云ヒ、釋迦牟尼如來トモ云ヘリ。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一切大菩薩合掌。白佛言。惟願世尊說大明王一字。此明王。爾時世尊等說娜謨三漫多。勃馱南（引一）步林牟、（三合二）云々。此轉輪王佛頂。一切眞言中為最勝。一切眞言王中為上々トアリ。○一字頂輪王經（不空譯也）云。世尊告金剛手。此一切如來所說。大眞言王云々。一切世間中最勝尊貴云々。說眞言曰。曩莫三滿多沒馱喃（引一）唵（引二）步嚕（二合引三）トアリ（初丁ウ八九行ノ間）一字佛頂輪王經（流志譯也）云、爾時世尊。為

顯一字佛頂輪王大威德力。欲變身相如大轉輪王。是足七寶眷屬圓滿。一字顯現。一一寶中各放大光輪。照無邊一切法寶。俱時出現。放雜寶光。是大轉輪王坐於座上。身容赫奕。放種々光。映照一切。如露金聚。即說一字佛頂輪王呪曰。娜莫纈曼𠷫。勃駄南。唵件勃琳。（一字重彈舌呼二合）件（四）トアリ。（菩提流志ト云三藏法師ナリ）

密法修事部類稿二

大壑　平篤胤撰次　男　平田銕胤　同
孫　同　延胤　同
門人　靑山景通　校

三十八　降金剛神法

若欲降伏金剛神者。先須誦四千三十二萬遍。須供養佛。幷設三七僧齋。當須發願以此供養功德。廻施金剛。當十二月一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時。起結跏趺坐。於其火中。燒安悉香。誦呪。其香丸如梧桐子大。誦時意念見金剛神。至三更。卽當雷鳴地動。天雨種々妙華。金剛即來。及一切天龍八部菩薩等。來共圍繞。其持呪人。取香湯水幷華。出迎恭敬禮拜。金剛當卽告曰。汝求何願。隨乞皆得。壽命一劫。若捨此身。卽生金剛住處。（四千三十二萬遍モト萬ノ字ナシ高本ニヨリテ補ヘリ。）

不動明王法云。像前方一肘。作坑深一𡐛。手指燒過伽木。無用苦楝子。亦得取白芥子一升（斗

力）五升。從黃昏起首誦。取杏仁許芥子。呪一徧了。卽投火中燒之。其芥子以酥和之令濕。如此燒呪至半夜。後矜羯羅現形云。須作何驅使若不現者。心決定念誦不動使者必須得見。莫生狐疑直至平明。無不來者。現已種々驅使處分皆得。乃至洗手或用柳枝令取。皆得欲得上天入山亦扶行人將去。欲得見欲界上天女等。令將來相見亦得。何況人間。取人及物。乃至種々飲食。此神作小童子形有兩種。一名矜羯邏。恭敬小心者是。一名制吒迦。難共語惡性者。是猶如人間惡性在下。雖受驅使多過失也。若無事時向道且去還來。莫向道無事好去。若向道無事好去。卽便長去更不來矣。第一須記不得邂逅。西國有僧。驅使多年一朝誤遣。遂不復來。乃涕哭悔恨不復更至。

三十九　成餘明仙法

若欲成就餘明仙者。亦須作此金剛之法。卽當成之。

四十　成就呪法

若須成就佛呪法者。及觀世音呪法。梵天呪法。大自在天呪法。及世出世須作此法。

四十一　成就餘呪法及使天等現其身法

若持餘呪不成就者。卽須此呪共餘呪。七日內誦之。卽得成就。若其不成及不現驗。其呪神等卽當滅亡。若於大自在天及諸天等前。七日誦呪。若不現身。卽令頭破。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作先事法。於河岸或一樹。或山間。或池側。或有助伴或無助伴。乞食寂默慈心相應。三時說（懺ナリ）罪。意常勇健無怯弱。心常樂捨施。自作灌頂作加護被甲。結方隅壇界。以眞言水灑衣塗香。華曼燒香飲食燈明眞言。迎請奉送等。一切時作誦十萬徧。則終竟作先事之後。若忿怒視他。彼皆癲癇所持。則得狂亂身不自在。若復念誦瞻視。則身上瘡疱被燒則至死。此是無疑。或以右脚頭指。捺地而誦則刹那頃從空雨火。一切魔大燒。然起慈心念誦則解。如是忿怒誦擢他軍能生一切病。令驅擯殺害。枯竭迷亂。狂惑癲癇魅魑所持。肢分斷及逼惱。若如是誦。一切不容皆得成就。若起淨意慈心誦。卽皆得止息。

○又云。欲成就者。於神通月分。於河交會處。作緣生胎藏窣堵波。於塔前安像。或飲水食粆。過迦木搵酥燒。護摩十萬徧。即地動遍於其地王內。或流星。或隱自在雲雨。得大伏藏。見光明意樂轉依。壽命一劫。一切有情不能沮壞。爲大明王。一切方熾盛。若見能普徧入一切。此成就像法。不應少勇志者作。不應少慧無悲者作。不應離穢。不積集資糧者作。不應輕毀尊師。麁惡語欺誑散動心。及不見曼荼羅者。多營作務者。希望作事者作。若有離如是惡者。如是功德不久當成就。若異如前作者。則顛狂不成就。

四十二　成湯丸藥等法

若日月蝕日所須。和合湯丸藥等。先須預備其日誦呪。至日月明淨。其藥等法速即成就。

金剛童子法云。欲成就藥者。取獨扼迦羅華。蘂龍華水。白檀香。此等細擣熟研。又取象脂。(其象年二十、額上自有文裂、即有流脂、異種極香、)取此脂。和上件藥、爲丸。和藥時取鬼宿日。令童女沐浴著新淨衣。擣篩香藥。及作七丸。丸如梧子。陰乾丸藥法。(以大指頭指、撚藥丸融蠟塗上、又取竹膜貼蠟上、意不欲上有指文印藥上若有指文、藥無靈驗也、)其丸藥取生沈香。作合子。盛對像前結淨。三時念誦。乃至合子中作佉陀佉陀聲。即取一丸供養本尊。一丸奉請。一丸供養先成就者。又一丸分與助伴。餘三丸。以熟金銀薄重々裹之。於口中含。即得安怛但那。滅影藏形。

○又云。以五金作蓮華。取欝金香。牛黃。龍腦香。研作末。取天雨水。和爲七丸。於舍利塔前。安像念誦。以右手按藥。乃至放光。則飛騰虛空。爲持明仙。壽命一萬歲。以眞言加持頭冠。臂釧。腰條。皆得成就。如前設令破戒壞行。所爲所作尚得成就。何況具戒行者。

四十三　婦人求子法

若有婦人求男女者。先誦其呪一百萬遍。燒沉水香供養。須十二月一日。起首。至於十五日。於道場中供養。幷設三七僧齋。其婦人一日三時燒香誦呪。心念發願請求男女。其十五日夜二更時。取烏油麻以酥和之。誦呪一遍。一廻燒之滿

一百遍。其夜四更。當見境界或菩薩形狀等。即自知之。若彼婦人心中所念。便獲其願。燒香當於像前持念此呪。即得成就。

毘沙門天法云。若有婦人患乳腫者。呪油麻三七遍。塗上痛處即除。

○又云。婦人帶下病者。呪香水三七遍。服即愈。

○末利支天法云。婦人難産。呪烏麻油七徧。以摩臍上。即得易産。

○大藥叉女法云。若有難産者。加持牛酥一百八徧。或二十一徧。與産婦喫及塗産門。必得易産。

○訶利帝母法云。女人欲得男女者。月經後澡浴。取黃牛乳母子同色者。盛乳升置銀器中。以右手無名指攪乳。誦眞言加持一千八十徧。然後取服。至五日內。則得有胎。

○又云。若月蝕時取酥五兩。置器中以金筋攪。無間斷念誦加持。乃至月却得圓滿為限。然後取一分。供養訶利帝母。餘者漸喫。即有胎孕。所生男女聰慧福德。

○金翅鳥王法云。以雀兒翅護摩多子息。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粇米和牛酥。進火中。十萬徧。生有相之子。

○又云。若孕過月加持水。一百八徧令服産矣。

○金剛童子法云。婦人産生取酥一兩。加持二十一徧令服。即易産不受諸苦。

○又云。加持酥一千八徧。與無子息女子喫。即有男女。

○又云。婦人不收男女者。月經後。取母子同色牛乳。加持一百八徧。令彼女人禮佛菩薩令飲。又煮乳粥和酥。加持一百八徧。與服即生福德具相之男。

○大寶秘密陀羅尼經云。有女人意欲求男。以水灌頂。即便生男。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難産婦人。加持水或油與飲。及塗即易産。

○一字頂輪王經云。護摩粳米則得兒。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云。女人臨産時受大苦惱。呪酥二十一遍。令彼食之。必定安樂。所生男女具大相好。

四十四　隱形法長命法

若求隱形取雄黃藥。一小兩中之半兩也。取人乳。

和合以爲五丸。取沈水香。作合子盛之。取一丸誦一千八遍。又白芥子亦以五顆誦一千八遍。一一並於合内盛之。須下至日月蝕日誦咒。其合子内若其有聲。一切衆生見此咒人。悉皆歡喜。所須皆得。若其出烟。其持咒人。即不現身。所至之處皆爲其主。壽命一小劫。若出火焔。其持咒人。身即端正猶如天童。假年十六。與諸天神爲主。壽命一大劫。百寶藏門悉皆自現。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黑狗舌搗安息香和丸。以三金葉裹之。物羅得迦木(天漆此漆道、[illegible]一云、漆木是也。)合子盛之。黑月八日。或十四日。於金剛像前加持一千八徧。當有佉吒(佉吒佉吒イ)聲。後口含藏形壽千歲。

〇一字頂輪王經云。入於大(松柏)林不食。(向東趺坐)。誦百萬徧。徧數滿已則結其頭髮即隱形。解其髮即現。又上於山頂面向日。常食乳糜素誦十萬徧。滿已則得隱形。(淨嚴の頭書に是は約俗人。若出家則結袈裟角呪之一洛叉遍とあり)

四十五　成就牛黃法

若欲成就牛黃之法。一依雄黃法作。

不動明王法云。取牛黃加持七徧。點己額上。能令衆人所見皆生敬重。毘那夜迦不能損害。

〇又云。若取牛黃。像前呪七徧。淸水和於額上一點之。令一切人見者歡喜。降伏毘那夜迦。

〇又云。以牛黃加持七徧。點置於眉間。一切皆伏從。無復違拒者。

〇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加持牛黃或雄黃。一千八徧塗身。惡人貴敬。入陣辟兵。

〇金剛童子法云。延壽法對像前供養。於熱銅器中。置牛黃念誦。乃至光出。手把即壽五千年。

〇又云。取牛黃末加持一千八徧。用點額頭。一切人皆見歡喜。若在軍陣。刀箭不着身。

〇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最勝成就。入大阿蘭若。或於大河岸作無提。於彼安佛像。常乞食食根果等。誦三十一洛叉徧。念誦已間。隨力作供養。於荷葉上。牛黃作三波多[illegible]。已結跏趺坐。於二手掌中念誦。乃至三相現。若煖得輪王尙作敬愛。何況餘有情。壽千歲。若烟安達馱那。成就中爲王。最勝日行千里復來。於一切成就中安達

駄那。心念生ニ一切飲食一。作ニ一切神變一。於ニ帝釋ノ邊ニ安達駄那。何況餘有情。身有ニ光耀一。壽命千俱胝歲。若欲。纔塗レ身。自然紺青瑠璃環髮。身如ニ初日色一。二八之相難ニ瞻睹一。調ニ伏難調者一。隨レ意欲レ現。身意迅疾。一切天不レ能ニ沮壞一。身光照耀。得ニ神通境智一。壽命一大劫。

○一字頂輪王經云。像前誦ニ十洛叉徧一。念誦終時。於ニ滿月ニ一日一夜不食。以ニ白芥子一置ニ於水中一。誦ニ一千八徧一。散ニ灑十方一。則成レ結ニ曼茶羅界一。於ニ像前一種々食飮。廣太供養。於ニ荷葉上一。置ニ牛黃或雄黃一。結跏趺坐。護レ身加ニ持藥一念誦。乃至ニ三相成就一。若暖相現。一切衆生皆得ニ調伏歸敬一。烟相現。安怛但那成就。若光相現取塗ニ身上一。身如ニ初日一暉。年二八相。髮卷旋如レ蠡紺青。無量持明仙圍遶。即成ニ大持明仙一。住壽一大劫。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加持牛黃一千八徧。塗額。見者貴敬。

○阿魯力經云。

四十六　眼藥隱形法

若欲レ成ニ就眼藥法一者。取ニ石安善那。及青蓮華。青木香各々重一錢一。其藥於ニ熟銅鈔鑼（鈔鑼金銅器也）中一安レ之。至ニ日月蝕時一日夜誦レ呪。烟出即以ニ此藥一內ニ其眼中一。其持呪人即得レ隱レ形。與ニ隱形人一。爲ニ其主人一也。

○毘沙門天法云。若求隱身者。將ニ此天王像一。於ニ舍利塔前一。以ニ香泥一塗レ地。以ニ種々香華一。散ニ彼壇內一。亦須ニ種々飮食一。供ニ養天王像一。訖取ニ梨子一作ニ合子一。取ニ安悉香善那石一（大威德明王法に黑烟色亦如ニ安善那一夏雨玄雲色ト云コトアリ）各作レ末。和ニ秦膠水一作レ丸。盛ニ合子中一。著ニ壇上一。即行者作ニ一對新淨衣一。洗浴著レ衣。像前坐一日不食。誦レ呪一千八遍。竟亦不レ勞ニ三事相現一。但誦ニ一千八遍一訖塗ニ眼上一。亦塗ニ脚掌心胸前兩膊上一。訖合掌至心思念。自身猶如ニ虛空一無レ有ニ自身一作ニ此想一。時行者即得ニ隱身一。日行千里。一切事業皆得ニ成就一。

○速疾立驗阿尾奢法云。眼藥法若調ニ伏豎子一者。取ニ蛇頭蝎羅。安善那。青木香。象甲蜂一箇。於ニ黑月十四日一。擣作レ末。和レ肉點ニ眼角一。一切豎子隨レ逐天上。亦來非ニ但人間一也。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絕食三日。黑月八日或十四日。

布像廣陳供養。以阿摳迦木合。盛素嚕(二合)但(引)戰曩藥。(此是藥名、帶赤黑色、重比金出天竺、末塗目中、仰視日能奪其光。見日中有者、爲眞耳、)置像前加持之。熱貴敬烟生遁形。焔起持明仙身光如日。圓滿可愛壽七千歲。

○又云。眼藥法。取尾多迦木合子。盛素嚕(二合)但(引)戰曩。月蝕置像前加持之。得熱煙焔生。三種驗功力同前。若取犬舌。以三金鍱裹。日蝕時加持。煙生口含藏形。

又云。口含囀極(菖蒲根也、)持密言。取三種成驗熱得一切總持不忘。煙生藏形。焔起作持明仙。若於山頂誦九十萬徧。爲持明仙。

又云。若日蝕牛糞作壇。布像以赤銅椀。盛赤胭牛酥。置中加持執食之。總持不忘。煙生長生焔起藏形。

○又云。素嚕(二合)但(引)戰曩末。以厭囉(二合)頷銘(二合華及菓掌中和粖、候乾和擣、津又泮滿一千徧)和之。(又擣爲末、)以金椀盛之。又以金椀蓋之。准前澆酥滿千。乃置椀於掌中加持。焔起粖塗目中。飛騰自在。諸天圍繞給侍壽遠劫。

○又云。加持素嚕(二合)但(引)戰曩末。一百八徧塗目中隱。

○又云。置素嚕但戰曩。或牛黃於阿說佗葉上。加持一千八徧。塗目中。見者貴敬。所至勝利。

○又云。加持素嚕但戰曩。一千八徧。置瓦椀中。以一瓦椀蓋之。進酥於椀上日復止。塗目藏形壽千歲。

○又云。加持眼藥一千八徧。塗目見者貴敬。

○又云。加持素尾爛戰(此藥青色以鐵生、)粖一百八。塗目見者貴敬。

四十七　成就刀法

若欲成就刀法。取無瘢(瘢創痕也)刀。於二十三日或二十九日。供養其像。散衆生食。護淨自身。右手執刀誦呪。至刀聲出。當卽騰空所願隨意。又若火出。所同伴人得見火者。並悉騰空。與一切騰空人爲主。

四十八　成金剛杵法

若欲成就金剛杵者。取好鋌(鋌朴也)鐵長十六指。打作三稜。上下各作三頭摩。以紫檀用塗其上。從十二月一日供養其像。始從一日。設四僧齋。

日漸加一僧。自須持呪至十三日。供養僧了。卽不喫食。至十五日夜。於舍利塔前供養圖像。然以酥燈一百八盞。自坐茅草受持此呪。兩手執杵誦呪呪之。其杵卽便火出。其持呪人。卽得昇仙。其同伴等亦得騰空。作明仙主。神力猶如金剛。壽命一大劫。命終已後生金剛菩薩處。更若欲求成就刀器仗等物。一依前法。卽得成就。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補沙鐵作杵長十六指。以紫檀偏塗之。黑月八日或十四日。月蝕時立前壇。於道路取少淨草布中。置杵於草上。取黃牛酥一加持一。澆杵上滿一千八。諸鬼神及毘那夜迦。幷阿吒吒訶僧見勿畏。結娜拏印持明彼皆退散。然執之加持熖起持之。得帝釋位具足千目王。三十三天阿修羅衆。皆來頂禮納其女子。力伏魔王煙生王隱形仙。熱壽百年天龍順伏。

○又云。若蟻墳土塑杵摩訶麼婆二十一變々一加持燒熏杵烏蹉娜囊。以炒稻穀華酥蜜酪和。進火中一百八徧。

四十九　除家內諸惡法

若欲除家內諸惡者。作地火爐。四邊畫作蓮華。火爐內取桑木作柴。幷酪及酥蜜。一日三時。誦呪一千八遍。至三日內卽得成就。

大藥叉女法云。欲得安隱(穩乎)者。取菴末羅樹葉。和乳加持護摩十萬徧。卽得安隱。

○金翅鳥王法云。欲息災以鹿毛護摩。

○不動明王法云。若有凶宅恐懼之處。或有官事逼惱者。當一心誦根本呪。亦可書呪釘於庭中。令入地中。萬妖不敢動作。亦可釘此慈救呪上好。但淨室中結界護身。繫心不動使者。專念不絕多誦彌佳。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取石子四枚。隨其大小。可呪七徧安四方。則一切盜賊不過其家。

○又云。失物不知去處。燒香志(至力)心誦呪七遍。臥去勿共人語。卽於夢中神來。具說其人姓名。亦見其人形狀。卽知物處。不得道說。

五十　護村護城法

若欲護一城一村。於七日內燒賒彌迦木。以酥酪蜜燒之。卽得成就。

五十一　祈雨法

若欲祈雨者。取烏圖末羅木。(三藏云、其木似桅木。)燒木爲火。並酥酪蜜燒之。於七日内即得成就。

毘沙門天法云。欲求乞雨者。取杏仁一百八顆。一顆一呪。更都呪二十一遍訖。即著有龍池水中。當時雨下。

○又云。求止雨時。呪一把梧子。火中燒雨即止。

○金翅鳥王法云。欲降雨。取苦楝子。然火。以白芥子護摩。一千八徧。即降甘雨。若要多。即更作護摩。至千倍皆得隨意。

○又云。以大麥油麻蝦蟇膏脂也。於龍池側作護摩。三夜天即降大雨。

○不動明王法云。若惡風雨不止者。取棘針和白芥子。燒呪一百八徧。更誦根木呪一百八徧。非但風雨散止。其龍神等卻來擁護行者。

○又云。取荊刺和羅視迦油。加持投火中。燒能止大雨。亦令行者成大結護。亦成就一切事業。

○又云。以刺木作護摩事業。能止大風雨。復能成衆事。

○又云。若惡風行者瞋怒心大聲稱吽字。惡雲退散。

○金剛童子法云。天久霖雨。加持白芥子一百八徧。徧別一擲上散虛空。即雨止。

○大寶祕密陀羅尼經云。加持白芥子一千八徧。擲於虛空。一切惡風雷雹。皆得消散。

○祕密陀羅尼經云。若亢旱時。先以瞿摩夷塗地。作四肘方壇。中心畫一水地方二肘。作青色。於池中取瞿摩夷。和土爲泥。捏作一龍。腰已上爲菩薩身。作菩薩面。施其頭上。出三蛇。腰已下爲蛇身。於池中盤屈。其龍徧身以黃丹塗。令作赤色。以金箔貼龍心上。遶壇四邊。以白粉畫作蓮華。於壇四角插四隻箭。以五色線纏繞於箭。周圍其壇。又於線上懸五色小旛。四角安四水餅。四門安香爐。又用四箇小餅。一餅盛酪。一餅盛乳。一餅盛乳糜。一餅盛酪及沙糖。然四盞燈。燒四種香。(所謂安息、薰陸、蘇合、)於壇上散七種穀子。(大麥、小麥、稻穀、菉豆、油麻、芥子、白芥子、)供養五色食飲。幷諸華果。念誦。人面向東坐。白芥子先誦陀羅尼。加持一千八徧。已然後取白芥子一顆。誦陀羅尼一徧。打龍頭上。滿一千八徧。其龍即降雨。一切皆降伏。

○又云。若欲止雨。加持白芥子一百八徧。擲龍池中。其雨卽(至本)止。若有惡風雹雨。取佉陀羅木作橛。釘龍池邊。卽得雹不下惡風卽止。
○又云。取白芥子。加持一千八徧。散擲虛空。應時注雨。降伏諸龍。若常日々誦持得大吉祥。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止霖雨入水念誦。一切皆止。求雨亦入水念誦。隨意多少。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復次止雨。以紫檀作檀。布像香華飲食供養持明止矣。
○又云。若惡雨雷雹結杵。或娜拏印持明止矣。
○又云。若祈雨。黑月十四日大河側以蟻壤土塐龍籠葉芥子油和徧傳之。以足加龍首結娜拏印加持之。盡日止雨足。
○又云。若以牛皮白月五日。寒林炭粖和水傅皮白上作龍前一日三時。時一千八。進苦楝葉於火中。經七日雨足。
○又云。若前法不驗者。寒林中以其炭畫作四肘方壇。開南門於中畫大威力明王。前畫三五頭龍々皆首北。次南畫一池。池中青蓮華。次池南又三五箇龍。龍亦首北。四角內各畫一池。池內青蓮華。并三兩箇龍門內畫一龍七首々北。以毒藥粖和血內縹華子於中。進火中滿一千八。諸龍以蛇形而現。宛轉于地語令急下雨加持水七徧。灑龍赦去雨足。

五十二　護國法

若護一國所求。如前所說。取桑木燒之。

五十三　求長命法

若欲求長命者。於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乞淨潔食誦呪。總滿三十萬遍。至月盡日。二日已前不喫食。取黑牛乳一升。誦呪滿得一百八遍。須以香華供養於佛。其乳自服卽得長命。若十日內其酥酪蜜燒之。及結縷草(結縷草高麗印本作蒱瓠。疑是括縷倭云加良寸宇里者是也)卽得長命。
訶利帝母法云。欲得壽命長遠者。取骨屢草嫩苗。搵酥蜜酪護摩七夜。夜別誦眞言一千八十徧。一擲火中。則得長壽。
○冰揭羅童子法云。取無憂木於高山頂上燒之。和安悉香作一千八丸。擲火中。卽得安穩成就。意欲令見。卽見壽命千歲。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黑月八日。大自在天王廟中一

內阿底目迦多華於酥蜜酪中。進火中一日三時一千八。滿七日得大莊五所。若進訥縛草。(骨路也)若進火中滿十萬長壽。

○又云。月蝕時立壇。赤銅椀盛羖羊乳加持之。焔起服之王一切天仙。壽如日月。焔不起壽一百歲。得大勝利。

○又云。進迦羅尾華於大河水中。滿十萬徧候月蝕時。布像以飲食迦羅尾華供養。又進其華於水中。月復止其夜勿睡。至曉後有蛇傷縱。已終者但加持之。再三益壽。若令其蛇轉傷人亦得。

五十四　降伏逆賊法

若求降伏逆賊。取獨頭及婆(婆私)遲廻。呪一千八遍。令賊見聞婆遲廻聲。及見獨頭。即使自縛。

大藥叉女法云。若欲令彼怨人家。驚恐不安者。取髑髏骨一片。加持二十一徧。或一百八徧。密安彼怨家宅內。其家必驚恐不安。凡欲取髑髏骨時。先以眞言。加持自身二十一徧。即結召印。然後取之。密加持用無不應驗。若卻令彼人無恐怖者。誦眞言二十一徧。收取髑髏骨。作發遣。卻送本所。彼家即無畏。此骨一度用。更不堪重用。無驗。

○又云。欲成就役使法者。先持誦眞言。令功業成。已然後取一髑髏。强幹人必易得成驗。先於所見所加持自身。又以眞言加持彼髑髏一百八徧。結請召印。彼令隨密裏將去先以水洗。又以香水浴。以銀爲舌。於歡喜母像前。加持一千八十徧。於壇側以瓶蓋頭。即於其夜自通姓名。或現其身。請爲結使。從此以後驅使。無不應驗。疑事問之。必能先知。此法極須愼密。若漏世非但不成。亦反招殃咎。凡使髑髏往彼人處。先須料挍前人彼怨若是。持誦金剛部法。或精持禁戒解法人。必不得惱亂。反損自身。不爾必効。次說印契。先結請召印。以右手指於左手背叉入。把左手掌。左手向身三招。其印相即成。次結降伏印。二手內相叉。二小指相鉤。二無名指各左右入虎口。二中指豎合。二頭指各捻中指背。二大指各捻中指中節。其印相即成。次結擲惡人印。以右手大指捻無名指甲上。每誦眞言一徧。一度向彼惡人擲之。其印相即成。次結發遣聖者印。即結前。召請印以左

手ヲ向レ外ニ擲レ之。其印卽以テ成ル矣。
○金翅鳥王法云。以レ棒盛ニ於青色袋中一。當テ軍陣ノ前ニ一。遙示ニ他敵一。彼軍卽散。
○又云。加ニ持衣襟一二十一徧。閃ニ他敵一。彼軍所有一切刀杖弓弩。悉自破壞。皆禁止不レ能レ動。若欲レ解。誦ニ眞言一一徧。解之卽解。
○又云。以ニ髑髏末一。乾蝦蟇末。乾魚末。和レ蜜燒。誦ニ眞言一加持令ニ彼人斷命一。
○又云。求ニ鬪勝得一レ勝。以ニ大蟲肉一護摩。決定尅勝。
○又云。令彼斷命燒ニ象毛一。稱ニ彼名一護摩。
○又云。以ニ烏翅一護摩。能損ニ害彼一。
○又云。以ニ鵰翼一護摩。能作ニ殺害一。
○又云。以ニ狗肉一護摩。能令ニ他斷命一。
○又云。欲レ損ニ害彼一。用ニ大蟲肉一護摩。
○又云。欲レ摧ニ壞城一。燒ニ羖羊毛一護摩。
○速疾立驗阿尾奢法云。調ニ伏人一。取ニ赤色芭蕉葉一。畫ニ彼人一。心上書ニ名字一。誦ニ陀羅尼一一百八徧。卽埋ニ牛糞中一。卽調伏。欲レ令ニ豎子對相憎一。多羅葉畫ニ彼男女形一。書レ名。相背取レ線繫。取ニ鼠狼毛。山雞毛。蛇退皮一。燒薰誦ニ陀羅尼一一百八徧。安ニ劫波羅中一。於ニ屍林中一埋。著便相憎。除却依レ舊。若令ニ相憐一者。還於ニ多羅葉上一。畫ニ彼人形一。書レ名相合。取ニ白線一繫。取ニ雀兒毛蛇皮一。燒熏誦ニ陀羅尼一。一百八徧卽相憐。
○又云。欲レ令ニ人相打一。於ニ大蟲皮一。或於ニ牛皮一。畫ニ二人相ニ把頭髻一。書レ名著。取レ線纏著。於ニ火上一熏。埋ニ碓臼下一。卽得ニ日々相打一。除卻止。
○又云。欲レ調ニ伏人一者。取ニ貝多葉一。上畫ニ人形一。書レ名。誦ニ陀羅尼一一百八徧。卽於ニ牀下一埋。卽得ニ調伏一。
○又云。令ニ尿血一者。取ニ多羅葉一。畫ニ彼人一。書ニ姓名一。取レ釘。誦ニ陀羅尼一百八徧釘上一。七々日。卽得除去。
○不動明王法云。欲レ令ニ他軍自鬪諍退散一者。取ニ老鵶鵄梟鴿毛一。誦明加持擲ニ火中一燒。滿ニ一千徧一。彼軍衆卽自相鬪諍。
○又云。欲レ令ニ捨覩嚕殄亡一者。取ニ稻糠一誦明加持。擲ニ火中一燒。又想ニ彼捨覩嚕被使者。以ニ索縛將向ニ南方一。悶若吐血而終。彼等族類皆不レ得レ痊。一無ニ存在一。

○又云。欲レ令ニ他軍主殄亡一者。取ニ鹽土蟻。苦楝葉和擣爲レ泥。作ニ彼形狀一。置ニ於地上一。誦明加持。斫斷彼卽殄。

○又云。欲レ令ニ他軍貧窮絕糧一者。取ニ稻穀一加持。彼卽貧矣。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復次阿毗遮嚕迦法。大寒林中立壇。以心密言加持已血一徧灑其地。候乾又灑淸水。又以寒林灰塗之。寒林灰界壇院三角三肘開北門。門外畫羅刹髮上豎怒形。以人骨莊嚴之。右手掌一髑髏盛血作向口飮勢壇心畫娜拏印。焰起三角各畫佉陀羅迦及毗舍遮衆以大肉祀羅刹毗舍遮前置酒。行者裸形被髮以頭中名三指塗已血於額兩肩心喉大怒心左遶壇行一帀立稱烏樞瑟摩名更灑已血於壇。以赤華鬘遶壇院一帀杭米飯和血置髑髏中。安壇中人骨和髮爲焚香。又一髑髏滿盛血赤華鬘纏之。又以三髑髏壇前支纏華者煎之行者蹲踞坐持人脛骨攪血。仍咬牙嚙齒大怒形持密言血中焰起有無量聲喧空必不損人。愼勿怖。其阿吒々訶偕。及諸鬼神身皆焰起。以種々惡形來現云。須何願隨意乞之若國家有大陣敵或惡人毀除三寶令擊之。皆大喪敗。若不擇時日。依前作三角壇。唯除華鬘纏髑髏幷支者。以建吒迦(此云棘也)薪作大壇髑髏粖毒藥粖和血。進火中一千八。捨覩嚕摩囉寧。

○又云。復次寒林衣應肘量者。寒林中或路上作壇。以血灑之。壇北布之以已血畫之。髮上豎怒形四臂。一手掌髑髏。第二手娜拏。第三手人頭。第四手杵衣虎皮褌。黑月八日大寒林中。布像以黑飮食赤華供養。行者蹲踞坐以灰畫捨覩嚕血和芥子置一髑髏中。行者於捨覩嚕上蹲踞坐以建吒迦薪作火壇進血芥子於中晝夜非反摩囉寧三夜作一家七夜作七族一月夜尾曬也。

○又云。若墓田或殯宮布之蹲踞坐進鹽和血於建吒迦火中一千八摩囉寧。

○又云。若布像々前以灰或炭或稻糠灰。畫彼形心上坐進血和灰於寒林殘薪火中盡夜家摩囉惹七夜。

○又云。若寒林中布像取其炭粖和水作捨覩嚕佉馱羅木橛長兩握塗血於釘華佗哩娜乃坐橛上。持明一千八。日三時滿三日摩囉寧。

○又云。若行者內衣於血中披之水立至齊持明血乾披亦然。

○又云。若寒林中布像犬肉芥子油和。進火中一千八。經十五日摩囉寧。
○又云。復次扇底迦壇於淨室。或河岸作四方肘。准前壇樣圖之。當中畫金剛部母右畫金剛拳明妃左畫金剛鎖明妃部母前。一角內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一角內金剛手菩薩。四角內及壇心皆布阿樞迦葉上各安一水瓶以香華飲食供養用鉢囉奢薪作火壇進酥稱摩雞明滿一千八又進牛乳徧稱烏樞瑟摩沙嚩訶一千八。官事散病愈矣。
○又云。若准前七日作國內疫差若壇前油麻油酪蜜酥和進前薪火中日一千八。七日病差事散。
○又云。若依前立壇布像取像內牛乳中出之。又布進牛酥於前薪火中一千八瓶盛少香水加持七徧將瓶就彼病人處以灑彼面云願汝即差其瓶滿盛清水置壇中持一千八。令浴之差矣。若烏曇跋羅木作匙先三誦三策酥乃進阿說佗薪火中次一誦一進稱彼病者名一千八差矣。
○又曰。若加持秔米飯和乳與食經七日差矣。若依前布壇像截烏曇跋羅枝一內乳進審銘薪火中一千八。經七日彼差。

○又云。若布像取油麻油酥蜜酪和進審銘薪火中一日一千八。經七日摩囉寧。
○又云。若進乳於審銘薪火中滿萬摩囉寧若內像於乳或酥布之進乳審銘火中又加持香水灑彼面差。
○又云。若國家大兵敵者。布像內阿波末哩迦(牛膝)子蘇蜜酪中進阿波末哩迦薪火中滿萬敵退。
○又云。若芥子粖壕彼形割進火中令形支七日摩囉寧。
○又云。若寒林灰於髑髏上。畫彼人。寒林柴火炙之。持明如火七百內摩囉寧諸術不解。
○又云。若寒林炭和水壕彼形或以其炭畫之。以釘々口。加持二十一徧。或一百八。不能語。
○又云。若依前壕畫口上燒若楝火心上坐毒藥血鹽芥子和進火中。百八同前。
○又云。若准前壕畫頭上坐心上燒火摩囉寧。
○又云。若依前壕畫釘心脚上坐澆水於釘上滿一百八。水病摩囉寧。若去釘加持乳一百八。與之浴復。
○又云。若蛇皮進苦楝根火中。或佉馱羅木火中。日三時。亦一千八。滿七日摩囉寧。
○又云。若以血毒藥夜半。進寒林薪火中一千八。經

七夜摩囉寧。
○又云。若於淨室或四衢路中。或寒林中日午截鵄翅進摩訶迦羅火中一千八。如鵄飛若進乳於火中。一千八復。
又云。若先三日不食。寒林中或淨室。或四衢中紫檀香青木香粖和水𡎺迦那以寒林炭和毒藥充火炙形加持一百八相親彼被障患癩依前加持水瓶令浴差。若旗旛上寫密言持之入陣辟兵。
又云。若黑月八日。魚肉及血祀摩醯首羅。右邊夜叉面執人骨橛。加持一千八徧。稱彼名擣紅藍華汁塗橛用釘入地烏蹉娜曩。
又云。若絕食三日。黑月八日或十四日。寒林中以其灰布彼形佉䭾羅木橛五枚。各加持一百八徧。釘額喉心及兩肩摩囉寧。不著以一橛釘肢節少沙若離合黑月八日日方午或夜半。進寒林灰於苦楝樹皮火中一千八徧。
○又云。若夜半蛇脫皮鼠狼肉內芥子油中進摩訶迦羅火中經七夜尾娜末沙曩。
○又云。若寒林灰和犬脂成形。髑髏中著犬脂置形頭上行者坐髑髏上進屍髮於火中。一千八徧摩羅寧。
○又云。若鵄翅薰胡翅和進火中。一千八徧。娜末沙曩。
○又云。若摩怛曩子和蛇脂進火中。一千八徧烏蹉娜曩。
○又云。若髑髏粖薰胡毛和進火中。每日一千八徧。經一七日尾娜末沙曩。
○又云。若髑髏粖鬱金香和芥子油進火中。一千八徧。入嚩囉。
○又云。若鵄肉和雌黃進火中。一千八徧。烏蹉娜曩。
○又云。若大敵來伐此國者。阿嚕奚得迦枝截內酥蜜酪中進火中。一千八徧兵敵退散。
○又云。若一一依前稱已名夜半起論訟得。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令囉若類歷囉著淫衣以腳踏陸哦上誦一字頂輪乃至衣乾如是彼冤家身即乾枯。
○降三世忿怒明王儀軌云。欲勝軍陣者。取香花木一百八枚。誦眞言燒之。即雖魔敵軍即時勝。（豐山）

五十五　除諸惡法

若取一切草子少々盛滿新瓶瓮和水誦呪乎一之。一百八遍。取其苗子及水浴身。除一切諸惡不能爲害。

毘沙門天法云。欲遠行時。呪穀木拄杖行。一切難處。皆得安。無有障礙。

○又云。欲入山離一切惡禽獸及諸惡賊者。取白芥子一百八顆。一顆一呪火中燒及山中散擲。其一切惡禽獸皆悉隱藏。亦一切惡賊不能擧頭。

○又云。欲得縛一切畜生者。呪土二十一反。散被畜生縛。

○又云。求遠行不被惡獸傷害者。呪自左手。以四指握大拇指。作拳無妨礙。

○又云。人被蛇咬者。呪畢撥枝三七遍。塗其咬處即差。

○又云。人被蝎螫者。呪乾脯火中熱燒。拄其痛處即除。

○又云。欲知山間有阿修羅窟者。當取白芥子和自身血。一呪一打滿一千八十遍。即山窟自開。其修羅女如火燃。持種々香華來取呪師。若呪師入此窟內。壽命一大劫。身力還如阿修羅身。亦如金剛無能損者。若欲出時。亦得阿修羅女隨從送出。還得到本處。

○末利支天法云。若人欲東西遠行者。先作水壇安置末利支。取秔米華和酥呪一徧。一燒滿一千八徧。幷誦呪隨往去處。得大驗。

○又云。依前法火燒酥一百八徧。幷呪著一切禽獸毒蟲。不得侵害。

○又云。若欲遠行先於私房七徧。火燒薰陸香。並呪訖著道行之時。數々誦呪行者。路中賊難鬼難等。皆不得近也。

○又云。被毒蟲螫者。呪師取五色線。作呪作二十一結。以繫自右手臂上。訖向彼螫人取柳枝呪之。數々以手摩彼人即差。若人被惡毒蛇螫。臨死之時。呪師以自手掬取水。漱口七徧誦呪以其水潑於病者。二十一徧竟即差。

○金翅鳥王法云。被蛇毒中者。以泥作四箇金翅鳥。誦眞言。以水灑彼身上。即擲金翅鳥於四方。彼即各啣蛇將來。修行者作是言。汝飮彼人毒。即消散便能起立。

○又云。以蟻封泥作四箇鼠狼。加持水灑彼身

上。其鼠狼即去嚙蛇來。行者作是言。飲其毒。毒即解。被嚙人即起立。

○又云。加持炭於地上畫蛇。以閼伽木爲杖。鞭之其畫蛇即去嚙蛇而來。即自飲其毒。被嚙人死者即起。

○又云。加持樂器。彈擊吹之。所有被毒中死者即活。

○不動明王法云。若蛇蝎等毒。以淨土作泥。呪七徧。點瘡痛之處。應時即差。

○又云。若人被蛇螫。經六月不差。誦明加持。於其臂上。畫劔契立差。

○又云。畫律迦大蛇纏劔圍遶。畫火焔。誦明加持滿一千徧。即常蒙聖者擁護。

○又云。壁畫劔。以俱哩迦龍纏交於劔上。加持一千徧。劔中觀𤙖字。發生威焰光。令病者看之。即得阿尾捨。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取摩勒迦華。飲食供養。散其華十萬。見用若常持念此密言者。無衆諸衰難。

○又云。進虎爪火中。七徧不被虎傷。

○又云。加持苦楝根。一千八。繫臂無一切畏。加持頂上少髮作一結。一切處無怖畏。

○又云。以樺皮寫密言。置髮中入陣。刀箭及身猶如散華。有何患也。

○又云。紙或樹皮寫密言。頭戴辟兵。

○又云。加持土塊一百八。擲於水中。然涉之。水性之屬不能傷人。

○又云。加持絭華線一百八。次誦一結滿七繫臂。路行辟劫盜。

○又云。取線一加持。一結一千八徧。戴之自護護他。

○又云。如持頂上髮作結。所至之處皆得勝利。

○又云。旃陀羅家灰滿盛鉢中。毒藥粖和水。加持灑灰上。置地加持之。旃轉捕盜。

○又云。一切大怖畏逼身。憶念此密言止之。若日誦一千八徧者。辟官事及大力鬼神虎狼師子。

○又云。路行日誦一百八徧。免劫盜。

○又云。遭官事。誦一萬徧。枷鎖解脫長吏相容。

○又云。被囚禁。但誦此密言。即得解。

○又云。加二持灰黃芥子一。或淸水二十一徧。可三以護レ身。若取二十一塊土一。各加持二十一徧。擲二十方一徐一成。護身路行作二此法一者。盜賊不レ劫。

○又云。進二阿鉢羅指多華火中一。滿二一萬一辟レ兵。

○又云。誦二密言一七徧。以二頂上少髮一。作二一結一辟レ兵。

○金剛童子法云。禁二悧虎狼師子惡龍等一。加二持土塊一。擲二彼身上一。則不レ能レ爲レ害。

○又云。有二災難及恐怖處一。誦二眞言一八千徧。則得二災滅一。離二怖畏一。

○降三世忿怒明王儀軌云。欲下入二山林一不上レ遭二惡禽獸毒蟲一者。二手掌內把二隨節之石一。呪二七遍。打二投行道前一。雖二禽獸毒蟲一。皆降伏。敢無レ有二害損一心一。(豐山本)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取二檀香木一栓一。呪一百八遍。將身隨行。或所到處。險惡道路二欲レ臥レ之時。則一切虎狼師子鳥獸等。不二敢來侵犯一。若欲二別行一。還拔二此栓一。所レ到之處。欲レ臥時。還復釘レ之。除二一切惡一。又取二衣帶一。呪三七遍。結レ之所有惡來向レ己者。皆自停息。又呪二五色線一。七遍。一遍一結。繫二自左臂一。一切諍競處。皆悉得レ勝。

五十六　禁毒除惡病

若有レ人食二諸毒藥一者。取二孔雀尾一。誦レ呪十萬遍。禁レ毒及諸惡病皆得二除差一。

毘沙門天法云。若有下患二心痛一者上。取二石榴汁一呪三七遍。與二病人一飮レ之。病卽差。或呪二石榴枝一。打二其病人一亦得レ差。或黃土塗二心上一立差。(又云、人患心痛者、呪黃土二十一遍、塗二其痛處一、卽差、)

○又云。若患二腰及骨節病一者。以二一椀淨水及鑌鐵刀一。加持呪一百八遍。塗二其痛所一卽得レ差。

○又云。欲レ求レ治二癰腫一者。取二白檀香一。呪一百八遍。塗二其癰腫上一。卽得レ差。

○又云。若頭痛或半身痛者。呪二蘇烏麻油一二十一遍。塗二其痛處一。卽得二除愈一。

○又云。又法若患レ腫者。於二舍利塔前一。呪二石榴及黃檀香一。一百八遍。塗二其腫上一。卽得二除差一。

○又云。有レ患二耳風一者。呪レ蘇三七遍。與二病人一食卽得レ差。

○又云。有レ人患二頭頂一者。呪二大黃一三七遍。塗二其

痛處即得差。
○又云。若有人患赤眼者。呪大黄二十一遍。塗其額上即得差。
○又云。有人患氣病者。呪青木香末二十一遍和水服即差。
○又云。有人患瘡疥及癬病者。呪黎盧末三七遍。和油塗其病上即得差。
末利支天法云。若人身生惡瘡者。和泥塗於瘡上。二十一徧。幷呪即差。
○又云。若畜生遇時氣病者。於城正中央然穀樹火。以牛乳火燒。幷呪即差。夜裏應作此法。其明日午時。還燒穀樹火。取白芥子油與白芥子。相和。火燒一千八徧。幷呪即差。
○又云。若人癲病者。呪師取一切穀相和。以手掬取呪之。火燒一千八徧者。鬼神歡喜。即得治病。
○又云。若人患痔病者。取黑線作呪。索病者頭東脚西臥於牀上。以索繫著腰。又以別索繫其牀脚幷呪。如是呪二十一徧者。痔病即差。若人患頸治法准上。唯改前繫腰繫其頸上爲異。
○大藥叉女法云。若欲治病時。先燃燈一盞於竈下。以眞言加持一十徧。即蓋竈門。明日平旦檢看。若油盡即去。若不盡即不須與治。必難得差。此法甚驗。
○又云。有人被毒中者。加持白鴿糞。和水與喫即差。
○訶利帝母法云。治病加持菴羅果葉。乳中漬燒加持。除一切病。
○金翅鳥王法云。若一切患疾病者。加持水二十一徧。灌於頂上。病即得差。
○又云。若被毒箭中者。加持水搖濺其箭即出。
○又云。若有被毒箭中者。加持水箭即出。
○又云。被毒中死者。於彼身邊誦眞言。或以泥塗。或以水灑。或以扇扇。或意誦眞言。其中毒死者即活。
○又云。若羸瘦者。加持大蕓薹和酥。燒薰彼人。即得肥充圓滿。
○又云。以安息香和酥燒。稱彼人名。治一切病。
○金剛童子法云。取孔雀尾一莖。加持一百八徧。拂

彼身上。彼人被毒所中皆除差。

○又云。被毒蟲所嚙。鬼魅所病。或瘧。或被毒藥所中。取水加持七徧。灑彼或飲。即得除愈。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童女合縷華。作七結繫臂。不爲諸毒所中。

○又云。若治毒加持淸水灑彼面。若未差。或加持苦楝葉七徧。掃彼身差。

○又云。若惡瘡丁瘡。加持上七徧。和水塗差。

○又云。若療痃癖。加持烏麻油七徧。塗腹差。

○又云。若療藥毒牛糞作檀布像。截佉駄羅木二十一枚。加持七徧。點芥子油進火中。

○又云。若療癩。加持紫檀香。一千八。塗之差。

○又云。若菖蒲根粖和蜜。加持一千八。服之療冷癥。

○又云。若患瘧。加持恒山華。一千八令。頂戴差。

○又云。若患癲癇或及惡風者。進萎華於佉駄羅木火中。一千八差。

○又云。若良田土及灰。以蜜和之加持。塗一切瘡生肌。

○又云。益壽若令其蛇轉傷人。亦得若月蝕時於本尊前。加持麼沙。令熘起若人中毒。以麼沙於病者前掉三兩徧。病差延年。

○又云。若鬼瘧時氣等。依前掉麼沙差。

○又云。若患熱。進紅蓮華鬚於火中。一百八徧差。

○阿魯力經云。若種々毒蟲災起。先於本尊前。如法供養。往好泉水無烏阿處。入水及臍。取左置蘇末那華一千葉。每華加持一徧。一投泉中。乃至華盡。一切毒蟲災滅。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禁毒。加持線七徧。繫於乳木。一切毒皆消。所有毒。以土或白芥子或水加持。用之皆得除差。

○又云。加持茅拂除一切毒。於囚繫處誦。彼縛得解脫。

○一字頂輪王經云。日蝕時。或月蝕時。持孔雀尾。對於像前供養。誦眞言加持孔雀尾（一百八枚爲一束）。念誦乃至日月復。此孔雀尾。以手把揮曜。能現種々幻化。被毒中者令蘇。能成辨種々事業。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取孔雀尾一百八枚。繫束一處。於日月蝕時。摩壇安像。當於像前。置孔雀尾。結印誦呪。呪孔雀尾。乃候日月還復如

故。執持ニ是尾一隨レ用搖拂。能作ニ一切吉祥之法一。若拂ニ著毒人一者。毒漸除滅如レ是等法。隨レ所レ作修ニ一切皆成一。

五十七　除天行病

若ニ一切天行熱病。結レ索呪一百八遍。繫ニ其人項一。一切熱病當レ得ニ除差一。

毘沙門天法云。若人患疫病及瘧病者。呪楊枝二十一遍。令ニ其病人把一。把行卽得レ差。

○末利支天法云。若人熱病取ニ好青草一。擬ロ誦呪二十一徧。以摩ニ病者五十四徧。幷呪者卽差。

○不動明王法云。取レ乳續々投ニ火中一。護摩念誦。滿ニ一千徧一。能除ニ疫病一。又取ニ俱屢草一。和ニ乳蜜等一沃ニ火中一。燒誦ニ十萬徧一。能除ニ大疫病一。

○又云。依ニ護摩法一。杓子盛ニ牛乳一。一呪一燒。滿ニ一千徧一。能除ニ國中大疫病一也。護摩法者。掘レ地作レ爐。著レ火令レ熾。杓子法者。以ニ堅木一尅レ之。頭如レ杓。可レ受ニ鷄子黃以下乳一。其柄端直。長二尺許。別以ニ淨器一盛レ乳。以ニ此杓子一酌而呪レ之。西國疫癘一家一病。遞相染著。著皆死盡。今吳蜀嶺南亦有此事。是法能制。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名香和ニ牛酥一。進ニ火中ニ一千八。得犛牛々不レ走失疫病。

○又云。以ニ白旦香一刻ニ本尊一長六指。行者頂戴水中立。至項盡日持ニ密言一。家內疫鬼死。三日作ニ城內一疫差鬼去。七日作レ境內差鬼去。

○又云。以ニ阿說佗木一。與ニ前壇像一作レ座。以ニ牛糞一於ニ路上一作レ壇。安レ像供養。然ニ牛酥燈一。像面向レ西。行者面レ東。生ニ草團上一。棒ニ白檀香水一。以奉レ請ニ密言一。加持七徧。迎ニ本尊一降ニ入像中一。蒭底華(一名蘇末那。)一內ニ乳中一。進ニ火中一晝夜當莊內疫差。七徧作ニ國內差一。

○又云。次按俱咤木或阿說佗木。刻ニ本尊一。於ニ四衢路一以ニ香華一飲食供養。人髮幷骨粖之。進ニ按俱咤火中一日三時一百八徧當莊疫差。

○又云。疫病以ニ粇米飲一和レ酥。進火中一千八徧止。

○又云。審銘華和レ酥蜜酪。進ニ火中ニ一千八徧。當家疫散。

○又云。勃哩孕迦華和ニ酥蜜一。進ニ火中ニ一千八徧。當家疫散若截ニ於木一。進ニ火中一成ニ扇底迦一。

○金剛童子法云。若城邑聚落。有ニ疾病流行一。於ニ中

夜塗一小壇。供養白食取乳木柴然火。取酥護摩一千八徧。徧別一稱國王名。投酥火中。疫病遠離國界。

○又云。城邑聚落有疫病。可入水念誦七夜。夜別一千八徧。諸疫病悉除。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除寒熱病。取山耳華。加持一百八徧燒。設鬼瘧亦得除差。

○又云。牛畜等疫。加持黑線結繫頸。即差。

○阿魯力經云。以獻聖者殘華。加持八千徧。蓋於彼極壯熱病人頭。亦以和酥薫其病者。即猛熱即得除愈。

○又云。於國內。忽然起死災。於諸城門中。門々書我像。奉獻水中所生諸華。即於半夜。取杉(於和)迷夜樹葉。(以枸杞代。)搵蘇護摩。乃至十五日。一切死災停息。

○又云。於直入海河泉水岸上。面西安像。以雅摩夷塗地。供養香華。行人面東。誦三十五萬徧。從是已後。此國土風雨順時。五穀成熟。更誦一萬徧。燒涅摩落華(獻殘華也、)於此境界。惡猛風雨停息。

○又云。加持手掌八百徧。以摩熱病者身。臥於淨處。即愈。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若人疫牛疫。及餘畜疫。對觀自在菩薩。取苦楝木。搵芥子油。應作護摩。以緋縷右縒。作綫麤如銅箸。爲兩條。誦一徧作一結。乃至七結。繫於患者頸下或頭髻。則疫病除息解脫。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云。國內疫病流行。畫葉衣觀自在菩薩像。懸於竿上。令一人執持。執竿之人無間斷。誦葉衣觀自在菩薩呪。聲鼓鳴螺。所擊之杖用摘枳王眞言。加持二十一徧。方乃擊之。眞言曰。唵(一)摘枳吽(短聲)弱(二)又令二人誦讃。一人誦吉慶讃。一人誦吉祥讃。法弟子三五人。一人持香爐。燒安息香。其香以葉衣觀自在心眞言。加持一百八遍。然後取香燒。烟勿令斷絶。一人持賢餅。滿盛香水。插華果樹枝。令持餅人。在前先行。引像。二人吹螺。引入王宮。右旋一市南門而出。復從東却繞。城內坊市一市。便城南門出。城南門外。置一大水餅。於中置種々飲食雜果及麨。阿闍梨誦妙色身如來眞言。加持七遍。

然後誦葉衣觀自在陀羅尼七遍。於眞言句中。稱國王名號。加持願王國界無諸災難。然後於路側曠野。棄擲水餅。令破。作是告言。閻魔界中行病鬼等。汝等受領此飮食。復（從カ）道而歸。於諸有情起大悲心。令此國界無災難。

○又云。若人疫病。取含彌木。（此國無楮木、替、）然火。然後酥護摩人髮人骨。投一百八徧。於火中燒七日。已來每日供養葉衣觀音。護摩之時稱彼國城名。聚落名。村坊名。一切災難悉皆除滅。如是象馬疫牛疫水牛疫。各取本類骨本毛。作護摩七日七夜。亦皆災滅。

○又云。取一餅滿盛香水。誦眞言。加持水餅一百八遍。以水淋彼畜一切疫疾。悉皆消滅。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云。有疫病流行。當作四肘水曼荼羅。取好牛酥。呪一百八遍。火中燒之。一切災疫悉皆消滅。又取酥少分。與疫病人食之。立即除愈。昔罽賓國有疫病流行。人得病者不過一二日。竝死。有婆羅門眞諦。起大慈悲心。施此法門。救療一國疫病。應時消滅。時行病鬼王。應時出離國境。故知有驗耳。

五十八　得伏藏法

若佉陀羅木（此云櫨木、）（櫨高木作樞）作火。酪酥蜜相和燒於火中。呪一百八遍。一遍一燒。少々燒之。即得伏藏。

大藥叉女法云。若求伏藏者。取一童女澡浴清淨。著鮮潔衣。取有香氣華。令童女兩手捧華。掩面立於壇邊。持誦者誦眞言。加持鬱金香水一百八徧。灑童女身。於眞言句中。加求願事。須臾頃。彼童女即說伏藏所在。

○又云。欲求伏藏者。以蘇合香和酥。護摩每日三時。時別誦眞言一千八徧。其伏藏即現。取用無障礙。若常誦眞言。能令財物豐盈。所求無不隨意。

○冰揭羅童子法云。每日三時。時別取蘇合香。作一千八丸。投於火中。滿七日已。其童子現身指授伏藏。若能日々受持。獲大利益。示其寶藏。及修羅窟亦然。指授必滿其願。得大財寶。

○不動明王法云。行人誦一落叉已。即往深山高頂之上。斷穀不食。更誦一落叉。心々相續更莫異緣。天之伏藏自然出現。凡伏藏者。有天有神有

人。人所埋藏者。爲人伏藏。鬼神所守名曰神藏。亦名地藏。諸天守護者。爲天伏藏。天藏尙能得見。況地伏藏及人藏乎。應作福事隨意受用。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以烏曇跋羅薪作火壇。芥子黃芥中歴沙(天竺云)毒藥以血和之。進火中一千八。伏藏自現。又執佉羅木杵。向前降之。寶物湧出。

○又云。進阿杜華於佉馱羅火中。一千八。七日伏藏現。

○又云。先三日不食。大自在天王廟中(有名相處。)布像。華廣設供養。便眠夢本尊告言。其處有伏藏可取之。

○又云。加持迦羅尼莖七徧。擊伏藏。七下寶自湧出。

○又云。從黑月一日起布像過迦薪作火壇。烏麻油和酥。迦瞻摩樹華一內一燒。一千八滿七日。後金錢八文。若乳和蜜相加。以青蓮華一兩。一燒滿三十萬。伏藏盡現。

五十九　得金藏法

若以紫檀刻爲蓮華。滿十萬箇。於大江河入至腰際。一一呪之放其水中。依檀華數即得金藏。

訶利帝母法云。日誦眞言。燒蘇合香七日。見地下金藏已。種々華果飲食。壇中供養。如是得一切財寶。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取舍多華(此云茴香華)酪蜜酥相和進火中。一千八。滿七日即得金錢一百。

○又云。截杉木。進摩咄囉火中。一千八滿七日。得金錢一千文。

○又云。黑月一日。阿樞迦樹下庾體迦末敷華一內酥蜜酪中進火中。滿一萬。得金錢一千文。

○又云。進阿伽悉地華於苦楝火中。一千八。經七日得金錢一文。

○又云。以內摩勒地華酥蜜中進膽蔔迦火中。經一年。共誦一十萬。得金錢十萬文。

○又云。以泥塑時囉咧。紫旦供養持密言。盡(晝カ)夜彼長喘與行者黃金一斤。

○又云。獨樹下進茴香華於烏曇鉢囉火中。十萬徧。得金錢一千文。

○金剛童子法云。取安息香。丸用護摩。得金千兩。

六十　得無盡金藏法

若以阿梨婆木（三藏云、其木似棋樗）爲火。幷依前三昧一一呪之。滿至一千八徧。即得依前無盡金藏。

六十一　使天與龍法

若沈香木。幷依前三昧。燒之二十一日內。日々三時。一時誦一千百遍。一切諸天龍神。皆來爲使者。

不動明王法云。若欲使古力迦龍王者。於壁上畫一劍。以古力迦龍王繞此劍上。龍形如蛇。劍中書此阿字。心中亦自觀此劍及字了々分明心念。不動使者誦一百八徧。一日三時。滿六箇月多誦益好。若月滿已後。古力迦龍王自現其形。作人形狀。常相隨逐任所驅使。

六十二　得百味飲食法

若以秔米及酥酪蜜。與火投之。誦呪滿一千八徧。即得無盡百味食飲。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燒秔米乳粥一千八。日三滿月五穀盈溢。用之不竭。

○又云。月蝕加持蘇或劍或雄黃復止。又加持一百八徧。貯之憶食即至。

○又云。若安息香和酥蜜酪進火中一百八徧。當家飲食穀麥無竭。

六十三　以藥叉爲使者

若安悉香。丸如梧桐子。與三昧和。一一誦呪。燒之滿足一千八遍。一切藥叉來爲使者。

金翅鳥王法云。以鼠狼毛及鼠毛氍華中子和燒念誦。一切鬼神皆敬愛隨意驅使。悉能成辨。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絕食於塞林中。誦四十萬徧。梵羅刹及諸鬼神。作美貌而現受命。若驅使違達。稱吽字。打地一下。彼當殞絕。稱涉嚩賀再生。

○又云。酥酪油麻油和內若底華。進火中。每日三時。時一百八徧。滿七日。人天夜叉或阿修羅女。呼名即至。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飲乳食麥。於有舍利塔安本尊像一年念誦。於黑月分八日。則供養飲食。對像前然火。燒尼瞿陀木。三甜燒一千八徧。俱尾羅藥叉皆來。不應怖畏。先所置香木獻遏迦。彼藥叉等言。尊者有何事喚我等。即告彼與我作爲奉敎。作是言已。隱而不現。

即得藥叉衆成就。所樂求皆與。求天妙長年藥皆得。給百千眷屬。具六時飲食。所思所求皆得。

六十四　以藥叉女爲使者

若阿輸迦華。(此云無憂華)及以三味。誦呪一千八遍。一一燒之。一切藥叉女。來爲使者。

訶利帝母法云。安息香和乳粥。一加持一燒七日。日三時。時別一千八徧。現身共語。任意問。

○不動明王法云。取倶蘇摩華燒。誦明十萬徧。得藥叉女來。於三事中所求皆得。

○又云。取蘇末那華一洛叉。一呪一燒。乃至燒盡。即藥叉女來現身。任種々驅使。若有人欲結。恐怖來求助者取屍陀林中灰。呪七徧與之。令其護身即得安樂。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三日絶食。黒月八日。或十四日。布像作火壇。進羊躑躅華。一千八徧。又執其華加持一徧。擲打夜叉女。即相敬。若要長生藥。眼藥。金銀寶玉等。悉皆從命。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作先事法已。於彼處念誦。塗小曼荼羅。以佉陀羅木然火。三夜。以白芥子護摩一千八徧。藥叉女即來隨意。告彼。與我長年藥。得藥服已壽命一劫。若不來。取白芥子和自嚩地囉。燒一千徧。作呵々聲。即來。先不應作。若作彼即損壞。

六十五　使諸龍法

若燒龍華及以三味。一切諸龍來爲使者。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有龍水岸。布像作火壇。燒鹽蒲一千八。龍出受命隨意驅使。

○金剛童子法云。入恒河立水至胸。誦眞言十萬徧。然後於恒河洲中。印沙塔加持。即將像置河岸側。酥蜜酪相和護摩。一切龍即來降伏。所處分事皆得成辨。

○又云。乘船入海。誦眞言十萬徧。海龍王即來現身。所求皆得。龍獻行者摩尼寶珠。受已便爲持明仙。即飛騰虚空。一切持明仙中爲最尊。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於海岸邊安像。依儀軌誦一洛叉。婆伽羅龍王令人白宮。於中求如意寶。得隨欲變現身。自恣而行。

六十六　以金剛爲使者法

若燒沈香及三味等。依前誦呪。一切金剛求爲使者。

六十七　使明仙法

若燒二末怛那果及以三味一依レ前作法セハ。一切ノ明仙皆來テ爲二使者一ト。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補二沙鐵一作二刀子一日蝕加持。焔起持レ之。爲二明仙王一。功用最勝壽命尤多。

○又云。食二乞食一誦二四十萬徧一。布レ像供養。以二蜜菓隮薪一作二火壇一。幷取二其果一。進二一萬顆一。爲二持明王一。天龍順伏。若加二持華或菓一。七徧贈レ人貴敬。

○又云。三日絶食。進二酥蜜酪白芥子於火中一。一日三時。一千八。滿七日爲二持明王一。

○又云。以二白膠香一和二酥及白芥子一。於二山峯上一護摩如レ前。徧數一切諸宮窟門自然而開。即得レ入レ中。爲二持明仙中王一。

○阿魯力經云。以二阿輸迦木一。長六指作二骨橛子一。上二山頂一喫二大麥乳食一。加持三洛叉。然自二白月十五日一三日不レ食。以二阿輸伐多樹葉一。蓋二骨橛子一。更誦多少。乃至二其處一。有二一仙女來已一。行人即起問訊。便乞二所願一。或作二姉妹母妻等一。是仙女必不二敢違一。常爲二供承一。十二人分及與二金釘一。當レ作レ奬。仍延レ命千歳。

六十八　使健達縛法

若沈香木爲レ火。燒二蘇合香一呪一百八遍セハ。一切健達縛來爲二使者一。

六十九　使餓鬼法

若燒二薰陸香一一切餓鬼來テ爲二使者一ト。

七十　使緊捺落法

若尸利縛色得伽藥(最勝王經ニハ松脂トアリ)和二沈水香一燒レ之。一切緊捺落來爲二使者一。

七十一　使毘那夜迦法

若燒二白膠香一。一切毘那夜迦來テ爲二使者一。誦二一百八遍一。

末利支天法云。取二江水兩邊泥土一。以作二一百鬼形像一。其中鬼王名曰二毘那夜迦一。此鬼王頭者作二象頭形一。其餘諸鬼頭。各々別作二諸禽獸形一。其身手脚總作二人形一。大小長短。四指或八指許作レ之。取二紫檀木一以於レ水研之。用以二其水一和レ泥。於地作レ壇。以二五色土一。於二壇上一作二座處一。中心一座。北面二座。南面二座。東面二座。於二中心座上一。著於鬼王像。其餘六座上總分著九十九鬼像。以諸香華及七盞酥燈飲食等。種々供養。取二安息香一和レ酥火燒。用以供養。呪師於西門座面向レ東誦レ呪七徧。以二七種

色線ニ呪二十一徧。然後取リ壇三面諸鬼像ヲ聚就ニ於
中心鬼王邊一處著レ之。以ニ其七色線一總縛ニ著彼鬼
像ニ訖。取ニ犢子糞一百八團ヲ一一火燒。幷呪。燒ク
一一團ニ時一誦呪馱婆(二合引)訶(引)於レ前先唱
云。縛ニ一切鬼一然後唱云馱、婆(二合引)訶(引)如
是盡ニ一百八團一竟。別處掘地。深至ニ人腰一作レ孔。
將ニ彼所縛諸鬼像一著ニ於孔中一以ニ諸香華種々飲食一
供ニ養彼鬼一然後以レ土塞ニ於孔上一堅築以地平。復
其鬼永不レ得レ出。若彼呪師業病臨死之時。心中作
意解ニ放彼鬼一彼鬼得レ脫。若作ニ此法一者。卽得末
利支大驗一切呪驗。

○金剛童子法云。毘那夜迦相逼惱作ニ障難一者。纔憶ニ
念眞言ヲ一一切皆消散。若常念誦不間注意於ニ彼障一
者。幷親族皆自滅壞。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復次黑月八日依儀供養。按俱
咤樹取其根。木尊右手舒五指。以掌拓心。左手持
杵。左足踏毘那夜迦。右足踏娜拏佘娜拏。一頭押
毘娜夜迦取按俱咤華和芥子油進按俱咤火中。晝夜
佘滿一萬徧。夜半作大聲現候至午佉馱羅木和芥子
油中進按俱咤火中一千八。滿七日毘娜夜迦死。若
進乳於火中。一千八寂災。

○又云。若以蟻墳土。作毘那夜迦形。應肘量大寒林
中立壇。置形於佉馱羅木長十指。和毒藥及血。進
佉馱羅木火中。滿萬徧夜半形作大聲得其悉地。後
作毘那夜迦法皆成就不被惱亂。

○又云。復次於應肘量綵上畫大威力明王。左上手掌
髑髏下手豎頭指擬勢右上手持娜拏下手杵像前畫一
毘那夜迦胡跪合掌左足下踏一毘那夜迦。立壇布像。
以赤華飲食紫壇香供養。取一内進苦楝火。當乃諸
惡鬼神以種々形見。作叱訶聲愼勿懼。毘那夜迦啓
言。有何事喚我。勿與語得毘那夜迦悉地後無畏難
若彼(被)毘那夜迦作障難者。像前誦一千八。難止
若水立至項。結娜拏印。誦一千八。彼衆退散。

○又云。若進寒林灰於火中。稱毘那夜迦名。一百八
徧夜迦死。

○大寶祕蜜陀羅尼經云。欲レ縛ニ毘那夜迦一取ニ白芥子一
加持一百八徧。安ニ毘那夜迦頭上一便不レ能レ作ニ其
障礙一以レ乳洗ニ毘那夜迦一卽得ニ解脫一所レ作事業
皆得ニ成就一其持誦者。常須ニ清潔著ニ鮮淨衣一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結ニ方隅界一用ニ佉陀羅橛一以ニ

水或白芥子。縛毘那夜迦。
○阿魯力經云。從白月一日至十五日。受八戒一日誦一萬。能離一切毘那野迦所障礙難。
○又云。半夜晨朝掬水散身。隨分誦多少。得離一切怖畏。

七十二　使國王歡喜法

若燒白芥子及白芥子油。一千八遍誦呪了已。國王歡喜。若一日三時。至七日內作法。即成就。
毘沙門天法云。求曷囉闍愛樂者。取赤小豆一百八顆。一呪火中燒。滿一百八遍。即大王遣人喚呪師。
○又云。求大官人敬重者。取白芥子一百八顆。一顆一呪。火中燒。滿一百八顆。即大官敬大觀喜。
○末利支天法云。二十一日。日々取安息香擣之。爲丸一千八丸。用塗酥酪蜜中。一一火燒。並呪者。向王百官邊去者。前人歡喜愛念。
○金翅鳥王法云。欲令王敬愛者。以乳粥護摩。二十一徧。即得隨意。
○又云。求大力王愛敬。以象肉護摩。便得敬伏。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以蟻墳土塑成形。行者以足加心上。作壇。白芥子毒藥。及血置於左手中。以右手捻燒。經七日一千八。王貴敬族亦爾。
○又云。一日不食。黑月八日。布像阿說佗薪作火壇。進黑油麻一千八。王臣貴敬。
○又云。鍊酥滿一千八。經三日王貴敬。
○又云。大寒林中布像。紫檀摩壇水和王蹤下土一把塑成形。從右足割進火中。令盡敬重。
○又云。供養像。黃芥子和鬱金。進嚩陀薪火中。一日三時。時一千八。滿七日國王貴敬。
○又云。酥蜜酪和阿波末哩迦子。進屈嚩迦薪火中。滿十萬王貴敬。
○又云。供養像前地上畫人或王。行者心上坐。誦十萬徧。彼并族貴敬。
○又云。白芥子鬱金華和。進加賴惹火中。日三時。時一千八。滿七日王族貴敬。
○又云。麼沙末芥子油和塑爲囉惹形。從初夜割進鉢囉奢薪火中。令盡彼貴敬。
○又云。加持淸水一百八。洗面謁王貴敬。
○又云。鹽和芥子進火中。日三時。時一千八徧。經一七日。國王貴敬。

○又云。以鹽作彼形。後右脚捻進火中。一日三時。時一千一百八徧。滿一七日。王者貴敬

○又云。但稱彼名。一日三時。一千八徧。滿一七日。欲召帝釋。猶尙得至。

○又云。鹽和己身血。進火中。一日三時。時一千八徧。稱彼名。滿一七日。貴敬。

○又云。進油麻於火中。一日三時。時一千八徧。稱彼名。滿一七日。貴敬。

○又云。油麻塑悉多哩形。從左足割進火中。令盡貴敬

○又云。鹽爲彼形。從右脚割。進火中。貴敬。

○又云。遏迦華和酥蜜酪。進火中。每日三時。時一百八徧。王及大臣貴敬。

○又云。若芥子和其油。進火中。一千八徧。國王大臣貴敬。

○祕密陀羅尼經云。欲令剎利敬愛者。取白芥子。護摩一千八徧。卽敬愛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令囉(王)惹敬愛。於像前。乳木然火。白芥子和三甜。護摩一千八徧。七日三時。四洲王(金輪王)尙能來敬愛

○又云。欲囉惹類敬愛。遏迦木然火。七日三時。用赤芥子護摩

○又云。加持右手頭指七徧。或囉惹類。或餘人擬。皆得敬愛。卽以此指象水牛。彼等皆能禁止

○又云。入王宮。加持水一百八徧。用塗面。囉惹幷輔佐皆敬愛。

○又云。衣。華。香瓔珞等加持。或與彼或自著。皆得敬愛。

○又云。加持諸飮食。一百八徧。稱彼人名。思念而食。卽得敬愛。

○降三世忿怒明王儀軌云。欲被敬愛國王大臣者。作敬愛。壇爐燒菊根。一百八枚。一呪一燒。則敬愛自來。(豐山)

七十三　滅惡障法

若對日前。誦呪十萬遍。一切惡障皆悉消滅。若誦一遍。護得己身。若誦二徧。朋友財物皆蒙擁護。若求護自身及同伴者。取白芥子灰及水。呪二十一遍。散於四方。卽護自身及同伴。皆得安樂。

○不動明王法云。若有善男女人比丘比丘尼等。或有

厄難。或求官爵。或見貴人。或有請覓者。當令五香燒之。誦念令滿十萬徧。不得間斷。若日夜須願。則多人同念令速得。共滿前數。亦得滿願。念之口不出聲。滿十萬徧數訖。即獲所願。五香者。安息香。苓陸香。霍香。沈香。薰陸香。若無沈香。以白檀代之亦得。必不得闕安息香。及苓陸霍香也。

金剛童子法云。被除他人災者。以白芥子和乳。稱彼名護摩。則息災。若犯羅刹鬼所持。或怨家所逼害。當念誦眞言。即得解脫。怨家慈心相向

大寶秘密陀羅尼經云。以此眞言。加持油麻白芥子和酥一徧一燒。滿一百八徧。一切眞言法速得成就。除遣一切障者。毗那夜迦。一切罪。一切煩惱。一切冤家惡友。皆得摧伏禁止。令其迷惑。一切惡夢災怪不祥之事。自然消散。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自佗灌頂。取四不黑底缾。取河流水。盛滿一切寶。及香。幷種子等。(以五藥、安其中。)加持一千八徧。令弟子或營事者。令灌自頂。一切災障鬪諍言訟。一切障難皆得解脫。

○又云。息障難者。溼衣忿怒念誦。油麻白芥子和酥燒。一百八徧。一日三時。一切魔障皆得除滅。又云。作鐵橛加持。一切怖畏。一切障難。皆得加護。天及鬼神羅刹。橛故不得附近違越。於一切怖畏。得加護。一由旬結界。

○一字頂輪王經云。若纔憶念成自身護持。誦三徧結頂髻。以灰(護摩也)或白芥子。加持七徧置於頭上。成大加護。加持縷二十一徧。結二十一結。繫於臂上。一切災禍寒熱病等。悉皆消滅。若住奢麼奢那(屍陀林也)誦一百八徧。於一切怖畏處得加護。隨意應作貿易摩訶莽娑。又以酥護摩。一切處。一切災禍。悉得消滅。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於月蝕時。摩壇燒香。是時呪者持勿觀。銀器盛乳。置壇中心。專心呪乳。月還如故。即持飲服。能除一切身中厄難。

○阿魯力經云。白月八日。或十五日。清淨洗浴誦八千徧。能離一切世界橫難。及諸魔障皆悉消滅。

○又云。於佛前誦一萬徧。然從一日起首。乃至十四日。誦十萬徧。遠離一切惡障。

○又云。於舍利塔中或佛前、以檀香末磨作四小壇、各置酥燈、誦三千五百徧、隨爲何人除厄難及惡事、皆得消滅。
○又云、微那地迦多迦木如上以尚香草和酥蜜、進上時數凡七日離一切惡障難消滅。
○阿魯力經云。心誦不出音。能滅一切前身中所作。一切惡業罪障出聲誦。滅現在一切罪障。即見好相。
○又云。若爲利益一切衆生故。念誦。一切善法隨身而集。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若取衆名華。和清水置瓶中加持一千八徧。浴之增福被魔、護身毗那夜迦爲障者差。若以業增加持。童子本尊降間事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以衆香和水。浴觀自在菩薩、又加持浴觀自在水一百八徧。浴毘那夜迦像、一切障礙皆悉殄滅。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云。若國土男女難長難養或薄命短壽。疾病纏綿、寢食不安者、皆因宿業因緣生惡宿直、或數被五曜陵逼、本宿命身不安。則於所居之處、用牛黃或紙或素上。書一

十八大藥叉將眞言、貼四壁上。先於東方壁上貼四大藥叉將眞言。從東北角起首。所謂第一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儞(引)囉伽(二合二) 吒枳吽弱沙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二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蘇寗怛囉(二合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三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布囉拏(二合)迦(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四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迦比擺(二合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次於南方壁上、貼四大藥叉將眞言。
第一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僧伽(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二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塢波僧伽(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三藥叉將眞言曰。
唵(二)商企羅(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四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難(上)娜(上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次於西方壁上貼四大藥叉將眞言
第一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訶哩(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二藥叉將眞言
唵(一)訶哩計奢(二) 吒枳吽弱娑嚩 (二合引)訶(引三)
第三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鉢囉(二合)僕(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四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迦比羅(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次於北方壁上貼四大藥叉將眞言。
第一藥(叉ッ)將眞言曰。
唵(一)馱邏拏(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二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馱邏難(上)那(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三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塢儞庾 (二合) 識跛羅(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第四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尾灑拏(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次於東北隅。貼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半支迦(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次於東南隅貼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半左(引)羅獻拏(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次於西南隅。貼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娑(上)跢儗哩(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次於二西北隅一。貼二一大藥叉眞言曰一。
唵(一)害麽縛多(二)　吒枳吽弱娑嚩　(二合引)訶
(引三)
○次於二下方足不踏處石上一。鎭四大藥叉將眞言。置二
於四方地下一。
東方地下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步莫(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南方地下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蘇步莫(二)　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
三)
西方地下一大藥叉將眞言。
唵(一)迦羅(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北方地下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塢波迦羅(二)　吒枳吽弱娑嚩　(二合引)訶
(引三)
○次於二上方四隅舍上一。各貼二一大藥叉將眞言一。
東北隅舍上。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蘇哩也(二合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
(引三)
東南隅舍上。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阿銀儞(二合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
(引三)
西南隅舍上。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蘇摩(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西北隅舍上。一大藥叉將眞言曰。
唵(一)嚩庾(二)吒枳吽弱娑嚩(二合引)訶(引三)
貼眞言已。於二二十八大藥叉將住一。各々以レ香塗二一
小壇一。壇上燒レ香。雜華飮食。燈燭閼伽。虔誠啓告。
惟願二十八大藥叉將。幷諸眷屬。各住二本方一。護二持
守護某甲一。令レ除二災禍不祥。疾病夭壽一。獲二得色
力增長。聰慧威肅。端嚴具足。易養長壽命長遠一。
作二是加持一已。二十八大藥叉將。不二敢違越一。諸佛
如二觀自在菩薩。及金剛手菩薩一。敎勅晝夜擁護。臥
安覺安。獲二大威德一。若有二國王一作二此法一者。其王
境內災疾消滅。國土安寧人民觀樂。
○又云。若賊徒二侵二坊市村邑一。或欲二遠遊路行一。畏二劫
奪一。取二佉陀羅木末一護摩。誦二眞言一一百八遍。所レ
去之處無二諸障難一。
○又云。若蟲食二苗稼一。取レ砂以二眞言一加持。一百八
遍。散二於田中一。虫自遠去。五穀豐熟。

七十四　成就蓮花法

若欲得蓮華法成就者。以紫檀木爲一蓮華。
日勿食。左手執華。於像前坐。誦呪。至其火出。
當爾之時。及諸同伴。飛騰虛空。於明仙衆。爲
轉輪王。於彼捨命。得生西方極樂國土。
金剛童子法云。欲成就華法者。取紫檀木彫
作開敷蓮華。於舍利塔像前。念誦乃至光現。則
變爲持明仙。最爲尊貴。若至持明仙住洞之處。
一切天龍八部。皆得隨順。
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云。欲成就蓮華。
以紫檀刻一蓮華。縱廣六指。日月蝕時。於七
重白蓮華上。置之。安於像前。如法念誦。至三
相現。得煖相。爲所羯囉囉惹(轉輪王也)力如
千象。壽百千歲。煙相得無相三昧。於一切無相
中。成鉢囉惹。於他財六分之中。得恣用一分。
不成盜罪。壽千歲。焰相。便證谷義。爲持明
仙鉢囉惹。身如二八童子。髮紺青色。力如六千
象。身光威德如百千日。壽千劫。如是等澡罐。神
線。念珠。仙杖。華鬘。輪。劍。捧。沒遜尼錢。
鉞。斧。槊。牛黃。衣。鵰黃。革屣。印契。金剛
杵。佛頂鉢盂。袈裟。伏突之類。皆如成就蓮花
得三種悉地。又云。賢瓶如前法成之。

七十五　成就金剛杵法

若取摩羅末伽土(此云踏鼠土)(踏地中行鼠伯勞
所化相名字久呂毛知)以沙共和作金剛杵。長十二
指。手自執持。家々乞食。必定不得共於人語。誦
呪十萬遍。其杵上頭作孔。著白芥子。至日月蝕日。
像前誦呪。令其杵中芥子作聲。所求願者。皆
得成就。若以杵擊山。山自摧碎。凡所施爲咸得
遂意。若將其杵入海。海水隨意。若執此杵
誦持呪法。一切毘那夜迦。不得障礙。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上山頂飲乳。以一切香
作十二指。或六指金剛杵。左手持念誦。乃至暖
烟光。烟安怛馱那成就中爲王。若暖持金剛杵。
所見彼皆敬愛。若光即得地明仙。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百八徧。滿七日人天夜叉。或
阿修羅女。呼名即至。若三金杵於山頂加持。三十
萬徧持之。大威力。若六十萬徧遊四天下。一百萬徧
遊於諸天。二百萬徧爲持明輪王。六百萬徧進本

尊言。若誦此密言。作諸家事法皆驗。

七十六　求願望法

若入二河海深水中一者。其水至レ腰取二十萬蓮華一。一一呪一擲水中一。當二即妙吉祥天女出現一。所願皆得一。

不動明王法云。取二蓮華一和二酥酪蜜一。沃二火中一燒。誦二十萬徧一。蓮華吉祥天女等。能與二滿願一。

一又云。誦數滿已。入二江海大河一。深至二項處一。面向レ東立。毎日念誦數滿二三洛叉一（三十萬、所ニカクアリ）已。心中所愛。福田皆得二滿願一。

一又云。取二蓮華十萬莖一。以二酥蜜酪三物一相和。點一華上。誦レ呪一徧。即燒レ之。燒レ華令レ盡。是時蓮華吉祥天。即現自身問二行人一言。所願何事。隨二汝所求一。皆得二滿足一。

一烏樞瑟摩明王法云。水中立至レ臍。誦二十萬徧一。一切伏藏。蓋現。能開二枷鎖一止二業輪一。起二死人一勝二寃敵一。

一又云。取二紅蓮華一。進二河中一。流入海者。滿二六個日一。次絕食二一日。白月八日。布レ像供養。烏麻油和二名香一。截二紫檀木抄一。進二火中一。晝夜太吉祥天。以二白檀閼伽一。供養天。云レ須二何願一白言。持明輪王天。從行者口入無レ礙。即得二如意一。無レ有二天龍鬼神爲二怨敵一者。

一烏樞瑟摩明王法云。大河中立。水至レ腰。進二華於火中一。像二其華色一得二衣一事一。

一阿魯力經云。以二紅蓮華一和二三甜一。護摩一萬。從二此火中一。吉祥天女現。妹妙殊手執二蓮華一。隨二所求願一即與。或與下爲二母姉妹等一事上。亦與二金釘一。（鋌歟）

七十七　求廣大願法

若取二蓮華三十萬莖一。誦レ呪依レ前。水中放レ之。求二廣大願一。皆得レ稱レ意。

七十八　求極廣願法

若取二蓮華五十萬莖一。誦レ呪依レ前。水内放レ之。最極廣願無レ有レ不レ隨。

七十九　作明仙輪王法

若月一日取二闍提華香一。（三藏云、似二梔子華香一）誦レ呪一百八遍。一一散二擲呪像足前一。日三時。至二十五日一作二此法一者。其像足上。現二出火光一入二持呪身一。當レ即不レ現。共二諸伴等一。即騰二虚空一。於二明仙衆一得レ作二轉輪王一。壽命一劫。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以二飲食香華一供二養像一。以二其

華一誦。散像前。滿一百萬徧。爲持明王。
又云。若流入海河。立其水至膀。用阿迦羅充燒香。以名華(花)。動進水中。滿十萬。爲大持明王。人天歸命。
又云。截阿佗樹枝。內酥蜜酪燒之十萬徧。爲小持明王。
○又云。以惹底華。於烏曇鉢囉火中十萬徧燒。爲持明王。
又云。黑月十四日。布像供養。以白芥子油然燈。乃截黑阿迦嚧(此云沉香、)進鉢囉奢薪火中。一千八。像形動。或目動。或作吽聲。若形動爲持明輪王。
○又云。截阿樞迦(無憂也、)梢揞多油進火中。經一月爲持明王。
○阿魯力經云。觀自在像。安舍利塔中。於中先持二洛叉半。然取阿輪迦樹枝。作小管子。取麻那多(二合)(雄黃也)悉羅(二合)及取素伐利(二合)盞爾。(二合)隨得一色。安管子中。於像前。如法供養。結界護身。作無限念誦。乃至管子中出聲。出聲已。即其藥點於眼中。即身淨壽一劫。於諸明仙中得囉惹自在。
又云。先覓黃牛有犢子者。取此牛酥。亦取其乳。於銅器中。盛用嚧利(鬱金根也)(二合)多囉。安闍那(銀鑛也)。摩那多(二合)尸羅。及用金末鍮石末銅末。六物相和。擣篩便丸之。於銅器中。盛加持是藥。乃至火出。即出一丸。安口中。便身淨。吐出。乃見壽萬年。一切事皆得自在。除婬慾。
○又云。以金銀或好鐵。如法作力或輪。或瓔珞等寶貝。或復作鉢。以是物等。置阿師伐駄樹葉上。作無限念誦。乃至其物動搖。見動已。手執之。即成明仙。壽命一劫。即見聖者。於彼聞法已。便得解脫。
○又云。以牛黃安闍那(上)(二合)共多利(金銀銅也)(二合)嚕訶。相和爲丸。口含於像口無限念誦。乃至像眼睛動搖。即得人中自在。眼亦明淨。

八十　海水涌波羅門法

若坐海岸。以龍木柴爲火。面向西方。執龍華木誦呪。十萬遍燒於火中。當即海水激爲波濤。騰浪涌溢。當爾之時。幸勿憂怖。但以至誠專心

誦レ呪。水中即現二眞婆羅門一。所求皆得。所レ遣皆作。

八十一　騰空爲仙主法畫蓮花

若於二地上一。畫二千葉蓮華一而坐二其上一。誦呪十萬徧。其地即裂。有レ神出現。與二持呪人一。共二同侶等一。即騰二虛空一。於二明仙衆一。爲二其仙主一。壽命一劫。

金剛童子法云。於二黑月八日十四日一。以二雄黃一於二道場中一。地上畫二百葉蓮華一。中坐念誦。乃至三地裂涌二出蓮華一。於二蓮華葉上一。有二十六持明仙一圍遶。飛騰虛空。有レ人。若遇見二成就一者。亦得レ飛二騰虛空一。即此蓮華變成二寶莊嚴宮殿一。壽命中劫。

八十二　得五神通法

若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五日一。取二閻提華一。一一誦レ呪。散二佛頂上一。滿二十萬徧一。頂即出レ光。照二人身上一。得二五神通一。若其華呪。滿二百萬徧一。所願皆得。

八十三　成就師子法

若取二地上曲蟺(蟮高本)之土一。作二一師子一。牛黃塗レ之。坐二安壇中一。恭敬供養。誦レ呪至二於師子自動一。即得二成就一。所求皆得。若乘二騎師子一。所レ願レ生處。速得レ到二彼一。命同二梵天一。

八十四　所願皆得

若作二象及水牛一。一依二前法一。若也出レ聲。諸天皆來。索者皆得。所レ遣皆作。

末利支天法云。欲下向二他人處一。索中所レ愛物上者。取二白菖蒲一呪之。一千八徧。繫二自臂上一。乞レ之無レ所レ不レ得。

○又云。欲レ得レ作二綱維一者。七日之中。日々三時。取二衆名香一。擣レ之爲レ丸。一千八丸。一一塗レ酥火燒。幷呪者。即得二綱維一。

○大藥叉女法云。若日月蝕時於二像前一。以二熟銅椀一。盛レ酥加持。乃至二數滿一。食二此加持酥一。即獲レ聞二持日誦千言一。

○又云。取二明淨好安息香一。搵レ酥護摩。每日三時。時別准レ上。如レ是護摩。不レ間不斷。即常送二金錢一。共二其所用一。

○又云。欲三遠召二所愛人一者。應レ作二一灰人一。或作二鹽人一。亦得以レ刀。安二彼心上一。稱二彼姓名一。每日三時。結二召請印一。誦二眞言一一百八徧加持。不レ踰二七日一。彼人即至。如或不レ來。其人必遭二重病一。

○又云。若有下負レ債不レ還者上。當以二鹽末一作二彼人形一。結二降伏印一。誦二眞言一一百八徧。於二眞言句中一稱二

彼人姓名一。以レ刀割レ之。其人即自來。叩レ頭乞レ命。
○訶利帝母法云。取二牛膝根一作二歯木一。加持一百八徧。嚼及揩レ歯。所レ出言詞令三人樂聞二意欲一。所レ求二他人一之事皆得。隨意成就。
○又云。百草華。一一加持。散二身上一得二千人衣食一。
○冰揭羅童子法云。取二玉柔一作二一千八片一。一誦一擲二火中一。燒每日三時。滿二四十日一。稱二心所求一皆遂。
○又云。取二安悉香一作レ丸。於二七日中一。每日三時。時別一千八遍。一誦一擲二一丸火中一。必獲二邑主一無レ事不レ果。
○又云。取二玉柔一和二安悉香一作レ丸。從二黑月八日一。起首終二十四日一。日別三時時別誦二一千八遍一。以二前丸一擲二火中一。其童子或晝或夜。必來二現身一。而爲二伴侶一滿二一切願一。任レ意使令。無レ不二諧剋一。
○金翅鳥王法云。以二魚卵酒髭華中子一相和。誦二眞言一加持。若人離別在レ遠。稱二彼名一。不レ久即歸來。
○又云。以二華豆碾破一作レ末。以二鷄肉及鷄子一。和擣爲レ丸。如二酸棗大一。燒稱二彼名一即稱二鉤名一。
○又云。以二蘿蔔子一。擣和二油麻油一燒。此是鉤召速疾香法。
○又云。以二水牛肉一。護摩成二鉤名一。
○又云。以二粇米一於二屍林中一。散却拾取。每一粒誦二眞言一。一徧打二金翅鳥心上一。即得二官榮祿一。并眷屬總得。
○又云。於二屍林中一。以二屍林火一作二彼人形一。燒二大蟲肉一爲レ香。坐二茅薦上一。誦二一千徧一。所求皆得。求者皆將來。所處分皆行。
○又云。欲レ求二增益一者。以二尾嚩木一作二金翅鳥王像一。對前念誦。所求皆得。
○不動明王法云。若燒レ鹽稱名一呪一燒。滿二一千徧一。千里內喚レ人皆至。
○又云。燒二安息香一取二一明鏡一。當レ心（像ノ心ヲ云カ）安レ之。口加二念誦一。令三一小兒女子等看二鏡中一。問二其所見一。即皆言說所レ求願事。須喚二龍神一但得二名字一。立二童男女清淨者一。令二淨洗浴一。著二鮮淨衣一。置二道場中一。誦レ呪呪レ之。其神等入二此童子心中一。便共二行者一。語二三世之事一。所問皆答。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絕レ食三日。置レ像審銘柴。（此云枸杞）作二火壇一芥子油和二芥子一燒。滿二一千八一。

能召一切人天。
○又云。以鹽成悉底哩。置像作火壇。片々割進火中。日三時令盡。滿七日稱名。百由旬內至。
○又云。若取摩戶保怛哩迦。（此云天門冬根、）進火中。一千八徧。迦那至。
○又云。紫檀末和酥。內華於中進火。一百八徧日三。滿七日迦那至。
○又云。召人大寒林中布像。香華供養。紫檀粖成彼形。佉馱木作火壇。男從右。女從左足起。一割一燒令盡。百由旬外一月而至。
○又云。悉馱薪作火壇。初生犢子糞。和紫檀粖。作丸進之。日三時。時別一千八。滿七十七日得牛千頭。
○又云。截白檀香。內杉木脂。進火中。日三時。時一千八。滿二十一日。得大莊五所。
○又云。酥蜜相和。又內炒稻穀華於中。進遏迦火中。滿十萬五穀盈溢。
○又云。酥蜜酪相和。一內名華。進遏迦火中。一千八。妻妾貞潔。
○又云。黑月八日。酥蜜相和。內炒稻華於中。進火中。一千八日三時。滿七日。得千戶大莊。
○又云。進薰陸香於阿楅迦火中。日三時。時一千八。經一月得大莊。
○又云。龍華鬚進佉馱火中。日一千八。經一月迦那至。
○又云。酥蜜相和。一內茴香華。進阿波末哩迦（此云牛膝）火中。滿十萬。家內七寶自涌。
○又云。油麻酥蜜酪相和進火中。滿十萬。見用若截松木。進火中十萬徧用。
○又云。若烏麻粗進火中。一千八。迦那貴敬。
○又云。求心蜜言成驗法。行者不拘淨穢食與不食。持滿十萬。當得悉地。
○又云。三日不食。黑月十四日。寒林立壇。以香赤華赤食飲供養以己血。於髑髏上。書迦那。寒林炭火炙之。仍加持一千八徧。自至。
○又云。夜半進稻穀粖於火中。一千八徧。烏柘吒囊。
○又云。林中華鬘蛇皮。和進火中。一千八徧入髑髏。
○又云。於寒林中。以紫檀作檀供養。行者座髑髏上。大（犬カ）肉和芥子油。進寒林火中。一千

八徧。毘舍遮衆見隱。及長生藥一切所索。
○又云。安息香和松膠。進火中。十萬徧隨心所願。
○又云。進安息香火中。十萬徧。羅刹貴敬所求皆遂。
○又云。進阿囉嚕迦華。或灰於火中。一百八徧摩囉寧。
○又云。先亡日不食。於制帝供養。乃淨室中獨坐。誦一百徧先亡來現如生。
○又云。三日不食。於制帝布金剛手像。誦一百八徧。夜靜草上首東而睡。金剛手現種々身。滿願衆人貴敬。
○又云。欲知三世未然。心念而睡。本尊夢中爲說。
○又云。絕食一日。黑月八日。或十四日。制底立壇。安像供養。於金剛部母前。燒安息香。誦一千八。便敷草眠。吉凶具告。
○又云。進胡椒於火中。一千八徧。悉多哩貴敬。
○又云。微㪅迦及摩那果。內芥子油中。黑月八日。寒林中進其火中。日以三時。時一千八徧。至滿七日彼即貴敬。
○又云。夜半被髮苦楝葉。幷子和牛屎進火中。一千八徧。三徧烏栝吒囊。
○又云。黑月八日。寒林灰塑人形。本尊前割。進佉馱羅火中。即至加持果七徧。贈之轉貴敬矣。
○又云。麼沙己血和鹽。進經用齒木火中。一千八徧。囉拏貴敬。
○又云。每晨誦一千八徧。常得安寧。
○又云。芥子鹽血和進經用齒木火。一千八徧。囉拏貴敬。
○又云。牛時薰胡翅和芥子油。進楝木火中。一千八徧。烏栝吒囊。
○又云。寒林中禁語誦十萬徧訖。三日不食。白月八日。或九日。以人左肋骨。用紅藍華汁。畫彼形。寒林火炙之加持。彼自空而來。
○又云。淨室或寒林。以指甲蛇皮薰胡毛。和作香燒供養。跛吒寫誦經七日。烏栝吒囊。
○又云。水中立至膝或腰。一內薰胡毛於人脂中。日時二千八徧。經二七日烏栝吒囊。

○又云。芥子脂徧已身塗之。以芥子粖拭取。成彼形。寒林中割進其火中。經一七日矩瑟吒。

○又云。鉢囉苓子。及麼娜子和進火中。一百八徧矩瑟吒。

○又云。得莾囉葉嚩囉伽得嚩稱及咄嚕瑟劍(蘇合香也)爲粖。和芥子油進火中。一千八徧。令衆人貴敬。

○又云。若紅蓮華髮青木香酥蜜和。於獨樹下進火中。滿十萬徧。天威力明王現其人前。隨心滿願。

○又云。若寒林中犬骨和犬脂。進火中。一千八徧摩羅寧。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安息香作丸。三時護摩。各一百八徧　意所樂皆得圓滿。鬼魅加持呪線繫。

○又云。油麻白芥子。和酥一日。對像前護摩。所求皆得。

○阿魯力經云。杉(於和)摩(二合)也木如上。以波羅婆果子。和甜日三時進上。凡一月隨所求願。皆悉圓滿。

○又云。人水至臍誦一俱胝。能見地中一切伏藏。亦開一切阿修羅門。能破一切日月宮殿。任爲降伏。或任追召一切那(龍ナリ)誐。亦能令死活。一切諸毒無不消滅。亦能作扇底迦。亦能取伏藏。亦能攝取一切衆生。亦能令本無男女者。而有男女。

八十五

此轉輪王呪。所須事者。皆得成就。所須物者。一依心願。以淨信意作此法者。無不成就。

八十六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復作是言。我若廣說此呪威力。成就諸法。窮劫無盡。汝等當知。要略而說。

八十七

爾時會中。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轉輪王等。心大歡喜。咸唱善哉。釋迦如來能說此事。難可思議。然我等輩。誓當護持此呪。若見有人及以非人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愛念。思求者。當與擁衞令無災患。若於國中。見有此呪。我等恭敬彼國諸人。如佛無異。各以神力防禦國境。令惡鬼神。兇賊。猛將(獸カ)。風雨水火。使不得侵損。百姓熾盛。國土安寧。財穀豐熟。無諸饑饉。疫病不祥亦令退散。爾時如來讃言。

善哉善哉。汝等實能如是擁衞。佛説經已。諸菩薩衆。天龍。八部。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呪經

此は祕密儀軌の中なる本に淨嚴（貞享享保の頃の人河南延命比丘とあり）と云ふ人の高麗本また和本と云ふを以て校合し誤字の案をも加へたる本を得て文政五年十月七日の日一日に寫しつゝ條々を放ちたるは餘の諸儀軌なる法どもを類を追て書加へむとのわざなり

平田篤胤花押

密法修事部類稿三

男　平田銕胤　同
大壑　平篤胤撰次　孫　同　延胤　同
門人　青山景通　校

八十五　修法の式

金剛童子法云。修此法者。於河岸清流水側。或於空閑及天廟山間。於如是處。或時飲乳食菜。或復乞食。專誦眞言六十萬徧。即先行法皆得成就。有大驗。或能縛摧諸鬼魅。滅除邪見。毀謗正法。人依眞言威力。悉令發善心。毒蟲毒藥不能傷害。

馬鳴菩薩大神力無比驗法念誦儀軌云。屈左中指。無名指。以大母指押彼二指甲。舒頭指及小指。安心上。右手把數珠念眞言。此名玉環成就一切所願印。此契印。末代愚學之。妄不可記於文字。萬人中撰十八人。十八人之中撰一人。許可矣。（コノ文表紙ウラニアリ）

八十六　所求成就法

金剛童子法云。取自身嚕地囉。及牛黄酥相和。然

千盞燈。供養金剛童子。空中有聲言。汝法已成。便可取閼伽香水。當頷奉獻。從此已後所求之事。無不成就。

又云。於故園中。或向一樹下。或池側或山間。隨所愛樂處。不語或乞食。或飲乳或食菜。或支持身命。三時懺悔像前、誦眞言八十萬徧。所爲所作皆得成就。

○又云。求成就殊勝果者。於神通月白分。趣海河側。印沙印泥爲塔。置緣起偈。(卽法身舍利偈是也、)置像於塔前念誦。行者以水和麨食之。取遏迦木。搵酥投火。護摩十萬徧。已地動轉身飛騰、爲忉利天主。若徧地有火炬。則爲四天王主。若大雲注雨。大地所有伏藏一時踊出。若金色光徧現。則爲菩薩壽命一劫。有大威力無能沮壞。若見一切有情身。出光焰。卽證悟一切三乘佛法、菩提心成就。若像及塔放光。則得一切持明仙中爲王。若徧十萬光焰。卽見普賢菩薩。所求世間出世間。一切勝願悉皆滿足。此法不應無智慧少慈愍者不敬師長。多口過者掉擧散亂、多事務者不入曼荼羅。不受灌頂者。

如是等人念誦。則招顚狂夭壽。

○又云。以白檀香三指許。苅作金剛童子像。右手把獨股金剛杵。左手施願手忿怒形。齩下脣。用金剛杵形。以爲瓔珞。莊嚴以毘梨勒木。作合盛之。燒蘇合香供養。對合前念誦三萬徧。卽成就一千種大小。不擇時日。不限齋戒。不成就人亦得成就。

○又云。於神通月對像前。飲乳食大麥。從十三至十五日。不間斷念誦。聖者卽來燈焰增盛。地動像動。出聲告行者言。汝今成就。已後對像念誦。所求皆得。

○又云。取赤蓮華十萬莖。護摩十萬徧。心所願求。悉皆得之。

○又云。取蓮華或有香氣華。護摩所求皆得。

○又云。於屍陀林中。共鬼交易賣。摩訶薜娑與鬼取長年藥。但但那藥。寶劍。伏藏。金銀七寶。當作法時用此眞言。護自身及助伴。皆得無礙。不被鬼幻惑。所求皆成就。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三時說罪。隨喜勸請發願樂作。或飲水食麨。於大河水至胸。三洛叉欲令

敬愛隱身。成就雄黄雌黄等事。皆能成就。
○又云。三夜不食。於摩賒那南邊而住。獨己無侶。誦一洛叉。則於一切事皆得堪任。
○阿魯力經云。淨洗浴已坐三稜草座。誦三十五萬徧。一切悉地無有不獲。仍離自身一切病。必無横疾。若於觀自在菩薩前。連(速カ)誦一萬。所求善願皆得成就。
○又云。正月一日起首。至十五日。於佛前淨治曼荼羅。以香花供養。誦滿三萬五千徧。能得悉地一切所求。
○又云。於晨朝香、湯洗浴。誦一千五百徧。能令一切人所敬愛。口所求事。皆得隨意。
○又云。以蟻封泥。作十萬小塔。一一塔前。誦三千五百徧。所求悉地。最上最勝。心所念皆得。又得一切所求悉地。
○又云。不語起大慈悲心。食大麥飯。或唯食菜。時別誦(三脫歟)十五萬徧。心所求願。皆得成就。唯除婬慾。
○又云。能端座誦。隨分多少。常得安樂。又於寢處端座。誦八千徧。隨求何事所願皆得。唯除色欲。凡誦八千徧。能護自他。
○又云。波羅賒木如上。以蓮華子和三甜。日三時准上。隨所求皆如意。又遏迦木如上。以種々壳和三甜。日三時准上。凡一月。隨所求事皆得如意。(但言准上、即日三千五百遍、有用三時、即時別三千五百徧。)

八十七　入阿修羅窟法

金剛童子法云。往阿修羅窟門。以茅草作鉤。誦眞言加持。徧茅鉤。於門邊容中。右旋轉専誦眞言。勿令間斷。窟中生大火。聚彼中。修羅男女等皆被燒。然一一皆出現身。告持誦者言。惟願尊者。入我窟中。恣意遊戲。入已住一大劫。受天妙藥。
又云。至於恒河或入海之河側。而持誦者。或淨食或不食。誦眞言三十萬徧。至於阿修羅窟。結印契誦眞言。其阿修羅闔鍵自然而破。窟門即開。阿修羅王引入宮中。食天甘露命一劫。
○又云。於曾經所入修羅窟前。誦眞言十萬徧。先窟中持誦成就者出迎。頂禮引入宮中。若下來。即至摩醯首羅天廟中。幷稱吽字。誦眞言一千徧。

先入宮者皆出來。

○又云。開阿修羅窟門。立印持誦者。當迅速踏地行步。喜躍恐悚頻伸。蹙眉。鼓其兩頰。二手高擧。曲其十指。爲師子爪。二目向下。如師子顧視時。時以兩手兩師子爪。更互上下以踏其地。師子行作阿里荼立。舞而旋遶。想自身如本尊。此印一切印中最勝。能摧一切阿修羅宮關鍵。

○又云。結印誦吽字眞言。卽得山嶽摧倒。亦能枯竭河水。亦能破阿修羅關鍵。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安本尊像於阿修羅窟。誦一洛叉。阿修羅女出現。引行者令入。入已求阿修羅長年藥。皆得。或住於彼。

○又云。取霹靂木。十二指作金剛杵。於賖摩賖那中。念誦三洛叉。阿修羅門關鍵內外開摧。

○又云。取白芥子。於賖摩賖那。加持十萬徧。能摧倒一切門鍵居鎖等。

○一字頂輪王經云。於高山頂上安像。喫根蘂果。誦二十一萬徧。然後以補沙鐵。爲輪或鉢置娑。應使諸根圓具匠造。造已則往於阿蘇羅宮。於宮門安置佛像。幷助伴對像前之時。燒佉陀羅木以然火。坐茆薦上。以右手持輪。黑芥子油和木槵葉。護摩十萬徧。一切阿蘇羅關鍵破壞。又誦十萬徧。護摩。卽阿蘇羅宮中火然熾盛。第三誦十萬徧。一切阿蘇羅女出窟外。祈求修行者。勤勇丈夫使我等何爲。入此宮中。受用微妙欲樂。幷諸助伴同入。餘不入三昧耶壇者。莫令入。忽然輙入。彼此損害而死。是故彼人應知三昧耶。入於宮中。求成就劍成就輪。或餘成就物。彼得是物。爲大阿蘇羅持明仙王。所有阿蘇羅宮中成就物爲主。其持明仙。無量阿蘇羅女以爲眷屬。遊歷此世界。成大阿蘇羅身。管屬一切阿蘇羅。得大阿蘇羅敬禮。彼能化大阿蘇羅種々身。住壽一大劫。所隨入者皆壽一劫。

○又云。於阿蘇羅窟門。誦三十萬徧。一切關鍵悉皆破壞。或白芥子。和嚕地囉鹽粖。誦一千八徧。護摩二十一日。日三時。窟中一切宮殿。悉熾然火燒。阿蘇羅女被燒出窟門。請行者入窟。授與囉(婆イ)安藥。長年藥。諸成就等物。或結輪王佛頂印。擲於彼前。卽彼倒地。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欲開阿素洛門。誦三洛叉（梵

言一洛叉、此云二十萬、)令關鍵拆開。又以白芥子鹽等分。和自身血。毎日三時。兩指撮持。一呪一燒一千八遍。滿三七日。阿素洛宮殿皆大火起。阿素洛女衆。倶出窟門迎虜。呪者施長年藥。與梓輪劒雄黃悉地。或復恭敬請將窟内。呪者若見惡阿素洛者。當結如來頂印。一呪印一向擲印。滿一七遍則悶擗地。

阿魯力經云。張像於阿修羅窟門前。如法誦一倶胝。即阿修羅女出請行人入。入已於阿修羅王中。得自在位壽一劫。

八十八　取伏藏法

金剛童子法云。欲取伏藏不擇日時。於彼伏藏邊翹一足。立誦眞言。右旋顧視徧於四方。即成結界(作大壇、亦準此法、)專心翹足。立誦眞言一百八徧。守伏藏者。若作障難。即被燒成火聚持誦者。即告彼言。汝等開此伏藏。藏中所有皆悉與吾。若彼不與。即作是言。梵王那羅延摩醯首羅。及鬪戰女神誐伽等來。厭汝伏藏。汝等應速與我此物。若不然者。忿怒聖者。金剛童子滅汝家族。彼等聞已皆悉順伏。即告彼言。汝等可自開藏與我。彼則開藏恭敬持與。

又云。對像前。以蓮華搵酥蜜酪。誦眞言一千徧。一擲火中。護摩即獲伏藏。

〇又云。飲乳食大麥。於大海岸獨樹下。一日三時。時別誦眞言一千徧。大海中所有珍寶。悉皆踊恣意取之。

〇又云。食菉豆於山上。誦眞言一千八徧。則見山中一切金。恣意取之。

〇又云。對像前。以薫陸香護摩七夜。別誦眞言一千八徧。徧別一投火中。即得伏藏。

〇又云。入河中立水至胸。取蓮華搵檀香。(香摩如泥、)誦一百千徧。徧別一擲水中。所得伏藏積如蓮華。

〇一字奇特佛頂經云。驗知伏藏。取牛黃。酥。蛇脂。牛脂。雄黃。遏迦皮。作燭於近伏藏處一肘量地。然其燈。加持二十一徧。旋其燭。其燄隨大小。其藏亦如是。若有障難。亦以此眞言遮制。

〇又云。至有梵羅刹。及餘類鬼神住處。住禁戒誦十萬徧。即得大伏藏。或能令他驅擯。

○一字頂輪王經云。取伏藏時。以酥護摩一百八徧。離一切障難。能護助伴。或取白芥子。護摩一百八徧。一切諸障悉皆息除。定知有伏藏處。以乳護摩一百八徧。恣意取用無有障難。

○又云。取華華塗白檀香。入大河水至臍。每誦一徧。加持蓮華獻。獻已擲於水中。乃至百千數。獲得大伏藏。若捨施無有盡竭。

八十九　眼藥

金剛童子法云。取雌黃。或雄黃。安膳那眼藥。置金銀或熟銅器中。對有舍利塔前。以香塗一方壇。置金剛童子像於壇中。以種々香華飲食閼伽。依教迎請而供養之。誦眞言八千徧。加持前藥。若煖相現。用點額上。或塗眼中。一切人見者親附。心生歡喜。若煙相現。如前用之。得安怛但那成就。若光相現。亦如前。即得騰空自在。

莊嚴陀羅尼經云。加持掃尾羅眼藥。百千徧用點眼。即得安怛那。一切鬼神宮。悉皆開得入。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成就安膳那。勇士交易。買拂尾蘭安膳那一兩。令婆羅門童女。以五淨洗面。向北研。以右指撚爲丸。(用雨水和撚時、以蠟塗指面、貼以竹膜、然撚之作丸、若丸有指文、即不成就) 作口丸以蓮華葉盛覆之陰乾。然後安佛前。依護摩儀軌然柴。作一千三波多。作已即於有舍利塔。或於像前。廣大供養。燒波羅奢木。(此云胡桃) 八日護摩。塗一小曼荼羅。四方安護於第二重曼荼羅。以白芥子。警覺於第三重曼荼羅。有伴無伴廣大供養。眞言作加護。面以右手按藥器念誦。乃至暖煙焔。若初位成就。用點眼。持誦者所見人。及彼人見持誦者。皆得敬愛。第二位成就。力敵千象。行如風。壽命五百年。竊十分之一。諸持明不相陵突。第三位成就。身如初日暉。寶莊嚴。壽命中劫。餘類持明仙不敢輕慢。倨傲於輪王。超七風而行。如是素路且善那。鵰黃雄黃等三種成就。所獲悉地皆同。

九十　至羅刹王處

金剛童子法云。於大海岸邊。結印誦眞言。擬大海水。其水即減二十五肘。隨其減處地即乾燥。又於海岸間閉目。以綿塞其兩耳。結印誦眞言一千徧。則見白身至楞伽山頂。又誦一千徧。有

羅刹王微毘師那。示現端嚴身。至任誦者驅役。若不伏使。即想彼羅刹王在左足下。擧足蹈地。其羅刹王悶絶至死。所住楞伽之城。悉皆被燒。如大火聚。持誦者起慈悲心。於眞言句中。加娑嚩賀字。其羅刹等即蘇。息歸伏任驅使。

又云。欲召羅刹使者。先入曼荼羅受灌頂。然則離怖畏。心常觀念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三時懺悔。隨喜勸請。廻向發願將像於塚間。作猛利壇。身著赤衣。赤色華作鬘。莊嚴自身。頭上安人劫波羅。誦眞言無限。常以甲胄擐身。於猛利壇中。畫四即曼荼羅。初念誦時。見惡形狗牙上出。或有惡形竪鬚。或一足三足。或八臂或二頭。四頭。或見大風雨。第二七日見美貌女人。嚴身幻惑起慈心。觀彼退不現。第三七日。即見毘那夜伽。及見羅刹極惡形容。即降伏爲使者。見餘成就持明人。得悉地者。所彼起少忿怒。視彼人。彼人所有成就法。悉皆退失。彼羅刹等立誓所爲所作。一切所驅使處。皆悉成辨而爲使者。

九十一　使俱摩羅天眞言皆得成就法

金剛童子法云。於俱摩羅天前。乘孔雀天。不食。誦眞言三十萬徧。天當現身與行者願。行者即取閼伽。加持七徧以獻。作言善來俱摩羅天。令我於俱摩羅。摩醯首羅天。所說眞言。皆得成就。彼言願汝成就。語已不現。從此已後。一切金剛部中。及餘天所說眞言。皆得成就。

九十二　至摩醯首羅天廟所求滿足

金剛童子法云。至摩醯首羅天廟。不食誦眞言十萬徧。心所願求皆得滿足。

又云。取所獻摩醯首羅婁華。又取畫摩醯首羅像。以左脚蹈其頭上。投婁華作護摩。則吉祥天女。與修羅女從窟而出。至行者前。作如是言。終身奉事尊者。行者拍掌三徧告言。汝隨順我師起慈心。於眞言句中。加娑嚩賀字。彼皆醒悟。若作此法。由不入者。即閉目誦眞言。則金剛童子現身告行者言。汝來入。并眷屬亦得入。

○又云。欲降伏摩醯首羅者。取安息香。作一千八丸。搵酥護摩一千八徧。一切摩醯首羅。所有使者悉皆降伏。能成辨一切事。

九十三　於諸天前所願成就

金剛童子法云。於梵天。那羅延天。摩醯首羅天。帝釋天。倶摩羅天。日天。諸餘天等形像之前。誦眞言十萬徧。心所求願悉皆得成就。

又云。對像前取沉香木。搵酥護摩三七日。日三時。時別一千八徧。卽得一切諸天歡喜助護。災難消滅福增長。

○大寶秘密陀羅尼經云。以胡椒對日。護摩一千八徧。常得諸天擁護。獲大吉祥。

九十四　降伏惡人法

金剛童子法云。欲降伏惡人者。取芥子。共鹽相和護摩。誦眞言十萬徧。一徧一稱彼名。投於火中。天修羅等尚被損壞。何況諸餘人類。與惡心者而不損壞。雖先未有功業。隨誦隨成。何況常受持者。

又云。有惡人來作障難者。以忿怒誦眞言。而願視彼。卽癲癇狂亂。若稱彼名念誦視之。其人身肉片々圮裂。或致死。世醫不救。須臾以右脚大指。極按其地誦眞言。卽空中雨火熾然燒之。若起慈心念誦。如水滅火。卽得惺悟。

○又云。欲驅惡人令遠去者。取朗伽雛藥。誦眞言稱彼名。加持七徧。埋彼人門閫下。卽自遠逝。

○又云。先已降伏者欲息彼苦。三時以乳護摩。彼苦則得消除。

○又云。欲令惡人歡喜者。取蠟揑作彼人形。安於脞上。加持一千八徧。暴惡忿怒人。皆得敬順歡喜。

○又云。欲(令脫歟)怨家歡喜者。對像前。以白芥子護摩七日。日三時。時別誦一千八徧。徧別一投火中。卽一切怨家降伏。

○又云。若被人瞋怒。欲相損害者。取油麻護摩一千八徧。卽彼人歡喜。

○又云。若見怨家心誦眞言。彼起慈心不能爲害。

○又云。若有鬪訟者。取蘇摩那華護摩七夜。夜別一百八徧。徧一擲火中。諍訟消滅。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壓(殺ナリ)囉謗佛敎者。於像前或人髑髏前。以人髑髏末作彼人形。面向北於賒摩賒那或河。或池乞食。寂默忿怒

其形。以左脚踏。以小指刺誦七日。日三時。卽被大瘧所持。徧身瘡疱至死受疼痛。卽見吃哩爹。如大指節熾盛火焔。如金光明聚。以指期剋作欲吞勢。徧諸方以聲告。某甲使我來爲令害汝。作如是語時。彼見已。卽吐血而死。若生淨信則息忿怒。持明者起慈心。急速以香水灌浴佛像。須臾復得如故。於損三寶者應作。

○又云。令他驅擯。赤芥子擣作末。作彼人形。從右脚截。於佉陀羅炭火中。誦眞言護摩七日。卽得如願。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欲遣伏邪見惡人者。以稻穀糠。苦楝木葉。毒藥等分。相和一呪一燒。則得遣伏。若對怨人以黑芥子。一呪一燒則得摧伏。

○降三世忿怒明王儀軌云。若欲降伏一切惡人。作三角爐壇。向南取惡木。一遍一呪。滿三百二十四遍。惡人自降伏生歸依。(豐山)

○又云。欲令惡人疾病者。作調伏壇。誦根本眞言一千八十遍。燒赤黑二種芥子。一千八十粒。一遍一燒。眞言句中誦姓名。則洗長病而無死滅。

○又云。欲頓滅惡人。爐中安惡人姓名形。以惡心誦呪一百八遍。以砂打惡人燒之。則死若欲急甦。對忿怒王。以慈悲心誦一百八遍。不過時甦復無損壞。

○千眼千臂觀世音陀羅尼神呪經云。欲降伏惡人怨家者。當呪苦楝木二十一遍。一呪一燒。卽得歸伏。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若作惡家。取死人脚脛骨。削作兩把栓。呪一千八遍。著怨家門底三日。怨家自去拔栓。却還不拔栓不還。於佛法作障難調伏者。請三寶力入佛道也。若欲得遠相去離者。當取苦楝子呪一遍。投著水中。如是滿一百八遍。日別三時。滿七日已。卽各相離不相侵犯。若人爲惡欲令相去。如是作法稱彼名。

九十五　變密理得迦成金吐如意珠所思皆得滿足

金剛童子法云。法欲變密理得迦。成爲金寶者。取密理得迦以左脚踏頭上。以手印打之。眞言

中幷吽字。其密理得迦即起。用補沙鐵刀劔斫之。全身變成金。若不爾持誦者告。言速吐速吐。即吐如意寶珠。懸自頸下。所思之事皆得滿足。

九十六　以補沙鐵作劔成持劔明仙

金剛童子法云。對舍利塔前。誦眞言六十萬徧。即先行成就。然以補沙鐵作劔。長六指。或八指。十六指。三十二指量。以五淨洗之。右手把劔。於道場中念誦。乃至劔現光焰。得變身。爲持明仙飛騰虛空。名持劔明仙。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劔成就。補沙鐵作劔。諸相不闕。匠作一肘量。無伴有伴。固勇志已作先事法。上於山頂。作緣起藏窣堵波。作廣大供。發利益一切有情菩提心。對塔前作發露等。隨喜一切功德。坐團茆薦。以右手持劔。從黃昏起首。乃至明相出時。則相現手戰動光如流星。乃至一千道。彼光照耀持明者。彼時大持明王皆來灌頂。彼行者。幷眷屬並凌虛。刹那頃遊於世界。無礙行於五山由旬內照耀。

○一字頂輪王經云。以如來磔量。造窣堵波十萬。取一劔無瑕翳者。隨取一像。前於神通月白分。於八日或十四日。作三波多護摩。加持劔。於像前廣大供養。坐茆薦。其劔以右手而持念誦。乃至空中出聲。作是言成就矣。然後其像放光。其光照曜行者。然後鼓明。即阿蘇羅女來圍遶修行者。以爲眷屬。即飛騰虛空。成大持明王仙。能現種々形狀。往來自在能觀餘世界。無礙住壽命一大劫。

九十七　作金剛杵爲毘那夜迦王法

金剛童子法云。或以補沙鐵作金剛杵。量如蘇婆呼經說。念誦如前。則變爲毘那夜迦主仙。於諸魔衆而得自在。

九十八　作輪爲明仙主宰

或以作輪。念誦如前。爲持輪仙。於諸明仙得爲主宰。

方

又云。於河兩岸。遠人間擣帛杵聲處。取土作七肘壇。於壇上畫千葉蓮華。於蓮華上以如來一磔手。(凡人一肘量。)取五種金。(金銀銅鐵錫。)相和銷爲一輪。置於華上。用種々華供養。壇四邊然酥燈七盞。四方置四餅盛香水。餅中置七寶少許。餅上安倶緣果。應燒薰陸香。沈

香。室利吠瑟吒迦香。安息香應施。四方天食。東方施粳米酪飯。南方施水和粳米飯。西方施粳米砂糖飯。北方施乳粳米粥。對此壇前。以波羅奢木然火。取牛膝草一千段。搵酥護摩。先加持七徧。然後一徧一擲火中。牛膝滿以其輪放光。手持此輪。卽得飛騰虛空。一切持明仙皆悉順伏敬事。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補沙鐵作輪。量小磔及介利十二輻。作先事法。於河岸山頂有舍利塔處。安本尊像。隨次第如前供養。靑香供養輪。施與諸鬼神食。結跏趺坐。二手持輪。從黃昏起首念誦。乃至相現。有香風起空中。聞呵々吉哩吉哩聲。一切山皆震動。一切海激動。不應怖畏復更念誦。爲一光聚。圍遶持誦者。彼持輪瞬目。卽到阿迦尼吒天。與菩薩齊等住一大劫。若於無舍利塔處。及不淸淨處。誦一字眞言者。不降雨王難起。身患有大災難。何以故非處念誦故。

九十九　作鉞斧爲鬼神主宰

金剛童子法云。若作鉞斧。念誦如前。則爲鬼神主仙。於諸鬼神得爲主宰。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令一切鬼神敬愛。塩和嚧地囉護摩卽得。

百　作刀子爲天女主仙法

若作刀子爲天女主仙。於諸天女而得自在。

百一　作羂索爲諸龍主仙法

若作羂索則爲龍主仙。於諸龍中而得自在。又云。欲得降伏一切龍王者。取種々華護摩三日。日三時。時別一千八徧。卽得一切龍降伏。

百二　作煉底得勇健大力法

若作爍底。則得勇健大力。能敵俱摩羅天。

百三　佉吒網伽法。上諸法之驗

金剛童子法云。若佉吒網迦。則得如摩醯首羅天。於三界中而得自在。於前法若一法成就。則能成入一切壇場。亦能成就一切諸法。所有明仙共彼來往。壽命一大劫。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以赤鬘著赤衣。手持佉吒網迦。於賒摩賒那取七蟻封。如來肘量作窣堵波。安緣起偈。對前飮乳食麥。或乞食。於塔前寢息誦一洛叉。於彼見種々惡狀恐怖。不

應怖畏。於黑月十四日。晝夜不食。於窣堵波廣太供養。一切鬼神皆施之食。佉吒網迦。以香華燒香供養。被甲冑結牆等界。結跏趺坐念誦。乃至從佉吒網迦出光明。即佉吒網迦成就即持之。於賢衆得敬愛。彼等皆遵奉其佉吒網迦於餘處。夜無人處卓著地。自然成百柱宮殿。一切寶莊嚴天女承事丈夫承旨。一千眷屬隨一切愛樂。壽命五千歲。拔却即不現。

百四　破敵軍法

金剛童子法云。欲止佗敵不能爲害者。三日不食。應畫四印曼荼羅。供養於壇中。一髻尊菩薩位處。置竹竿青旛上。取自魯地囉。和毒及白芥子。畫作三股底里倶金剛杵。杵心畫忿怒金剛童子形。於竿下地上。以劒波羅末和泥。揑作獨股金剛杵形。作護摩鑪。鑪中作一小獨股金剛杵。棘刺木然火。取骨末和毒。一誦眞言。一稱彼名。擲鑪中。對軍陣前作法。令彼軍衆。皆盲手中器仗自落。或於當處不動如抗。

又云。彼軍欲逼且縱相近。如前作四印壇。(餘壇亦得、)竪前青旛。對彼軍前作護摩鑪。行者裸形被髮。結印被甲護身。取摩訶萃婆。和毒及血一日三時。念誦各一百八徧。稱彼名投火中。七日中互相殺。互相間構。悉皆殞命。二七日間磨滅無餘。念誦不得語。寢息時應臥牛皮。

○又云。於自頭上五脉處刺血。作護摩。佗敵須臾頑癡如杌。任捉殺害。若順伏即起悲愍心。取酥和蜜。以龍華蘂揑稱彼名。眞言一徧一擲火中。彼苦皆息。

○又云。外賊侵境稱魁師々。念誦者彼軍盡皆疫病。或波迸逃竄。或當枯死。或癲癇病惱。彼若順伏當慈念誦。還得如故。

○又云。鄰國侵境。惡臣作亂者。對像前。取人劫波羅搗爲末。揑作彼人形。當於塚間或池側。以像面北。持誦者面南。坐於三角壇中。安像乞食。忿怒作無悲愍心。以右手作金剛拳。舒小指刺彼人形心上。誦眞言無間斷。由此威力。令彼得大病。即於壇中忿怒王現身。如大母指節。即迅速至於彼處。告言某甲持誦者。使我來令斷汝命。彼聞是語。即吐熱血。即命盡若歸順。悔過應起慈心。速加持香水灑彼頭止。即

離ニ若惱一得ニ蘇息一。
○又云。欲レ破ニ他敵一者。取レ華置ニ死人身上一。然後收ニ取燒屍殘木一。然レ火護摩七日。取ニ月黑分。或中夜或日中。每時一百八徧。對ニ三角爐前一。面向レ南坐稱ニ彼將帥名一。用ニ前華一加持一徧。一投ニ火中一彼軍卽破。
○又云。若城邑被レ奪。應對ニ像前一取ニ黃色華一。七日護摩。日々像前。誦ニ眞言一千八徧一。一徧一擲ニ火中一。先有ニ滅邑一。被ニ他所奪一卽皆卻得。
○又云。取ニ護摩灰一點ニ於頂上一。入ニ軍陣一不レ被ニ刀杖所傷一。於ニ佗敵一得レ勝。
○又云。欲レ破ニ佗敵一者。將帥已下一一皆以ニ眞言一加持七徧。護身。佗敵卽破。或以ニ眞言一加ニ持水一一千八徧。散ニ灑軍衆一不レ被ニ傷害一。得レ脫彼敵退散。
○大寶秘密陀羅尼經云。以ニ白芥子一和レ酥。護摩一千八徧。一切諸恐怖。寃家佗敵悉皆除滅。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一字佛頂輪王眞言兼ニ發吒字一。書ニ於絹素又樺皮上一。安ニ於幢上一。兩軍卽以禁ニ止於佗一。卽以ニ此幢一引レ前。卽其軍皆逼惱不レ安。掬レ水誦七徧。散ニ四方一幢却引來。卽得ニ安隱一。又欲レ除レ箭。取レ油加持二十一徧。塗レ上箭卽出。
○又云。欲下令レ禁ニ止殺害一。令ニ彼昏睡一禁中器仗上云云。以ニ遏迦木一然レ火。用ニ摩奴沙骨。及嚕地囉幷毒藥。和和加持一徧一燒。乃至ニ一百八徧一。對ニ軍陣前一。卽彼軍衆如レ盲迷亂。一切器仗從レ手而落。並皆禁止。
○又云。欲レ令ニ他軍墮落一。令ニ毉人一五肢取レ血。於レ爐作ニ於護摩一。瞬目頃彼軍皆得ニ墮落一。則隨レ意縛。若欲レ令ニ息災一。取ニ酥蜜一和ニ龍華一護摩。卽得ニ安樂一。
○又云。欲レ摧ニ佗敵一念誦。令ニ他近來一。旣近ニ於彼軍前一。髑髏散レ髮。結ニ被甲及牆印一。三時各誦ニ一百八徧一。燒ニ摩奴沙肉一。及嚕地囉和レ毒護摩。行者夜眠ニ牛皮一。或隨レ意眠。如レ是作已。設令彼事ニ俱摩羅天(此云童子天)。梵天。摩醯首羅。及帝釋一。加ニ護彼營一者。於ニ七日中一。彼決定。更互相成ニ鬪諍一馳走。心生ニ苦惱一。彼互不ニ相見一。乃至ニ十五日中間一。彼等被ニ禁止一。無レ有ニ餘殘能動者一。不レ依ニ儀軌一忿怒。對ニ軍陣前一隨意作法。

○又云。加持左脚七遍。以忿怒踏地。誦一字頂輪幷加吽字誦。則禁止象馬車步兵等。

○又云。若於軍陣於王宮或言訟處誦時得勝。

○又云。一字頂輪眞言加吽字。能禁止他軍。未成就忿怒誦。亦能禁止他軍。若成就樹令倒。能損一切明。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以香花奉獻聖觀自在。取煙支加持一百八遍。塗左微忿怒面額。降伏一切他敵軍陣。

百五　受帝釋擁護法

金剛童子法云。欲帝釋擁護者。取七蚯蚓糞作彼天形。以右脚踏心上。取毒藥和嚕地囉及白芥子。誦眞言一千遍。護摩一遍。擲火中。得天帝敬愛。天眷屬常來擁護。

百六　令人歡喜法

金剛童子法云。華果眞言七遍加持。以與人則皆歡喜。

又云。欲令若男若女歡喜者。以安息香作丸。誦眞言二十一遍。一遍彼名投火中。即得歡喜。

○祕密陀羅尼經云。加持胡椒含於口中。共他人語。所出言辭皆悉信受。當生歡喜。

百七　破他人法法

金剛童子法云。見餘成就人得悉地者。於彼起少忿怒。視彼人。彼所有成就法。悉皆退失。

又云。佉陀羅木灰。散彼持誦人。彼即持誦無効。若欲解時。心誦眞言一遍。即解。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彼人作法。損壞自持眞言者。用杭米稻穀。白俱那衛華。白芥子。作本尊形。以左手按上念誦。一千遍。一切眞言不損壞。

○又云。加持灰七遍。遮他眞言。誦一遍以水灑即解。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被以惡法印者。加持白線七遍。結繫身上即除。

百八　雄黃法

金剛童子法云。雄黃法取雄黃。置熱銅器中。持誦者。取五淨飲之。身即清淨。黑月八日十四日。用四角菩提葉。承雄黃器。用三箇菩提葉覆之。(如無菩提夜合葉亦得。)念誦乃至三相現。若煖相現取塗足。即離地一尺。日行千里。若煙相現得安

怛但那。若光相現則。飛騰虛空。一切無能沮壞。若於路中所逢。象馬車乘自開路避之。行者作法時。應著黃衣。及以黃神線角絡。如被袈裟。若求安膳那成就。以青泥染衣服著。或服赤衣。神線亦如是。

又云。欲得延壽者。飲乳食大麥。誦眞言十萬徧。對摩醯首羅像前。取雄黃盛熟銅器中。以七箇菩提樹葉。如前上下覆蓋。兼施八方天。供養粥。誠心念誦。或有伴無伴。應護自身。結甲胄印念誦。乃至三相現。若光相壽命萬歲。

○又云。取雄黃一兩。用婆羅皂莢木(亦云蜜相木、)柴然火。燒雄黃如火色。收取置熱銅器中。以酥澆雄黃上。其酥取黃牛母子同色者。令童女㲉乳臥酪坪酥取酪蜜酪(酥カ)。各別器中盛供養本尊。收取雄黃。盛於熱銅合子中。候月蝕時。從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斷食。對舍利塔前。面向北坐。取菩提葉七枚。四枚敷合子。三枚覆合上。無間斷念誦。若煖相現。取(則カ)點額。一切人見皆悉歡喜。若烟相現。則安怛但那成就。若光相現。則飛騰虛空。依此法求成就雌黃牛黃安膳那法。皆得。唯牛黃法少異。取月十日。於荷葉中裹牛黃。安於二手中。合掌無間。念誦加持。乃至三相現。所獲果報如前。

○大寶祕密陀羅尼經云。雄黃法取好雄黃。置熟銅器中。從白月十三日。淸淨洗浴著鮮淨衣。喫三白食(所謂乳酪粳米、)於佛前加持十萬徧。至十五日夜。所加持雄黃。現三種成就相。若煖若烟。若光焰卽得成就。若煖將用點額。卽得安怛但那成就。入阿蘇羅窟。及一切神仙龍宮。得持明轉輪王位。意樂所作皆得成就。若烟出用點眼中。當見一切菩薩宮殿住處。又見一切金剛族類菩薩。一切諸惡魔不能障礙。獲得一切法藏。隨所去處皆得通達。若現光焰。卽騰虛空證得。然炬陀羅尼三摩地。得作三十三天中主宰所須皆得。

○莊嚴陀羅尼經云。取雄黃置熟銅器中。加持千徧。取點額。卽得飛騰虛空。一切天龍八部。宮門悉開得見得入。隨意遊行壽命一劫。

○阿魯力經云。以白牙作筒子以金裝其表。於內盛摩那多(二合)悉囉(雄黃)藥。安像前無限

念誦。加持此藥筒。比現三相。得三悉地。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密言者。先澡浴清淨潔服。取雄黃或牛黃。對像前。誦心密言一千八遍。三種相現然後點額。得三種成就。隨其功効上中下等。若以和水灌沐其身。除一切障難。遠離一切惡夢不祥。獲得吉祥榮盛。一切疾病皆得除愈。

百九　論義得勝法

金剛童子法云。加持菖蒲二十一徧。口中含共人論議。皆得勝。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加持土塊二一徧。畫彼人形安於口上。即禁其識說。及論義得勝。欲解并發吒字。加持礓石。安於上。即解。

○又云。求語成就作先事法。於清淨處安本尊像。於一切天龍藥叉等。次第施食。於像前作護摩爐。靑蓮華和三甜。護摩十萬徧。即成就右遶本尊像。對像前念誦。於餘日隨力。設僧(齋イ)乞成就。從此已後所欲求。一切以語皆得順從。

○又云。加持靑木香一百八徧。口中含共人語。皆得敬愛。於官府論理。皆得語勝。

○最勝心明王經云。誦眞言二十一。加持菖蒲靑木香。論議諍訟獲勝。敎命言辭人皆信受。

○阿魯力經云。以乳木如上。粳米酥。護摩三千五百。即得辨才無礙。人中獨勝。

○又云。於夜中以闍智婆末那華。二千五百葉。供養其像。於桶力所必勝。又至於初夜分。於像前取瓦杯椀。滿盛種々穀。用闍智婆末那華覆蓋之。加持二千五百徧。如是三時誦。初中後夜至平明時。淨漱口已先加持楊枝。八千徧然嚼。嚼已取杯椀中穀口含。即得辨才。一切論議之處皆勝。

○又云。於像前以瓦杯椀滿盛胡椒。(於初夜中。注カ)加持八千。至平明時。以香水洗其椒。更加持一千。含之。隨所言語。一切人皆敬不敢違。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密言者。欲共冤敵異論。欲得勝者。應供養觀自在菩薩。以縛捨迦木燒芸薹子。加持白綫一百八徧。繫於忿怒面上。一切鬪諍言訟皆悉得勝。除息若繫於寂靜面。能除一切障難。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有レ人欲レ害レ己者。取ニ鑌鐵刀子一。呪一百八遍。斫ニ彼惡人行路一。不レ能レ爲レ害。

百十　得ニ衣裳一法

金剛童子法云。求ニ衣服一者。趣ニ海河一入レ水立至レ胸。取レ有ニ蘂華一。誦ニ眞言一一千八徧。一徧一投ニ水中一。水中卽得ニ衣裳一副一。

最勝心明王經云。以ニ欝金香一護。行人便得ニ無盡衣一。

百十一　得ニ一切有情歡喜一法

金剛童子法云。迦嚕摩華搵ニ酥蜜酪一。護摩眞言一千八徧。一徧投ニ火中一。一切有情。皆得ニ歡喜順伏一。

又云。欲レ令ニ淨行婆羅門歡喜一者。取ニ俱嬾拏迦華一。當稱ニ彼名一。七日內作ニ護摩一。誦ニ眞言一投ニ華火中一。卽得ニ歡喜一。

○又云。於ニ舍利塔前一。取ニ牛黃一加持一百八徧。用點レ額。所ニ行履一所一切見者敬愛歡喜。

○大寶祕密陀羅尼經云。於ニ山頂上一誦ニ一萬徧一。得ニ一切衆生尊重一。所レ求皆得。一切人咸來恭敬。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云。欲レ得ニ一切歡喜一者。呪烏麻二十一遍。火中燒卽得レ如レ意。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若人相瞋者。取ニ烏麻滓與ニ粳米糠一。相和燒呪レ之。一呪一燒。滿ニ一千八遍一卽皆歡喜。

百十二　得ニ一切人恭敬一法

金剛童子法云。對ニ像前一取ニ蘇摩那華一。搵ニ酥蜜酪一護摩。於ニ七日中一日三時。時別誦ニ眞言一一千八徧。徧一投ニ火中一。一切人恭敬得レ爲ニ邑主一。

又云。欲レ得ニ敬重一者。以レ鐵作ニ輪或三戟叉一。於ニ舍利塔前一安レ像。廣大供養。置ニ境中一。右手按レ上。無ニ間斷一念誦。乃至ニ質々致々聲一。當知或就。手把ニ叉或輪一。一切天人。卽皆順伏敬重。

○又云。對ニ像前一。獻ニ白華一千八枚一。卽一切恭敬順伏。

○祕蜜陀羅尼經云。取ニ菖蒲根一誦ニ此陀羅尼一一千八徧。口中含之入ニ於王宮所一。后妃彩女歡喜淨信。

○又云。以ニ天木一(杉木是、)和レ酥。護摩一千八徧。得囉若。幷內宮眷屬歡喜敬愛所レ求皆遂。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三日三夜不食念誦。對ニ佛前一作ニ曼荼羅一。然ニ酥燈一供養。燒レ香敷レ茆而坐。取ニ子母同色牛乳一。盛以ニ瓦器一加持。一千八徧以レ灰

結二境界一。晨朝澡浴誦二眞言一緋レ(揀)乳取二生酥一。佛前廣供養。燒二酥燈一誦二眞言一。用二前所レ緋之酥一。作二人形像一。安二於七枚菩提葉上一。對二像前一加持念誦。乃至二微動一。取二此酥一。所レ觸皆得二敬愛一。

○又云。用二前法一取二龍華蘂末一。作二人形一取二香瓦器一。安レ之加持。一百八遍。所レ觸所レ思皆得二敬愛一。

○又云。取二奢摩奢那灰一。於二滿月一晝夜不食。取二無名指囉地囉一(血也)和作二彼人形一。左脚踏。念誦一千遍。幷二種族一皆得二敬愛一。

○又云。粇米粉作二人形一。以二苦油一於二當心一盛滿。以二鐵籤一刺。以二芥子油一塗。取二賖摩賖那火一。炙レ之念誦一千八遍。一日間。即令二女男敬愛一。

○又云。取二牛黃一。加持七徧洗レ面。見者皆敬愛。若用點レ額。見者皆敬愛。

○又云。令二女男敬愛一。蠟作二彼人形一。作時誦二一字頂輪一。以二苦油一滿二其肚一。以二七摩那刺一。七關節處刺。佉陀羅火上炙。加持一百八徧。七夜即得二所求一。

○又云。以レ鹽作二他形一。於二佉陀羅火一。加持一千徧。護摩所レ求二彼人一。皆得二敬愛一。

又云。加二持水一所爲彼人稱二其名一而飲。令三彼得二敬愛一。

○又云。加二持華果一。與二彼人一得二敬愛一。加二持飲食一與レ人。皆得二敬愛一。

○一字頂輪王經云。欲レ得二敬愛成就一者。白芥子和二油麻油一。三時(一千八徧)護摩。滿二一七日一。則得二囉惹一及次小王皆得二敬愛一。

○又云。欲レ令二婆羅門敬愛一。取二白華一護摩。赤華剎利。黃華毘舍。黑華輸陀。以レ鹽寡婦人。以二麼沙(婆羅門小豆、)或油麻一。一切童女。取二羯羅尾羅末敷華一。一七日日三時護摩。一切人得二敬愛一。又以二芥子油一護摩。一切部多鬼敬愛。又以二鬱金一護摩。一切必舍支敬愛。

○又云。燒レ蜜一切人皆得二敬愛一。又護二摩酥一得二威德一。護二摩乳一得二息災一。又護二摩酪一得二增益一。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以二白芥子一和レ油。每日三時一呪一燒。一燒一千八遍。滿二七日一已。則得二佗人一而自敬伏。

○最勝心明王經云。欲二囉惹敬愛一。安息香搵二三甜一。護萬徧。即兼二諸眷屬一。如二僮僕一敬事。又令二宰官如レ上。茴香子搵二三甜一護萬徧。

○又云。令一聚落有情如上。安息香茴香相和。護一洛叉。隨意。青蓮華搵三甜。護十萬。一城所敬愛。青蓮華護萬徧。一切城邑歡喜。百八加持安善那塗眼。故見者皆悅。百八加持牛黃點額。故所向皆敬愛。加持衣饍食果等。所與人皆悅喜。「加持安善那。一洛叉塗眼。見一切伏藏。「結索七結加持。故猿猴獅子虎狼熊羆鼠猿野猫蛇鼠等。恐怖皆遠離。

○阿魯力經云。加持齒木千徧。然嚼用。即得辨才。令一切人敬念。又加持好華。先自嗅隨與前人。悉珍敬隨意。

○又云。以苾(下文云苾唎(二合)波木疑是一)燦木然火。粳米三甜。護摩一千五徧。曬闍(國王)以下悅順。

○又云。以阿拔末唎迦木(午膝也、)然火。油麻三甜護摩。一切輸駄羅敬順。以阿輸迦木(無憂木也、)如上。用三甜護摩。乃至七日曬惹隨意。又以曬闍伐唎(二合)枳沙(二合、此云王樹、即婆羅門皂莢也、)如上。用阿輸伐駄木。(以夜合代之、)三甜護摩七日。亦如前。

○又云。波羅賒木如上。以黃黍米穀油麻。大麥及酥。護摩三千五百。曬惹隨意所求。

○又云。阿摩羅如上。以阿輸鉢多(二合)三甜護摩。乃至七日。日八千徧隨念即至。如僕隸見主。又以波羅賒木如上。以大麥。三甜護摩。日三千五百。乃至三七日。隨念多少人如前。

○又云。阿波(午膝也)末唎迦木如上。以油麻大麥。和酥護摩三千五百。乃至三七日。得一切刹底利貴人。來珍敬如意。

○又云。阿輸迦木如上。以波羅賒木。三甜准上數。乃至七日。曬惹珍敬隨意。又以婆羅門皂莢木如上。以婆羅賒木。和三甜。准上數。乃至七日。王子等隨念。至而珍敬。

○又云。波羅賒木然火。以輸毖波羅(三合)拏藥。和三甜護摩一千五百。乃至七日。曬惹已下珍敬。又阿師伐多(二合)木如上。沉香三甜。日時准上。凡一月。貴人自來珍敬。

○又云。遏迦木如上。以白檀木折切三指。時數准上。凡一月。曬惹珍敬。又伽陀羅木如上。以眞蘇合香。准上時數月。大官如上。又伐利(二

合)駄木如上。安悉香和薫陸。以三甜准上時數月。諸近臣敬順所求。

○又云。於像前瓦杯椀盛牛黄。取有香氣華蓋之。至夜分加持千徧。至明時先洗漱。取淨水加持八百徧。以洗牛黄。點自額上。一切人見敬發善心。

○又云。於像前。以瓦杯椀盛婆多(二合)布婆婆。及伐唎(二合)孕迦。以有香之華蓋之。於夜三時。各加持二千五百徧。平明取塗身上。所至之處皆得發善。忽有瞋人。見即歡喜。

○又云。像前用那伽(二合)計薩。(二合、龍華蘂、中有、)及菖蒲根伐利(二合)孕迦悉利(二合)皤婆多迦(二合)多揭羅(零陵香也、)已上五時。相和盛椀中。以有香之華蓋之。至夜分中加持二千五百徧。至平明時別遣童女。別著白衣。於淨滑石上。研其藥。即取塗身。自上及下。見行人者如前。

○又云。於像前。取欝金沉香白檀香龍腦四物。加置瓦杯椀中。以闍智婆末那華蓋之。至夜分中加持二千五百徧。至平明取塗身上。即准前。又像前以嘻利(二合)駄囉。(二合欝金根、)及摩拏多(二合)室羅(雄黄也、)牛黄三物。安椀中至夜分中。加持二千五百。平明取點額。見皆敬愛。

○又云。未墮地瞿摩夷。作彼人形。持利刀割此糞人。一片一投火中。護摩乃至形盡如是日三時至一月。隨念何人。即得珍敬。如僕隸見主。

○又云。以一切諸香。作人形。然阿輸迦木火。男從右脚。女從左脚。以利刀片々割護摩。如上時月。一切人見聞者。皆得如意。

○又云。以黄黍米糖作人形。用波羅多迦木然火。割護摩日時月如上。即一切鬼神隨得應念。珍重供養。仍與一切財寶五穀等。所索不違。

○又云。以油麻滓作人形。然婆羅門皂莢木火。餘如上。三七日已。一切囉乞(羅刹)沙(二合)婆隨念珍重。

○又云。粳米作人形。然秣駄木。餘如上三七日准前。又生酥作人形。然阿師伐駄木。餘如上一月已。一切准前。

○又云。以粳米飯和酥作人形。然波羅賒木如上一月已。一切天准前。

○又云。酪和飯作人形。然阿輸迦木如上一月。一切迦嚕拏(迦樓羅)如上。

○又云。黃黍穀和作人形。然伽陀羅木如上一月。一切乾達婆如上。

○又云。豌豆。酪。蜜和作人形。然杉摩夜木如上一月。摩醯首羅(大自在天)並眷屬如上。

○又云。油麻滓。或油麻和蕎麥麵作人形一如上。一切猛惡損害神等。皆降伏不違敎命。

○又云。阿伐利(二一合)末羅(二合)迦木然火。亦以此木和三甜護摩八千。卽與眷屬隨意珍敬。

○又云。任然雜木柴。以墓中土護摩。隨念何人稱其名爲之八千徧。卽得隨意敬重。

百十三　摧伏設咄嚕法

金剛童子法云。欲摧伏設咄嚕者。取人骨爲橛。作彼人形。或畫或加持。一百八徧。釘於心上卽得摧伏。

又云。欲摧彼設咄嚕。令麼囉者。取燒屍殘木作橛。磨紫檀香以塗橛上。取屍林中帛纏橛。釘彼設咄嚕如前。形頭上彼設咄嚕卽母馱。

○一字頂輪王經云。糠和尾沙(毒藥也)。和苦楝葉作護摩成驅逐設咄嚕。又以芥子護摩。摧設咄嚕。又以屍林灰護摩令須。

○又云。鹽和油麻護摩。令咄嚕患鬼魅及瘧。又以瞿摩夷揑彼人形(流志本云鬼形)以刀斷其支(手也)。彼卽隨所斷處便損。

百十四　求長命法

金剛童子法云。取骨履草嫩苗。搵酥護摩一千徧。一徧一投火中。卽得一切災難悉殄滅。及增壽命。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於一窣堵波乞食。作先事法。誦十萬徧終。於黑月八日。晝夜不食。隨力供養飲食。念誦乃至自影隱。得無超勝力壽命一萬歲。若初不成就。復作先事法。後當求成就。至第八徧。設作無間罪者。亦得成就。(先事法とは、牛黃法の處に記せる法式を云ふ、)

○一字頂輪王經云。喫穬麥。飲乳(乳糜也)誦三十萬徧。得長年藥。又月蝕時勿觀月。加持乳一百八徧。成大長年藥。

○又云。燒屈履草護摩(十萬遍)令得增壽。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常食大麥乳糜。摩壇誦呪三洛叉。則於夢得長年藥而噉食之。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以骨路草寸截。和酥一呪一燒。滿一洛叉。則轉正業福命延壽。

百十五　得聞持不忘法

金剛童子法云。欲求聞持不忘。日誦萬言者。對金剛像前。種々供養。於銀器中。盛酥酪念誦。乃至相現。皆得聞持不忘。
又云。取沈香可長大指節。搵酥合油七日。日三時。時誦眞言一百八遍。一投火中護摩。滿七日已。得持明仙安怛但那。足離於地。行疾如風。所聞永不忘。
○又云。每日烏未鳴時。取胡椒七顆。加持二十一遍。白呑之卽得聞持。日誦一百五十遍。遍別一擲火中。所求榮官財産聰慧增壽。悉皆獲得。
○又云。取沈水香。護摩十萬遍。遍別一擲火中。日誦萬言。耳所曾聞。經典乃至終身不忘。
○又云。取黃乳牛子母同色者。㲉乳成酪抨酥。於金器中盛誦眞言。加持十萬遍。卽喫得聞持不忘。日誦萬言。

○阿魯力經云。若每日晨朝於我像前。作曼荼羅。散種々華誦八千遍。復不與人語。更誦多少。漸爲強記。若依此法能滿六月。卽大聰明。凡所聞言皆領不忘。若清淨洗浴。而於佛前。造三圓壇。一佛二法三爲僧。各作如法。供養華香。若手執香爐燒香。獻已誦滿八千遍。應墮地獄。四重五逆一切重罪。無不消滅。必不疑也。若滿六月。每誦一千五百遍。所求悉地皆得成就。
○又云。不語於本尊前。誦三十五萬遍。卽得聰明最上最勝。

百十六　一切鉤召法

金剛童子法云。取河兩岸土。捏作頭指形。安壇中。以金剛杵按上念誦。乃至金剛杵及指來近身。當知成已。後手把此指。欲鉤召天龍八部若男若女。及畜生禽獸等。眞言句中稱彼等名。迅疾如風卽至。行者所使所作皆得順伏。
又云。以阿落得迦胭脂。書彼人名。於掌中用火。炙掌念誦眞言。句中加彼人名。須臾卽至。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成就指光（先和高）。作先

事法（眼藥所法也）。取不滿晬孩子頭指。如前法（金剛杵の所に見ゆ）作窣堵波。就於奢摩奢那（塚處也）。廣大供養。敷茆面向東坐。其指獻佛已。以手按之。乃至放光。燈焰增盛。則加意結護。盡一夜念誦。乃至晨朝。用其指招則敬愛。

○又云。去發吒字。取安息香作丸。燒念誦一百八徧稱彼名。或囉惹（王也）類。即成鉤召。燒白膠香誦二十一徧。即得解。

○又云。加持白芥子一百八徧。即成鉤召。以掬水加持七徧。散之即成發遣。

○又云。欲自己成就。入賒摩賒那中。賁莽娑（肉也）用一字頂輪。護身七徧加持。召龍底利及持明底利。亦用此眞言鉤召。

○阿魯力經云。摩那羅樹枝作小篋子。以種々寶莊嚴其篋。以婆羅門皂莢木然火。取摩羅那木。（上二摩那羅與此同異未詳）八百徧護摩。隨喚何人。無遠近即至。

○又云。以赤芥子油。并取芥根莖及華。和自身血。用遏迦木然火。護摩其藥。隨念何人稱其名。若加持其七徧。其人火急即至。

百十七　問過去未來法

金剛童子法云。欲縛撲問字。一日一夜不食念誦。其法即成。或童子童女令澡浴。著新淨衣。塗拭泥圓壇。令坐縛。問過去來事皆知之。

又云。持誦者。飲乳或食大麥。取蚯蚓（土カ）揑作和修吉龍王形。坐彼王上念誦。若動搖當知法成。龍王每日供十二人食。亦說過去未來事。

○又云。七八歲童男或童女。著新淨衣。先令潔淨。三日立於壇中。燒安息香。先加持香七徧。然後燒之。又取華加持七徧。置童子當中令掩面。然後行者結契誦眞言。行者面向東。童子面向西。其印以二手內相叉。作拳二小指相鉤。以大指並竪捻如鉤鎖形。安於額牢掘彼童男即語。以二大指向外撥。童子即卻遠後行二大指向身招。童子即向前來。即成鉤召以印左右揮。其童子即隨印左右撲擧印向上。童子即立問其吉凶三世之事。一一皆實所作疾成。

○最勝心明王經云。欲問三世事。取童男或童女。依法澡浴塗一小壇。徧彼身。以白檀龍腦香

塗之。以末利華爲鬘。繫於頭上誦眞言百八徧。卽去地一肘說所問事。(廣州有此華香。白而甘。白色香甘華或銀錢蘇木荊等。伐之亦得。)又欲我(本尊也)夢中說三世事。蓮華搵三甜。護十萬徧。

百十八　得飮食法

金剛童子法云。晨朝取水一掬加持七徧。飮之食飮不求自至。

又云。春三月黑分受八戒。於舍利塔前。塗檀香華供養。日々請像。次齋取死餅底不黑者四枚。滿盛水。持種々香種々藥少分。置於餅中。一一餅誦眞言。加持黑分八日。早朝烏未鳴時。令男女沐浴。對本尊像前。取屍林燒屍火及殘木。取茴香華。護摩誦眞言十萬徧。一擲火中。卽得飯食。無有窮盡。廣應惠施供養。

又云。取烏油麻稻穀華。相和對像前。護摩三日。日三時。時別一千八徧。徧別一擲火中。卽得家中飮食無盡。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求食於初日分。於村邑對城門住。加持蘇摩那華。百八徧向城門擲。然後入城。得不求食皆豐足。

○最勝心明王經云。二(大和)麥油麻。菉豆。稻和護萬徧。得無盡食。

○阿魯力經云。早起淨浴著新淨衣。誦千徧者。忽有飢儉。無飯食時。此人在處恒爲豐足。

○又云。受八戒用大麥食。及和乳喫。坐三稜草席。誦八千徧。一切飢渴乏。苦皆消滅。

百十九　得安怛但那(隱形也)法

金剛童子法云。從月一日乞食以自存。至白月十四日。一夜對像前。廣設供養。念誦乃至像動。卽得安怛但那。安怛但那成就中最爲尊上。心念百味飮食。則得壽五千年。

又云。取百合莖然火。取菖蒲一千八段。搵酥護摩一徧(誦)。眞言一擲火中取灰。於額上點。卽得安怛但那。如一徧不成至第二、第三必得成就。

○又云。取沈香可如大拇指節。搵酥合油護摩七日。日三時。時別誦眞言一千八徧。徧別擲火中。卽得持明仙安怛但那成就。足離地疾行。及得聞持不忘。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取素嚕多惹那。先以千三波多護摩。至大陽蝕時。加持一百八徧。安於口中。念誦。乃至太陽復。令婆羅門女斫。加持一千八徧。用點眼。即得安怛馱那。一切安怛馱那(隱形)成就者。無能自隱。

○一字頂輪王經云。以左手作拳。誦十萬徧。末後則得安怛但那。又常月蝕時。取劫波羅。(髑髏也)以摩拏娑髮作籌。搵摩拏沙(人なり)脂。燒以煙薫劫波羅中。刮取黑粖。加持一百八徧。取點眼。得安怛但那。又取摩拏沙心。和牛黃作丸。以三金(金銀銅)裹。或黑月分。或白分加持念誦。藥有聲。置於口中。安怛但那。又取牛黃加持塗身。得持明成就。亦得最上成就。又日月蝕時。取黃牛酥。置於熟銅器中。以熟銅筯攪念誦。取三相現。若沸時服。得聞持不忘。煙得安怛但那。焔飛騰虛空。如是雄黃黃(鉛丹也)丹。成就餘物等。皆現三種相成就。又蘇路丹惹那。一千三波多護摩。或於黑白分。求成就若煙。安怛但那。又劔輪像仗(杖也)黑鹿皮。一切成就物。皆三波多護摩。依致畫像前。或無像。或有舍利塔前。離無益談話處。於河山寂靜處。應修三種成就。於一切成就中。得為最勝成就。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欲成就者。於舍利處或高山頂。燒香供養。面東趺坐。結印誦呪滿三洛叉。乃爛稻穀華。和酥酪蜜像前趺坐。每日三時三指撮之。一呪一燒一千八遍。滿一洛叉。則詣大山松栢林處。三日三夜不食不語。面東趺坐。結袈裟角誦呪。滿一洛叉。若是俗人。呪髮梳結。滿一洛叉。即證安怛陀那。世間遊行不為人見。

○又云。詣山頂住。毎食大麥乳糜。常面於日結加趺坐誦呪。滿一洛叉。亦得證於安怛陀那。

○又云。以左手為拳。呪滿一洛叉。證如上法。

百二十　治金瘡法

金剛童子法云。加持油一千八徧。塗刀箭傷瘡即差。

百二十一　治一切疾病法

金剛童子法云。以此眞言。加持一切疾病。皆得除愈。

又云。徧身疼痛。或寒熱病一日二日三日。或常患。加持油麻油。一百八徧。或二十一徧。用塗身即愈。

○又云。一切疾病誦眞言。加持楊枝。拂彼卽除愈。

○大寶祕蜜陀羅尼經云。若患一切病。取水一缾。以因陀羅呵悉多藥。(白及藥也)及鉢羅奢藥(赤及也、)白芥子。幷欝金白檀香等各一分。內著缾中。加持一萬徧。取此香水淋灌於頂。一切大病人皆得除差。及滅一切罪障。所有符書厭禱皆悉消滅。獲得一切殊勝吉祥。若患癩病。澡浴灌頂。亦得除差。若患白癩風。以水灌頂。亦得除差。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爲病者加持水七徧。送與彼飮。卽得除差。

○又云。一切病加持五色線。令帶卽差。

○又云。一切病五色線。加持一百八徧。繫病者卽得除差。

○又云。患眼加持水。與洗卽差。

○又云。癧疰等加持泥七徧。塗之卽差。

○最勝心明王經云。一切病者若見若觸此行人。皆得除差。

○又云。欲除頭痛。想己身爲我(觀自在)。以手摩彼頭。自患自摩。乃至眼耳心脅等痛。法亦如是。

○又云。有患服藥。加持七徧服之。卽愈。

○又云。人癩以吉里麼羅。長十指截。兩頭搵三甜。護七日取是灰和水。徧塗彼身。卽愈。七日總萬徧。燒萬段木。(苦楝亦得、)

○又云。於我像前誦。一獻白蓮華至十萬枚。一切病除。

○又云。像前持一洛叉。然取蓮華。搵三甜護一萬徧。次白芥子。和三甜護十萬徧。一切疾患。乃至決定業病皆除。

○又云。寒熱一日二日。乃至四等病。鹽和三甜護萬徧。然取此灰加持七徧。點病人額上。卽愈但一切病。皆如是作。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若患齒痛。加持齒木二十一徧令嚼。卽愈。若患耳痛。取疊華子油。竝置於熟銅器中。加持七徧滴於耳中。卽愈。若患頭痛肚痛。加持手摩捫卽愈。若患一切病。加持或手或柳枝。摩拂卽愈。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云。淨洗浴已坐三稜草座。誦三十五萬徧。一切悉地無有不獲。仍離白

身一切病。必無二横疾一。
○又云。於二像前一然二酥燈一。加持八千徧。取二其燈煙一。點二於眼中一。能除二一切眼病一。
○又云。以二乳汁木一如レ上。亦以二是木一護摩。至二二十一日一。一切重病皆遠離。於二一生中一更不二復發一。
○又云。閃彌木(以二拘杞一代、)如レ上准。用二阿輸伐馱木一。(夜合代、)准レ上乃至二二十一日一。遠二離一切横災重病一。
○又云。苾唎婆木如レ上。以二白芥子一和レ酥。日三時准レ上。凡三七日。卽得下身與二門徒一。遠二離重病一上。
○阿魯力經云。不レ語於二像前一。坐二三稜草一。誦二十六洛叉一。白月取二烏曇婆羅木一。護摩八千。能療二一切病一無レ不レ愈。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若有レ人患二寒熱病一。若一日一發。或二日三日四日一發。若著二鬼神彌怛孥毗舍遮一。癲癇癰癧白癩。及蠱毒毒蟲等。加二持土(白イ)芥子和二白旦香一。一七徧塗。卽愈。一切業障皆得二清淨一。若患二邪風一。加二持油一塗。卽愈。若患二耳痛一。以二青木香油一和二樺皮一煎。滴二耳中一。其痛卽止。亦能治二牛頭痛一。一切病患處。纔誦加持無レ不二除愈一。

纔誦卽成就。
○何耶揭唎婆觀世音菩薩像法云。以二蘇水佉子一(唐云芸臺、)擣爲レ末。極令二微細一。用二酪汁一(作レ酪殘汁也、)和如二和レ麨法一。用二何耶揭唎婆心呪一。呪三七遍已。其病人空腹服レ之。腹內所レ有一切毒虫。悉皆吐出。
○又云。若患二路陀瘡一。(患二此瘡一者、悉皆死也、)及諸毒蛇之所レ齧者。或患二健毘吒鷄瘡一。此等諸瘡呪二黃土泥一。滿二一千遍一。塗二其瘡上一。卽得二除差一。
○降三世忿怒明王儀軌云。欲レ除レ病者。作二息災壇一。向レ東燒二白米一千粒一。一呪一燒。眞言句中安二除病字一。則息レ病。(豐山)
○又云。欲レ濟二助重病人一者。對二像前一。呪二香水一一百八徧。急撮二入病者腹懷內一。則醒起。
○又云。欲レ留二癲疰病一者。取レ龍水則呪一百八遍。洗二眼口舌等一。自然消滅無レ有二佗病一。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呪水七遍。一切病者服レ之。食飲亦然。萬病悉得二除差一。

百二十二　治二惡鬼病一法

金剛童子法云。毘舍遮瘧部多諸鬼魅瘧。以二眞言一加二

持白縷。結索帶之即差。
○又云。欲伏癲癇鬼。吸入精氣鬼。取黑羊毛護摩一千八徧。彼鬼服已。病者除愈。
○又云。加持香水一千八徧。身上散灑鬼瘧皆除。
○大寶祕密陀羅尼經云。加持安息香一千八徧。於一切鬼魅病人前燒。其所類皆自下語。彼病即差。
○又云。以安息香白芥子和酥。誦眞言一徧。一投火中燒之。滿一千八徧。一切鬼魅頭自破裂。一切病患諸瘧。速得除愈。一切鬼神變怪皆得遠離。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燒佉陀羅木。護摩一百八徧。除一切鬼病。
○又云。以倶那衞枝。幷發吒字誦打地。鬼魅作聲。幷歸命誦右手觸。即得除愈。
○又云。患魅白芥子護摩。其魅等皆馳散。
○又云。患一切鬼魅。加持五色線。繫手護身。以灰加持。結方隅界。加持水。一切瘧皆以線加持。而繫自佗。令除一切罪。白芥子和酥護摩。
○又云。燒沈水香。或薫陸香。能除一切瘧。又患瘧者。加持線繫腰即差。

○又云。患風魅。加持油與飮即差。
○又云。餓鬼所持。及癲癇。加持線與繫得愈。
○又云。嬰孩爲魅所持以樺皮。上書一字頂輪眞言。繫項下即愈。
○一字頂輪王經云。以觀羅斯葉燒。鬼魅現下語。又屍廢舍那炭（灰カ）畫作圓壇。召毒蛇及鬼魅。來能禁止。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若有災厄魍魎諸疾。合白線索一呪一結。帶佩身頸。則得除滅。
○又云。欲調伏步多鬼畢遮鬼者。以欝金香一呪一燒。時別一千八徧。滿三日夜。則自散伏。
○又云。欲遣伏作病鬼者。結印誦呪、欲映罰鬼神病者。以鹽和油一呪一燒。則映鬼病。以瞿摩夷捏鬼形像。置於像前。持刀呪刀。一截鬼形手脚肢節。能令眞鬼肢節疼痛。
○最勝心明王經云。嬰兒爲鬼魅所中。加持倶那衞華二十一遍。散臥處即安。
○又云。鬼魅所持者。以四瓶盛滿香水。各加持萬遍。從頂淋之。便用澡浴。即除。
○又云。若有鬼魅。乃至毘舍遮荼吉尼等所持者。

心誦顧視。卽除。

○又云。加持右頭指。百八徧。揮被鬼魅所持者。便縛說所緣。心所欲。皆能令作。

○又云。有爲蛇所嚙。乃至諸病魅病等。隨行人心所欲加持。皆除。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若人患瘧。於左耳邊誦。患者卽愈。

○又云。若人患風邪魅病。酥油相和。加持二十一徧。令服卽得除差。

○又云。若患鬼魅結呪索。加持一百八徧。令帶卽愈。

○又云。若被拏吉儞魅。加持油七徧。摩塗支節卽愈。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被拏枳儞等諸魅所持者。取白綫如前加持。繫於寂靜面經宿。然後取線呪二十一結。誦密言一徧一結。繫病者頸下。卽得除愈。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云。若人患鬼魅。取粳米粉捏作彼魅形。以鑌刀。卽段々截之。七日護摩。卽得除差。

○又云。若人患瘧。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或長時患瘧。用牛黃。書此眞言。戴卽得除差。

○又云。或嬰孩患鬼魅。書此眞言帶。則得除愈。

○降三世忿怒明王儀軌云。欲縛男女令問顯一辭。取柘榴木一丈二尺。加持一萬遍。然後別處以杖一呪一打。打人二七處。卽萬事隨問皆顯語。卽想意計被解縛。行者修此法(降三世法)時。七々日須斷五壳味鹽。一心無餘境。滿眞言十萬遍。愼勿生散發。則本尊現形法成就。(豐山)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云。若有神鬼難調伏者。取安悉香及白芥子。呪二十一遍。擲火中燒。一切神鬼病者。自然降伏。

○又云。患蠱毒呪水七遍。飮之卽得除差。

百二十三　得人法

金剛童子法云。取沉香水對像前。取犢糞和酥蜜酪。護摩七千徧。則有一黃牛來。又取犢子糞和酥蜜酪。一萬徧如前護。其牛必來。取其乳供得千人。

一字頂輪王經云。於山頂乞食。誦三十萬徧(徧數滿已。三日三夜不食。燒油麻。酪酥蜜相和。然

阿濕薄(菩提木也)(二合)陀木。以爲護摩。從晨朝起首。乃至晝夜作護摩。則得曬惹。又於山頂。作緣生法身塔。或作舍利塔。於塔前。取百千(十萬也)蓮華。毎一花誦一徧。一獻塔。則得摩訶滿拏里主。若不成就。得大邑主。或鄉黨主。

○阿魯力經云。波羅賒木如上。亦以此木三甜。護摩三千五百。隨所念人。應時至珍重供養。

百二十四　得金錢法

金剛童子法云。對滿賢大將前。取蘇摩那華。日燒八千。乃至六月。得千錢千貫。

又云。對像前。香華供養。飲乳食大麥。取蓮華蕊。搵酥護摩一千八徧。得金千兩。

○又云。取白檀香搵油。護摩十萬徧。即得金錢一千枚。

○又云。取蚯蚓糞塗小圓壇。於上坐誦眞言一萬徧。即先行法成就。(先行者、即眞言法成功德効神驗)然後不擇時日宿直。七日。日誦眞言一千八徧。即得金錢一千。

○又云。於黑月八日一日一夜不食。取芥子和酥。護摩一千八徧。則一千金錢並得莊嚴。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取黃華於法陀羅火護摩一千華。得金千兩。

○最勝心明王經云。蓮華搵三甜護。十夜雨金。

○又云。欲襄哦悉底利(龍也)薄施迦囉拏(敬愛)以沉水香搵三甜。護十萬徧。即來與爲兄弟。日送五百兩金。(師云、木四指截、)

○又云。沉香或龍腦護。洛叉日獲千金錢。

○阿魯力經云。伽陀羅木如上。用尾蠟麼果護摩三千五百。乃至七日。得蘇伐唎(黃金也)(二合)那千兩。

○又云。迦唎(二合)尼迦囉木(牡丹代、)如上。臥多(未詳篤胤案以䵷)(二合)那安(二合)藥。和酥日三時准上。乃至一月。得無量蘇拔羅那。(黃金也)

○又云。正月一日。供養聖者。燒沉香。以有香之花八千葉。毎葉一誦。一投打菩薩心上。乃至華盡。一夜念誦。得見聖者。若不得見。即得五百兩金。

○又云。獻聖者荄蓮華。和己血及上酥。先像前作小壇子。設大供養。取渴迦木然火。用其

藥護摩。如是三度。隨念何人。任意所使。
如僕人見主。仍得一百鋌金。必不敢違。
○何耶揭哩婆像法云。以大麥與牛喫已。取糞中麥。洗乾擣煮爲乳糜。從白月一日。食此乳糜。至十三日。即斷不食。何耶揭哩婆像前。以塗香塗地。散種々花。燒諸名香。種々飲食供養畢已。取迦比闍香。擣爲細末。水和爲丸。數滿八千。取迦地羅木。爲柴燃火。取一香丸一呪一投。於火中燒。如是乃至八千丸。盡其炭變爲蘇跋那金黃。重百千兩。(豐山)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欲求錢財者。黑月十四日十五日。二日之中。日々別三時。取烏麻糠米華一種。火中燒之一千八遍。一遍一燒。即得財寶如意。

百二十五　五色線法

金剛童子法云。令童女澡浴。著新淨衣。右合五色線。加持一百八徧。繫右臂上。即除疾病。福德增長。

又云。取五色線。結索加持七徧。繫臂一切鬼魅悉皆遠離。

百二十六　得穀麥豐饒法

金剛童子法云。趣海河水中。取黑油麻。以三指頭撮。誦眞言一徧。一擲一撮於水中。滿八千徧。即得穀麥豐饒。

大寶祕密陀羅尼經云。以飲食護摩一千八徧。供養如來。即得五穀豐饒。

○阿魯力經云。以波羅香木如上。用五穀及酥護摩。乃至三月。五穀豐熟足。(已上、皆日二千五百徧也。)

○又云。阿輸伐馱木如上。油麻粳米和酥酪准上。五穀任意無窮。又波羅賒木如上。油麻和酥准上。乃至三月。得五穀無量。

百二十七　獲福法

金剛童子法云。每日取有香氣華一百八枚。誦眞言加持一徧。一獻本尊獲大福。

又云。作先行法。取白芥子。七日七夜護摩。一月内其宅中雨寶。

○大寶祕密陀羅尼經云。以酥和白芥子。一誦眞言。一投火中。滿一千八徧。獲得一邑主。

○又云。以酥和粳米護摩一千八徧。獲大吉祥。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於山頂作隨心壇。正於壇心。置舍利塔。常於塔前。面東趺坐。每日一呪。蓮花一置塔前。滿一洛叉。能轉短命薄福之人。福壽增倍。

○阿魯力經云。苾唎（二合）波木如上。以茴香葉和粳米。三甜日三時淮上。乃至一月。得莊田五所。

○又云。阿輸伐馱木如上。以波羅賒木。和三甜三時。時別淮上。乃至一月。得富貴果。

○又云。波羅賒木如上。以三甜。和安悉香淮上。乃至三七日。得莊田。

○又云。波勒乞沙木如上。以烏曇波羅木果子。和三甜日三時淮上。凡一月。得名莊百八所。

○又云。秣多木如上。以石榴果子日三時。和三甜淮上。凡一月。得二十所田莊。

百二十八　得畜類法

金剛童子法云。於菩提樹下。（夜合樹亦得）供養聖者像。取牛膝草。[illegible]酥蜜酪。護摩一千八徧。即得象馬牛水牛等自來。隨順驅使。

又云。取犢子糞。護摩七日。每夜一時。誦真言一千八徧。一徧取糞少許。一投火中。得牛一百頭。

○又云。取室麗瑟曼得迦木然火。以骨屢草苗。護摩十萬。即得牛一千頭。

○最勝心明王經云。以阿失嚩魯（馬ノ毛ナリ）麼（乳歟）十萬護。得阿失嚩（馬也）群。以牛乳洛叉得群遇（牛也）。凡所欲物護彼類。求男女以麻油護。求大聰明菖蒲護。杉（松）木護金百叵攞（四卷楞伽雷菴注云、波羅此云斤、然乃百叵攞者、百斤也、）。如上三皆洛叉數。

○阿魯力經云。以烏曇跋羅木如上。用大麥酥日三時。護摩三千五百。久至一月得上乳牛。

○又云。以波羅賒木如上。以伽陀羅木。和蜜酪淮上。乃至三七日。得名馬。

○又云。悉利婆（二合夜合也、）木如上。以犢子糞。日三時淮上。凡一月得百上牛。

百二十九　成就酥法

金剛童子法云。白月十五日月。蝕時行者一日一夜不食。取雅摩夷末墮地者。塗一圓壇。大小如一牛皮許大。取黃乳牛犢子母同色者。令童女。鑿乳酪、

捋酥取酥七兩。置於金銀器中。以左手持酥。以右手無名指攪酥。誦眞言加持。若煖飲之。得聞持不忘。日誦萬言。一誦之後。終身不忘。若得烟相。一切人見者。愛敬尊重。光相現者。安怛但那。

(分酥供養、及日蝕如前法中。)

阿骨力經云。月蝕之時。用上牛酥盛於淨器。取阿輸波多樹葉。蓋之加持不絕。比至月生。如故。現三種相。所謂沸煙。火焰。若沸服之。壽五百歲。行五百里。於不現形仙中得尊。若煙出服之。即隱形。去地二十四指。日行千由旬。壽千歲。火出而服。得大神力明仙。壽三劫。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於月蝕時。取酥一兩置於銀器。對像前誦密言七徧。自喫及與他一切疾病。皆得除愈。況能從初蝕。乃至月復盈滿。念誦不絕。無不獲悉地。

牛酥成就法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月蝕時塗隨心壇。以赤黃牛酥盛赤銅器。置於壇內。把赤銅筯。調々攪酥。呪酥不絕。令現三相。一沸沫相。呪人服者得大聞持。二現煙相。呪人服者得大安怛陀那。三現光相。呪人服者得證識通能知三世成就。雄黃法亦如是。

成就酥珠法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取生牛酥作摩尼形。對像前。以妙香華散壇上。以三菩提葉。安酥珠。念誦。乃至煖。取珠不著齒呑之。纔食已。心所思惟。皆一切發生。力敵千丈夫。隨欲現身壽命一劫。纔稱吽字。山峯城邑天廟皆得損壞。隨所有物護摩。百由旬內。稱彼人名。及囉惹悉底利。皆得鉤召。

百三十　得財寶豐饒法

金剛童子法云。取吉祥木一千八段。搵酥護摩三日。日三時一千八徧。即得財寶豐饒。

又云。求財寶著新淨衣。對像前香泥塗一小壇。燒安息香。誦眞言一萬徧。則得如意。

○大寶祕密陀羅尼經云。於大吉祥天女前。以油麻和白芥子護摩。得大財豐饒。

○一字頂輪王經云。燒一切種柴。一切華。一切果。一切種樹膠。令所求種々財寶皆得。又燒油麻(白油麻也)護摩。所求財寶皆得。

○一字佛頂輪王經云。詣山頂住。常食秔米乳飯。

面東趺坐。結印誦呪。滿二三洛叉一。乃於二三日三夜一。不食不語。以二菩提木一齊截然レ火。卽當レ持二此油麻酥酪等分一。相和於二三日三夜一。一呪一燒。勿レ使二間斷一。滿二三日夜一。欲レ明レ之時。則得二吉稱財寶自然一。

○又云。欲二豐饒一以二諸乳木一。齊截然レ火。持二諸果子一酥蜜相和。一咒一燒。則如二所願一。以二白油麻一和二於酥蜜一。一呪一燒。亦得レ如レ願。

○最勝心明王經云。像前誦二三洛叉一。成二先行法一（誦二四洛叉一卽先行成就トモアリ、然レバ先行トハ先ノ行フト云コト也）。然以二香泥一作二窣堵波十萬區一。於レ前以二蘇末那華一。搵二三甜一護萬徧。卽得二悉地一。已後一切時護念便得二豐饒一。

○又云。像前誦五洛叉。卽成二先行一。沉香燃レ火。以二白蓮一護洛叉。多門天王現。眷屬同至二行人前一。至二於財寶皆豐足一。蓮子搵二三甜一。護二三洛叉一。吉祥天現。爲作二豐饒吉祥事一。

○阿魯力經云。以二波羅娑木一（三卷底哩經云、播羅師木ハ胡桃木也）燒レ火。粳米酪護摩二千五百徧。國內敬重隨レ口。卽順二財寶任レ求。

○又云。波羅闍木如レ上。用二赤小（本ニ大トアリ）豆一煮爲レ羹。白粳米酥蜜日三時。護摩三千五百。得二財寶庫盈所用無レ盡。

○又云。烏曇跋羅如レ上。以二粳米飯酥一。護摩三千五百。卽財寶五穀隨レ意無レ竆。

百三十一　求二他人物一必得法

金剛童子法云。誦二眞言一。加二持菖蒲一一千八徧。繫二於臂上一。於二他人邊一。出レ言所レ求皆得レ稱レ意。又常念誦。於二諸怨敵一得レ勝。不レ被二侵陵一。

百三十二　得二官祿一法

金剛童子法云。取二白蓮花一一萬枚一。搵レ酥護摩一萬徧。卽得二官祿高遷一。

阿魯力經云。波羅賖木如レ上。以二蓮花三甜一。護摩一萬。得二大官一。又伽陀羅木如レ上。以二安悉香一爲レ丸。如二山棗一。和二三甜一。護摩二洛叉半。得二最大一如レ上。

○又云。迦和（二合）毘羅木如レ上。以二三甜一二洛叉半。亦然如レ上。

○又云。於二此像前一然二千盞燈一。用二千蓮華千拘勿駄華一。更取二水中生華一。隨レ得二一類一五百莖已上。是

三色華。各加持八百徧。供養其像畢。即得如上。

○又云。阿利(木穂ナリ)(二合)迦木然火。以荷葉搵三甜。日三時。各一千五百。凡六月如上。

○又云。波羅賒木如上。青蓮花和三甜。日二千五百丸。三月得補相位。又阿輸迦木如上。以黄蓮華萬徧。得最大官位。

○又云。秣駄木如上。以瞿摩夷和三甜。日一千五百。如上。

○又云。用倶胝迦利(二合)毗囉。如法供養。得大官位。所所分有大威力。(梵本不誦眞言、准上法、各一徧應不失也、)

○又云。於三七日。用勿利(二合)迦華二十五葉。供養。及用拘勿陀華一千五百。供養。即得上將位。又以徐地迦華萬枚葉。乃至七日。得大官位。親附國王。又用屈利(二合)跛迦華二千五百葉。如是三七日。得最上職命。又日用一千五百葉遏迦華供養。如是一月。亦如上亦得主情。

百三十三　禁縛解脱法

金剛童子法云。取棟子搵香油。護摩十萬徧。一切因閉被禁縛。人皆得解脱。

又云。被囚禁。夜時澡浴著新淨衣服。誦眞言一千八徧。即得解脱。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呪白鴿糞三七遍。用塗枷鎖。自然解脱。

百三十四　成結界法

金剛童子法云　加持淨灰七徧。遶壇散之。即成結界。

又云。誦眞言加持索帶。或灑水。則成護身。誦兩徧則成結方隅界。三徧護助伴。四徧護曼荼羅。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結方隅界以白芥子。

○十一面觀音儀軌經云。若有他敵及疾疫災禍。不令入國界。欲結方隅界者。燒薫陸香作護摩。取五色綫加持。繋於寂靜面。即成堅固大威德方隅界。

百三十五　灌頂法

金剛童子法云。以四瓷缾底不黒者。取河流水滿盛。及著少分諸香及諸藥。對像前加持一百八徧。頂上澆。灌彼人念誦久致功夫。猶無現驗。被諸

魔嬈惱者。不祥鬼魅所持由作此灌頂洗浴法。故諸魔魅等悉皆遠離。福德熾盛。速疾成就。

百二十六　作叉法

烏樞瑟摩明王法云。以佉䭾羅木作三股叉。絶食三日。以日月蝕時。寒林中布像。以香華飲食廣以供養。右手持叉。加持之。叉燄起止後於夜分豎叉於地。七寶堂宇現是人前。天女繽紛充滿其處云。欲何所作歌舞音樂種々驅使將曉去。又如故。

密法修事部類稿四

大壑　平篤胤撰次
男　平田鐵胤
孫　同　延胤
門人　青山景通

金毘羅童子威德經

大廣智不空密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是時大會。有百千萬億諸大菩薩。及諸天龍夜叉人非人等。無量大衆。爾時如來。於諸衆生作一子想。從佛頂放百千光時。會中大衆悉遇斯光。如身毛皆豎。自身所有光明隱蔽不現。爾時文殊菩薩。即從座起。白佛言。今日如來放如是光明。令十方世界。皆悉金色。諸天宮。龍宮。諸神仙等宮。天魔外道宮殿。皆悉震動。自失光明。身體戰悼不能自持。世尊願爲我等說是神光自在力。爾時會中大衆。亦異口同音白佛言。唯願世尊。速說斯妙義。爾時如來光明還來。遶佛三帀。從佛頂入普告大衆。今日如來憐愍衆生。如羅睺羅。又令一切有情。皆得出離三途苦

難。時會中有六師外道。尼乾子等爲上首。從座起白佛言。瞿曇汝言皆悉妄語。汝近出釋宮。於雪山間六年修道。今稱我得成等正覺。轉大法輪。誑諸衆生。皆令墮落地獄。汝雖是釋衆。久居山間多學幻術。或學妖魅。虚誑衆生。詔稱我得道果。具一切知。汝若得道果。具一切智。成正覺者。云何道來道去生滅無定。是時六師外道踴身空中。起大猛火。乃放大風雨。或手化出刀山。或出猛火。令一切聽法衆生受大苦惱。或震動三千大千世界。或令地分裂湧出灌湯。或空中化出山。或擎大石。或騰空自在行住坐臥。是時衆會各言。是彼外道實具一切智勝於如來。彼瞿曇近出釋宮。至於雪山。今云成佛。既得成佛具一切智。但說人空法空。復伯叔弟提婆達多。日夜惱亂。何不降伏。彼一人尚不能化。云何能化人天耶。此外道從無量劫。修集不可思議法門。今顯如是大自在力。堪作大和尚。我等詣彼受學。爾時如來結跏趺坐。入於旋陀羅尼三昧。從其頂毫放千光明。一一光中。各在百千化佛。復放千光明。遍照此三千大千世界。于時十方大地六反震動。天雨寶華繽紛而下。是光中化佛。及會中雲

集諸佛菩薩。各隨面門放五色光。亦遍照十方世界。時彼諸外道惛亂迷悶。所有威光並隱。其受苦衆生皆得離苦。諸外道變成火聚。自燒其身昇空而去。時會中大衆。及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神仙等。歎希有正覺世尊。各發大弘願白佛言。世尊今日以大悲力欲顯大神力功德圓滿陀羅尼。我等亦有大陀羅尼。於五濁惡世中。饒益衆生。願許我等說。所獻神呪各現變相。爾時如來密化自身。於大會中。作金毘羅童子。身長千尺。復有千頭。身生千臂。大叫哮吼。彼十方諸獻呪諸衆。隱沒其不現。唯有童子一身。于時如來告大會。汝等勿怖。各現本處。是一切獻呪者。皆悉除怖畏現其本身。爾時阿難從座起。前白佛言。如來彼童子。有何威力。修何智慧。現如是神通相。十方諸來菩薩。諸衆生呪。並悉隱沒唯一身。願說此所由。爾時佛告阿難及諸大衆。我於無量劫來難行。種々智種々慧。爲求法故。今得正覺。降欲界魔故。又欲令五濁衆生聞此呪。令得遠離三途。故衆生欲成大法。擬出世間。或救大苦難。作大醫王。療衆病者。或欲降諸天魔。制外道者。當於二七日間。空一淨室。白月

圓滿日。香泥塗地。隨心造壇。著種々菓子。及採白花供養。若冬日無花者。以五色雜綵剪作花散壇中。晝夜三時行道禮拜。誦呪日三千夜六千。身著白衣。三日一浴。厠出入衣別。黃帛纏頭。其壇四角。柏木作橛。（柏木者白檀木也、日本ノアスナラフノ木ノコト也、）一面懸八幡。四八三十二。壇中置一百瓷香爐。燒沈水香。及薰陸香。白膠香等。其壇夜間燈勿著。燈暗誦其呪。行者面向西起誦呪。勿坐。至滿七日。乃至二七日來。離諸貪著。及遠房室。夜間止宿。獨須一室。勿共別人臥。又飲食勿令婦人造之。柴亦須有薰香者。水亦用淨泉。其作食人常誦呪。飯具熟便盛印之。若不爾者。惡神嗅香美。行者食無味。若依奉行者。悟達一切。徹表玄靈。爾時如來徐々說此本業大勝金毘羅童子降伏魔王神妙呪曰。唵悉喇陀。（上音引反長陀聲、）嚩嚕嚕（短反音引、）摘迷吽（長引吽聲反、）口已三千大千六反震動。十方諸佛。及諸大菩薩。皆證究竟。神仙及諸小菩薩等。皆獲正眞覺之道。㊀爾時藥王菩薩。從坐立而合掌恭敬白佛言。我從無量劫來。於無量佛所。聞說諸陀羅尼門。未聞

是呪。今日發意修學此法門。助如來宣揚敎化。願許我受持。爾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汝能於此密藏。發意修行。助我法。令諸衆生。必得解脫。爾時藥王菩薩言。若諸衆生欲在世間。求出世間者。或發大猛心。欲求禪定智慧者。或救衆生苦難者。先須持此神呪。十萬遍。然行諸（イ無）方法。

○若求見世辨才智者。取訶梨勒七顆。白檀香一大兩。（天竺一大兩者、百二十目也、唐一兩者十文目也、）燒作灰。當顆各別燒。白蜜和。每顆復作七丸。七々四十九丸。將藥向釋迦像前。呪一千八遍。平旦時服一丸。於七々日間服盡。身中所有不淨之物。並皆除斷。身如瑠璃。內外明徹辨才。天中及諸天神仙。皆作導首。其藥惟忌五辛。及酒肉女色等。

○若欲入海龍宮。取龍左耳如意寶珠者。誦此呪一萬遍。取菖蒲根三兩。安息香和搗。向像前。白蜜和之。作丸如豆大。呪一百八遍。當襞前壇。將藥壇中燒之。令彼龍宮。振裂崩摧。大海枯竭。彼諸龍王。及阿修羅王宮等。悉碎如微塵。其龍王惶

惱。莫知所以。行者若思令龍王知其所願者。取白蜜甘松香。和彼藥燒。其龍王覺知。是人須實珠。兩手捧獻行者。欲令彼龍宮。及阿修羅宮。復舊者。勿燒彼藥。宮即如舊也。

若欲修此法。救萬病者。取訶梨勒掩摩果五兩。和搗篩。先誦前呪一百八徧。即於佛前胡跪。一心發大慈心。作醫王想。取男子乳和了後誦呪一千八遍。獻佛三日。然後取用療病。若人患痔瘻者。與少分服之。百日即語。

若人患眼病者。於深室護風塗藥。三日即差。

若人患耳聾者。取藥。和白膠滴之。即差。

若人患疼者。塗藥即差。

若人患跛者。塗藥七日差。

若人患三十六種大風者。取藥和井花水服之。三日即差。

若欲禁山中禽獸蛇蟲等者。取柏木三尺廣四寸。取藥和書禁文。其文諸蟲蛇及禽獸。不得在山。懸勲木上書此文。向佛前。復誦前呪三千遍作栓釘著高山。七日內。一切禽獸。即至彼文處。諸虫蛇並集其處。

若欲木葉樹令變者。取藥少分和水噀之。三日間作大栢樹。

若人令長壽者。取藥和井花水呪七遍。服即長壽命三劫。

若令人轉老作少者。取生石蜜和藥塗面。及塗髮。即如十五男女相似。

若令人愛樂者。取藥和金帶行衆人愛敬。

若欲講妙法者。取藥塗心。敢衆舌心聞辨才。

若欲令人端正者。取藥和水洗面。數日即端正。

若欲令斷五穀者。取藥和棗服之。三七日即不食。

若人多嫉惡妒忌者。取藥塗心即止。

若人多貪者。取藥和銅末與服之即不貪。

若人多婬者。取藥與服之。七日永不婬也。

若人多愛殺者。取藥與塗身。即不殺也。

若欲令不殺一切猪羊者。取藥塗刀。即殺不得。

若愛獵者。取藥方便與帶。永世獵不得。

若人愛捕魚者。取藥擲水中。永代網不得。

若人愛食肉者。取藥與服。即不食肉。

若人求渡海。取藥塗脚下。即如渡乾地。

若作前法不成者。我自焚燒此身。令如微塵。

(一)是時龍樹菩薩白佛言。我亦令如來法。廣開無量法門助之。爾時佛讚龍樹菩薩言。善哉々々。汝當速說。時龍樹菩薩言。若有衆生。求利智辨才者。依前誦呪一萬遍。取訶梨勒十二果。蜜三兩。井花水五升。煎取二升半。取彼果及蜜。陰乾搗篩。復和彼藥汁。夜間子時服之。其行者口吐三升黃金。令人增智。至三七日間服。力自在百劫以前事。

若人求隱形者。亦取上二物。取水一斗煎取五升。行者洗浴。即隱形。若欲現者。取黃牛酥少許洗。即或隱或現。

若行人求見一切具智者。擬避世間王難者。及和會諸怨憎者。或有惡者相惱亂者。當取光明朱砂一兩。紫赤者一兩。天門冬根一兩。新蜜蠟一大兩。取五月五日大醋三升。日沒之七日。然暴乾。和搗篩。黑石蜜三兩。共前藥和之。向鏡合子盛之。即於釋迦像前。呪之六千遍今日先齋七日然後服之一大匙許。其夜即夢見我說諸方法。一一令解

若人求財寶者。取藥已用塗脾。所須之物求者即得。

若療諸病者。取少許藥。於佛前誦前呪。一百八遍。自服療病立差。

若人患白虎病者。取藥少許。塗病人床。即立差。

若人患癩者。取藥五分已來。取流泉水。和煎用。洗即立差。

若人偏半風身不遂。取藥少分。復誦前呪。一(△脫文アルベシ)

若欲代衆生病苦者。取安悉香一大兩。燒作灰和泉水。自服入腹。即取藥塗彼患人痛所。行者祇之。患人差。行者代自受之。若欲解者。即取白膠香少許令之。即吐病即差。

若起死經三日者。取藥一分。復取彼死人髮少許。燒作灰和藥。內口中。即起。

若欲起七日死者。取藥二分。和彼死人衣少許。燒作灰和藥。內鼻中。即起。

若欲起百日死者。取藥三分。取彼死人棺少許。作灰和藥。塗彼死人額上。即起。

若欲立驗用前。即起者以彼死人名字及年。書紙上。

燒作灰。和藥四分。淸水噀死人。以藥塗心卽活。

若欲求種々巧者。取扱梨草三兩。(此云人參是也。)又搗和藥服之。數滿七日。有百萬巧神。來行者所。敎示種々之法。隨意恣用。

若欲作種々之喜弄者。取菖蒲七々四十九莖。長五寸者。又於佛前呪。一根復呪。七々遍隨意用之。

若欲於江河大池之中。作船者。取菖蒲三寸。取藥少許塗之。擲彼水中。卽成大船幷及船人並足。

若欲盛熱之日變氷者。取菖蒲五寸。又溫藥令暖。少許塗之。擲水變成氷出。

若欲作龍者。取菖蒲三寸。以藥塗之。已黑畫出、服口。擲彼水中。卽作龍起。

若欲逆流河水者。取菖蒲五寸。以藥塗之。呪三遍。擲著水中。卽便逆流。

若欲作象者。取菖蒲五寸。以本藥塗之。呪七遍。擲水中變成白象。

若欲起大風雨者。取藥口中含之。吐氣隨口卽風起。

若欲令人日行千里者。取菖蒲三寸。燒作灰。和藥塗脚。不欲進千里。並不爲難。

若欲行者遠進他國。中路無火者。取藥多少。呪之三七遍。擲向地中。卽成大火起。

若向他國中路無水者。取藥少許。埋著地中。經宿卽水出。

若劫末三災競起。欲害身。帶此藥一丸。無敢能害者。

若自身令變成種々色相現者。取藥少許。和棗吞之。吐出雞卵。

若欲令自身變成大蛇者。取藥和色粉吞之。卽成大蛇。

若取藥塗心。誦前呪一百八遍。變成師子王。

若以藥塗身。卽變成狂象。

若以藥塗身。卽成白兎。

若以藥塗頂。卽變成野鹿。

若以藥塗左右(脫字アルベシ)中。變成孔雀。

若以藥塗髮。卽變成百歲老人。

又以藥塗(　)。若欲施彼藥者。取井花水三升。大釜煎少許藥。然置菜子著手。于時卽有生菜牙生。若一日之間菜其長三尺。

若施此方者。藥少許。和百種香。作湯澡浴。卽差也。

我陳此方。窮劫不盡。但依如來前呪及壇法。作若不成者。我當捨菩薩位。代有情受苦。

㊂時馬鳴菩薩。卽從座起白佛言。我亦有神妙章句。衆生得聞之者。亦得離苦。我說之。如來讚馬鳴菩薩言。善哉々々。汝當速說。爾時馬鳴菩薩言。世間衆生多處塵俗。恒常流轉。無時停息。我今說此方法。悉得解脫。若有情類。求離世間者。求離死生者。取曇磨羅五兩。(此云白膠香明者是也、)取苍毘羅五兩。(此云二月八日臘、)婆伽勒五兩。(此云天門冬是也、)勒婆婆五兩。(此云白訶梨勒是也、)取井花水三升。白蜜三升。柒(未詳)三升。和上件六味。水中當煎之。唯於淨室內煎。不得觸穢。行者誦前呪。不得停歇。三升井花水。煎取一升。然後盛於新器中。堀地三尺。埋之二七日出取之。先向佛前。供養三日。行者淸齊洗浴。取藥少分嘗之。味如忉利天歡喜園中食相似。然後誦前呪。呪藥三千遍。行者卽取半合許服之。七日之間身昇虛空。來去自在。水火倶出。復有七種大福莊嚴散之。化作一鳥。向天飛去。

若欲求智慧者。藥少許和。卽有三十生宿命智。

若欲佗心智者。取藥食藥。一日之中萬病消除。

若食二日。身上萬罪消滅。若食三日。倶隨並盡。若食四日衆人愛敬。若食五日辨才智慧。若食六日。身中不淨。流溢並悉消除。若食七日。身得昇天。相好具足。此藥能成種々智慧。所有苦難若聞此藥名。無不解脫。

若患損心者。取藥少許。和生金末。呑之卽差。

若人坐禪失本心者。取藥溫令煖。塗心卽差。

若人患骨蒸病。多時不可差者。取藥半匙。大醋服之卽差。

若令人長壽者。取藥一匙和海合少許服之。延年得三千歲。

若欲求隱形者。取藥塗背卽隱者。取藥塗面耳卽隱。又法欲隱者取藥塗鼻卽隱。

若欲預知人心者。取藥少許燒作灰。復白蜜和之呑。當日有事等卽知。

若欲得一切法術。及呪功能欲知有効無効者。取遠志一大兩。黃牛乳一升煎之。取半升令冷。

向釋迦像前誦呪二十一遍。然後取服三日。吐三十顆金鈴。

若欲知此藥有効無効。取彼合藥竟。置向沸湯中。變成白蓮華狀。

若欲成大法。取前件藥一合白蜜一升。和煎令焦取之。佛前呪二十一遍作丸。丸如豆許。向空高散之。各化作一鳥。向天飛去。

若欲求智慧者。藥少許和。卽有三十生宿命智。

若欲求佗心智者。取藥誦呪。泉水服之。卽得萬里佗心智。

若欲求自然智者。取藥一合和井花水。晨旦服之。二七日得自然智。

若欲修大乘經典者。煎件藥日呑少分。七十日心開。悟解八萬闍陀書史。聰明智明。慧辨才無礙世間第一。

若欲求種々智慧者。取藥三合。佛前呪之七々遍。然後服之。卽得一切智。

若欲求世間財者。取藥一合。佛前呪之一百八遍。澡瓶中盛之。三日變成黃金。隨意服（用カ）之。

若欲求世間財者。取藥隨多少。佛前呪一百八遍。取黃金沙一升和之。器中盛之。卽埋地中。□日乃變成紫磨黃金。

若欲入海取七珍者。藥少許和漢欝金香牛兩。佛前呪之八十遍。呼彼海龍王名字燒香。藥香徹彼海龍王所。其龍領百萬眷屬。送種々七珍到行者所。

若欲降伏一切禽獸者。取柏木三尺。以藥塗之。於佛前呪三七遍。以杖打地一下。所有禽獸並悉雲集。名行者所。若欲令散者。取藥燒之。卽得四散。

若欲令人延年壽者。取柏子三百顆。蜜一合。煎之令焦。將作佛前呪一顆一呪。取藥少許塗之。復向佛前呪之七百遍然後取服。呑一丸。命等日月。若呑二丸。命齊天地。若呑三丸。延命一劫。若呑四丸。壽命兩劫。若人等但於我法生少重心。依口來前呪作之。立卽成効。

㊃爾時會中復有一大仙。名曰祁婆。（祁一本作祚）卽從坐起白佛言。我亦有大法。能助如來。彼呪功力故如來讃言。善哉々々。汝當速說祁婆大仙言。

若有衆生。求一切種々智慧者。或求延年益壽者。取馬牛乳三升。遠志根三根。訶梨勒十顆。乳中煎之。令乳乾盡。卽陰乾搗篩。白蜜和之爲丸。如棗子許。於佛前誦。呪之四十遍。晨旦時向西著面。頓服令盡。於三七日間。卽得一切世智辨才。天龍八部恒常衞護。

復此妙方。若有修法人。求攝錄一切鬼神。及野叉者。取母狗乳一合。白牛乳一合。取上件二味乳。一處。取天門冬根半兩。遠志根半兩。搗篩呪之七遍。然後和乳。於銅鐺中煎之。二十沸許。便將佛前誦呪一百八遍。卽頓服之令盡。於七日間。一切鬼神並悉。現身其人所。若第一七日。善鬼惡鬼。奪人精氣之鬼餓鬼。及阿修羅眷屬。魅鬼魍魎。精魅。古久精雲山林之鬼。八吏六丁從術之鬼。五星六度五岳之鬼。如是等鬼集彼人所。其鬼惡氣。及惡毒悉自滅之。任行者驅使。欲知千年消息。問之令著。天宮日月精神。住室神。地神。水神。火神。風神。諸大山之神。人身中五情神等。如是一切諸神。並悉雲集行者門首。若三七日之間。一切羅刹。及夜叉並來。雲集行者門首。若修行人。欲令驅使彼諸鬼神。及羅刹夜叉等者。取安悉香。白膠香。白芥子。各半兩。俱供搗篩。白蜜和之。悉火燒。誦前呪八□十遍。其一切鬼神。及夜叉羅刹等。悉皆化面而倒。悉亂擧身。自現不能自勝。彼鬼神若不降伏者。取彼前藥呪之。卽降伏也。

若令性悟者。取乳頭香燒之並悉性悟。皆捨彼鬼位。並得清淨之身。一從行者驅使。隨意所須。預知千里逆順之事。

若欲求萬年仙藥者。取前三味藥。於山間燒之。誦呪百遍。一切萬年精雲芝草仙。千年松公。及九雲仙。駕鶴應草。瑞草。芝雲並總自。出現其人所。若欲採之。正月一日。二月八日。四□八日。此等三日。一切諸藥草之精。並在人間。餘日多化。不在本所。若採此藥。先呪一百八遍。我自往彼人所歛受。和合令食之。我自捨彼仙位。與行者。

若入山求採妙寶七珍者。取安悉香。白芥子。甘松香各一兩。漢欝金香。青木香。水銀各半兩。相和搗篩。取此間陰泉和之。卽於佛前呪一千八十遍。時於高原上燒之。山間伏藏。及龍宮中七寶並悉現。行者欲取時。取青木香燒之。發願然

後隨意取用。
祁婆變七寶方。若欲變瓦石爲摩尼寶者。取赤石如鷄卵許。與水銀五兩。安置銅鐺中蓋之。以柏木灰水煎三日。燒之令水銀盡入石中。變成火色。然後滅火。漸々令冷。取向佛前。誦呪一萬遍。其寶光明照三千里。此寶力能壞諸魔王。摧其地獄。行者起心動念。卽七寶隨意滿足。亦能無火之處。能出火。
若人欲作諸法術。變瓦石成明月寶珠者。取白石如鷄子許。水銀三兩。米粉二兩。烏牛乳半升。和向銅鐺中。煎之令盡。然後取荏油一合。置鐺子中。煿石令燋。油盡以漸々令冷。卽向佛前。誦前呪之百遍。其石色如日月。表裏明徹。斯寶然得萬里。又其珠力。能出種々珠寶金銀珊瑚。又能令人自在求如意。
若欲變瓦礫成如意寶珠者。取金色石如雀卵許。取水銀三兩。生金半兩。慈石一大兩。桃人八顆。去皮。與上四物供置一處。向生鐵熱中煿之。其石並彼四物。著濕地之中。三日乃取看。其色如紫磨黃金。向佛前呪之一百八遍。其珠威力無量無邊也。彼行者意欲去處。其珠騰身而去。亦能出種々妙寶。行者但發大悲心。亦能令三界有情。常得安樂隨意。一切衆生願。悉皆充足。
〔五〕時觀世音菩薩。安祥而起。白佛言。我亦有大法。爲持如來此法。爾時佛讚觀世音菩薩言。善哉々々。汝當速說。時觀世音菩薩言世間衆生多有愚痴輪轉生死。無時停息。或爲王宮逼迫。或有諸惡鬼。伺求人命。不得長壽。或火風所害。或被惡賊傷損。或有怨家債主。每恒相逐。世間有如是等事。我除斷令得安穩樂。若有修行人。多年累日修學不成者。訶梨勒一百顆陰乾搗篩。作末白蜜和之。亦令陰乾收取。丸如梧子許。一丸一呪訖。卽將藥向釋迦像前。復呪一千八遍。行者自吞三百丸。三日之間頓。悟九十劫生死之事。
若修行人。慈心欲濟地獄苦。取井花水三升。淨椀中盛之。晨旦取柳枝。攪水誦前呪。一百二十八遍。水盡卽取藥。燒七丸。一切受罪衆生。悉乘蓮華化生。常得安樂。地獄枯竭。長無罪人。閻羅王。五道大神。大山府君。一切冥官業道。並悉生天。
若欲救苦難衆生者。取藥七丸燒之。起大悲

心衆生所受之苦。當時卽息不受。

若有女人生産難者。取藥一丸。和酥摩腰下。卽易生。

若橫死者。取藥少分以塗背。一日卽起。

若水溺死者。取藥少許。置彼死人口中。三日卽活。

若人卒死者。取彼死人頂上髮七莖。斫之和藥一丸。內向口中卽活。

若患偏風不遂。多年不能起者。取藥一丸令呑。七日復與一丸。至四十九日。與丸呑之。百日內卽差。

若心腹脹滿垂死者。取藥少許。和小便呪一遍。與服立差。

若求延年益壽者。取藥七丸。燒作灰。蜜漿服之。卽受命百劫。

若患狂者。取藥一丸。繫向頂上。卽差。

若欲施藥者。取四丸。埋向宅四角七日。卽出一大花樹。一角出一樹。一角出泉。一角出火。一角出雲。四角各別。

若欲施藥有驗者。取藥七丸。向釋迦像前。呪一百八遍。擲彼藥像前一丸。變成釋迦文佛。一丸變成我身。一丸變成白鶴。一丸變成白象。一丸變成百寶蓮華。一丸變成金剛。一丸變成密跡。欲令化仍奪者。取水噀之。卽如故。

若求禪定者。取藥三丸含之。靜處安禪坐。入無量定。經百二十小劫。於禪定起。敎化衆生。其身如本。

若欲降惡風雨者。水和藥噀之卽止。

若欲降怨憎者。取彼名字。和藥置火中。其眼如逆(羊カ)。出舌長三尺。面如火色。若欲解者。復書彼名字。和藥一丸燒之服。取彼藥。向此人散之如故。

若欲鬪勝者。取藥七丸擣碎。五穀子隨多少。向佛前呪一千八遍。散著田中收刈。

若欲冬時樹生花菓者。取藥一丸。埋著根本。卽生花菓。

若欲使一切諸天八部者。取藥燒之。卽現其身。任行者駈使。

若人日服此藥一丸。滿百日或七十日。頂知三十萬里事。

若欲隱形者。取藥。和烏麻油塗髮隱。

我今具說盡微塵劫。亦當難盡。但依上如來法及壇。呪持此法。若不成者。我誓不取正覺。此法甚難得。聞諸方術。及種々秘要法。易聞難行。此法難聞易行。諸有情。但持此心。皆成。無不成法者也。

金毘羅童子經

金毘羅法作道場。不空三藏譯。燒沈水香。白膠香。薰陸香。用瓷香爐。藥王菩薩助法。用白檀香一兩。訶梨勒七果。燒。蜜和四十九丸。除身中萬病。入龍宮。取寶珠。用菖蒲三兩。安悉香蜜丸。甘松香（本文ナシ）和燒。救萬病。用訶梨勒。掩摩勒各五兩。男孩子母乳和作丸。龍樹菩薩助法。用訶梨勒十二顆。蜜三兩。井花水煎服吐出金。治萬病。用光明沙。紫赤朱。天門冬。新蜜蠟。五月五日大醋三升。黑石蜜三兩。和煎。觀世音菩薩助法用訶梨勒百顆。蜜丸。馬鳴菩薩助法。白膠香。天門冬。訶梨勒。蠟各五兩。粜三升。井花水煎白蜜用和。

承安二年五月十二日書之

千手觀音治病合藥經抄

西天竺國三藏伽梵達摩奉詔譯

爾時佛言。此觀世音菩薩所說。大悲心陀羅尼（此經不見サテ下ニハ救苦陀羅尼トモアリ）。眞實不虛。

若有人而。欲請觀世音菩薩者。取拙具羅香（安悉香也、）呪三七遍燒時。必卽來到。

若有人橫鬼所著者。取弭哩吒那（貓兒頭骨也、）燒作灰。和淨泥。捻作橫鬼形。於像前。取鑌鐵刀子。呪一百八遍。段々切斷。爲一百八徧。卽稱彼名。卽差永還復不著。

若有人。蠱毒所害者。取劫布羅香。（龍腦香也、）具和安悉香。各等分。以井花水一斗。和大上。煮取半升。去滓取汁。於像前。呪一百遍卽差。

若有人蛇蠍所螫者。乾薑大小末呪一七遍。著瘡上。立卽愈。

若有人怨敵傷害者。取淨土或麪或蠟捻。作彼人形。於像前。取鑌鐵刀子。呪一百八遍。一呪一截。一稱其名。燒盡一百八段。彼人卽歡喜。修身厚重相愛恭敬。彼是無怨。

若有人患眼精壞者。若有靑盲暗者。若白暈赤膜。

無光明者。取哥梨勒果。菴摩勒果。鞞醯勒果。三各一顆擣破細下篩。當研時唯須淨護。莫令新產婦人及狗見。以白蜜若人乳汁。和封眼中者。其人乳汁要須男孩子母乳汁。若女兒乳汁者。成其藥。和竟者。還須（於カ）像前呪一千八遍。著眼中滿七日。在深室內。慎風房室五辛。諸不淨物。即得精還明淨光盛。

若有人。患虐鬼病者。取虎豹犲狼皮。呪三七遍。著彼身上即差。師子皮最上。

若有人。被蛇螫者。取被螫人結聹。呪三七遍。著瘡中即差。（結聹者、所聹耳穴內、結耳屎是也、）

若有人患惡痓。入心悶絕欲死者。取桃膠一丸。大小亦如桃實大。以清水一升和煎。取半升呪七遍。頓服盡即差。其藥莫令婦人煮。須淨護造也。夫諸藥造。不須人無驗。

若有人。患傳屍鬼氣伏連病者。取安悉香呪三七遍。燒薰鼻孔中。又取七九如菟失大。呪二七遍。呑即差。慎酒肉五辛。及惡罵。又取摩那屎羅。和白芥子印成鹽。呪三七遍。於病者床下燒。其作病鬼身。即壁裂也。鬼逆走不敢住也。（摩那屎羅者、雄黃是也、白者淨也、印成鹽美是也、）

若有人。患一邊偏風。耳鼻不通。手脚不便者。取胡麻油內木香煎。呪三七遍。摩拭身上。永得除差。又取純牛蘇。呪三七遍。摩身上差好。

若有婦人。患產難者。取胡麻油。呪三七遍。摩產婦臍中及玉門中。若令口呑易生。

若有女人。懷妊死腹中者。取阿婆末唎草一大兩。以水二升和煮。絞去滓取一升汁。呪三七遍服。即出。無苦痛。若不出胎衣者。亦服此藥即出差。（阿婆末唎草、牛膝草是也、）

若有人。卒患心痛不可忍者。爲道屍疰。取杜嚕香。（薰陸香也、）如乳頭成者一丸。呪三七遍。口中嚼咽不限多少。令變吐即差。慎五辛酒肉油物。諸不淨物及房內。

若有人。患蛔虫齩心痛者。取骨嚕末遮（白馬屎也）半升。呪三七遍。服即差。若重者一升。虫即如綟索出來差。

若有人。患下瘡者。取菱首葉。搗絞取汁。呪三七遍。夜臥著眼中即差。若須白牡馬失汁。呪三七

遍如上差。(骨嚕恒怯者、新驢糞是也、)
若有人。被大燒瘡者。取熱瞿摩夷(烏牛屎是也、)呪二七遍。塗瘡上即差。
若有人。患腹中病痛者。取井花水和印成鹽二顆。呪三七遍。服半升即差。
若有人患赤眼者。及眼中有努肉。及有翳者。取奢弭葉。擣絞取汁。呪七遍。浸青錢一宿。更呪七遍。著眼中即差。(奢弭葉者、苟杞葉也、)
若有人。患畏夜不安。恐怖出入驚怕者。白線作索。呪三七遍。作二十一結。繋項恐即除。非但除怖。亦得滅罪等。命延長。
若有人。於家內横起災難者。取石榴枝等。截一千段。兩頭塗蘇酪蜜。一呪一燒盡一千八遍。一切災難患悉除滅。要在像前作之。
若有人。取白菖蒲。呪一百八遍。繋著右臂上。一切論議得勝。
若有人。取苟杞葉。若枝柯寸截兩頭。塗眞牛蘇白蜜牛酪。一呪一燒。盡一千八段。日別三時。時別一百八遍。滿七日。呪師自悟通智。
若有行人。欲降諸大力鬼神者。取阿利瑟迦柴。(木槵子是也、)呪三七遍。火中燒。還須蘇酪蜜。要須於像前作之。
若取胡嚧遮那(牛黃也、)一大兩。著流璃瓶中。置像前。呪一千八遍。塗身點額。一切天龍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歡喜。
若有人。身被杻械枷鎖者。取白領(鴿乎ソハ隨心タラニ經ニ呪ニ白鴿糞ニ三七遍用塗ニ枷鎖ニ自然ニ解脱トアリ、)失呪一百八遍。塗於手上。用摩杻械枷鎖者。即自解脱。
若有夫婦不和狀如水火者。取鴛鴦尾。於像前呪一千八遍。上帶之彼是。即終身歡喜相愛敬。
若有人。被虫食田苗。及五菓子者。取淨灰砂。呪一千八遍。散田四邊。虫退散也。若諸菓樹兼。呪水一百八遍。乃至一千八遍。灑著樹上。虫不敢食害菓也
若有人。逢鬼口禁吐沫。不知人色。應急死者。取虎魄玉細屑。呪一百八遍。以酒令服。又取骨嚕萬異(白馬屎也、)絞汁呪二七遍。令服。又造其額上鬼神絓。呪一百一遍即差。
若有人。被湯爛傷者。取木灰和水。呪三七遍。

泥瘡上日三遍。又熱瞿摩夷呪三七遍。塗瘡上即差。
若有人。食諸畜生尖毒。煩心悶欲死者。取淨土一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汁。呪三七遍。令服即差。
若有人。卒得諸腫癤者。取蕪菁葉。搗和清酒。呪三七遍。搦腫上即差。
若有人、惡腫入腹欲死者。取瞿摩夷。燒和酒。呪三七遍。塗腫上。又口令服即差。
若有人。患鼻大衄下欲死者。取生蓬葉。和水煮取汁。不限大小。呪三七遍。令呑即留生。
若有人。亦血痢白痢。取桃脂大如鷄子。呪三七遍。令呑即差。
若有人。患嗜咳者。取桃子人一升。熬火和粘糖。呪一百八遍。頓令服盡。乃至須造三四劑。病即愈。
若有人。患大便孔癢者。取草經羅葉。（菟絲子也。）熬細末和糖。呪一百八遍。塗孔日三即差。
若有人。患大便不通。取葵子二升。以水四升。煮取一升汁。呪三七遍。數服即下。
若有人。患小便不通者取瞿摩犢夷。絞取汁。呪三七遍。令服即愈。（犢牛子之失也。）
若有人。患小便不通者。取房内樑上塵細下。篩以三指。撮和清水。呪三七遍服差。
若有人。小便數忽起者。若去斗許者。取括樓根一兩。以清水三升。煮絞取半汁。呪三七遍。若一百八遍。頓服即差。
若有婦人。任身卒得病者。取小豆五升。豉三升。以清水一斗。煮取三升汁。呪一百八遍。分爲二服。即差。病産生安樂。
若有婦人。患例子産難生欲死者。取蓬萊一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汁。呪三七遍。令服即生無病。
若有小兒。患夜啼不安眠者。其兒目下書鬼之字。呪三七遍。三唾即差息。
若有小兒。頭生諸瘡者。取瞿摩角鰓。（牛角中子。）燒末和猪脂。呪三七遍。塗瘡上即差。
若有小兒。患舌腫。不能哺乳者。取東方桑汁。呪一百八遍。塗舌立愈。
若有小兒。口中生瘡不能食者。取黄連根。細搗篩。下以和男子母乳汁。呪三七遍。塗口瘡上即差。終

凡四十六法アリ

忿怒王眞言儀軌

於摩醯首羅陵誐廟 以毒藥芥子犬血。和漿水塗有陵誐取白氎葉供養。取人髑以爲神線角絡纏之。以右手持人髑髏。擲打陵誐。左手頭指擬大怒而往彼悖王陵蔑及餘惡人大用大富暴惡主宰 其作法處 閉門 裸體披髮。以左脚踏摩醯首羅陵誐擗裂兩段。開大吽聲不應怖畏。卽其日悖王及餘大惡朋黨寃敵被則大寒熱病所持。或非人或羅刹所著。又更須臾頃念誦。其寃敵於刹那頃殞歿。若至連夜誦。彼家眷屬滅壞。

又法。日中至於摩醯首羅廟。取若棟葉獻之。燒犬肉充焚香誦眞言。其寃家被火燒然。卽著瘧病戰慄若念誦不間瞋怒住摩醯身右邊。卽彼寃喪滅若欲令如故者。又以水洗陵誐復冷牛乳浴之。還復如故。

又法。摩醯首羅陵誐右邊然摩捺那棘木柴。以毘黎勒木搵毒血芥子油。投火一千八徧。其寃家著大患。無能醫療者。第二日卽以大寒熱病。及大病所持。或著種々病。或非人所持致死。第三日三時念誦其命悉皆捨。欲求如故以乳摩彼聚落及寃家悉得安樂如是。彼人所事一切天。一切鬼神。以脚踏持誦之書彼人所屬星宿以左脚踏之。唯除如來所說眞言諸餘一切世間眞言皆隸。以左脚指踏而作法持誦未修成就。忿怒王纔誦能成辦一切事業。亦能壞一切眞言。亦能害一切寃敵亦能破一切眞言法。我今略說隨修行者依一切世出世間眞言儀軌設本教不說取餘部尙獲一切成就。纔念誦能滿一切意願。纔讀忿怒王獲得最勝成就。隨意樂起心。亦能摧一切寃對結輪羅印相應成辦一切事。

又法。午時至於屍林燒屍處一日一夜不食。於黑分十四日。取屍林柴燒火毒藥芥子與血相和。誦眞言一徧一燒。卽聞訶々聲。一切餓鬼則來不應怖畏。則告彼言爲我害彼寃敵其鬼聞此言已。唯然受敎隱而不現。假使千由旬須臾頃。卽至當害彼寃敵及家族如是多種事業。悉地皆能成辦。

又法。於淸閑寂靜處。取白氎子誦眞言一徧一燒。一千八徧。以左右手各別取其灰。以一片淨物分爲兩段。撮繫之灰置一灰裹於瓦椀中。又以一瓦椀蓋之。誦眞言加護其物至於大屍林。黑分十四日夜或黑分八日夜住於燒屍處面向南置一器於身前裸體披髮忿怒無畏。心誦眞言一萬二千徧。加持其物卽得成就。或有非人索成就物不應與之若强奪灰誦忿怒王眞言。及稱吽字刹那頃不現左右手所取灰各分明記之不應放逸作

加護至於晨朝澡浴。著淨衣服。當歸本處以先右手所取灰加持者。取是灰散於一切鬼神類天龍藥叉頂上則成敬愛。以左手加持灰者散於一切文夫女人頂上。皆令敬愛。取右邊灰散於臍。即成非男散於生支不能爲世事。受用染法行於邪行若人寵愛於彼女人。以灰散其隱處。不能於餘男子行於非法。即其根毀壞。若於本夫交會其根再得調適如是。散於男子生支便萎悴其男子不能於餘女人受用行染復於本妻生支能起世事。男子女人取其本灰散其根門。互相情重若餘男子女人強相逼近。即彼根蛆爛被蟲噬食。因茲困頓月內皆臭惡氣如死屍以夫患纏綿其文夫生支腫由此因緣乃至命終。無能救濟者。以此灰所作皆得成就。又以灰塗手觸彼皆得成就。若自作或令他作亦皆隨意成就。如其觸不得者取灰吹之。其灰到彼身分處或想而散之皆成辦一切事。又或自作令他作隨意成就無異皆功不唐捐。又坐物氈被等。種々嚴具。種々器仗。所乘革屣傘蓋。一切資具類飲食等。身所用家具華菿婁藤。及果子塗香燒香。皆以灰散彼冤敵蚤虱壁虱。及餘蟲等充滿噬食極受楚若乃至七日。當須一切醫師無能療者。及餘諸天不能制止。一切眞言不能擁護除彼人與者作法令如故以甘草青蓮華白檀香。以清水相和研。令碎塗彼人身。從頂至足以聖曼殊室利根本眞言加持即愈。

又法。於上風立一切荼枳尼。及憍慢女人處作是法非餘處散其灰非是思惟令彼女人無根及孀若爲男作即無生支及髭鬢毛髮亦能成辦種々事教彼男子女人令作亦得成就隨想與彼人灰教令作之亦成如是令彼患大疾心口惟觸其頂患頭痛觸口即口中生瘡乃至次第觸心々痛觸肚々痛觸脚痛觸脛々痛流血惡病血等令彼所患乃至令身死枯竭墮落鉤召令調伏墮彼人所樂作一時成辦皆得乃至損滅鉤召敬愛遙作亦得成就。

又法。於深井上風立即以二手捧其灰散於城牆却敵崩倒其將帥屋宅被火所燒被他掩襲。

又法。他敵來順風散灰設彼軍衆力強。即自破壞。被大熱病。所患象馬車。及步兵壞散。被他所擒如是無量種事隨意摧壞冤敵皆得成就。以此法亦能護自身及營取軍衆若欲令彼如故對忿怒王像前用乳。護摩一千八徧。彼得安樂無能沮壞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眞菩薩。

華嚴本教讃閻曼德迦忿怒王眞言。阿毘遮嚕迦儀軌品。

音釋

暈（禹慍切、光氣也、）槵（音患、）粖（莫葛切、細屑也、）

稜(盧登切、)䟺(必迷切、)䕨(彌列切、敉也、)擗(四亦切、破也、)驀(莫白切、越也、)騾(魯果切、赤體也、)蛆(子余切、)唼(作答切、齧也、)葧(蒲沒切、)嬭(囊亥切、乳也、)髭(津私切、口上須也、)脛(下頂切、脚脛也、)襲(席入切、掩其不備也、)

不空羂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眞言經

唐特進試鴻臚卿北天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奉詔譯

唵(引一)阿謨尾盧左曩摩訶母捺囉(二合二)麼抳鉢納麼(二合三)入嚩(二合)攞鉢囉(二合)韈哆野吽(引四)

毘盧遮那如來爲。授母陀羅尼印三昧耶神通法品而。最爲第一。若有過去一切十惡五逆。四重諸罪。燼然除滅。若有衆生隨處。得聞此大灌頂光眞言一三七徧。經耳根者。卽得除滅一切罪障。設衆生具。造十惡五逆四重諸罪。猶如微塵滿斯世界。身壞命終墮諸惡道。以是眞言。加持土沙一百八遍。尸陀林中。散亡者屍骸上。或散墓上。遇皆散之。彼所亡者。若地獄中。若餓鬼中。若修羅中。若傍生中。以一切不空如來。不空毘盧遮那如來。眞實大願大灌頂光眞言。神通威力。加持沙土之力。應時卽得光明及身。除諸罪報。捨所苦身。往於西方極樂國土。蓮華化生。乃至菩提更不墮落。復有衆生。連年累月。瘵黄疾惱。苦楚萬端。是病人。先世業報。以此眞言。於病者前。一二三日。毎日高聲。誦一千八十徧。則得除滅宿業病障。若爲鬼嬈。魂識悶亂。失音不語。持眞言者。加持手一百八徧。摩捫頭面。以手按於心上額上。加持一千八十徧。則得除差。摩訶迦羅神。作病惱者。亦能治遣。若諸鬼神魍魎之病。加持五色線索。一百八結。繫其病者腰臂項上。則便除差。若諸瘧病。加持白線索。一百八結繫頭項上。及加持衣著。卽令除差。若加持石菖蒲。一千八十徧。含之。與他相對談論。則勝他伏。若以胡椒多識囉香。靑木香。小柏檀黄囉娑惹娜(此言小柏汁、)等數末。治水丸如棗。加持十萬徧。便當陰乾。若患一切鬼神病。種々瘧病。或毒藥中。或失音者。當以藥和水研之。加持一百徧。數點兩眼額上心上。當怒加持。則便除差。作病鬼神若不放捨。卽當頭破。如阿梨枝。若諸毒蟲蛇蝎螫者。以藥塗眼。卽便除差。

又法。以新米䴵羅。澡浴清淨。著淨衣服。已以藥

和水。研加持一百八徧。點米彈羅。眼中奮怒。加持一千八十徧。則便起坐所問皆答。欲放者。加持白芥子水二十一徧。散米彈羅上。卽便如舊。若爲貴人。相請喚者。以藥點眼。當住見之。則相賓敬。

不空羂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眞言經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欲作阿畏遮嚕。住於賒摩賒那。以賒摩賒那柴木。然火以燒屍灰。護摩一千八徧。帝釋尙從自處移轉。

又云。住於賒摩賒那。以屍灰作彼人形。行人裸隱散髮。依阿毗遮嚕迦儀。誦一千八徧。彼則被梵羅刹所持。除自身餘持誦者。不能解。此是菩薩功方便。菩薩種性（大悲心也）者應作。

一字奇特佛頂經云。蛇齧人畫蛇形。把力誦一徧割一下。其所齧人蛇卽來。以其力左旋。卽成發遣。幷歸命。誦眞言加二吽字。卽禁止蛇。幷歸命。加吽字誦眞言。卽成解。加二發吒誦眞言。以左大指畫地。所齧人蛇卽來。去發吒字。誦二十一徧。以手觸額。其所被齧人卽起。加持二十一徧。以水灑頭上。如輪旋轉。兼發吒誦二十一徧。取水當鼻。加持散四方。卽往於本居。取水依前加持。覆擲於地復來。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云。若於有舍利搭中。黑月十四日。一日一夜不食。澡浴淸淨。身著淨衣。於熟銅器中。滿盛白芥子。誦陀羅尼。加持一千徧。卽法成就。當一切處用。取白芥子一把。散於龍池中。卽一切龍歡喜隨順。持誦者彼等龍容許入於宮中。悉皆接足禮彼人。所處分悉皆奉敎。取白芥子擲於虛空。霜雹卽止。亦能制止暴風。若白芥子擲散四方。一切風雲。蚊虻。鸚鵡。鸜鵒。蝗蟲。暴惡蟲獸等。皆被禁縛口。若取白芥子。擲於火中。火不能燒。擲於江河水。卽不流。擲於商估中。不被賊劫。不見彼衆。擲於王宮門。國王大臣後宮。令歡喜。擲於大衆。大衆皆共供養。擲於他敵。彼軍衆卽被禁止。若擲於關戍守捉處。身隱卽不現而過。若散於苗稼上。不被蟲傷。若天旱時擲於龍池。卽降大雨。若暴雨時擲於空中。極暴雨止息。若擲冤家舍中。不復有冤相遇。若擲於城門。城內一切逼迫。悉皆消滅。一切夜叉羅刹。馳走而去。若鬪戰時。擲散彼軍。卽彼禁止。自軍得勝。若口

中含。一切闘諍言訟。論理得勝。若置於水中。與患者澡浴。一切疾病。皆得除愈。若有人。患諸鬼魅。取白芥子。和沙糖燒熏病人。一切鬼魅皆得解脫。若有牛疫。諸畜疫。人疫。童男疫。童女疫。於四衢道取白芥子。和土燒。一切疫病。悉皆止息。若於自頭髮中。散於一切處。得人供養。一切人見皆生憐愛。

大明陀羅尼經抄錄（コノ經凡テ印ヲ契ト云ヘリ）

唐天竺三藏金剛智譯

如是我聞。一時簿伽梵。在名稱大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思惟觀察。愍念未來諸衆生。故說過去七俱胝准提如來等。佛母准提陀羅尼。乃至我今同說。即說大明曰。（說過以下、不空本准提陀羅尼經云、也、即入准提三摩地。說過去七俱胝佛所說陀羅尼曰、）

娜麼颯哆喃（一）三藐三勃駄俱胝喃（二）咀姪哋（三）唵（四）折隸（五）注隸（六）准提（七）莎嚩（二合）訶（八）

我今說此陀羅尼功能所作之事。若於佛像前。或於塔前若清淨處。以瞿摩夷塗地。而作四肘方曼茶羅。復以香。華。幡。蓋。飲食。燈明燭火。隨力所辨。依法供養。

若欲求願者。先須念誦。加持香水。散於八方上下結界。既結界已。於曼茶羅四角。及其中央。各置一香水之瓶。行者於西面向東方。互跪誦一千八十遍。其香水瓶。即便自轉。隨意東西。任以高下。或以淨瓦鉢。燒香熏之。內外塗香。盛滿香水幷好香華。置壇中。依前瓶法。而作念誦。其鉢即轉與瓶無異。若欲得知一切成就。不成就事。即燒香發願。啓白聖者。願決疑心。若右轉。即知成就。若左轉即不成就。

又（欲知未來之事　准提陀羅尼經、）取好花。念誦一百八遍。遣一童子洗浴清淨。著新淨衣。以（加持准）香粖。塗（童子准）手捧花（加持花置童子手中准）掩面。（立於壇中准）復以自手更取別花念誦（誦眞言加持准）一遍。一擲童子身上（手背准）（乃至二十一枚准）即童子問善惡（之事准）皆說隨意儛笑起坐來去（以上八字准ニナシ）

或於淨潔（取一明准）鏡（置壇中准）面。以好花念誦（加持准）一百八遍。（已後誦眞言一徧一擲打鏡面於鏡面上即有文字現說善惡事）散置鏡上。

使者卽現二鏡中一。復以二前法一。更取二好花一。散二鏡面上一。卽有二善惡相一。自現二鏡中一。

或以二朱砂一。或以二香油一(念誦一百八遍准)塗二(童子右手准)大母指甲一。(其香油、以二蘇摩那花一浸二胡麻油中一是也、)念誦(誦二眞言一)聲不斷絕。令三童子視二指上一准)一百八遍。卽現二天神及僧菩薩等形像一。若心有レ所レ疑。三世中事。一一請問。皆知二善與不善一。卽大母指上皆自現)。(以上廿七字准ニナシ)(或現二文字一具說二善惡准)一

若人卒得二(患)惡病一(鬼魅准)。以二石榴(楊柳准)枝。白茅香草(或茅草)。等一念誦(誦二眞言一准)。鞭拂レ之卽愈。

或以二茅草一置二酥中一。念誦七遍。擲二著火中一燒レ之。令三烟熏二病人一。卽得二除愈一。

或取二童女所レ搓之線一。念誦一遍。作二一結一。如レ是滿二二十一結一。與二病人小男女等一。項上繫者。惡魔鬼魅等。病皆得二除愈一。(此條准提ニハ若孩子夜啼令二童女右搓レ線誦二眞言一加持結二十一結繫二於頸下一孩子卽不二夜啼一トアリ)

或以二白芥子一置二酥中一。取二芥子少許一。念誦一遍。一擲二火中一。如レ是二十一度。病卽除愈。(准云先加二持白芥子一一百八徧然後取二芥子一誦二眞言一一徧一擲打レ被二鬼魅一者滿二二十一徧一其鬼魅馳走病者除愈トアリ、)

又以二瞿摩夷一塗レ地。作二曼茶羅一。以レ(麩准)炭畵レ地。作二彼形一。石榴等杖鞭レ之。彼鬼啼哭。求二自走去一不二敢更來一。

或以二銅鑌鐵木等一。作二金剛杵一。置二病人邊一。念誦以レ杖打拂。亦卽奔走。(此ノ項准ニナシ)。

又有二一法一。若有レ人被二鬼所著一。身復在二遠處一不レ能二自來一。或行者不レ能二自去一。應下取二楊(柳准)杖一(或桃枝或華准)念誦一百八遍。遣中人將二去彼一(杖也)云上。汝往汝去。某乙遣下將二此杖一鞭上汝。汝若不レ去。損レ汝無レ疑。若不レ去鞭レ之。卽去。(或以レ花使二病人嗅一病者除差准、)

復有二一法一。若在レ路夜行。念誦不レ缺(誦二此眞言一准)。無レ有二賊盜(劫傷損准)及虎狼。惡魅鬼等怖畏一。(以下准ナシ)難處持レ心念誦。幷作二護身一。彼等諸難。卽皆自滅。或發二菩提心一。或生二怖畏一。或有二言說一。若被二執縛一。心求二免離一。卽自解脫。

若欲レ渡二江河大海一。水中所有龍黿等畏念誦亦如レ前法。卽得二不レ怖。

或被蛇齩。(或拏吉儞女鬼所持旋繞病人誦眞言。其病卽愈准)卽遣彼人圍繞念誦人。數而卽愈。

或患丁瘡癰瘑癬漏。取薰陸香。淨土相和。念誦二十一遍。塗上卽愈、(准云若人患癰腫等及諸毒蟲所囓取擅香汁和土爲泥誦眞言七徧塗瘡上卽愈、)

或復國土水旱不調。牛馬六畜等。疫毒流行。應以油麻。大麥(二字ナシ)粳米。粟豆(二字ナシ)酥。蜜。乳。酪。白乳木。諸雜香等(以上九字ナシ)。皆置一邊燒香(護摩准)。發願爲一切衆生除去(國土准)。災難卽作手契。護身想念取前諸物。念誦加持。擲著火中燒之。如是七日。日別三時。作法時。別一千八十遍。卽得滿願。一切安樂。一切三寶。悉皆護助。亦能成就一切大願。

若欲降伏諸大鬼神。見卽心伏。取舍利骨七粒。於白瑠璃椀中。盛著取醍醐半升。亦盛著椀中。於白月十五日夜。香臺前。及窣堵波塔前。泥一二肘方曼荼羅。置椀於中。取好花供養。西面著一香爐。燒安悉香。驟々念誦。其椀中舍利。當放光。或生出舍利。時行者持香爐。發願禮拜。卽出取舍利。盡飲取醍醐。其舍利盛一瑠璃瓶中。以五色綵囊盛之。頭戴。卽無量俱胝佛。常逐行者。諸鬼神等自然降伏。作法時。一日一夜不食。

若求富饒。以粳米油麻。置酥。酪中。手把少許。發願念誦七徧。擲著火中燒之。隨力七日。乃至七々日。卽如其願。

若求子。於樺皮葉上。書此陀羅尼。并畫童子。以紫綵裹之。念誦一千八十遍。安著髻中卽孕。

若欲他敬念者。稱彼前人名字。念誦本部。一千八十遍。卽得敬念。

若夫不樂婦。取淨瓶。盛滿香水。別置淨處。以瞿摩夷。塗作曼荼羅。念誦一百八遍。如是七瓶。皆作此法。於淨處。以香花爲道場。取瓶內香水洗浴。夫卽愛樂。亦得有孕。婦不樂夫。亦如是。

若欲降伏捨覩嚧(怨家也)。取一劫波羅(髑髏也)。香湯淨洗浴。取黃丹和酥。塗著劫波羅上。使遍。塗一小曼荼羅置中。然五盞燈。布於四角并中心。稱前那摩(名也)。念誦一稱一誦。加持白芥子。曼荼羅上著一盞乳。供養此劫波羅。一夜一易。云爲我取彼質多(心也)來。彼卽質多褥佉(苦也)。

欲母駄（死也）。彼捨視嚧（怨也）卽伏。實莫令盡。盡卽累劫障道。

若欲求聰明。取石菖蒲。牛黃各半兩。擣作粖。以酥和於佛前。作曼荼羅。念誦五千遍服之。卽得聰明。

若欲得見一切鬼神。取牛黃念誦。令烟火出。卽塗日。幷服之卽見。復有一法。於大海邊。或河渚間沙灘（潬イ）之上。以塔形像印。印沙灘（潬イ）上。爲塔形像。念誦一遍。印成一塔。如是數滿六十萬遍。卽得覩見聖者像。隨其心願皆得滿足。或見授仙神妙藥。或見授與菩提之記。或現前問來。隨其乞願。皆得菩薩等位。

復右繞像。行道念誦。滿一百萬遍。卽見佛菩薩爲其說法。欲隨菩薩。卽得隨從。所求如願。乃至現身成大呪仙。

復乞食時。常持此陀羅尼。不爲惡人惡狗等類所侵害。乞食易得。

若在塔前。或佛像前。或舍利塔前。誦此陀羅尼。三十萬遍。復於白月一日。至十五日。設大供養。一日一夜不食。正念誦時。得見金剛藏菩薩。卽將是人。往自宮中。

若有王難被繫閉枷鎖。禁其身者。誦此陀羅尼卽得解脫。

若於轉法輪塔前。或佛生處塔前。或佛從忉利天下寶階塔前。或舍利塔前。於如是等。諸塔之前。念誦右繞。滿七七日。卽見阿鉢羅是多菩薩。及呵利底菩薩（以訶利底母名菩薩）隨其所願。皆悉滿足。若須仙藥。卽便授與。復爲說法。示菩提道。

若有誦此陀羅尼者。乃至未坐道場。一切菩薩爲其勝友。又此准提大明陀羅尼。諸佛菩薩所說。爲利益一切衆生。無邊菩提道場故。

若有薄福衆生。無有少善根之者。無有菩提分者。是人若得聞此陀羅尼。若讀一遍。卽得菩提分根器芽生。何況誦持。常不懈廢。由此善根。速成佛種。無量功德皆悉成就。無量衆生。遠離塵垢。決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准提陀羅尼經云。塗一小壇。取一銅椀。滿盛淨灰。令童子兩手。按灰椀上。持誦者應讀眞言。本尊使者。入童子身。其椀卽轉。童子卽下語。卽自結三部三昧耶印。誦三部眞言。卽取滑石。過與

童子。童子卽於地上。書過去未來事。吉凶善惡。及失脫經論。廢忘難義眞言印。卽得知解。

○又云。兩軍相敵於樺皮上。書此陀羅尼。懸於竹竿上。令人手把誦眞言。彼敵卽破。

○又云。若女人無男女。以牛黃於樺皮上。書此眞言令帶。不久當有男女。

○又云。或有女人。夫不敬重。取一新餠。滿盛水。於餠中。著七寶及諸靈藥。五壳白芥子。以綵帛繫餠項。以眞言加持一百八徧。令女人結根本印。安項上。以水灌頂。卽得寵愛敬重。亦得有子息。在胎牢固。

秡戶祭。障神。

千手千眼觀世音修行儀軌經云。四種成就法。所謂扇底迦法。(息災也白。)報瑟置迦法。(增益也黃)嚩試羯囉拏法。(敬愛也赤)呵毘遮嚕法(降伏也黑、)若欲作息災法者。面向北坐。像面向南。於本尊前。塗拭圓壇。觀本尊作白色。所獻華。果。飮食。幷自身衣服皆作白色。塗香用白旦。用沈水。然酥燈。以慈心。相應從月一日初夜時。起首至月八日。一期滿。每日三時澡浴。三時換衣。至日滿時。或斷食。或食三白食。如是依法念誦。則能除滅災難業障重罪。或五星陵逼本命宿。時感招種々災禍。口舌鬪諍。王宮逼迫。家國不和。疾病飢儉。鬼魅不祥。悉皆殄滅。獲得吉祥。身心安樂。所求如意。修世出世行願。無礙成就。

大明陀羅尼經云。若欲求息災。除一切鬼神。及聰明長命。求解脫者。卽於道場中。而向北交脚。竪膝而坐。衣服飮食。香華燈燭地(壇也)等。幷用白色。從月一日至八日。日三時念誦。及護摩等法。若念誦時。先誦根本陀羅尼三七遍。已然後。但從唵字誦之。妙言曰。

唵　折隷。主隷准提與彼某甲除災難莎嚩訶。

准提陀羅尼經云。扇底迦法者。求滅罪轉障。除災害。鬼魅疾病。囚閉枷鎖。疫病國難。水旱不調。蟲損苗稼。五星陵逼本命。悉皆除滅。煩惱解脫。是名災息法。作此法。著白衣。面向北。交竪膝。吉祥坐觀本尊白色。供養飮食果子香華。燈燭地等。悉皆白色。從月一日至八日。日三時念誦。夜作護摩。息災眞言曰。唵者禮主禮准泥(令某甲、若爲他人念誦、稱彼名、)扇(引)底

矩嚕(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

豐受神

若作增益法者。面向東。像面向西。本尊前塗拭方壇。觀本尊作黃色。所獻華果飲食。并自身衣服等。皆作黃色。塗香用白旦。加少鬱金。燒白檀香。然油麻油燈。以喜悅心相應。從月九日日出時。起首至十五日。一期滿准前。三時澡浴。三時換衣。至日滿時。准前斷食。及三白食。如是念誦。能遷官榮。及增壽命。求福德聰慧名聞。或求伏藏豐財。眷屬象馬。五穀成熟。職仕王官。得勢得力。所求勝事。皆得增益。

大明陀羅尼經云。欲求增長。五通轉輪。種々寶藏。布奢輪劔。賢瓶。如意寶。安善那虜里迦鐘。及鉞斧羂索。三叉等。一切財寶。藥草等。求成就法者。身著黃衣。面向東。結跏趺坐。所供養香華飲食。果子燈燭地等。並用黃色。從月八日。至十五日。日三時念誦。護摩等事。念誦如前。妙言曰。

唵　折隸。主隸准提與彼某甲除災難莎嚩訶。

准提陀羅尼經云。布瑟置(二合)迦法者。求延命官榮。伏藏富饒。聰慧聞持。不忘藥法成就。金剛杵等。成就。或作師子象馬類。以眞言加持。三相現。隨上中下所求。獲果。如蘇悉地廣說。欲求持明仙。入阿蘇羅窟。及諸八部鬼神窟求入者。皆得及證地位神通。求二種資糧圓滿。速成無上菩提。是名增益法。作此法時。身著黃衣。面向東結跏趺坐。觀本尊。黃色所供養。香花飲食。果子燈燭地等。并皆黃色。從月八日。至十五日。日三時念誦。夜作護摩眞言曰。

唵者禮主禮准提(令某甲)布瑟徵(二合)矩嚕(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

ウズメ

若作敬愛法者。面向西坐。像面向東。本尊前。塗蓮華形壇。觀本尊。作赤色。身著緋衣。所獻華果飲食等。盡皆赤色。塗香用鬱金香。以丁香蘇合香。蜜和燒之。然諸果油燈。以喜怒心相應。從十六日後夜時。起首至二十三日。一期滿。至日滿時。澡浴斷食法准前。如是念誦。得一切人敬愛。若家不和。國不和。怨敵伺求方便。欲求彼此相敬和順者。及令眷屬朋友。恩義親厚。承事官長。

得善顏色恩愛親者。依此法。求必得和順。又欲求說法。法辨才。言音威肅。聞者喜悅。聖賢加護。天龍八部一切歡喜者。當依此法精誠念誦。所求速得滿願。

大明陀羅尼經云。若欲呼召一切天龍鬼神。人非人等。應作此法者。身著赤衣。面向西結賢坐。香華飮食。果子燈燭地等。幷用赤色。從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日三時念誦。護摩等法。妙言曰。

唵 折隷。主隷准提與彼某甲除災難莎嚩訶。

准提陀羅尼經云。伐施迦囉拏法者。若欲令一切人見者。發歡喜心。攝伏。鉤召若男若女。天龍八部。藥叉女。及攝伏難調伏鬼神。有諸怨敵。作不饒益事。皆令廻心歡喜。諸佛護念加持。是名攝召敬愛法。作此法者。身著赤衣。面向西。竪一膝立脚。名爲賢坐。觀本尊。及供養香花飮食。果子燈燭地等。並皆赤色。從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日三時念誦。夜作護摩。攝召眞言曰。

唵者禮主禮准泥（令某甲）嚩試矩嚕（二合）娑嚩(二合引)賀(引)

マガツヒ

若作降伏法者。面向南坐。像面向北。本尊前。塗三角壇。觀本尊。作青色或黑色。身著青黑衣。獻青色華。臭華。不香華。及曼陀羅華等。飮食用石榴汁。染作黑色。或作青色。塗香用柏木。閼伽用牛尿。以黑色華。及芥子柏木塗香等。各取少分置閼伽中。燒安悉香。然芥子油燈。以忿怒心相應。誦馬頭明王眞言。或蓮華部使者。一尊眞言。從二十四日午時或中夜時。起首至月盡日。一期滿。滿日澡浴。斷食法如前。如是念誦。能調伏毒惡鬼神。及諸毒龍令國亢旱。或風雨霜雹。復損苗稼。疫病流行。亦調伏惡人於國不忠。殺害無量有情。破滅佛法。謗正法。一闡提邪見惡人。及諸外道斷善根者。及侵害傳持正法者。及背師僧父母。不念恩德。作留難者。及諸惡獸。蟲狼獅子。怨敵惡人。欲相損害者。如是等類作此法。時彼等起惡心者。必有覺觸。身心不安。或病或至不濟。卽勸彼令發善心。若能悔過自責永斷惡心者。爲彼人作息災法。念誦彼等。卽免災難。

大明陀羅尼經云。若欲降伏一切惡神鬼。及損寶人天者。有多罪業障重衆生。調伏難者。能令

發菩提心。修諸善業者。應起慈悲心。而作此法。身著青衣。面向南。作蹲踞坐。左脚壓右脚。用不香華。食果地等。皆用青黑色。從二十三日。至月盡日。日三時念誦。護摩等法妙言曰。

唵　折隸。主隸准提與彼某甲除災難莎嚩訶。

准提陀羅尼經云。阿毘遮嚕法者。犯五無間。謗方廣大乘。毀滅佛性。背逆君主。惑亂正法。於如是之人。深起慈愍。應作降伏法。以驢糞。或馳糞。或燒屍灰。以用塗壇。作此法時。身着黑衣。或青衣。面向南。左脚押右脚。蹲踞坐。觀本尊。黑色。取臭無香氣。黑色或青色華。供養。所供養飲食。香花果子等。燈燭地等。並皆黑色。或青色。從月二十三日。至月盡日。取午時中夜二時。念誦夜作護摩。眞言曰。

吽者禮主禮准泥(合某甲)鉢囉(二合)喃伽多野吽發吒。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云。不問日月好惡。但取中夜。香湯洗浴。著新淨衣。誦三千五百遍。一切惡夢悉得消滅。心所求事。夢中皆說。一一分明。必不錯謬。(最勝心明王經ニ夢ニ見ルコト委シ)

又云。取未隨地瞿摩夷。和水作泥。於佛法僧。及本尊前。磨作壇。以有香氣之華散上。然牛酥燈。面東坐誦一萬遍。便於其處。三稜草上眠。心所求事。皆具說之。一一不謬忘。

○又云。若起半夜誦一萬遍。必無惡夢。又於牛時。入向海泉水中。誦萬遍。一切惡夢消滅。

○又云。於像前。用闍智婆末(二合)那華。各加持一遍供養。已便於像前。臥三稜草上。即於夢中見聖者。一切所求。一切行事。一一具說。

○准提陀羅尼經云。若誦滿一萬遍。即於夢中見佛菩薩。即吐黑物。其人若罪尤重(不得見者、大明陀羅尼經)誦二(十大)萬遍。即夢見諸天堂寺舍(或見昇宮殿大)。或登高山。或見上樹。或於大池中澡浴(見大池旋水大)。或見騰空(自在大)。或見與諸天女娛樂(言辭大)。或見(大集會中大)說妙法。或見拔髮自身剃髮。或食酪飯。飲白甘露。或渡大海(浮大)江河。或升師子座。或見菩提樹。或乘船。或見沙門。或見居士以(着大)白衣黃衣。覆(其大)頭。或見日月。或見童男童女。或見自身上有乳樹。或昇花果樹。或見黑丈夫。口中吐火焔。共彼鬪得勝。

或見惡馬水牛。欲來觝觸。持誦者。或打。或叱。怖走而去。或食乳粥。(麋大)或見蘇摩那華(有香氣白花)。或見國王。若見如上相者。即知滅罪。若不見如是境界者。當知此人。前世造五無間罪。應更誦滿七十萬徧。即(決定大)見如上境界。應知罪滅。即成先行。

千手千眼觀世音修行儀軌經云。求成就。總有四種等類。一者輪鉤杵鉞斧。及棒錫杖等。二者雌黃雄黃牛黃。及諸藥類等。三者取河兩岸上土。作諸禽獸形。(所謂象、馬、水牛、鷄、雁、孔雀、金翅鳥等)四者本尊像。及童女織成白氎等。依蘇悉地敎法而作成就。輪等。及藥物禽獸形。本尊像等長短分量形貌。依其中間。隨其一而作成就。且滿足眞言先行徧數。然後共助伴知法弟子。限時限日。限月限年。晝夜以大精勤。如人鑽火。不應間斷。求三種相現。所謂煖煙光明等。瑜伽者。欲近成就。時有種々障起。應作降伏息災等護摩。隨上中下成就物等。或執或塗身。或乘或手持。兼助伴知識。飛騰虛空。或有人。見於成就者。或成就者。見彼人。總得飛騰。遊諸世界。皆壽命一大劫。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云。若人惡心。於室中淨澡浴。取酒一斗呪三七遍。即召惡人(名脫カ)隨意更呪一百八遍。其人聞酒氣。即自然醉。

又云。有諸惡人來者。取土呪七遍。繞牀圍之。亦不能加害、亦能免一切蚊子。

○又云。呪水散四方。結界心住其中。一切諸惡。並不能爲害。

○又云。若爲官府。及怨家惡人瞋怒。口含嚼菖蒲根。心中誦呪。當怒誦之即止。凡誦呪。或對天。或陰誦之。任意用力。皆瞋色勵氣。急誦之。所爲皆驗。

○又云。若有惡人。急性人諸惡貴人伺求者。於淨室中澡浴淸淨。呪土七遍。向四方散。則一切惡。並息無餘。不能爲害。

○又云。若欲縛賊。隨心誦呪。見賊之時。取衫袂或衿。差度七遍。急繫手把誦呪。而過一切盜賊之人。皆悉不動。

○又云。若有橫作口舌。論人是非。取菖蒲根燒作灰。呪一百八遍。以散人舍。其家大小。自相鬪諍。不休解者。取一升井花水。呪二一遍。散

若其舍卽止。
○又云。呪力及杖七遍。若行者行夜宿時。刀杖畫地。周遍一帀一切惡獸盜賊。悉不得近。
○又云。惡人妄作口舌。加諸是非者。抄其姓名。以帛紙朱書。著脚下。彼人欲道。則不得語。欲解之。則却脚底名。呪之七遍。平復如本。
○又云。若賊來逼人。呪水七遍。含水。向其方噀之。則惡人口鼻唇腹。皆似火燒之。卽止。
○又云。凡欲誦呪。呪師先禮三寶。於是手把香爐。住佛前立存念空中幽顯。及注想諸天龍八部。若欲覺心力有異香。宜卽誦呪。或把楊枝。用拂打病人。皆得除差。
○又云。呪木櫁柴。火中燒之。則一切怨家散。
○又云。於清淨地。呪粳米飯。一日三時。滿七日。師得種々財寶。所求皆得。
○又云。呪薰陸香三遍。擲火中燒之。平旦午時。日暮各七遍。令人家五穀豐盈。
○又云。取牛毛一呪一燒。滿一百八遍。令人不能近女人。每呪一遍。稱彼人名。卽驗。
○又云。治饒舌人。以泥作饒舌人形狀。桐木作栓。呪之一千八遍。釘其口中。卽不得語。
○又云。被蛇咬欲死。取水一抄。呪七遍。服之卽起。若未起。更呪咬處二七遍。卽差。
○又云。若頭痛者。取香湯洗頭洗手。呪手二十一遍。捻其痛處。卽止。
○又云。呪油三七遍。著耳中。卽差。
○又云。患眼痛。取沉水香。水洗眼卽差。又呪三七遍。或薰陸香。青木香。或甘草等物。皆煮爲湯洗眼。呪二十一遍。悉得除差。
○又云。鼠惱人。呪灰七遍。遺孔前。更呪水七遍。瀉孔中。乃至三日爲之。鼠出散去。絕不來。
○又云。欲洗面。先取水呪七遍。然後洗之。一切去處。無問貴賤。見者皆悉歡喜。所求如意。
○又云。欲令一切惡人。爲慈悲。呪飲食三七遍。與彼人食。變惡作慈心。
○又云。取土一把。呪三七遍。安惡人門下。過七日。其人變惡作善心。
○又云。患瘧發時。以水淨楊枝。於病人邊。誦呪七遍。卽愈。若不信者。欲令重發。却誦此

呪七遍。其人即發。不能自解。
○又云。有患病不語者。取狗乳呪七遍。用塗其口。即得語。
○又云。一切瘡等。呪蕁麦乾薑。和蜜擣之。一百八遍。用塗瘡上即差。
○又云。取干姜。胡椒。蓽茇。以上物等分。爲末。日別旦起。取方寸匕。誦呪二十一遍。乾服聰明。若患冷病者。依此服皆差。
○又云。若値惡邪魔之所惱亂者。迷悶不醒。於其耳邊。急誦呪三七遍。即差。
○又云。若患鬼病。口不得語。以袈裟角。呪二十一遍。打即語。
○又云。若取苦棟木葉。火燒之。呪一百八遍。病皆得除差。若楝子亦得。
○又云。取苦楝子。呪一百八遍。燒之。則一切惡鬼神。悉皆離遠。不能與人作障難。
○又云。行人遙見一切貴勝。一切四衆。去七步外。誦呪一七遍。即生歡喜。勿令彼聞。欲去人家。亦誦二十一遍。念々誦之。仍稱彼名。請善神三寶慈力。轉前人善心向己。

○又云。若患身體腫。用油呪三七遍。塗腫上即差。
○又云。若患心痛。旦起取井華水。和石鹽。隨多少呪之七遍。令病者服之。取吐。幷痛處即差。
○又云。患眼膜。呪水三七遍。洗眼。經七日即差。
○又云。患痢者。呪鹽水三七遍。飮之即差。
○又云。若人身上。生一切惡瘡者。呪土二十一遍。和泥瘡上即差。
○又云。若人欲斷穀者。取白蠟一方寸許以粳米半升。作粥和蠟。鎔令調和服之。得七日。須呪二十一遍。服之亦可得三七日不飢。
○又云。若有惡狗。欲來咬人。急誦呪七遍。其犬亦不能行。若欲解。呪七遍。望犬散之即解。
○又云。女人月水不絕。日々來者。呪粳米洗取汁。幷和蜜與女人服之。亦呪三七遍。服即止。
○又云。有女人。兒死腹中。不出者。可取水手中。著少許阿魏藥。呪一百八遍。令服即差。
○又云。人患痔病。連年月不差者。可取胡粉(一

盞)水銀(三盞)乾棗七顆。去核。三物擣碎作丸。以一片薄綿裹之。內下部。不經三日。五度卽差。多作藥者。皆等分作之。呪三七遍。內之卽差。

○又云。人患癧下不可呪。赤石脂末飲和爲丸。曝令乾。以飲呑之。呪三七遍。日二服。服則四十丸禁如藥法。病者冷。多加乾薑亦好。各用二分。

○又云。若人患脇內生核。呪油二十遍。塗上卽消。

○又云。若有刀刺所傷。痛不可忍。或從高墜下所傷。呪淤泥二七遍。塗之卽差。

○又云。若人患白癩黃癩等病。若狂狗嚙人。若身上生惡瘡。若被箭射刀矟傷破。呪上三七遍。和泥以塗上皆差。眞實如是。

○又云。呪酥一千八遍。用塗眼無睡。食之不飢。

○又云。若人眼患白膜。一年以還。取蓽茇。著水中研之。呪二十一遍。著眼中卽差。

○又云。若耳聾。呪百八遍。若障重者。以油及酥。煎樺皮青木香。每呪七遍。過耳中令服之。卽差。

○又云。牙痛。呪楊枝七遍。嚼之卽差。

○又云。耳痛。呪樺皮節。塞之卽差。

○又云。女人產逼欲死。展髮。呪七遍。還結之卽差。

○又云。若不得食。呪水七遍。與飮卽差。

○又云。若患冷病身腫體癖風冷等病。取菖蒲。以白蜜和之。佛前燒香。呪一千遍。空腹服之。卽差。能令人聰明。一部位大七八寸來。諸法並是。

○又云。用白汁木柴燒灰。取粳米胡麻二種。擣取少許。呪一遍。擲火中燒之。滿一千遍。一日三時作之。則自身增色力。

○又云。於日未出時。及日沒後。以左手撮粳米。呪一遍。一擲火中燒之。一一稱其姓名。如是七夜。滿一千八遍。隨心所念。男女皆悉歡喜。

○又云。呪酥一遍。一擲火中燒之。滿七遍。則一切禽獸。皆悉歸伏。欲經惡獸中。行先作此法。

○又云。取木槵子木柴。火中燒之。則令一切惡怨家消散。亦可準餘法作之。

○又云。用白乳汁。木柴灰一斗大。以酪蜜酥相和。用塗松木松明木香柴。呪一段一遍。擲火中燒之。滿二十五遍。一日三時。及大小便利皆洗浴。呪師持八齋戒。

○又云。一日三時。洗浴一一設食供養。日々如是。滿七遍。隨心所召天神卽來隨人。使令無敢違者。

○又云。白芥子一枚。呪一遍。一擲火中燒如是。滿一千八遍。一日三時。一切貴勝歸敬。

○又云。乳粥和酥少許(呪)一遍。一擲火中燒之。如是滿一千八遍。則遏羅闍波儞弭歡喜相信餘貴勝妃女亦同此。求善事皆吉。唯不得生染心。法不成就。

○又云。阿梨瑟迦木。(木槵是、) 呪一千八遍。火中燒之。平旦午時日暮。一日三時。如是三七日。呪師得種々財寶。又復波浪亦不被溺。或能水上行不沒。又呪居嚕香三遍。擲火中燒之。

○又云。於白月八日。在清淨地。呪粳米飯一撮。呪一遍。一擲火中燒之。如是滿一千八遍。家內五穀常豐盈。

○又云。呪菖蒲一百八遍。口中含之。則一切言論處。及官府中理。若鬪諍處皆得勝。

○又云。呪師欲得供養十方諸佛。欲避一切障難。除一切病痛者。應作此方。若知有鬼病者。作四肘水壇。中心著火爐燒柏樹枝。數々誦呪卽差。日々作到七日卽差。

十一面神呪心經云。取雄黃牛黃。置像前。念誦此呪一千八遍。以水和之。點置眉間。三事成就。若和煖水。洗浴其身則。一切障礙。一切惡夢。一切疫病。皆得除愈。

又云。他方怨賊。欲來侵境。應取胭脂一顆。誦呪一百八徧。莊點像左邊。瞋面正向彼方。令怨賊軍不得前進。

○又云。若國土中人畜疫起。於此像前。然任婆木火。復別取彼木寸截。以爲一千八段。每取一段。塗芥子油。呪之一遍。擲置火中。乃至皆盡。復取緋縷。作七呪結。一呪一結。繫置最上佛面頂上。能令疫病。一切消除。疾疫除已。解去呪索。

○又云。爲荼耆尼。部多鬼等。魅著成病。應取

白縷。作二十一呪結。一呪一結。繫著當前慈悲面頂上。經一宿已解取。以繫病人頭上。病即除愈。若業障重不除愈者。應取此索。更呪一百八遍。繫前所。繫像頂上。經一宿已解取。以繫病人頭上。必得除愈。

○又云。若有長病。困若(苦カ)不差。或悪神鬼來入宅中。應取薫陸香一百八顆。在此像前。顆呪一遍。擲置火中。乃至皆盡。復取白縷。作二十一呪結。一呪一結。繫置當前慈悲面頂上。經一宿已解取。繫病者頭上。所患除愈。悪鬼退散。復次若爲怨讐。伺求其便。鬪諍厭禱欲作衰害。應以種々香華等物。供養此像。以婆鑠迦木。像前然火。取芸薹子一百八顆。各呪一遍。擲置火中。復取白縷結。作一百八結。一呪一結。繫著此像左邊瞋面頂上。經一宿已解取此索。稱怨讐名。截一々結。各令異處。一稱一截。乃至都盡。令彼怨讐所作不遂。自然歸伏。

又云。若人欲求諸善好事。取五色縷。結作呪索。一百八結。一呪一結。復於像前。呪之七遍。繫置當前慈悲面上。經一宿已解取。繫自身上。所求如意。

○又云。若知身中有諸障難。所求善事。多不如心衰。禍時々無因。而至應以香水。浴此像身。復取此水呪之。一百八遍。以浴毘那藥迦像身。復取呪之一百八遍。白灑其身。一切障難。自然消滅。諸有所求。無不如意。(慈氏菩薩念誦法云、欲求悉地、乏少一切衣服飲食資具香花等物、若欲辨求難可覓、故即妨道也、是故我今略説辟売服藥而求悉地、速得成就、其藥名曰桑耳、天門冬、棗肉、豆黃、白朮、桂心、又加人參、右如上藥等各二兩、皆作細末、以白蜜和之、空腹頓服三彈丸、明日減服兩丸、後日即減但常服一丸、以棗湯及蜜人參等湯、皆須煎熟湯下之、服藥一劑、神仙三十年、再服妙藥兩劑、得四百五十年、第三劑服、得五千五百年、第四劑服得四萬四千年、第五劑服、得五億五千年、第六劑服與天地齊畢、此即名爲服藥悉地、是故我今略説、智者勿生疑慮心、毎至新服藥、即須却退舊藥、以葵(蔡ハ葵ノ誤カ)子湯並乾棗湯、煎飲滿即止、更取新進以爲度、我今略説、トアリ)

(鎮胤云自是以下五條者先人之秘說也不可猥泄也)神行者。先須澡浴。著新淨衣。次入道場。對神前坐。如常。兩段再拜。發慇懃心。頂禮一切諸神。觀想諸神。在日前稜威之光明。遍照道場。其光還來入吾頂。然後至誠。懺一切罪。作是言。我某從無始已來。至今日。作造衆罪無量。不自覺知。我今懺悔。不復更造。惟願諸神慈悲攝受。令我罪障速得消滅。(如是三說)次應自誓。受神道歸依戒。作是言。諸神祇哀愍護我。我某始從今日。歸依無上至尊神道。(如是三說)我某歸依神道竟。從今已往。乃至成神。更不歸餘道。惟願諸佛慈悲攝受。次應捨身奉神。應作是言。諸神願哀愍。故。攝受於我。從今已往乃至成神。我常捨身奉一切諸神。惟願慈悲。哀愍加護。(如是三說)次作大空觀。上下八方惟無邊風氣耳。次作大地觀。大地是火金水土之一圓塊耳。次作天柱觀。天皇祖神立天柱之故。天日爲天日。天道行耳。次作國柱觀。國柱立之故　國地爲國地。國道行耳。次作吾身觀。吾身是產靈神。聚結風火金水土(五大)。而分賦其至善之靈性物也。

身遂歸五大。惟靈性耳。無窮之吾也。雖然善行則被用。惡行則被廢。然則是一箇久延彥也。惟願於世間立功。而不被廢。如是觀畢。然則吾身與天地同體。吾神魂。卽與產靈神之分神。與一切諸神靈祇。一切有情物同根也。然則吾身者。卽一箇久延彥也。誰神。誰靈乎。不滿吾願力。如是堅固觀畢。而護身。十字。供榊　供燈　奉幣　供物　供水　供火　無一點之忘想。目惟觀神現形。不見諸物。耳惟聞吾呪聲。不聞諸聲。拍手突額。乞吞稜威十遍。復拍手突額。而讀祝詞。(端身正念入三摩地。舌拄上腭。止諸攀緣。忘念多(起カ)者。應先數息。數息法從一息至七息。又從一至七、相續不絕、心無攀緣、不須數息、深入清淨無所有處、卽觀諸神徧滿虛空、悉入吾身、如是行、則一切鬼魅萬靈、見行者身、卽一切天神地祇合身、能除行者無量罪業、一切勝願(無脫カ)不成就也、)

了知自心法。本來無自性。自心是。非我人衆生等性。產靈神所賦之故。本來至善。無私欲。如是觀察。則知自心無我平等。而思惟諸有情愍念。

彼無始來。不知自心本來至善。妄生私欲。於生死中受種々苦。我今起大願。令諸有情覺悟自心。了此道。令遠離私欲。發是心已。觀想於自心。流出白色光明。照無邊世界。除一切有情癡闇。如是觀。則吾身即爲久延彥。

觸穢處。常觀頂上有祓戸神。放赤色光。於所食物。皆加持諸穢予祓給。淸給。即不成穢觸。於一切供物。皆如是。放白色光。即無穢觸。所供物。皆神々納受。

此神。能休息一切疾病。成就一切義利。調伏一切鬼魅。降伏一切怨惡。能增益能利樂。能開伏藏。能除一切蟲毒。惡禽獸。蟲魚害。令一切有情敬愛。能破他人厭禱呪詛。能成就十種之寶。能震成神祇之持業。能令已死者更生。能成就一切願望。心欲作。隨意皆成。誦此呪。雖未加功。有効驗。於一切怖畏之中。即能衞護。一切疾病。皆不著身。所出言詞。令人信受。令一切有情敬愛。一切神鬼不敢侵犯。終無非命夭壽等事。

先行成就法。從月一日起首。於淨室。若誦一洛叉。一切天神皆大歡喜。誦二洛叉。一切地祇皆大歡喜。誦三洛叉。一切呪文皆得成就。誦四洛叉。一切護身皆得成就。先行法已。對神前誦一洛叉。次於山間。誦一洛叉。次於河邊。誦三洛叉。次於曾富止前。誦四洛叉。已即三日。對神前。無限念誦。然後三日三夜。半食設廣大供物。取蓮花搵三甜。燒滿一千。即從久延彥神像。當出光明。遶行人。其光便入久延彥神頂。道場燒焰。熾盛增長。於虛空聞諸音樂。地便震動。四方明顯。行人當知呪文成就。即於此時求三種願。一持明仙。爲明仙中輪王。身相美白髮紺青色。便成二八童子之形。瞬目間。能往百千由旬。還來本處。壽五百千歲。二無相。一切無相。三昧人中爲首。意有往。能速一千由旬。復歸常所。三輪王。威德自在。壽五千歲。

大扶桑國考序

大壑平先生奉
帝道惟一之皇誥。學顯幽分二之神道。而其器環朗。其識
英逸。走筆如水。著書如丘。議論拔山。精純淘金。固不待
隆明等之贊也。雖聽我
東叡山大王之奉覲。而　眷顧有年焉。若夫古史及徵。靈
眞柱等數部。往年旣因豊田少進。而獻諸府內。
大王感賞。特有恩賜。邇者大扶桑國考。及三五本國考。二
部繕寫己成。使隆明復獻之。
大王照覽數日。從容謂隆明曰。方今古學大振。俊士崛興。
然未嘗聞有探彼外邦之載籍。而明我神州之典敎者
也。今也乃有此撰哉。可謂足治末學之舊弊。爲後進之
木鐸矣。吾將更以一部。備於
僊洞乙夜之御覽焉。隆明謹而承
慈旨。乃退以傳諸先生。先生之卒爾。且喜且泣曰。嗚呼芻
蕘之談。廝夫之恩。誠無徒棄焉。而久辱眷顧。更奉　是。
敎何幸加焉。巽爲我道。誌其敎書旨。以爲之序。隆明唯
唯。不敢以不敏辭焉。剞劂方成。於是乎筆此事。以冠其
首云。

天保七年歲次丙申仲冬癸已
東叡臣府　進藤隆明謹識

大扶桑國考序

高山に登て見度する事。人々のこゝろ〴〵にて。國原海原おほかたに見放て。たゞ其見度の佳をのみ愛つゝ。歌よみ文つくるかたに翫ぶあり。又こゝの嵜かしこの島と。こまやかに見分さだめて。遠き近きをも測かむかへ。陸ゆき海ゆく。しるべたづきをむねとする有り。同じ見度も。其見る人一つ様にはあらずなも有けることは譬いふべきこと有によりて先いふなり。こゝに氣吹屋の平田吾兄。識高く學博きは。其まつばらなるかむかへ書。まさやかなる論書。こゝらの卷々。皆人の見知れるところなれば。今さらに言擧せじ。然にその考論。奇に幽たるをさぐり。妙に顯たるをきはめて。世人の思慮の外に出る事ども多によりて。あやしびいぶかしぶ人も有とか。いで是を彼高山の見度にたとへ言む。平田吾兄の見度は。普通のみわたしにはあらず。もとよりすぐれたる利眼なるうへに。選とえらび。磨とみがける遠鏡をさへ取そへ。天そゝる高峰の絶頂に立て。日經日緯。四方八方遍く見さけ見とほし。潮の八百重の澳津島と。向伏雲にさかる國々。おつる方なく殘るくまなく。見分き見さだめ。其島には何木生たり。彼國には何人住り。そこは近しかしこは遠しと。まつばらにまさやかに。千里の外を眼前の如。ときしめし言さとさるゝを。彼おほかたに翫ぶ人々は。近をすら意とめぬに。まして遙く思もよらねば。たゞ驚のそして怪ぶめり。又こまやかに見はかる人々は。しか遠も各々眼のきはみ見及つゝ。其おほよそは。かつ〴〵も測かむかへ知てしあれば。今吾兄のしるべは。寔にさも有べし。おもひ計しにもたがはざりけりと。喜びうべなひ。或は其しめさるゝ彼方に依て。此方を定むるたづきともしつゝ。かれにつきこれによりても。大功績を賞感けおむかしぶ物から。直眼と遠鏡との間に思ありて。もし後々なまさかしきが。鏡の善惡もえらばず。とり磨くわざをも知ずて。ひたぶるに新奇き方にのみよりきそひつゝ。彼此をさへ見たがへまぎらし。はては海ゆき陸ゆき本つ道をも。あやまちやせむと。そを遠き慮にあやぶむめり。おのれ力なく足弱くて。いまだ阪中にだに至らず。されど時ありて峯上に登得たらむには。しかも見てし

がかくもしてしがと。おふけなくもかねて思かまへたる事の。あやしくも吾兄のしめしと同じ事あるに。其言きくにこゝろ打あひ。其書みるに思かなひて。麓ながらに。まだき峯上にもかけりいたりて共に見度し。遠鏡をもかり見るこゝちして。うれしくも樂しくもおぼゆるゝまに。板本なれるはさらにも言ず。まだ稿本にて至からぬをもこひ出見つゝ。あはれ利眼もたるますら男の。大き見わたしはかくこそあれなど。うらやみわたるに。此度これの大扶桑國考板本にすなり。序文そへよといひおこされたり。をぢなきおのれを。靈あへる學の兄弟と。かずまへられたる事のうれしきに。拙きも思ずて。いかで此考の妙に奇しく。仰ぎ信べきよしを。あやある序文つくりてと。其詞おもひ回らすとして思けらく。さしもあらぬ人の。一卷二卷を。力のかぎりに著出たらむにこそ。其をほめたゝへて。とりはやしたる序文をも添め。吾兄のうへにては。何ばかりの業にもあらず。本論ありての別記なるを。こちたくいひたてゝ拙き詞なまじひにあやどり。書まぎらしたらむは。必吾兄の意にもかなはじ。よしや此序詞ともあらず有とも。たゞありにおのれが思ひわたるむねをこそと。かくたく〱しき長言を。書つゞけたるになも。

天保七年八月　伊勢　大神　安守

大扶桑國考上卷

大壑　平篤胤撰述
門人　備前國　業合大枝
遠江國　關武雄　同校
上總國　大高秀明　同校

諸越の古書どもの閲するに。其國の古傳說に。東方大荒外に。扶桑國と稱する神眞の靈域。君師の本國ありて。その國初に出興せし。三皇五帝など云ふは。謂ゆる扶桑國より出て。萬づの道を開きたる趣に聞ゆるを。採り集めて熟に稽ふるに。其扶桑國としも謂へるは。畏きや吾が天皇命の。神ながら知食す。皇大御國の事にして。其三皇五帝と聞えしは。我が皇神等になも御坐しける。其は固より然るべき道理なるを。今その由緒を述て。なほも天照坐大御神の。本つ御國の大御光を輝さむと爲るに。既く此方の古人たち。其扶桑と云ふを皇國の漢名と爲して。詩賦文章の類にも往々用ひ。（そは三代實錄、淸和天皇紀、僧宗睿が傳の文に、八年到明州望海鎭。適遇李延年遙指扶桑將泛一葉、宗睿同舟解纜、歸著本朝、天慶六年の、日本紀竟宴歌、橘朝臣直幹の序に、聖上纂統、天上無爲、扶桑之域歸仁、細柳之鄕慕化、云々など言へり尙古き詩文の集等を見て知るべし、但し日向風土記に、大足彥天皇之世、幸兒湯之郡、遊於丹裳之小野、謂左右曰、此國地形、直向扶桑、宜號日向也と有るは。此國地形直向日と詔ひけむを、かく文詞せるなり、其は宜號日向とあるにて、しか聞えたり、然れば此は扶桑を、皇國の名と爲たる例とは異なり、思ひ錯ふべからず）また歌文の集。紀事の書の名にも負せたるを近世の學者たちは其を非と論へるも許多あり。然れど此は古人の。皇國に當たるが實に叶ひて。其を非と云へる後人の論ぞ。却りて非には有ける。扶桑を皇國に當たる書名は。紀齊名朝臣の扶桑集。藤原長濟朝臣の夫木和歌集。皇圓法師が扶桑略記。水戶殿の扶桑拾葉集など是なり。（中にも夫木集は、その奥書に、大江匡房卿の靈、撰者の夢に見えて、扶桑集と名けよと有けるに、其由を黄門爲相卿に語りしかば、扶桑は日本國の總名なれば憚あり、扶字

のつくり、桑字の木を取りて、夫木集と名けられよと有しに從へる由見え、下學集に、扶桑國日本惣名也、朝暾必昇於若木扶桑之梢、故呼日本云扶桑國也といひ、日本紀纂疏に、凡其國名、通和漢有二十三、と云る中に、六曰扶桑國、東海中有扶桑、兩幹同根日所出處、故借用とあり、此を非とせる說は、松下見林の異稱日本傳、井澤長秀が俗說辨、などに見えて末に論ふが如し、然て壒囊抄磤馭盧島の條に、彙名苑云、扶木一名方四、一名方出と云る事もあれど、其所出を知らず）斯て扶桑と云ふ名の、古く彼國籍に所見たるは。山海經なる此經の海外東經と云ふ篇に。竝べ出せる地名國名の。みな皇國分內なる由を稽へ明むれば。扶桑と指たる國の。皇國たること。甚詳にぞ知るめる、抑是經はも。漢の劉歆が校定の表に。禹定九州。而益等類物善惡著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之明著者也と記し。王充論衡に。禹益竝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と云ひ。早く周代の書。列子にも引たる文有れば。此よなき古書なるが。中に周代に加へし文あり。また漢代に加へたる篇も有り。其は判然たる事なるを。後人是義を得知らず。此書を疑へる倫も多かるは。淺く攷へざる者なり（然るは淸の姚際恒が、古今僞書考に、山海經漢志、不著撰人名、劉歆以爲禹伯益撰、可笑、經中、言夏后氏、殷王、文王、且言長沙、零陵、雁門諸郡縣、歆不知歟、誰乎、此蓋秦漢間人所作者、人已多論之矣と云ひ、四庫全書提要、及び簡明目錄も同說にて、司馬遷稱之則亦周秦以來之古書也と云へり、司馬遷稱之とは、史記大宛傳の末に、太史公曰、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と有るを云へるか、また僞書考に、人已多論之と云へるは、杜佑通典、鄭樵通志、胡元瑞筆叢などに、早く論へるを謂ふなるべし、）爰に近頃淸の畢沅が校正本を見れば。列子按夏革以爲夷堅所志。又夏革曰。大禹曰。地之所載云々。四十七字。是經海外南經文。又呂氏春秋本味篇。按伊尹說。多取此經。夏革伊尹。皆湯時人。則此經爲夏書無疑矣。故自唐以前。劉歆奏。王充論衡。趙曄吳越春秋。皆以爲禹益所著。博物志曰。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

經。水經注曰。禹著山經。淇出沮洳。又曰。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鄭玄注尚書。服虔注左氏春秋。皆用山海經。疑此經自杜佑始と云るは。期せずして余が意に適せる說なり。（なほ條々に精しき辨あり、此經を讀む人、必その校正本に就て見べし、然れども其注は未しき事ども多かり、また按ずるに。隋書經籍志に。漢始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也と云る事も有り。これ漢代に此經の傳はれる由來なり。今その海外東經の全文を。本書の次第の隨に擧て。說著すこと左の如し。いでや。けむかしの大樹のもとの神がたり。四方の木くさの言やめて聞け。

山海經海外東經云。蹉邱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柤。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邱。上有樹木。在堯葬東。

本經此文の上に標して。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と云ひて第一に是蹉邱を出せり。在堯葬東と云るは。是東經より前なる。海外南經の終りに。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と有る山を云なれど。諸注に其所在詳ならず。然れども。彼國にて海內東南と指すは。豫州を中として。楊州と云ふ域を謂ひ。また海外の東南と指ときは。必わが筑紫國を謂ふ例なれば。禹貢の時の楊州東面の中邊なる。東江攜李などの海島に。堯葬ありけむと推慮り。（但しかく定むる由は、大荒南經に、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と有る郭注に、卽狄山也と云ひ其山に並べて、有印山者、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出焉と載せる山は、疑なく舟山補陀山を云ふと聞え、海水出焉とは、灌門海の事を云ふと聞ゆるを以て、如此は思ひ定めたり、但こは實の葬所には非ず、郭注に、按帝王家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々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至於殂亡、四海無思不哀、故殊俗之人、各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と云るが如し。）海上是邊より正東の荒外へ。直徑に推求むれば。三百里餘にして。我が筑紫の薩摩國。頴娃郡の海門岬と。大隅國大隅郡。佐多岬の處に至る。蹉邱と謂ふは疑なく此處なり。其は兩山夾邱とは。海門岬と佐多岬とに夾まれて。櫻嶋あるを謂ふと聞

え。また海門岬に謂ゆる海門が嶽あり。此處に神名式に出たる。枚聞神社あり。國史には開聞と書れたり。(今此山を海門で嶽と謂ふは、開聞の字音より稱ひ來れるか、或は此所のさま、海門とも云つべき形なれば、別にかくも稱せるにや、或書に海門山、一名空穂島、在頴娃郡枚聞鄕と云へり。)上に樹木ありと云へるは、櫻などを謂へるも知べからず。(其は蹉邱の所の畢沅が注に、淮南子作華邱と云る其本文は、地形訓に、彼國の東北方なる、赤水の事を云ひて、昆侖華邱、在其東南、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と有りて、高誘注に、皆異物也と有るを云ひ、昆侖とは、釋名に、丘一成曰頓丘、再成曰陶丘、三成曰昆侖、とあるを思ふに、昆侖華邱と云るが、開聞の嶽を、薩摩富士と稱する事にも、思ひ合さるればなり、山海經に、なは海外北經の末にも、平邱とて相類たる邱を出せり、然れど其は華邱の訛傳と聞えたり、)さて遺玉靑馬以下の諸品を注せざるは。今の考にさしも要なき事なればなり。下の條々も此に準へて知べし。

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脊比之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靑蛇。

大荒東經に。此國を出せるには。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と有り。(また大荒北經に、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云々と有るも、畢沅が言に、此似釋海外東經大人國也と云るが如し、然にても、釐姓と云るは訛傳なり、)本文の劉歆が校文に。一曰在蹉邱北と云り。然るに同じ筑紫内にて。謂ゆる蹉邱の北に當り。日月の出る所とも言べき大山は。日向國霧嶋山なり。然れば大人の國とは。此邊を言ひしと聞えたり。(また波谷山とは、謂ゆる法華山などを云か、なほ大荒東經に、大言山の外に、日月所出と云る山は、合虛、明星、鞠陵、猗天、蘗明の五山あり、皆高山の名と聞ゆれど何の山々を云か知がたし、)さて郭璞傳に。今の本文には註を加へず。大荒東經の。有大人之國と有る所に。按河圖玉版曰。從昆侖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此文を列子張湛が注に引たるには、長四十丈とあり、)從昆侖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

得中秦國。長一丈。穀梁傳曰。長翟身横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準斯以言。則此大人之長短。未可得限度也と云へり。（また晉永嘉二年、有鷲鳥集於始安縣南廿里之鶩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とも云り）今此を考ふるに。河圖なる龍伯國の事は。早く列子湯問篇の夏革が語に。天帝かの五神山を。禺彊に命じて。大鼇に戴かしめ給へる事を云る所に。龍伯之國有大人。擧足不盈數歩。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張湛注に、數算計也、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幷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大虛之所受、亦所不容哉と云り、一鼇頭と有る一は三の誤寫なり、其は本書の全文を見るに、一山を

三鼇づゝにて、戴く由なればなり）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と有るを云るなれど。此は今の本文の大人とは。固より別にして。此に引出べき事に非ず。（然るは夏革が此事の談に及べるは、是より前に殷湯が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と問へるに依て、巨細の別を諭さむ爲に、まづ大壑の大を說き、かつ此龍伯人と、僬僥人の長短異なる事に及び、然て下に鯤鵬の巨大と、焦螟の微細とを比論せるにて、僬僥人をば殊に東方と云れど、龍伯に東方と云ざるを思ふべし、斯て是僬僥人を東方と云るは、故實ある事なり、其は三五本國考、第三條の附錄に云ふを見て知べし偖この僬僥の、本據ある事なるに就て思へば、龍伯の說も、古傳ありし事にて、寓言には非ず、然れど此は今し要ある事にも非ざれば、由あらむ時にまたも論ふべし）また大秦。中秦。長翟などの傳說は殊に吋はず。按ふに此は今も。謂ゆる南阿貢利加の分內に。巴太恭羅須とて。長人の

國ある由なれば。其傳説を誣れるにも有るべし。(此謂ゆる巴太碁羅須の事は、新井君美ぬしの采覽異言に、其見聞に及ばれし、長人の傳説を集めて、其所見を述られ、山村昌永が此書の增譯に、西洋書を數部引きて、精く載せり、また古徵書の河圖玉版の所にも、種々の書より、長人の事實を拾ひて論へる說等あり、就て見るべし、)偖また海内北經に。大人市在海中と云るを。大荒東經に。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郭注、亦山名、形狀如堂室、正大人時集會其上、作市肆也、)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踆或作俊、皆古蹲字、莊子曰、踆於會稽也、○畢沅曰、臂舊作耳、今據太平御覽改正、)と有るは。山市海市の類にて。然る幽界の時ありて現見する物なれば。此も本文とは固より別義なり。彼國にては。東海邊にて見る由なれど。皇國にては。東北邊の國々の山にて。時々見る事ありと聞たり。(此を見たる人々の談を聞持ちたるに、或は大人集會して往來ふ狀を見る事あり、或は世に書き傳ふる、山越の彌陀といふ物に、見成るゝ事も有りと云へり、甚も奇異なる事にこそ、なほ三神山考に記せる、海市山市の所を合せ考ふべし、)かくて今の本文に。大人國在其北。云々と云へる國は。淮南子時則訓に。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高誘云、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靑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皆日出之地也、)大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と有る大人之國にて。我が筑紫國を稱るなり。其は次條に論ふを俟べし。○奢比之尸。在其北云云。郭注に。神名也。珥以蛇貫耳也とあり。(劉歆が校文に、一曰、肝揄之尸在大人北、と見えたり、)大荒東經に。此事を載せるには。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靑蛇。名曰奢比尸。有五采之鳥と見えたり、卽大人之國と號けし域の北境に。此神の住める由なり。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艸朝生夕死。䖻々在其北。各有兩首。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䖻々北。兩水間。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尾。皆靑黃。

君子國を。大荒東經には。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

國。其人衣冠帶劍。郭注に。亦使虎豹。好謙讓也しけり。（畢沅曰、淮南子云、東方有君子之國、高誘注云、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說文云、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彼國より東口之山と指たる方位を按ずるに。肥前肥後の西面より。筑紫筑後。豐前豐後の邊までを云ごと聞ゆ。然れど此は大概の議にこそ有れ。實には深く拘はるべき事に非ず。然るは大人國。君子國と二つに別て稱すれど。淮南子を始め諸書を參攷するに。實は一國に二名を稱せるにて。同じ筑紫の域內を云ること著明なり。（然れど其は神武天皇以前の、筑紫に都し給へる間の事にて、山海經の成れる當昔までは、然有りし故に、右の如く記せしなり、然れば神武天皇以後、に大人國君子國と云ふは都て皇國域內を指すと云ふも更なり）然らば大人之國とも。君子之國とも稱せる由來は如何と云むに。まづ大人とは皇國には。人世と成りても。九尺一丈計なる人多く。脛の長の七掘八拳なるも有しかば。況て神世に。大人の多かりし事おし量るべし。また衣冠帶劍して。讓を好し爭ふ事なく。嚴然として君子の風なりしも。皇御孫命の都し給へる國內なれば。然有しこと疑なし。然れば此はもと皇國の自稱に非ず。彼より稱せる號なるが。其由來を尋ぬれば。彼國の古代に。君王大人たりしは。皆皇國の神眞の。渡り給へるなる故に。其君師大人の。本國たる義をもて號けし者なり。（其は天地人の三皇は更なり、次なる六皇、及び太昊氏、女媧氏などの、皇國より出たる由は、既に春秋命歷序考にも云へれど、豈此皇等のみならむや、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などの聖人たちも、皆わが皇國より出て、彼の君師と爲れること三五本國考に論ふを見て知べし）偖其君子國と云へる稱は。件の山海經の外にも。古く黃帝本行記に鳳凰の至れる事を記せる所に出於東方君子之國云々と見え。（許愼が說文、京房が易傳などにも、此說を出せるは、此記を取れる物か、然も有らば、本行記いと古き書なりけり）淮南子地形訓に。東方有君子之國。と有る高誘注に。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使二文虎也と云り。（逵

吉按注に、按説文解字曰、東夷従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即與此解同、と云るは、然る言にて、後漢書に、東方曰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云々と有り、然て本文の諸本には、二大虎と有るを、後漢書の注、その餘の書にも、此文を引たるには二文虎(とあり)大抵山海經の成れる當昔を按ふに。彼土の海外東に。衣冠帯劔して。禮讓ある國は。皇國を除きて有こと無し。是を以て皇朝の古き學者たち。三善淸行朝臣の意見封事など。其餘の紀文にも。此君子國と云ふを。皇國の事となし。彼國人また直情なるは。後までも然稱せりき。(其は續日本紀に、大寶二年に、粟田眞人の、遣唐使として罷りけるに、彼國の楚州と云る所の人ども、皇朝の使人たちを見て、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豈不信乎と云る事あり、こは彼國の常人の、直情なるが直言せるなるを、中々に官途の族、また學者等などは強て彼國人に甚く劣れる趣に、曲言して書載する習なるを、此方の學者の彼土に心引るゝ倫は、却りて其曲言を

し、信の事とぞ思ふめる。)抑君子と稱せる本義は君は君王の義。子は丈夫の通稱にて。大夫を夫子と稱する子に同じ。大夫を夫子と稱せる事は。古書大抵しかる中に。左傳昭公七年九月の下に。孔子を夫子と稱せる事ある孔疏に。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陳恒未死言諡。亦此類也と有にて知べし。(然れば師長を夫子と稱するは、是より轉用せる語なり、但しそは彼土こそ有れ、俗の漢學者ども、謾に師長を夫子と稱するを、句讀を授け詩文を敎ふる、村里の凡師長らが諾ひ居るは、傍痛き事なり、此は序なれば驚かし論ふのみ。)さて君子とは。もと君王を稱する語なる故に。民に對し衆庶に對し。小人に對し云ること多かり。其は易の大象の文また繋辭傳などに。君子と稱せる條々を見て知べし。禮記玉藻の鄭注に君子とは。大夫士也と云へれど。大夫士に稱するは稍末にて此より轉りて後には。賢き徳人を云ふ稱とは爲れり。其は論語に。孔子の君子と稱せる條々十に七八は。王公侯族に當るを其二

三は賢者に云るを。孟子に至りて其方に專と云ふ言と爲たるを以て知るべし。（漢以來、唐宋までの儒者の注疏どもに、然る淑人を、君子と稱する事の本義を、說得たる解を見ず、故是を以て煩しき所爲には有れど、經書及び諸子に、君子を稱する句を摘み章を探ねてかくは定めつ、近くは荀子王制篇に、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利禮儀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母云々と云るを始め、君王を云ること甚多く、賢人を稱せるも亦計ふるに暇あらず、猶別に著す孔子聖說考に云ふを俟へし）また大人國と云へる義は。皇國より渡り給へる神聖たら。緯書どもに。伏羲氏九尺有一寸。神農氏八尺有七寸。黃帝氏身逾九尺など有ごとく。彼國人よりも丈高かりし故に。其國人どちの。丈短きに合せて稱せるが本にて。其德にも叶へて稱せりと聞ゆ。（彼國の古尺は、我が曲尺の七寸五分に當ること、赤縣度制考に、委曲に論へるを見るべし）然ればこそ是また小人に對し。民庶に對して。君師たる人を稱へれ。其は易の文言傳に。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と見え。荀子解弊篇に、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とあるも是義なり、また孔子家語に、今の文言傳と同文にして、大人の二字の聖人と易れる孔語あり）周易に。利見大人と云る語の許多あるを乾鑿度に。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と云へる語中に。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と見え。孟子離婁篇の趙注に。大人謂君也とも有るを。相發して辨ふべし。（小人と云ふは、君に對して元は民庶の事なるが、君王は自づからに威儀あり、禮讓ありて正しきを、民庶はそれに反する行ある故に、また轉じて總て其行ひの好からぬ者をば、大人君子に對して、博く小人と云ふ事とは成れり、大人君子は、もと君王の事なるを、博く賢人に云ふも是に同じ、そは譬へば、坊舍の主たる貴人の僧形なるに、坊主と云ふより轉りて、今世に圓頭なる人をば總て坊主と云ふを、頭に髮は有ながら、圓頭なる者の爲べき職を勤むるをも、坊主と名くる類

ひによく似たり）然れば今の本文に。大人君子と。國名を二に別たれど。唯一域に二名を稱せる者なること。君子を大人とも稱し。大人とはもと君王の事なるを。思ひ合せて知べし。斯て其大人國と云る文に。爲人大。坐而削船と云ひ。君子國と云る文に。使二大虎在旁と有るは。此經の古圖に。しか書きて有ける由なり。（其は畢沅が校正に云る如く、凡て是經、南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の五篇のみ、實に伯禹の書紀なるが、海外以下は、本經に附けて傳へし、海外山川、人物等の圖の有けるに、周代の人、その圖の古說を集記せし詞書なるを、後にその圖の失せて、文書のみ存れるなり、故その意を得て見ざれば、解し得がたき文ども多かり、今の二文も、卽其詞書なり、坐而削船とは、其古圖に、大人なる狀を示せむと爲て畫たりと聞え、使二大虎在旁とは然る嚴然たる君子の旁に、その使ふ二大虎を畫ける由なり、次々の文にも是に準ふべき事ども有り。）さて和漢の古人。この君子國を。皇國の事と爲たるを。井澤長秀が論に。我が國にて。虎を使ふ事なく。薫華艸も無れば。皇國の事ならずと言へれど。此は頑なる說なり。其は爲人大と云ひ。衣冠帶劍。好讓不爭と有るは。竝ての風にて。虎を使ふと有るは。竝ての風を謂ふに非ず。是を以て大荒東經には。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とのみ有りて。餘事を記さず。又後にこそ然る事なけれ。神世の多かる神等の中に。韓國より虎を生捕り來て。畜ひ馴し使ひ給へる事の有むも何か疑はむ。彼所の優人等にも然る倫多かれば。神世に然る事なしと云べからず。（古く膳臣巴提便の、虎を手捕にして、舌を拔きて蹈殺し、豐臣大臣の時に、韓國より生捕り來れる虎の、當時の益荒男たちを見て恐りたる事の、記錄どもに所見たるをも思ふべし。）また薫華艸なしと言へれど。薫は蕫の誤字にて。木槿なること著く。此は山にも里にも。叢生する物なるをや。（薫の誤なる由は、郭注に、薫或作蕫と見え廣注に、爾雅、椵木槿櫬木槿、逸書云、仲夏之月、木槿榮、詩云、顏如舜華、卽蕫也、本草謂之朝開暮落花、薫爲蕫無疑と云へり、但し此は其苗の朝に生じて、夕に枯るる由には非ず其花の朝に開きて暮に落るを云へ

るなり、○後に說郛に出せる、玄中記を見れば、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花とあり、また張華が博物志にも、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と見えたり、）○重々在其北、各有兩首は。郭注に。重音虹とも。虹蠕蝀也とも有れば。虹を司る神を謂ふと聞ゆ。○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云々は。大荒東經に。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と有り。夏州之國。蓋余之國ともに。筑紫內の。小地名とは聞ゆれども。詳ならず。天吳の居所は。朝陽之谷と云ひ。在兩水間と云るを按ふに、豐後國佐加關と。伊豫國三埼との間なる洋を謂ふか。其は此邊はも。南に大洋あり。此に內海あり。兩水に間れたる所なればなり。（後に生田國秀こを見て云けらくは、朝陽之谷は即湯谷にて、朝字の添はりしは、日月所出とも云る谷なる故には侍らじか、其在兩水間と有るも、此邊もとより內海なれば、其谷を中にして見たらむには、兩水間と云はむも難なかるべくや、但し此文の續き青邱國云々を隔て、黑齒國の下なる湯谷と重複せれど、其は豈これのみならめや、此經凡て重複の多ければ、かにかくに朝陽之谷、即湯谷なりと見たる方、穩には侍らじか　と云り、第五條湯谷の所と合せ考ふべし。）

青邱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

青邱國とは。東方朔が十州記に。長州一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地。上饒山川。又多大樹。乃有二千圍者。一州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邱。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眞仙女。遊於此地と有る長州是なり。但し此文に。南海と有るは。東南とありし東字の落たるなり。其は何を以て知ると言むに。廣黃帝本行記に。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登於風山。受三皇內文天文大字云々。呂氏春秋に。禹東至鳥谷青邱之鄕。また淸靈眞人傳に。乃遊行天下。東到青丘。過谷希子云々など有りて。一向に東方と指したるを。辰巳之地と云るに相合せて辨ふべし。（即

かの徐州の東南海外の、辰巳に當る由なり、なほ青丘を東方海外と爲たる、諸書の傳說多かれど、盡は引出さず〕然らば其青邱とは。何處なると言ふに、大人君子の國の。北に在る由なれば。筑紫の北面。火國豐國を本にて。四國木國あれり迄を。廣く指たりと聞ゆ。そは長州と云ふ號も由有りて聞え。その青邱といふ名は。正に大樹の繁茂せる故の名なるを。火國より東南。木國に至るまで。神世のほどは。殊に大樹の茂れるに思ひ合され。かつ十州記に。其域內に。有風山。山恒震聲さ有るも、伊豫國に風早郡あり。烈風ある所なるに相符ひて聞ゆればなり。（其大樹どもの事は、第九條の末に盡く引出るを見るべし、また今引たる書等に紫府宮、紫府先生、谷希子、また三皇內文といふ物の事などは、「本綱赤縣太古傳の三皇紀に、委く云ふを見るべし、〕さて其狐四足九尾は。大荒東經に。青邱之國有狐九尾と出たる郭注に。大平則出而爲瑞也とあり。然るに海內南山經にも。青邱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とあるは別にて。乃本文の青邱と云ふ名を海內に移せるなり。其は本文のは。眞の九尾狐なるを。南山經なるは。狐に如たる獸の。九尾なるが住める故に。姑狐と稱せるならん。（凡て彼國の地名に此山の名のみならず、海外の地名を移せる名いと多し、其は然る地名の出る處々に云べし、〕さて帝命豎亥云々は。山海經は更なり。佗の古書にても。斯の如き事に。打任せて帝と稱せるは。多く天皇太帝を指せり。然るに此條の劉歆が比校には。一曰。禹令豎亥云々と有り。淮南子にも禹と有るを。黃帝本行記には。乃黃帝の事と爲たり。今何を是とも思ひ定め難し。（此はなほ後生の考按を俟つべし、〕さて其謂ゆる東極は。天皇太帝の。世を始め給ふ時に。大地の四正に立給ひし。謂ゆる四極の第一にて。岳瀆名山記に。東岳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と有る域を云ひて。此は神典に。伊邪岐大神の。自凝島に。天柱國柱と立給ひしと有る。御矛の化れる山即是なり、（淮南子地形訓に、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と有る高誘注に、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と云るも此山なり、な

ほ本編に云を見るべし。)此山今現に淡路國に屬きて。其西北隅に在るを。此所に立ちて西に向ば青邱たる阿波。伊豫。豐前。筑前。肥前など。皆其左手に指なり。斯て下文に謂ゆる湯谷は此山より正西に當りて程近き內海に在り然れば此內海の所に竪亥を居しめて四方の極より極に至る里程を。推步せしめたる由なり。步は畢沅が注に。鄭君注尚書大傳云。步推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善行人誤矣と云るは理たる言なり。(然れど推步の步はもと步行して算せるに出たる語なること、己別に考へあれど、此には漏しつ。)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とは。乃竪亥が圖象の有狀を謂へり。諸本に算を筭に誤れり。今は畢沅が校本に據りて改めつ。算は說文に。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とあり。(曆象測量の事、また我が東極より起原せること。是にて其端倪を知るべし、此事委くは、三曆由來記に說きたるを見るべし。)

黑齒國在其北。爲人黑齒。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下有湯谷。十日所浴。湯谷上有扶桑。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雨師妾在其北。其爲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大荒東經に。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郭注、齒如漆也、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姜姓黍食。使四鳥と有。有其北云々は。青邱の北に。竪亥の算を把りて西に向ひ。左手に青邱を指たる圖ありて。其北に此國を畫き。其所に黑齒なる人を畫きて。其傍に二蛇を畫添たるが。一は赤蛇。一は青蛇なる由なり。黑齒之國とは。乃黑齒の生國と謂ふが如し。帝俊とは。帝嚳高辛氏の一名なり。前には郭注に。俊亦舜字假借音也と云る說に依りて虞舜の事と爲たるは惡かりき。(其は路史高辛紀に帝王世紀を引きて、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甚多、皆謂嚳、郭注皆以爲舜、謂舜俊音相近、失所考矣と云、畢沅が山海經の注また徐文靖が竹書紀年の統箋も、路史と同說にて、共に然る事なればなり。)さて黑齒は郭注に齒如漆也。聖人神化無方。故其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と云るに依れば。其國人みな黑齒

なりと謂ふには非ず。此一人のみ生ながらに其齒の黑き故に。是名を負しと聞えたり。(但し郭注に、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產と云るを、彼處の先輩ら、多く此說に依たれど、此は帝嚳の親產なること疑なし)さて本文に。爲人黑齒。食稻啖蛇と有るに就て聽說あり。其は何也けむ書名を忘れたり。彼國籍に食稻者齒白。食不者齒黑と云る語の有れば。此人稻は食へど齒の黑き意か。また若くは好みて蛇を食ひし故に。蛇毒を解せむと。鐵漿もて常に齒を染て在りしも亦知るべからず。(然れど上の郭注に、聖人神化無方云々と云るに據れば、予が今の說はみな强言なり、何れに依るとも、其國なべて、其爲人なりと謂ふには非ず帝俊の親產せる一人の、黑齒なりし事は論ひなくなむ、下に引く呂氏春秋、黑齒之國と有る所の高誘注に、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と云るは、山海經の文をよく察ざる誤より、)さて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とは。黑齒國の圖なり下に湯谷の圖を畫き。其湯合の上に扶桑國を畫ける由なるが。然のみ言ひては。黑齒の湯谷の上に在ると。

異名同處の如く聞ゆる故に。また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と云ひて。其に湯谷の上には有れど。其州の各別ある由を示せるなり。(此は古人の文辭の、丁寧深切なる所なり、心を潛めて視るべし)故是方位說に據り。呂氏春秋求人篇に。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靑羗之野。鳥谷靑丘之鄉。黑齒之國。(高誘注榑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子、日出暘谷。靑羗東方之野也、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增注榑木卽扶木也)と有るを照し合て其所在を索むるに。先謂ゆる靑邱は。既に云ふごとく。筑紫の北面なる豐國を本として。其東西の國々を指こそ疑ひ無れば。此豐國の北にて。黑齒國に當る一渚を索むるに。豐後の國崎の東郡、伊波比洋の西南に。今現に姬島と稱する島あり。此は神典に二柱神已に大八島國を次々に生給ひ。然後に。また六島を生給ひし中に。女島亦名謂天一根。と有る島なり。黑齒之國は疑なく是なり。(前に是扶桑國考を草稿せし時に、此國の所在を未思ひ得ずて、我が南海に在る島國の名なりしが、早く其古名を失へる故に、其國は今の某島と云こと、決め

難しと云るは、今思へば拙かりき、其は右呂氏の文は更なり、淮南子脩務訓に堯西敎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と有る高誘注に、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云々と有にて、我が東方なること著し、然るを郭注に、魏志の東夷傳を引きて、倭國東四千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也と云へれど、本文に、扶桑在黑齒北と云ひ、諸書に、扶桑は彼國の東海外に在りて日の出る所と云るにも合ざれば、此は荒唐至極の妄誕なりかし。)其は此姫嶋の下に。豐前國企救郡に屬ける速鞆の湍門あり。此は神典に。伊邪那岐大神。豫美都國の穢惡を濯除ひ給ふ所に。乃往見粟門及速吸名門。然此二門。潮既太急故還向於橘之小門而拂濯也。と有る速吸門にて。是疑なく湯谷なり。然るは其所在。本文に黑齒下有湯谷と云るに符合へばなり。(但し神典なる速吸門、また女島の在所はしも、師の古事記傳に、詳に考へ得られざりしを、速鞆の湍門やがて速吸門なる事は、小倉の殿人、西田直養といふ人諦に考へて、速吸門考といふ物を書き、女島の事は、豐後の杵築の殿人、小串重威と云ふ人よく考へて、姫島考と云ふ物を記せり、其二說ともに、古史傳また本編に出せれば、今其定說をのみ出せるなり。)さて呂氏春秋に日出九津と云るは。卽本文の湯谷なり。此谷はしも。本編三皇紀。及び三五本國考に言ふ如く。黃帝書に謂ゆる谷神不死。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老子の謂ゆる百谷王。列子に謂ゆる大壑無底之谷なるが。また此を甘淵とも稱ふ。そは大荒南經に。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爲帝俊之妻。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淵と有る是なり。(此文、今の諸本に、誤字錯亂あり、今は初學記に引たる文と、校合して引たるなり。)羲和之國とは羲和の本國と云意の稱なるが。また此を少昊之國とも謂ふそは大荒東經に。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と有る是にて。此は少昊の生國と云ふが如し。(少昊は謂ゆる五帝の第四にて黃帝の子なり、黃帝乃此國の產なるが故に、少昊また此國にて生れしなり、顓頊は黃帝の曾孫にて、五帝の第五なるが、此は西蜀の地に生れしかど、

此國に在しは故ある事なり、帝俊も黄帝の曾孫にて、唐堯の養父なるが、此國にて生れたり、委くは三五本國考を見るべし。)さて大荒南經の文に。羲和生十日と有るは。郭注に。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と云るは然る言にて。日名とは。甲乙丙丁等の十干を謂ふ。此はもと太昊氏の。日數の名に用ひむ料に。作り給ひし物なるを。羲和の生める十子の名に命たる由なり。(そは大荒西經に、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とある注に、義與羲和浴日同と云ひ、海内經に、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歳十有二と有る注に、生十二子、皆以歳名名之、故云然と云るも皆同じ例なり。)常浴日于甘淵とは、十干を以て名けし子等を。常にその閑なる甘淵に浴せしめて。育養せるを謂ふ。乃本文に。黑齒下有湯谷。十日所浴と有るに相照し攷ふれば。甘淵と謂ふは。乃湯谷の別名。羲和之國と云ふは即黑齒之國。また少昊之國なること。甚明に知られたり。然れば此は一渚にして。三名を稱せるなり然れど其れみな彼より稱せし名にて。實は神典に謂ゆる女嶋なること。上に云ふが如し。(此國にかく三名を稱せる事は、譬へば孰の國にまれ、同國の産なる人三人あるを、其國を云ときに、某麻呂が國とも、某子が國とも、何彦が國とも云ことと有るが如く、こゝも黑齒が生國、羲和の本國、少昊の生國と謂ふに同じと知るべし。)抑是嶋を姫嶋としも謂ふ由は。神典に出たる昔語に。新羅國にて。阿具沼ちふ沼の邊に。一賤女晝寢したるに。日耀虹の如く。その陰を指たるを。一賤夫その狀を異しと思ひて。恒に其女の行ひを伺ふに。此女その時より妊みて。赤玉をなむ生ける。(三五本國考に引たる諸書に、少昊の母女節の、大星虹の如く下れるに、夢接して少昊を娠み、顓頊の母女樞の、瑤光虹の如く其宮に入れるに感じて、顓頊を妊みしと有るも、星と云るは耀れる故の文にて、實は此賤女の陰門を指たる日耀に同く、是ぞ謂ゆる天根玄牝の氣勢なりける、其は第七條の注、暘谷、咸池の名義を説く所に謂ふを見べし、)彼賤夫その玉を乞取りて。恒は裹みて腰に著けるを後に由ありて。其國主の子に幣と爲けり。然るに國主の子。その玉

を床邊に置しかば。卽美麗き孃子に化りぬ。玆に妻と爲して在けるに。其孃子常に種々の珍物を設けて。其夫に進めしかば。夫の心奢りて。妻を詈れば。吾は汝の妻に爲べき女に非らず。吾祖の國に行むと云ひて。竊びて小船に乘りて、逃遁れて。皇國に來れるが。比賣語曾神と爲れるよし見え。（この事は古事記應神天皇段と、日本紀の垂仁天皇紀の、一書とに載られたるが、其傳の趣、異なる事ども有り、合せ見て其異を知べし）攝津國風土記と。日本紀とを併せ考ふるに。其始めて著たる處は。豐國の國前郡。伊波比乃比賣嶋なりと有りて。此乃二柱神の生給へる女嶋。亦名は天一根と有る嶋にて。此を比賣嶋と謂ふは。是比賣神の來り住める故なりとふ說にて。誠に然る事とは思ふ物から。此は人世と成りて。後の故事なるを想ふに。是より古く義和の住める由緣によりて。神世よりしてしか號け來れるも亦知べからず。（其は義和と云ふは、彼國に傳へし漢名にこそ有れ、實は皇國の女神にし有れば、此方にて稱せる名の、別に有らむ事は云ふも更なり、此謂をも思ふべし）

小串重威が姬嶋考に。此は彼比賣神の。其夫に遁れて來り住める嶋なるが。今に赤水明神とて此女神を祭れり。其神體は木像にて。婦人の筆を持ち齒を染むる容なり。こを赤水明神と白す由は。其社の在る岩下より。赤銹の鐵漿水ながれ出て。手を拍てば聲に應じて迸る故に。拍子水と名づけ土人は明神の靈水なりと言ふと記せば。此は黑齒國とも謂へる故事に。能くも符へる實蹟なりかし。（また姬島考に、俗說に、此比賣神といふを、眞野の長者と云ふ者の女、玉世媛の事として、彼拍子水を、明神の靈水なりと云ふより、古を知らぬ者の猥に神像を鐵漿つくる形に造りなして、鐵漿つけ石、楊子柳など云ふ事をも設け出て、名所の證とせし物なり、然るは齒を染る事は、我が國中古よりの風儀なれども、上代には然る事なければ、後人の所爲なること疑なしと記せるを、己も前には諾ひたれど、今思へば、眞野の長者が女の事は非なれど、黑齒國と名けしは、此靈水の固より有りし由緣によりて、義和また帝俊の生める子も、齒を染めて在りし故なるか、又或は彼黑齒も、帝

倭の子なれば凡常の戎人の種族ならず、實は大國主神の遠からぬ御裔なれば。固より神々しく、好みて齒を染けむ因縁によりて「然る靈水の沸出て、今に至れる實迹なるも知べからず」さて神典に。此嶋の亦名を。天一根と謂へる名義は。壹岐嶋の亦名を。天一柱と有るは。海中に離れて。一ある嶋なる故の名なれば。天一根と云ふも。然る義の名にやとも思へど。此嶋大壑暘谷の傍に在る嶋なる故に。やがて此の國名として。大壑少昊之國とも。人皇氏また羲和の子等を。出于暘谷とも云るを。亦これ玄牝。天地根なるに想ひ合すれば。二柱御祖神の。さる幽契をもて。名け給へるも亦知べからず。(其は凡て國々の名の、神典なるを考ふるに、其本名と爲たるが却りて後にて、亦名といふ名ぞ、二柱神の當昔、號け給へる名なると思ふ由は、既に古史傳に論へれば、今更に委くは云はず)抑かの比賣語曾神の。吾祖の國に行むとて。此嶋に來れる事は師說に。皇國は日大御神の御生ませる本國なるが故れり。と言れしは然る說なれど。倘按ふに。天日の御國は。もと此より判りし物なるに。況てそを所治看す大御神。この近き間なる。橘之小門にて生坐せる故に。祖國とは云るにて。其は祖の本國と謂ふが如し。(此は本編に委く記せるが、其概略は下にも云べし)さて速吸門たる湯谷の上。姫嶋たる黑齒の北に在りて。水中に居すと言へば。扶桑國とは。長門周防に續ける。大倭豊秋津嶋を總稱し名なること著く。また有大木と云るは。卽謂ゆる扶桑木なること言ふも更なり。(大倭豊秋津島は、二柱神の生ませる國の多かる中にも、國の長子なる故にや有む、あだし島々に勝れる大洲にて、西は長門の豊浦郡より、東は陸奥の津輕南部の端に至るまで、一連に長大に成し國なること、既に古史傳に云る如なれば、扶桑國とは、都て此邊まで云ると心得べし)但しその扶桑大樹の下枝に九日居り。上枝に一日居すと謂ふ事の由を。こゝに言はむ紛はしき事ども有れば。第七條の下に說くを俟べし。○雨師妾在其北云々は。郭注に。雨師謂屏翳也と有り。初學記に。雨師曰屏翳。亦曰屏號とも云へり。雨を司る神の漢名なり。(風俗通に、玄冥爲雨師とも見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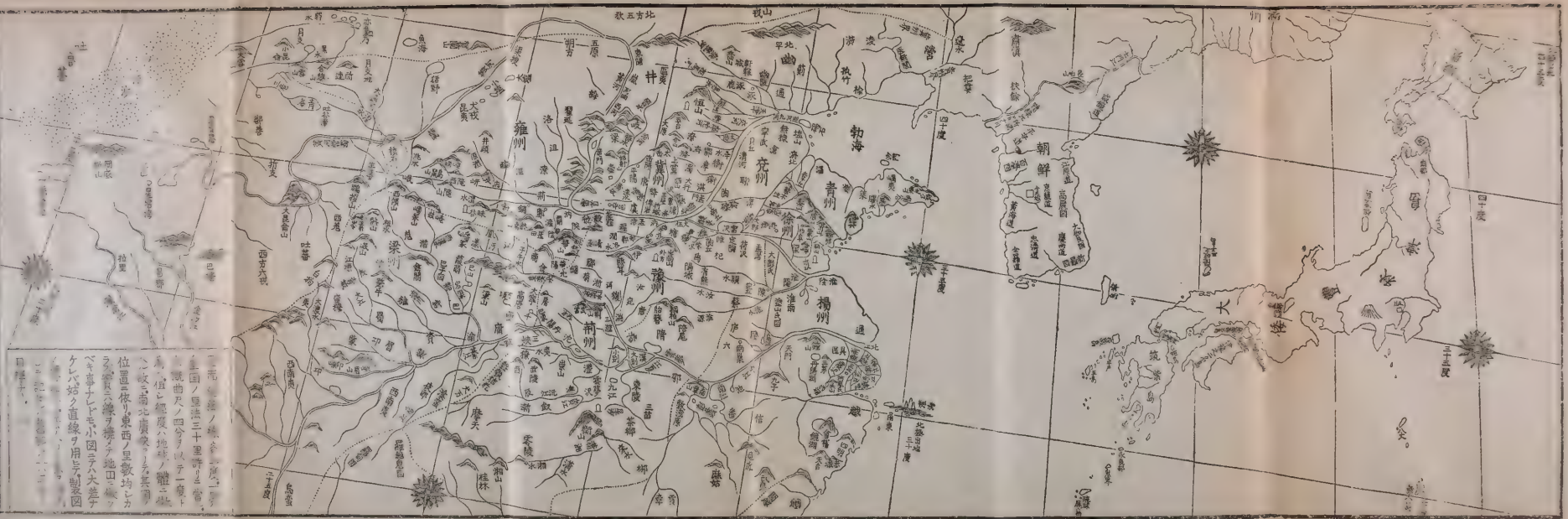
たり。）妾と云へば其女神にや有む。劉歆が校文には。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とあり。偖上件奢比之尸。重々。天吳。九尾狐。この雨師妾などは更なり。山海經中に。なほ種々の神物どもの。現形せる由を載せるは。大荒西經の顓頊令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とある所の郭璞注に。古者人神雜擾無別。と云ひ。史記の歷書にも。其世の事に。民神雜擾。不可放物云々と有る如く。當昔未顯幽の間分々しからず。右の類なる神物。なほ人に形を隱ざるも有しなり。（列子湯問篇、夏革が語に、鯤鵬などの事を云ひて、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と有るをも思ひ合すべし。）然るに漸々に神物は人を避けて。世に現形せず成ぬるを。顯幽別りしと謂ふ。此は我か神典にても。其趣詳に知られたり。但し今は其現形なきを以て然る物無しとな思ひそよ。今も昔に替らねど。隱身して在るが故に。人常に見る事なきなり。（其は何なりけむ、奇談を集め記せる正しき物に、寶永四年に、富士山の燒出むとする前に、その麓なる村内を夜深けて、獸のあまた行けはひ有るに、怪みて各々そと指のぞき見れば、有ゆる諸獸打群れて去行く趣なれが中に、此山の獸王と見ゆる大なる獸の、總身に目あるが、諸獸に圍繞せられて、立退くを見たりしが、其後ほども無く、山の燒出て泥砂を吹立たるに、謂ゆる寶永山は出來しと云る事ありき、また近く文政六年の事なり駿河國阿部郡にて、正月六日雪の零ける日に、井川村と云より、腰越村と云まで、其道三里の間の道に、巨人の足迹あり、長一尺八寸、幅八寸、一步の間一丈ほどづゝ有り、腰越村の入口にて足あと消たり、此村の者に、其巨人を見たるあり、裸體にて、其肩は軒より上に出たりしとぞ、此は其村の名主次郎兵衞といふ者に、新庄道雄がきゝて語るまゝに記せり、斯の如き物ども今は常に現見すること無く、隱身して在れど、時時は現に見る事も有るを以て、古今に現隱の異こそ有れ、今も然る物なきに非ざる事を辨べし、かかる類の事ども、博く雜志どもを讀み、國々の人にも探ねて、聞持てる事ども數有れど、然のみは此に記し出さず。）

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爲人。衣魚食鷗。使兩鳥夾之。毛民之國。在其北。爲人身生毛。勞民之國。在其北。其爲人黑。

大荒東經に。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黍食使四鳥。と有るは。此の玄股之國を釋せるなり。郭注に。髀以下盡黑。故云玄股。以魚皮爲衣也。驅水鳥也と云ひ。毛民之國は。大荒北經にも。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此毛民と有り。然れば夏禹の末なり。玄股。毛民。勞民と合せて三國。みな扶桑の北に在る由なれば。我が奥蝦夷の嶋々を云ること疑なし。(毛民の郭注に。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民。在大海州島上。爲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云々、と云る、風俗は似たれど、國の所在は方位違へり、此は非説と爲すべし、)淮南子地形訓三十六國の所に。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と有るは。是經を採て載たるなり。(高誘注に、毛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と云へり、)さて右條々の方位説に據りて。皇國と赤縣州と相接する樣を。度數に合せて縮圖すること左の如し。凡て予が著書中に。彼方と此方との方位を論ずる件々は。皆是圖につきて索むべし。(但し皇國の圖は、長窪玄珠が日本路程全圖により、赤縣朝鮮及び蝦夷等の境界、また度數の矩は、測量所板の萬國全圖に據り、赤縣州の地形及び地名等は、玄珠が唐土沿革地圖の禹貢圖職方圖に本づき、明の一統志、また圖書編など諸書の圖説を校し、中に朝鮮の圖は、三國通覽の附圖に本づき、且いにしへ皇國より、日本府を置て馭め給ひし時の古説を、古典に考へ合せて、安藤直彥に令製たる大圖あるを、今かく縮圖せしめたり、精くは其大圖に就て見べし、)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郭注に。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と言ひ。禮記月令に。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鄭玄云、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宓戲氏也、句芒少皞氏之子

曰重、爲木官者也、）淮南の時則訓に、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高誘云、榑木榑桑、皆日所出之地也。）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大皞伏羲氏、東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司地主也。）尚書大傳に。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桑之野。大皞句芒司之など有り。（なほ本編高辛紀に云ふを見べし。）さて海外東經の全文こゝに竟たり。故上黑齒國の條に說遺たる。湯谷扶桑の事をしも。復更に論はむに。彼の文に。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と云るは。卽謂ゆる扶桑にて。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と有は。例の繪詞にて。彼十日と稱せる羲和の十子の。一人は上技に昇り居し。九人は下枝に昇り居たる圖の由なり。其はまた大荒東經に。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とも有るを合せ考ふるに。十子相代りつゝ。此高木に昇りて。身を暴せる圖象にて。此は沐浴の故實と聞えたり。（然るを郭注に、羲和生十日とある所には、右の如く、十日を十子と說つゝ、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と云ふ所には、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云々とて、莊子淮南子を始め、諸書を引て、天日の十箇ある由を證し、廣注また畢沅が注も、同說なれど皆非なり、天に豈眞の十日有むやも、殊に實の日象ならむには、載烏とは云べくも非ず、人形なりし故に、かく云へり、文によく心をつけて辨ふべきなり、但しかく云はゞ日中有烏と云へる、舊き俗說を引出る人も有むか、其は三五本國考の末條に辨ふるを見て知べし。）其はまづ淮南の天文訓に。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と有る暘谷は。卽上の大壑。甘淵。湯谷にて。諸書に。或は陽。また暘なども作たれど。共に此谷の名に用ひしは。易の義なれば。三字同音にて。此は本編に委曲せる如く。天日の始めて分判せる谷なる由緒に因りて。元易こゝより建し始まる故の名なり。（然れば海外東經なる、湯谷の郭注に、谷中水熱也と云るを、前には何ぞや思つれど、然も有べし、然て左太沖が吳都賦に、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とある注に、湯谷陽と云

北方五狄
雍州
冀州
兗州
青州
徐州
豫州
揚州
荊州
梁州
渤海
朝鮮
西方六戎
四十度
三十五度
位置ニ依リ東西ノ里數均シカ
ベキ事ナレドモ小図ニテハ大差ナ
ケレバ姑ク直線ヲ用ヒテ製図

るは正義なり、然れど陽もなほ阜に從ふ字にて、迂遠なれば、實には暘湯ともと、昚易とこそ注すべけれ、謂ゆる陰陽の正字は、侌昜の字を用ふるが正しきこと、本編に論ふ如なればなり、斯て畢沅が校正本を見れば、虞書、宅嵎夷、曰暘谷、說文作崵、史記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淮南子云、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按湯暘崵皆一也と云へるは、余と同意の說なり)さて日は暘谷に出て咸池に浴し。扶桑に拂ふと云るは。天日の此に始めて分出せる古說と。彼の十日の。扶桑暘谷に沐浴せる故事とを合せて。日々に新にその谷より。出行る趣に章なせる文詞なり。(然るは天日はしも、其生り始めの天日、乃今の天日にて、日々に新に生り出る物には非ざること、神典の古傳に、大地と成るべき物の中より、葦牙のごと萌騰れる物ありて、それ天日と成れる由なるに思ひ合せてかくは論ふなり、近き年ごろ何人にや、日月東湧地平圖說といふ物を著して、日月共に日々に大東洋中より、新に成出る物なる事の、神代古說を得て、蝦夷地四十度の所にて、慥に實見せる由の說ありと聞り、

予未其書を見ねど、暗に其說の妄を察る、後生迷こと勿れ)實には天日及び其大御神。この御國には生坐せれど。大地を放り宇宙を照す世と爲りては。天日のもと生出し處とは云べけれど。日々に新に此御國より出とは云べからず。(然れど上古、漢土にて東と號けしは、扶木の在し地を云ひ、其地は卽皇國にて、實にも春氣是より發生して、萬物を鼓動し、萬國を育養すること、顯然たれば、日々に此地より出づと云むも、理なき說とは云べからず)然れば榑桑暘谷を。天日の出たる處と云ふ說のみ。眞の古傳の遺れるにて。十日の說は。別に一故事の混淆せる者なること。三五本國考の末條に。委く辨明するを以て知るべし。(王充論衡に、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於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と

云へる論は、上に論へる古義を知ざる論なり、そは夏は東北より出で、冬は東南より出れど、春分秋分、これ東西の正位なれば、此を本として、東より出て西に入ると謂ふに、子細なき事なるをや〕偖また天文訓に、暘谷咸池と二名を稱すれど。此も同所の異名なり。其は山海經に。湯谷に浴すと有るを。浴咸池と云へるにて著く。此は謂ゆる對文の格なり。其例は下に委曲に論ふ如く。扶桑若木は同樹の異名なるを。楚辭離騷に。飲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と文たる類なり。〈王逸が注に、咸池日浴處也、摠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高大と云へるは、能く叶へり、然るに扶桑と若木を、別木の如く說き、また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と云ひ、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とも說き、淮南子の高誘注に、拂猶過也と注せるなど皆非なり、此は拂祓同韵にて、實は扶桑を折取りて、己身の汚惡を祓除する義なる物をや〕さて如此考へて後に。沐浴の二字にふと心留りて。說文を檢るに。沐濯髮也。从水木聲。浴洒身也。从水谷聲とのみ有りて。木に作り谷に作る所以を注せず。玆に段玉裁が注に。沐字を。引伸爲芟除之義。如管子云沐涂樹之枝と云ひ。浴字に。老子浴神不死。河上公曰。浴養也。夏小正。黑鳥浴。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皆引伸之義也と云へり。〈河上公注の老子、今本には、普通の如く、谷神不死、谷養也とありて、其餘の諸本にも、浴神と作たるをば未見及ばず、故訝しむ人も有るべけれど段氏は妄誕の人に非ず、さる本も有けるにこそ、此は本編に記せる谷神玄牝、やがて暘谷なりと云ふ、己が考へにも叶ひて、由有げなる本なりかし〕今按するに。管子は輕重篇にて。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また沐涂樹之枝也など有りて。樹枝を伐拂ふ事なり。老子に。谷神は浴神と作たる本の有るも。古は水を从ざるも。浴と同音同義なりし故に錯れしにて。沐浴の二字ともに。扶桑暘谷に木谷せる故事より。起れる文字なること疑なし。然れば二字共に水に从ふは。中々に後の狡意なり。大

抵諸字に。謂ゆる會意を以て扁を从しより。本義を失ひたる類は。今數ふるに暇あらず。上に謂へる湯暘陽暘などゝも。乃其一例と知べし。(然れど此は、今頓に臆斷せる事なれば、他の字書どもに、相類せる說の、有や無しや知ずかし)また夏小正と引たるは。其十月の文なるが。黑鳥浴の三字その本文にて。以下は戴氏が傳文なり。然るに此を阮元が補注本の一本に。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と有るを正と爲べし。然は有れど。飛乍高乍下也と云るは。浴を翼の義に取れるにて。甚じき非說なり。此は早く渡邊之粲が。夏小正箋解といふ書に。浴者。猶浴乎沂之浴。此言時有鳥浴于水涯也。と云へるを用ふべし。(なほ其說に、予幼而在田壄。眞農圃居焉。與鳥魚游、審其四時權節、所謂小春之際、種麥刈茅之時、藪澤溝瀆之麋、往々有浴水之鳥、村童野老、見以爲雨徵也、嗚呼先王欲小之明、徵諸木邦今日而不繆矣、況其大者、庸得不要敬乎哉、但是此等事、眞儒之所用心而以博雜虹蝟蹇以爲貪饕、書篋之所忽且大笑也、學者所須當查看也

とも云へり、諸なる言なり)さて上代より。かく烏浴の諺ありしを思ふに。彼義和の生める十日の子等が。頭に烏形を戴ける事も。此烏の浴に效へる古儀の圖象なるか。其は烏は浴して後。かならず木に栖りて。翼を伸べ干す物なればなり(前には、烏浴を今も雨候とすれば、頭に烏形を作り戴き、木谷して雨を祈れる圖象ならむ、其は大荒東經に、黃帝の應龍を使ひて、蚩尤を殺せる事を記せる文中に、旱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と有り、其郭注に、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と云るを、神農氏の、祈雨止雨法に思ひ合せて、萬づにかゝるぞ、神聖の道なる事をも知べし、と書たりしかど、今按へば然る儀とは別なりけり)然らば其大壑。甘淵。暘谷を。また咸池とも云ひし義は如何と云ふに。池は初學記に。此谷の事を。曰天池。一曰朝夕池。亦云大壑巨壑と有る池にて。地字と共に女会の義なり。咸は感と通じて。易の澤山咸の咸に同く。交咸の義なり。(謂ゆる暘谷咸池、やがて大地の会門なるが故に、地字を作るに、土に女会の象形たる、也を合せて

作れること、説文解字を見て知べし、然れば池字また、女侌に因れる字なること、謂ふも更なり〕其は續博物志の古説に。子曰。乾。動直。靜專。坤動闢。靜翕。其根也天根。毎日兩度。蹴入尾閭巨壑則海沸出潮と有る如く。天日より降る玄牝の氣勢の。毎日兩度感入して。天昜地侌の構精あり。潮汐をなす池なる由の名なり。是を以て黄帝書にこを玄牝之門。天地根と云へり。然るは天地と分れし侌門なればなり。〔抑和漢の古傳に、天地の初めに、一物大空に生れりと謂ふは、侌昜交感の形なりし物なるが、天日と大地とに分れしを、天地初分と云へり、是を以て天日は、常に玄牡の象を建し、大地は常にその氣勢を玄牝に受く、天地の橐籥すと謂ふは是なり、此に資りて萬物の生成あり、これ侌昜構精の大意なり〕然るに其玄牡天根。また時々に。女人の侌に感ずる事あり。彼阿具沼に晝寐したる賤女。また少昊顓頊などの母たちに感せし。耀光虹の如しと云ふ物すなはち是なり。〔但これ玄牝玄牡の精義はしも、倭漢の古説を、天地の實理に仰觀俯察して、細密に考へたる説有れど、其は今こゝに、其百中一をも云こと能はず然れど斯許りの、端緒なりとも言ずては、心得がたき事あらむと、如此は記しつ、委く其義を探ねむと思はゞ、古史傳の天地初發の條々、また禊祓の條と、赤縣太古傳の三皇紀とを合せ見て知るべし〕黄帝の樂名を咸池と稱ひしも。是池の名より出たり。然れば唐堯の樂名を大咸と云へるも。此義なる事知べし。〔然るを周禮大司樂、大咸の鄭注に、大咸咸池堯樂也、と有る孔疏に、咸皆也、池施也、言堯德無所不施也と云るは、都に故實を辨へざる説なり〕さて此咸池暘谷。やがて速鞆の湍門にて。神典に謂ゆる速吸門なるに就て思ふに。此よりやゝ西方。筑前國の北面なる。玄界洋ちふ邊に。伊邪那岐大神の。禊身ませる橘小戸あり。抑大神。こゝにて祓除は爲給へれど。其初に速吸門を見給ふに。潮太く急しとて。橘小戸にて祓し給へるを思ふに。其汚惡は。謂ゆる大壑無底之谷たる。速吸門より。根國へ祓ひ給はむとの御事にて。畏けれど。此時生坐る日神月神の。御初浴し給ひしも。決めて此湍門ならむと推察らる。〔是

事の精說、また此に記しがたし、古史傳の御禊の段と、太古傳の三皇紀とに注せるを合せ見て知べし。）然れば神世に神等の御禊は。大かた此水門にてぞ爲給ひけむ。故その由緒によりて。姫嶋に住める義和。また其產める子等を。常にこの谷にて。浴せし事とこそ想はるれ。偖しか惟ひ續くれば。前に顓頊の大壑に。其琴瑟を棄たりと有るも。謂ゆる祓具に棄たるにて。是はた大神の御身に附給ひし物ども。皆こゝに棄給ひし例を傳へし態なること知べし。然らば彼國の。沐浴禊祓などの所爲さへに。皇國に習へる事にぞ有ける。（其は說文を始め字書どもに。祓除惡祭也。从示友聲、徐曰、按祓之爲言拂也、除災求福、又絜也、又除也と云ひ、禊はもと潔字にて、臨水祓除也（など有るを見て知べし、皇國の身潔祓除の有趣に、異ること無く聞えたり、〇因に記す、我が漢風の號を大壑と稱する事は、二十二三才の時なりき、一日ふと、莊子の天地篇を披きけるに、東に大壑といふ谷ある由にて、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と云る文を見て、面白く覺え、其頃漢學を專とせし時なれば、深き思慮もなく、こを號として、物にも記し、印にも作りて在けるに、十年ばかり前よりは、大壑やがて玄牝之門、暘谷、咸池、百谷王なる事を知りたるが、近頃また神典なる、速吸門たる事を知得て、其やごと無き所なるを思ふに、陋き拙き己が號に稱へむ事は、畏く僭上なる事とは思へど、年來用ひ來りし號なるにせむ方なく、仍是號を用ふるを、元これ不意に出たる事にし有れば、見む人其罪を恕し給へや。）偖かの扶桑大樹の。彼土の海外東方なる事は。諸書の說符合して異論ある事なし。其は楚辭東君歌に。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々而盛大也、）照吾檻兮扶桑（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爲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云々。東君とは卽日を稱り。また上にも引たる離騷に。飮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浴處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折若木以拂日兮云々。哀時命に左袪挂於榑桑。右袵拂於不

周ニ分云々などなほ有り。（不周とは、西極之山の名なり、委くは天柱五岳考に說くを見るべし、此文は西極の不周山と、東極なる扶桑とを對して、道德の盛大にして、包ざる所なきを比へたるなり。）呂氏春秋求人篇に。禹東至榑木之地。爲欲篇に。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桑。不敢亂矣。（高誘注、亂猶離也。）淮南子天文訓に。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暘谷は本文の湯谷なり、咸池とは、上に引る離騷の辭に合せて思へば、暘谷の一名なるを、出于暘谷、浴于咸池と云へるは、上に云る如く互文なり、）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云々。（高誘注く、朏明將明也、旦明平旦也と云へり。）地形訓に、世界の大九州の名を出せる所に。正東陽州。曰申土と見え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とも。登保之山陽谷榑桑。在東方。高誘注に。陽谷日之所出也、榑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也とも有にて論ひ無し。（漢以來の詩賦の類に、此名の出たるは、今計ふるに暇あらず、其は文選などを見ても知るべし、）さて其榑桑の字義は。許愼が說文解字。木部に。榑を。榑桑神木。日所出也。從木專聲。（段玉裁云、叒下曰。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然則榑桑即叒木也、東下曰、從日在木中、杲下曰、從日在木上、皆謂榑木也、淮南子高注亦曰、榑桑日所出也、）同部に枎を。枎疏四布也。從木夫聲。（段注、枎汲古刊、木從手非也、今依玉篇五音韵譜、集韵類篇正、枎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疏、同音假借也、上林賦、垂條扶疏、劉向傳、梓樹生枝葉扶疏、呂覽樹肥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蘇、鄭風山有扶蘇、毛曰、扶蘇枎胥木也云々、）と見え枎榑ともに。徐鍇が音註に。防無切と有り。然れば諸書に扶字を書たるは。假借にて正からず。凡て枎字に改むべきなり。（扶は說文に佐也、从手夫聲と有りて、是も防無切なり、）また同書に。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段注、按當云叒木榑桑也、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也、榑桑已見木部、此處立文當如是、離騷、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二語相聯、蓋若木即謂扶桑、扶若字即榑桑字也、）象形。（枝葉蔽翳。）凡叒之屬皆从叒と見え。徐鍇が音註

に、而灼切と言ひ。(また通釋に、叒木即榑桑、十州記說、榑桑兩々相扶、故从三叒、象桑之婀娜也、爾雅注曰、婀娜垂條也、此又不音右、直象形耳、東方木德、故有神桑、耳略切と云へり、)桑を蠶所食葉木。从桑木と見え。徐鍇が通釋に。異於東方自然之神木加木以別之自然叒字。象形而簡也。斯郎反と云へり。(段注には、榑桑者桑之長也、故字从叒、桑不入木部、而傳於叒者、所貴者也息郎切と云へり、)此等の說に依れば。枎榑ともに其音夫なり。扶桑の桑は。もと叒を書き。其音は而灼切にて若なれば。扶桑はフジャクと唱ふべきを。フサウと唱ふるは。桑字を書より起れる後の訛音なり。桑は通釋に斯郎反と有れば。音サウなれど。其は蠶の食ふ。常の桑樹に用ふる時こそ有れ。榑桑と熟字せる桑をば。古に從りて。ジャクと唱ふべきこと著明なり。(古今韵會に、若字の所に、若木東海木名也と見え、說文の段注にも、若木即謂扶桑、扶若字即榑叒字也とあり、字彙にも、叒を而灼切音若、日初東方暘谷所登榑桑叒木也と云ひ、若字の註に、音弱、若木木名など有り、上に引たる說文、及び通釋と思ひ合すべし、○また小林元儁云、叒字の音若なる故は、中村蘭林の學山錄に、楊愼が答李仁史書を引きて、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日生於若木、故毛詩之叶之音熱者、日本陽類、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と見ゆ、なほ音ジャク、又はセツなるべきこと、諦に考得たり、其は屮は草の初生、葦牙萌出る貌にして、生犇出甲蒐若など皆此字に因て製れるなり、其は兼て承はれる、字書を作らむ時に云べし、(さて叒木即榑桑也と有れば、同木たること論ひなきを。山海經淮南子などに。東海の扶桑とは別に。若木と名くる樹の有るは。所以ある事なり、其は尸子に。大木之奇靈者爲若とも。木食之人。多爲仁者。名爲若木とも有りて。東方の眞若木の奇靈なるより。他木の奇靈なるをも然は名けしなり。(尸子の全書は早亡びたり。今引く文は。山海經の郭注に引たるを再引たるなり、)然るは山海經大荒北經に。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西山經に。多搖

木之有若など有る是なり。（大荒北經の文意は、赤樹といふ木あり、青葉赤華なるが、若木に似たる故に、若木と名くと云りと聞え、西山經の文意は、搖木の奇靈にして、若木の如きが多し、と云へる意と聞えたり、其は郭璞注に、右に擧たる尸子の文を引きて、此は共に眞の若木ならねど、若木と名けたる趣に説たるをも思ひ合すべし。）また海內經に。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と有るも。彼國の海內南方なれば。眞若木に非ず。此は晉の稽含が。南方草木狀に。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尖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其花深紅色五出。大如蜀葵云々と有る樹を。本草綱目に。扶桑とも名くと。李時珍が言るは。疑なく此樹なり。（此木何頃よりか、皇國にも渡りて、鉢植などに作りて人の見る物なるが、朝開暮落の花にて、木槿と云ふ木の類なるが、靈木など云べき樹に非ず、また甚く寒氣を恐るゝ木なり。）また淮南子地形訓。南方荒外の所に。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と有るは。眞の若木は扶桑なるを。また凡て大樹の奇靈なるを。若木とも云よりして。其

眞物ならぬ若木に。扶桑の形狀を混雜したるなり。其は末有十日と云るが。扶桑に謂ゆる説なるを以て辨ふべし。（但し末有十日と云る事は。上に云へれど、猶三五本國考の、末條に謂ふをも見べし。）さて山海經に右のごと記せるより。若木扶桑と異木の如く聞ゆる故に。楚辭に。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と詠ぜるを始め。對句にも作れる文章どもの多きぞかし。（其は彼阮籍が詩に、若木燿四海。扶桑翳瀛州と云ひ、楊炯が渾天賦に、扶桑臨于海上。若木照于崑崙と作れるなど是なり、皇國の書にも、扶桑略記に、崇峻天皇元年、百濟より佛舍利を獻れる時の、表文を載たる中に、伏請陛下、照佛日於若木之郷、掩慈雲於扶桑之邑とあり、然れば書等に、東海中に、若木國と云ふ國ありと云ふ説の聞ゆるも、疑なく扶桑國の訛傳なり。）さて其扶桑神木。何所に在りしと云こと。後には知らず成ぬれど。上古に扶疏して在りし間は彼國の地方より。能く見えたる故に。其古傳は遺れるなり。其は山海經東山經に。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皐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桑と有るを以ても

辨ふべし。(但し此は直に彼國より見たる耳ならず。世の初には、扶桑の地より、神眞たちの、多く往來ひて在ける故に、其語り傳へもまた遺れるなり、其由は三五本國考に論ふを見べし。)彼國より望放れば。天日は直に。其神木より出るごと見えし故に。右の如く傳へ。また東杲杳などの字も此木に依りて制れるなり。其は說文に。東動也。從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と見え。(徐鍇が通釋に、東方、万物所甲坼萠動、平秩東作、故爲動也と云へり、前漢曆志に、東方東動也、易氣動物、於時爲春と云ひ、說文段注に、木榑木也と云へり、)黃帝本行記の注に。東者動也。日出万物乃動也。東字從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など有り。(韵會に、東字の所に、鄭氏曰、木若木也、日所升降、在上曰杲、在中曰東、在下曰杳、廣韵に春方也なども云へり、)また杲字に。明也。从日在木上と云ひ。杳字に。冥也。从日在木下と有る通釋に。按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故東字。日在木中。登于扶桑。是謂朏明。故杲字。日在木上。詩曰杲々出日也。史記天官書曰。

日晡。則反景上照于桑楡間。故杳字日在木下也。など云るにて知べし。(諸字書どもに、皆此說を取りて。杲字を、日出、又明白也と註し、杳字を冥也、深也、寬也、寂也など注せれど、南西北の字には、木に緣ある說ある事なし、)さて本文に。湯谷上有扶桑有黑齒北と有れば。扶桑ある域の下に。暘谷あり。黑齒また其間なること著明なり。是を以て上に引る呂氏春秋に。東至榑木之地。青丘之鄕。黑齒之國と有ると同じ事を。淮南子脩務訓に。東至黑齒と云ひ。主術訓に。東至暘谷など云へり。(なほ帝王世紀、劉恕が外紀、通鑑前編など、其餘にも彼此見えたり、)また嶽瀆名山記に。扶桑山在東海中。日之所出也と見え。大荒東經に。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郭璞云、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葉、)有谷曰温源谷とあり。(此文中に、頵羝の字は、孽搖に連ねて、四字の山名なるか、又或は孽搖のみ山名にて、頵羝は別義にて、誤字あるか必得がたし、說文に、頵頭頵大也、羝牡羊也と有り、然ればかの熊耳山、牛頭山などの例にて、羊に似

たる義を以て四字名の山ならむも知らず、左に右に思ひ定め難ければ、今姑く頵羝の字をば用ひず。）また上に引たる地形訓の高誘注に。榑木在登保之山。と云るを思ふに。榑桑木の所在は我が昜州中土の一高山の上にて。其山の名を孽搖山とも。登保山とも。扶桑山とも稱ひ。然て其山の有る一州を扶桑國と云ること著く。かつ其樹上に。溫源谷と名けし。上池も有りしと聞ゆるは。然る老大樹にし有れば。然も有べき事なるが。其所在詳ならず。（郭璞注に、溫源即湯谷也、と云るは非なり、そは右の文、まづ孽搖といふ山ありて、其山上に扶木あり、其扶木に谷ありて其名を溫源といふ義なれば、湯谷の海中に在とは、元より別なること論を俟たず、但し上池を谷と云はむ事は。いかゞと思ふも有べけれど、此國に在りて、彼國より望める程の大樹なれば、谷とも云べき上池の有るも、何か疑はむ、上池とは、立木の空に水の湛へしを謂ふ語なり、溫源と云るを思へば、其上池の水の溫なりしと聞えたり。）上第四條に引たる名山記の文に、東岳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と有る山

その名は相似たれど。此は既に云る如く淤能碁呂嶋にて。東岳なれば別山なり。是を以て名山記に扶桑山とは別に擧たり。思ひ混ふべからず。（五岳のこと、漢土内なる泰山等の五岳をのみ、人多く其名を知れど、海外大五岳を知たる人なし、實には海外なるが、天皇太帝の植給ひし眞五岳にて、彼國内に謂ゆる五岳は、擬五岳なり、其由委くは太古傳に云へれど、其概畧は、天柱五岳考にも云べし。）さて其昜州扶桑の神域。やがて皇國なる由は、其域より渡りて。彼國を開闢し。其民を敎化せし神聖たちの功績を。諸書に參攷するに。悉く我が皇神たちの事迹に符合し。かつ皇國をおきて。然る神眞の本州たる國は。南西北の三方は更なり。東方にも別に有ること無きを以て是を知れり。（こは三五本國考に、其神聖たち、彼は此神に當り、此は彼神に當ると云ふ事の、概略を述るを見て悟るべし。）斯て此神州の上古に在ける趣は。東方朔が十州記ぞ精かりける。此人固より仙風道骨の人にて。太上の眞官たる谷希子といふ靈仙に伴はれて。凡人の得到るまじき境界をも見廻りま

た其師の語れる古説をも聞集めて。十州記を錄せるよし本書に自記せり。然るに後人の加筆も往々見えたり。其は擇びて取るべし。（次卷に擧る文は、漢魏叢書、雲笈七籤、龍威祕書、列仙通紀などに收たる本どもを、校合して擧たるなり、谷希子は、第四條に引たる、清靈眞人傳に、東到青丘、遇谷希子と有る、皇國の神人なり、太古傳を見て知るべし。）

大扶桑國考下巻

大壑　平篤胤撰述

門人　武藏國　安藤直彥　同
和泉國　上條良材　校
武藏國　澁谷正彥

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万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也。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太二千餘圍。樹兩々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

彼國の東海東岸とは。謂ゆる東表の立たる徐州楊州の堺淮水といふ邊の海岸を云ふ。其岸より一万里にして。扶桑國ある由にて。此は彼國の里法なれど。拘はるに足らず。（實は彼岸より此岸まで、皇朝の里法にて、三百餘里の海上なり、）○上有太帝宮云々は。太帝とは。太昊伏羲氏を云ふ。其は淮南子また史記の封禪書などに。太帝と稱せるこ

と數所に見えて。秦帝とも書たるを。史記正義また索隱などに。太帝謂太昊伏羲氏と註し。玄家の諸書にも。扶桑太帝と稱せるにて知るべし。(然るにまた大眞東王父とも云ふ由は、三五本國考に云ふべし)多林木。葉皆如桑は。地形訓に。東方曰棘林。曰桑野と有るは。乃此林木と聞えたり。然るに其葉は桑に似たれど。實は桑に非ざる故に。如桑とは云るなり。○又有椹樹云々は。山海經の廣注に。此文を引きて。兩幹同根。相爲依倚。故名扶桑。猶之扶蕖。扶竹。扶筍皆取此義也と云へり。(扶字を用ふるもの此義なり、)椹は玉篇に。桑子とあり。此にも其義に用ひしなり。然れど字彙にて此字を桑子に用ふるを。俗用にて。非なる由云へり。(毛詩に于嗟鳩兮、無食桑葚とあり、葚すなはち、椹の古字也と見ゆ、

僊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玄虛。其樹雖大。其葉及椹如中夏之桑也。但椹希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諸夏之瓦石。眞僊靈官。變化万端。蓋無常形。亦能有分形爲百身者也。

神異經に。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千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尺。其上自有繭。作繭長三尺。繰繭得絲一斤。有椹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と云へり。十州記には今擧る如く。如桑と云ひて。眞の桑とは云はざるを。此經には眞の桑として。如此云へるは妄なり。然れば此經をも。東方朔が記と言ひ傳ふれど。決めて後人の僞託なり。然るは同人の記せるに。斯の如き相違の。有るべくも非ねばなり。(然れど古き物なる故に、諸書に多く引用せり。其妄誕どもは。因あらむ時々に論はむとす。)さて右二條は。十州記扶桑國の全文なるが。此は神僊の古説にて。我が神州の神世の有狀を傳へし說なれば。古學の古眼をもて見るべし。俗學の今眼を以て見こと勿れ。其はまづ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とあるは。國地さしも廣からで。然る長高き大樹の茂り滿有むには。其影の映りて。水色かならず碧に見ゆべく。また大樹の蕃れる處は。眞水の盛なる者なれば。潮また然しも鹹苦なるまじき道理なり。(この道理は、謂ゆる究理の學を精究して、潮の鹹苦なる所以を辨へば、誰も自づか

らに知なむ物ぞ)さて僊人と云るは。神世の神等をいへり。其は榲を食へる故には非ねども。優れたる神等はみな。身に光耀ありしこと。古史傳に委く説たり。また眞僊の靈官など變化万端にて。數多に分形せりと云こと。此も然る説にて。神たち分形のみに非ず。合體もまた自在にて。變化もとも万端にて坐しなり。(此等の事どもを、知まほしく思はむ人は、神典を讀みて知るべし)また地に紫金丸玉を生ずること。瓦石の如しと有る。こは神世の幽顯いまだ別れざる時は。しか有けむと覺ゆるを。顯幽すでに別れて後に。然る事どもは幽界に屬て。顯界にはいと得難くなも成にける。(此事も古史傳に委く説たるを見べし、此は洛書靈准聽に、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服飾不踰祭服、則玉英出と云ふ意ばへ無にしも非らず)また皇國の古に。桑榲の木とは言はねど。其に類たる諸大樹の有しことは。古書どもに昭々として。今現にその埋木の出るを見るは更にも云ず。其大樹どもの然ながら草木甲ひて山と成り。苔生して巖と化りて存するを。人はしか知らずぞ有ける。

(近ごろ、伊豫國なる明月と云ひし僧の、寛政六年に著せる、扶桑樹傳といふ物を見るに、我郷有扶桑樹、而地僻人質、世々未傳之、豈不遺憾乎、客歲余南遊登海上諸岨、以槩見扶桑之舊蹤、其山海之間、巨巖細石盡有美質、色則玄黃紫赭青白、純雜無軌、余熟視之、僉是木之化石者也、故縱橫理備存焉、其焦而埋者、今見在伊豫喜多二郡山數十里、其海潮之中、往々有爲礒者、其上潮勞極惡、判然不可由焉、海船所畏憚也。其最適者暮春之初海潮大落、則揭厲就之、用獨頭斧剖判取之余亦得之而還、其質如炭、堅實純粹研之、則黑於漆、光溢澤流、得者珍重、古稱扶桑樹、余實觀之、匪聞斯傳之也、と云へり、此書は八葉ばかりの物なるが、總ては云ふに足らざる妄談を、多く作り記せる物なり、今擧る文もそが中の一葉ばかりなるが、此は今に存る事實を記せるにて、妄談は無しと見ゆれば採りつ、然れど此埋木を、扶桑樹と決めたは信られぬ說なり、國人を扶桑木といふも有る趣なれど、多くは桂といひ傳ふるとぞ、己も其木を得て藏たるに、其質は石炭の如く

にて、堅實なるが、漆よりも黒く、木理は詳ならねど、實も桂木にやと思ふ質の無にしも非ず、又質の然しも堅黒ならぬ所は、櫻には非ざるかと思はるゝも多かり、橘南溪が西遊記に、明月この書を諸越に傳へむとて、長崎に到れるに遇たる由を記せり」いでや因に古き大樹の古説を標て。神世の春を知らぬ人の。遠き眠を驚かしてむ。其は景行天皇紀。十八年七月の所に。到筑紫後國御木。居於高田行宮。時有僵樹。長九百七十丈焉。百寮蹈其樹而往來。時人歌曰。阿佐志毛能。瀰槪能佐烏麼志。摩幣菟耆瀰。伊和哆羅秀暮。彌開能佐烏麼志。(朝霜の御木の棹橋百寮、い渡らすも御木の棹橋と云へるなり、)爰天皇問之曰。是何樹也。有一老父曰。是樹歷木也。嘗未僵之先。當朝日暉。則隱杵嶋山。當夕日暉。則覆阿蘇山也。天皇曰是樹者神木也。故是國宜號御木國。とあり。(筑後國風土記には、三毛郡昔者棟木一株生郡家南、其高九百七十丈、朝日之影、蔽肥前國藤津郡多良之峯、暮日之影、蔽肥後國山鹿郡荒帆之山、因曰御木國と見えたり、今も其邊數郡にわたれる埋木ありて、

底一面の大樹なりとぞ、其木を國人、西原晃樹より贈れるに、其木理を察れば、棟には非ず、實に櫪木にぞ有ける」この櫪木の九百七十丈を町に直してば。大凡二十八町ばかり有べし。此は僵れて幾百年の星霜をか經げむ。其間には梢枝など盡く朽折れて。幹木のみ存れること言ふも更なれば。其立木にて在しなどは。一里餘りの高さは必有べく。本の太さも慥に五六百尋などは有けむ然れば朝日には肥前の杵嶋山を隱し。夕日には肥後の阿蘇山を覆せりと云こと。然も有べき事にこそ。(古事記、仁德天皇の段に、此御世、兎寸河之西有一高樹、其樹之影、當旦日者逮淡路島、當夕日者越高安山、故切是樹以作船、甚捷行之船也、云々と云へる事も有れど、日本紀には、此船材の事を、遠江國大井河より流れて、河曲に停れる由にて其大十圍と有り、何れか是を知らず、○また按ずるに肥前風土記の佐嘉郡の條に、昔者樟樹一株生於此村、幹枝秀高、莖葉繁茂、朝日之影蔽杵島郡蒲川山、暮日之影蔽養父郡草横山也、日本武尊巡幸之時、御覽樟茂榮曰、此國可謂榮國、因

曰榮郡、後改號佐嘉郡と見え、播磨風土記に、明石驛家駒手御井者、難波高津宮天皇之御世楠生於井口、朝日蔭淡路島、夕日蔭大倭島根、仍伐其楠造舟、其迅如飛、一楫去越七浪、仍號速鳥、云々と有る諸説をも併て思ひ辨ふべし。)また今昔物語に。昔近江國栗太郡に。大なる柞樹生たりけり。其圍五百尋なり。然れば其圍の高さ。枝を差たる程を思ひ遣るべし。其影朝には丹波國にさし。夕には伊勢國に差す。然る間に。其國の。志賀。栗田。甲賀。三郡の百姓。この木蔭に覆れて。日當らざる故に。田畠を作り得こと無し。此によりて。其郡々の百姓ら。天皇に此由を奏す。天皇掃守の宿禰等を遣して。此樹を伐倒さしめ給ふ。其より後は。百姓田畠を作るに豐饒なる事を得たり。彼奏したる百姓の子孫。今その郡々に有りと見えたり。(柞は常には、ハ、ソと訓む字なるを、撰者はクリの木に用たるなり、其はその木の在りし所を、栗田郡と云にて知べし、古事記傳に、近江國栗田郡に語り傳へて云く、古に栗の大木ありて、其枝數十里にはびこれり、故栗本と云ふ、今も地を掘れば栗の實また枝など有り、またスクモと云て、里人の薪に用ふる物ありて、土中より掘出す、是も其栗の葉なりと云り、此類の語り傳へ、なほ國々に往々あり、然れば上代には殊なる大木の、處々に在しこと知べし、と云れしは此木なり、謂ゆるスクモは、土に非ず石に非ず、柴の葉の塊りたる如き物なれば、栗とも柞とも定め難し、但し幹木の石に化れるが多くあり、其を國人は栗の化石と云ふとぞ。)この栗木その圍五百尋と云ときは二百五十丈圍なり。此を間に直して。四百十六間半餘なれば。其木口の徑り百三十一間半餘ばかり有べし。是また甚しき大樹にぞ有ける。(神異經に、東方荒中有栗木、高二十丈、栗徑三尺、其殼赤、其肉黄白味甘、食之令人短氣而渴、と云るは、栗田郡の栗木の事を、訛り傳へたる說にもや有らむ、)さて右數木の如きは。神世の老樹の適に遺れるにて。人の世に取てこそ此よなき大樹なれ。最とほき神世には。是等の木に數倍勝れる大木有けむと思ふ由あり。然るは己いにし年京都に物して愛宕山に參上りて。蹈元より此山は。疑なく檜栢の類なる大樹

の。立ながら化れる山なる事をまづ知たりき。(しか思ひ得たる味ひは、實に云ひ難し、そは云ずとも眞の古學に志して、生さかしら意の失たらむ人は、此考に論ふ旨を見わたし、少しく其を導として、己がじゝ行見つゝ考へたらむに、思ひ半に過なむ物なり、)然して紀伊國に物して。和歌山より伊太祁曾神社に詣けるに。其半途より前々なる小山は更なり。道の長道も大抵は。一面の平石を敷たる如くなるを。熟々視れば。其小山また行く道の平石も。みな木化石にて。中にも楠木の化せるが多く。また道のほど半道計りがほど右方に岳の連けるを見れば。赤石にて。其を甲へる土の赤きを見るに。其また何木ならむ。赤色なる木の化れる岳にて。其中心は石と化り。外邊は赤土と化れるなり。(其處の名を問ざりしは遺憾し、然れど若山より伊太祁曾神社まで、詣づる間の道なれば。誰にまれ行見て知るべし、此時の供に連たりし者どもに、此も木の化れる山ぞと云ふに、信がてなる者も有るを、行つゝ見るに、岩の間に、なほ石に化はてず、木質を存して、石に連なれる

が有るを欠取りて、火に燃し試るに、煙の出るを見て、其者も始めて木化石なりと知りき、其は今もいさゝか持て有り、)たま和歌浦に物して見るに其一浦盡く楠木の一本その隨に化せるにて。其根は海底に深く廣くとほりて見ゆ。然して玉津嶋明神の坐す山を見るに。此は見紛ふべくも無き。松の大木の。立ながら化れる山なり。節なりし所。枝さしたる所など有のまゝに見ゆ。人々詣で見て知るべし。(此邊見遊れる時は、若山の殿人も四人ばかり伴ひたるに、此山は松木ぞ、和歌浦なる平石こそ楠木なれと、木國ちふ由緣など語るに、信る人も有しかど、信ざる人も有けり、然れど國人も此山を、伽羅木山とぞ云ふなる其はその木のさまにも似たればなり、斯て此邊の海を見て、十州記に碧海とは能しも云へりと、始めて知たりき、其は海底は、一面に青き木化石なる故に、其が映じて水面の碧色なる也けり、)さて大和を廻りて。伊勢國に出で外宮へ參りて。內宮の方へ參るに。外宮の社地より。謂ゆる天岩戸と云ふ邊へ行く處まで。一楠木の橫はれる化石なり。彼二見浦も。

一楠木の根は海に在りて。陸に出たる所は山と化れるにて大小二つの。謂ゆる立岩も。その連きの欠て奇しく並立たるなり。（凡木化石を見るに、常に種々の木理を見知り居て、其石を熟々見れば、大抵はこれ某木の化れる石ぞと云ばかりの事、誰にも見極めらるゝ物なり、古學に志さむ人はかゝる事までに心を著べし）大かた余が見通れる國々の中に。木國ばかり木化山の多きは無し。此は殊に深き由ある事なり（餘の國々にも、木化山は無に非ざれども、木國のごとくは有らず）抑彼國に坐す伊太祁曾神と申すは。熊野本宮に坐す。須佐之男命の荒魂神に坐て。遠き神世に。天上より種々の木種を持降りて外國々をも。普ねく見巡り給へるが、所思し食す御旨ありて、其を皇國の地にのみ植生して。後に此木國に鎮り坐たり。故木國とは號ふなり。（紀伊と書くは後の御定めなり、凡て此等の事ども、古史傳に説たれば、彼書に就て見るべし）さて天地造化の、窮理の學より此を論はむに。まづ此大地は圓體にて。其周圍を包み圍める薫圍と云ふ物あり。此は謂ゆる氣にて。動きて風となる物卽是なるが。此は實には地氣の外發せる物にて冷なり。（此薫圍を西洋學には、濛氣また霧環など號けたれど、其號實に叶はず、是を以て余は、此を薫圍と號く、そは神典に據ありてなり、其精き説は、古史傳に就て見べし）然るに天日の温氣。また其薫圍を照徹して地を蒸し。天地の氣和合して。動靜絪縕する間に。万物生成する事にて。地氣の上升して。天氣に壓れ縮まれる際を冷際と云ふ。此は地平を去こと。大約三十町餘りの處よりと見ゆそは皇國にて山ちふ山の中に。富士は卓れて高きを。其直立せる長は。一里に足らずと云ふに。常に雪あるは。冷際に近き故なるを思ひて知るべし。（但し此は皇國の風土に就て云ふ説なるが、印度などの如き、赤道に近き國々は、富士より數倍高しと聞ゆる山々も、草木の茂れるが有と聞ゆるは、其地の度數に從ひ寒暖によりて冷際に高低ある故なり、此理をも思ひて在るべし）然るに皇國の古に一里を越して丈高き。大樹の有しこと甚く意得がたし。然るは冷際を過たる高天に沖りて。さは榮え延まじき道理

なればなり。然れども此は西洋風の窮理と稱する。小理談にこそ有れ。實に然る大樹の存せること。正史實錄に昭々として。今も數郡に渉る埋木どもの現存するを何とせむ。然れば此は。窮理の垣を蹈破りて。垣外なる神理を探ねて悟るべき事なり。(凡て究理と云こと、漢土人の早く云ひ噪ぎ、西洋なる國々の蕃人らは、殊にいひ習る事なるを、今し皇國人も其説にならひて何くれと論するを、實にも究理し得たりと、聞ゆる説の無にしも非ざる故に、吾もその究理せらるゝ限りは、究理説をも説くなれど、實に人の智はかぎり有て、如此き事どもに當りては、究理の論には及がたき物なり、然るを近ごろ蘭學者と云ふ徒を見るに、其謂ゆる西哲らが、究理の説に縛せられて、其徒もろこしの舊き究理學を笑ひこそ爲れ、余より此を見れば、五十歩百歩の勝劣にて、其五十歩内なる垣内に居すくみて、垣外なる神理までに目を飛し、耳を長くし、手足を伸る學者をば、吾いまだ此を見ず、唯に小ざかりしげに物言ふ、一種の鈍學を添出せりとこそ思はるれ、)其はかの大神の。天より

木種を持降りて。植生し給へる神世を思ふに。天皇の御大祖邇々藝命の。天降坐せる神世よりは。また遙に遠き神世なりしかば。幾千歳前なりけむ知べからず。此は世の始め國固め給ふ時なりし故に。さる大樹と蕃茂すべき。常に異なる天つ木種を持降り坐して。國の鎭と物し給ふ。山岳の骨。また國土の骨とも爲むとの。神意なりしが。其頃天地相去こと猶遠からず。冷際いまだ立ざりし故に。然る大木と榮え延たると所思るなり。(然れば彼の扶桑木も此神の植生し給へる諸木の中の一樹なりしか、或は十州記に、九千歳一生實と有るに依れば、伊邪那岐神の御世より、生し給へる樹なりしか、山岳は國の鎭なること 万葉に不盡山を「日本の山跡國の鎭とも、坐す神かも、寶とも成れる山かも」、云々と詠み、石を國土山岳の骨と云ことは晉、の張華が博物志に、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と云り、實に此意ばへなり、)さて邇々藝命天降坐して後は。天地相去る矩。今の如く定るべき由ありて定まりし故に。其

後は漸々に其大樹どもの。山岳と成り巖石と化りて。國の鎭めの骨とは爲れり。(太古に、天地相去ルこと遠からざりしが、漸々に今のごと遠放れること、皇國の傳のみならず、漢土にも其傳遺りて、徐整が三五暦記などに、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万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など云へり、思ひ合すべし)然れば彼國の古説に。東方の域に大樹ありし事を稱し。また上篇四條なる。青邱國の所に引たる。十州記長州の說などは。其大樹どもの仍存せる間に。神僊の往來しつゝ見覺りて。語り繼たるにて。上の筑紫に僵れて在りし大木。近江國なりし大樹は更なり。肥前播磨などの大樹は。適に神世の遺木の長存せる物と知べし。(今の世にも、然る大木ありやと尋ぬるに、文化九年の事とか、紀伊國熊野山の奧三十里ばかりにて、大木の榎を伐出せるに、元木百二十抱、高さ三百二十間餘り、南北へ差たる枝十九抱あり、元木の木口三十四間四尺八寸なるを、角にして廿五間ばかり有り、此木の寄生木高さ七間半餘の杉七本、その外六七間以下の諸木多く、松、柊、楓、椎、栢、柿、竹、南天なども寄れりとぞ、また熊野の山奧に、大杉明神と祀へる木は、三十尋餘り有りと云ふ、また陸奧國の郡は知らず、關村と云ふ所にも、大杉明神とて、三十三尋餘りの木ある由なるが、是等より大きなる木の有りと云ことは、未聞かず、其は大地のなほ大に成り行く間は、木もそれにつれて大樹と成れるが、大地すでに成竟ては、大かた木の立延べき量の自然に定れりと見えて、右の大杉など、神世の大樹に比ては小木なれど、今しも斯ばかりの木さへに、多くは聞えずぞ有ける、然れど飛驒國高山の邊に異木ありて、枝も葉もみな三に叉れし樹なるが、其陰一里ばかりを蔽ひて、今も立榮え有りと云る人あり、また信濃國戶隱山の奧深き所に、一本にして、二三里の間にはひ蟠れる松木あり、冬より春に至り、五丈餘も雪ふる所なる故に、厭れて直立すること能はず、地につきて低ければ、昔より其幹木を見し人なしと云ことも聞たり、此等の大樹どもの事、なほ其國々の人に委く問ねて、其實否を知まほしき事なり)なほ彼扶桑樹の外にも、東方大樹の事を云るは太載

禮記五帝德篇に、孔子が顓頊の德を語る所に。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云々と言へり。（史記なる顓頊本紀、及び孔子家語にも、此事の見えたるは、太戴禮を採れるなり、呂氏春秋の増註に、蟠字の古音扶なれば、蟠木すなはち扶木なりと云へる說は、一わたり然る說に聞ゆれども、此は古註どもに、蟠桃なりと云るに從ふべし、其は黄帝本行記に、帝東及蟠木とある同じ事を、廣黄帝本行記には、東至蟠桃と云ひ、注に蟠桃在度索山、出山海經と有ればなり。）此木は其増註及び史記註などに、山海海外經云。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云々。說郛に擧たる玄中記に、東方有桃都山。山上有一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時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と有る木の事なるが、（但し今傳はる山海經に右文なし、然れど此說を載せる諸書はいと數あり。）是また我が神世の古傳に。出雲國の伊賦夜坂の坂本なりし。桃木の傳への訛れる說なること疑なし。（度索山を、まだ度朔山とも書き、一切經音義に、山海經と引たる文にも桃都山と見え、神異經には、鬼府山と云ひ、述異記には、磅礴山とも、桃都山ともいひ、神異經、述異記ともに、其山を扶桑の域内と爲し、述異記に、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とも有り、なほ本編の黄帝傳に、諸書を引きて、委く註し辨ふるを見るべし。）さて右の如くなれば。古人に皇國に扶桑國といふ名を當たるは、實によく叶へり。然るに松下見林が。異稱日本傳に。扶桑東夷國名。在東海中。人有誤以扶桑爲日本別號者。蓋日本近日所出。淮南子曰。日拂扶桑。故牽合爲日本事。杜佑通典。東夷上載日本。東夷下載扶桑。詳說其風土。可以此自知扶桑非日本也。と云るは却て非なり。（此松下氏が說、なを長きを約めて引たり、本書に就て見べし。）然るは其通典に日本と。扶桑國とを別に載せる。其扶桑國の事を見るに。疑なく我が武烈天皇の御世に。皇國人の奸猾き者おし渡りて。世過の術計に僧形と成りて。皇國の實事と。否ぬ妄談とをうち交へて。語り欺けるを、杜佑が

信たるにぞ有ける（古く御國人、また他國人も、彼國に渡りて、妄談どもを演説せるを、信に承て其國籍に記せる類は、計ふるに暇あらず、今こゝに通典の説を次々本文となし、注し辨ふるに準へて知べし。）

杜氏通典云、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説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万餘里、地在中國之東、

南齊の廢帝が永元初は、皇國には武烈天皇の元年に當れり。其頃は皇國にいまだ沙門なき時なれば。此奴がの國に渡りて。卒道心者と成れること知べし。（其は和漢古今ともに、僧ばかり世渡りよき者の無ればなり）さて國名を稱せむに。何どて日本と云はずて。扶桑と云けむと思ふに。此は彼國人。元より日本をば貶しめて扶桑を貴び。かつ皇國にても。此頃已に扶桑國を當て。さも稱ひけむ故にかく稱せるなり。是ぞ此奴が奸猾なる所なる。斯て彼國の東方に。大漢國と云ふ國は無きを。此僧が心は。漢土の東に在る國ぞと云へる意なりけむを。大漢國と中國と重複して二とせるは記者の誤なり。（文献通考に、大漢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文身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と云るも妄なり、此のみならず漢籍に、他客の語を誤り傳へて、無き國を有と爲て記せるも少からず、）

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

扶桑木の談を、彼處へ渡りて後は。其國人に神異經なる、東方に桑林あり、其葉の長さ一丈。その椹の長三尺と云ひまた東方に梨樹あり。其子徑三尺、瓤は白く素の如し、羹に和して食ふ。地仙の衣服と爲すなど云る説を聞て。其説を混合したる妄談なり。（なほ神異經と合せ見て知べし）さて皇國に。元より板屋を作ること古風にして。古くは今の城郭などの如き。嚴めしき構へは無りしかば合り。（國にさる構の多きは恥なりと、孔丘氏も云へりき、）文字は元より神字あり。此頃は既に漢字をも用しかば。是も合り。扶桑皮をもて

紙を爲ること。扶桑もし桑ならむには更なり。今しも何樹の皮にても紙を作れば。古も然るわざ無しと云べからず。攻戰なきには非ねども。彼國などに比するに。攻戰と云ばかりの事に非ず。然れば兵甲なきに非ざれども。常には櫃に納めて有るを。かく云るにや有む。○名國王と云より以下は。其論長ければ下に云べし。

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鹿車。人養鹿如牛。以乳爲酪。

皇國に鼓も角も早く有りて。神功皇后の韓を伐給ふ所などにも見え。神世に古く岩笛ありて。御幸の時に。御前に仕奉れりと所思れば。上古は常の御幸にも。用ひ給ひし事も有しを見て。かく語れりと聞ゆ。○其衣色隨年改易云々。已前には師說に從りて。皇國にて干支を用ひ給ひしは。武烈天皇より九代百年餘のち。椎古天皇の御世よりの事なれば。武烈天皇の御世頃に。干支を用ふること無りしと思へるは非にて。最古く有しこと。近き程に思ひ得たり。其は弘仁歷運記考に論へるを視て知べし。(然れど其年の干に隨ひて、衣の色を改易せりと云ことは、未思ひ得ず、こは月令に四時と土旺に從ひて、衣服の色を易ふる事ある由などを聞て、其に口合せたる妄誕ならむも知べからず、)○有牛角甚長云々は。彼國に馬車牛車の有るを見て。其に勝むと馬車鹿車ありと言ひ。彼國にて牛酪を作るを見て其に勝むとて。鹿酪を爲ると云ひ。牛角の強き由をも妄談せるなり。

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稅。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姉妹喪三日不食。設庫爲神像。朝夕拜奠。不續經。嗣王立三年不見國事。自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罽賓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像敎。

皇國に元より梨ある事は云ふも更なるが。蒲桃と云ふ物は。廣東新語に。蒲桃樹。高一二丈。其葉如桂。花開自春至冬叢鬚無辨。如剪黃絲絲。球長寸許。其實如蘋果。色亦黃綠。而香甜在殼。殼厚半指。核小如彈子。與殼不相連屬。搖之作響と有

て。皇國にはなき物なり。按ずるに。五雜俎また華夷花木珍玩考などに。葡萄を蒲桃と書たる事あり。然れば此も葡萄を云るならむ。此は皇國に固有の物なり。(蒲桃の事は、近く設樂貞丈主の、妍芳園蒲桃圖説といふ物に、委く見たり)武烈天皇の御世頃は。いまだ銅を掘こと無りしかど。鐵はいと多有しかば。此文は無銅有鐵と有べきを。記者の錯れるなり。此頃は風俗宜しく。外國どもの如く。陋しく金銀を貴ぶ事は無りしなり。市に租税すること無に非ざれども。此頃なほ交易にて有しなり。○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云々。此はさしも難なく。是頃は然る事も有けるにやと思はるゝ事も無きに非ず(そは古史傳、仁賢天皇の御世始めの所に謂ふを見べし)○自宋孝武帝大明二年云々。宋は謂ゆる劉宋の世なり。その孝武帝が大明二年は、成が雄略天皇の二年に當れり。武烈天皇の御世より、四十年餘り以前にて。佛法の名字をも知ざる時なり。然るに如此も云るは例の妄談なり。何に奸猾なる奴ならずや。(然れど此僧のかく欺けるを以ても、扶桑國と云ふを、皇國に當たる事の、いと古きこと知られたり)さて右通典の文中に。名國王と云より。納咄沙と云まで。二十九字は。殊に扶桑と名告しは。皇國の事なる由を知べき文なる故に此に表して其由を述てむ。名國王爲乙祁貴人とは。武烈天皇の大御父は。仁賢天皇に坐て。御名を古事記には。意富祁命と書き。日本紀には億計尊と有れば。乙祁貴人とは即この天皇の御事にて。美古登と申すは。敬ひ尊ぶ御稱なる由を語りける故に。其言に當て貴人とは書たるなり(然るに此を、扶桑國王の號の如く思へるは、記者杜佑が麁漏なり)大對盧小對盧とは。對盧の字決めて誤字なり。然るは仁賢天皇の御弟は。顯宗天皇に坐して。御名を古事記には。遠祁命と書き。日本紀には弘計尊と書れたり。此は御兄と同じ樣なる御名なるが。御兄を大と申し。御弟を小と申して。稱へ奉れる御名なり然るを何してか。右の如く誤れるなり。(今その誤れる趣を、くさ〳〵に思ひ回らせど考へ得ず、後の人なほ考へてよ)斯て此御兄弟。たがひに讓り相ひ坐して、御位に即給はざりし故に。飯豐皇女しば

し天皇の事を行ひて、坐し頃の事を覺えて語れるを。第一云々、第二云々、第三云々と。三王のおはし坐す如く誤れるなり。(然るにても、納咄沙の字は、飯豐と申す御名には、遠き字どもなるは是また誤字なりけり)上に云ごとく。南齊の廢帝が永元初年は、武烈天皇の元年に當れば、彼奴が御國より發たるは、其以前なること著し。然れば顯宗天皇、仁賢天皇の御世頃の趣を語りけむは。然も有べき事なり。是を以て皇國を除きて。外に扶桑と云ふ國なき事を辨ふべし。何に見林が說は非ならずや(井澤長秀が俗說辨と云ふ物に、俗間に扶桑國を以て、日本の稱と覺えたる者ありとて、見林が右の說を引き按ずるに日本上古よりの號多し、浦安國、豐芦原中國、千五百秋瑞穗國、秋津州、大倭國また日本を以て天下の號とせり、かゝる名稱あるをば唱へずして、他國の號を取りて、我が國の號とす、國史に瞽きが故なり、もし扶桑の耆に聞しめば、掌をうちて笑ふべしと記せり、杜佑は唐の大家たるに、奸僧が妄談に欺かれて、秦漢以前の古書を撿せず、扶桑南齊時開焉といひ、見林また其欺を受て、其說と我が國史とを撿見すること精からず長秀また國史に明なりと自許しつゝ見林が、後馬に乘れるは、今し此をこそ掌を打て笑ふべけれ)○文政九年の二月の末に、此編の初稿畢りて。同じ十年の七月頃に。門人らに思ふ旨あらば、言へとて示せけるに。上野國館林殿人、生田國秀云ひ遣けらく。扶桑大樹の、皇國の地に、生榮たりし考證の著明なること。誰か言加へ侍るべき、然は有れど、其神樹は今の何木にて何れの地に生たりと云ことの詳ならぬは、少か心に飽かず思ひ侍るまゝに、極めて强說には侍べけれど、試に記して御定めを請奉らむとす。(もし少かも取たまふ事あらば、なほ考證を賜ふべく、また悉から非說ならば、速に火に投じ給へとてなむ)然るは本考に引給へる、岳瀆名山記の文に扶桑山在東海中、日之所出とある山は。富士山には侍らじか。其はまづ扶桑と富士とその音近く殊に此山に坐す。木花之佐久夜毘賣命の亦名を。櫻大刀自神とも申して。伊勢の御鎭座傳記なる。古傳に、櫻大刀自神二座。靈華木坐也。大八洲櫻樹始。從天上降居也。因以爲華開姬命也、一座大

山祇神雙坐也と見え。また別に。大山祇神一座。與櫻神竝座也など見えて。伊勢に其御社ありて。朝熊社と白すを。富士山にも。淺間神社とて櫻神の宮あり。(此らの事ども、總て師の古史徴、また古史傳などに註し給へるに依て申し侍り)叒の佐久良と。音の相近きを思ふに。叒木やがて櫻木には侍らじか。(佐久良と佐久夜と相通ひて、同語なる由は、故鈴屋翁の既に宣へる如くに侍るを、彼國にて、其良夜を省き、語の初を濁りて、ジヤクと唱へ來れるは、其國風の訛音と聞え侍り)もし此考へ當りなば。名山記に謂ゆる。扶桑山。すなはち富士山なるべきこと。論び有まじく覺え侍りなほ申さば。佐久夜毘賣命は。大山祇神の御子に坐し。その大山祇神は。有ゆる山神の本つ神にて。天上に御坐し。此神の御靈に因りて櫻木は生り、佐久夜毘賣命。やがて其精靈の神なるを。天皇祖神たちの御計もて。天降し給へること。師説の如くなれば。(此師説は、古史第百四十七段、第百四十九段の傳に、委く注せられたり)其降し給へる處は富士の地にて。神世に榮えて在りしなどは。

漢土より見ゆる計の大樹なりしが。後に然るべき由ありて。國鎮の山と化けむ。是を以て萬葉集に。「天地の分れし時ゆ神佐備て。高く貴き駿河なる。布士の高嶺を云々」。また「言ひも得ず。名けも知らに。靈くも座す神かも云々」「日本の山迹國の鎮とも。座す神かも寶とも。成れる山かも」など詠侍りけむ。(此山の成し始を。孝靈天皇の御世に、近江國に一夜に潮いで來て、駿河國に富士山成れりと云ふ傳へ。もし信ならば。然る大樹の立ながら巖と化れる故に、是また神の御慮もて、外邊の土を近江に取りて、甲ひ成たまへる物と知べし、世を創め給へる神の御所爲なれば、凡人のいと少き智もて。測り知るべき際に非ず)彼國籍に。叒木の状を云る諸説の詳ならぬも。佐久良は固より。彼國になき木なる故にや侍らむ。和名抄に。櫻字を佐久良と訓たれど此は櫻桃と云ひて宮崎安貞が農業全書に由須良と訓める物なれば佐久良の正字に叶はず松岡玄達が櫻品に。垂枝海棠と書けるも未し世々の詩文人ら其詳ならぬに苦めるは然る事なから。實には叒字を佐久良に用ふべき

事と覺え侍り。と云ひ遺せたり。篤胤今この說を攷ふるに此は信に然るべし其はまづ和名抄に。文字集略云。櫻含桃曰櫻桃子大如柏。端有赤白黑者也。和名佐久良と有れど。櫻は本邦の佐久良に非ざること。實にも先輩ずでに之を辨じたり。（其は貝原篤信が大和本草、櫻の所に、文選沈休文が、早發定山詩に、山櫻發欲然、注、果木名、花朱色、如火欲然也と有り、彼に櫻と云は朱花なり、此方の櫻と云物は、彼土になきよし、延寶年中、長崎に來りし何清甫云へり、若有らば、彼土の書に記し、詩文にも述作し賞詠すべきに、此樹なき故に、其事なしと云ひ、朱舜水談綺に、此人の墓へ、水府君の櫻を多く植しめ給へる事を云ひて、文恭酷愛櫻、嘗謂覺曰、若使中國有此花、當冠百花也、と云るよし見えたり、文恭とは舜水の諡、覺とは、安積覺とて、舜水の弟子なりし人なり、偖和名抄に當たる、櫻桃は、ゆすら梅なる事も大和本草に見えて、異名多き物なり、本草啓蒙を見て知るべし、また和名抄に、本草云、櫻桃、一名朱櫻和名波々加、一名加邇波佐久良と有るも違へり、然れど甚久しく、佐久良に櫻字を用ひたれば、今は打任せて、此字を佐久良の字とせむも難なくこそ。）さて若木と扶桑と同木なること。既に辨ふる如なるを。彼國籍に。其形狀を云こと彼此違ひて聞ゆるは實にも其國に無き物を記せる故なり。其は上に引たる大荒東經には。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と記し。十州記に。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太二千餘圍。兩々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其樹雖大。其葉及椹。如中夏之桑也。椹希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云々と有りて。共に華の事を云はず。然れど其華の狀は。若木と傳へたる說等にて知らる。其は楚辭天問に。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注に羲和日御也。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また呂氏春秋に。華之美者。若木之華なども云へり。（凡扶桑の形狀を云こと、十州記ばかり精きは無れど、華の事に云ざるは、最惜き事なるを、楚辭と呂氏春秋とに、かく傳へしは、幸なりけり、淮南子の高誘注に、華の狀を如蓮華と云るは信られず、○此後に或儒者の、文

化八年に。對馬國に行たるが記せる、薄遊漫載と云ふ物を見れば、八月十三日丞發諫早、踰蝦尾嶺、經樟川小砥渡、岸古樟數百年物蘙薈瀟然、踰日觀嶺、土人相傳、昔有巨櫻樹、翳方六里溪谷常若夜、晨曜、夕曦、唯櫻爲見、故曰日觀、事雖似誕、亦奇蹟也と云る事あり、由有げなる事なりかし、）さて李時珍が本草綱目に。朱槿の異名を。扶桑とも云ふ義を釋して。東海日出處有扶桑樹。此花光艶照日。其葉似桑。因以比之とあり。文の意は。朱槿に扶桑と云ふ名を負たるは。東方日出處なる扶桑樹は。其花光艶く。日に照て。其葉は桑に似たりと。然るに此朱槿の花葉。また其に類たるに因て。比して扶桑とも謂ふと云る義なり。（朱槿と云ふ木のこと、南方草木狀に始めて見えて、一名赤槿、一名日及とも有り、其華に紅黄白の三色ありて、俗にこを扶桑とも佛桑とも云ふ、第七條にも、既に論るを合せ考ふべし、）此は上の楚辭。呂氏春秋などに。若木の華を稱せると能符へるは。時珍まさに古説の承る所ありて。山海經などに。若木扶桑を同樹とは云ざれど。實は同樹なる由を知りて記せる説と聞ゆるが。佐久良の華の咲光艶へる趣によく叶へり。（師の古事記傳に、木花之佐久夜毘賣命の、御名の義を解きて、佐久夜は、開光映、佐波を切めて加なるを、通はして久と云なり、光映を波夜と云ふは、下照比賣の哥に、阿那陀麻波夜とある波夜の如し、斯て萬の木花の中に、櫻ぞ勝れて美き故に。殊に開光映てふ名を負て、佐久良とは云へり、夜と良とは横に通ふ音なり、小兒のいまだ、舌のよくも回らぬほどの言にはラリルレロを、ヤイユエヨと云ひて、櫻をも佐久夜と云ふ、是自づから通ふ音なればなり、と云れし説の思ひ合されて、いと奇異くこそ、）さて其葉を芥の如しと云るは稍遠けれど。桑に似たりと云るは。其狀いと近し。但し桑に數種ありて。本草にも女桑。檿桑。䰞桑。山桑。白桑。雞桑。子桑。金桑など云ふ名ども有るが中に山桑と云ふ物にや。葉に股なく。其先尖りて長きが葉に。光澤ありて。櫻葉にいと能く似たるも有り。（時珍が言に。白桑ハ葉大、如掌而厚と云へるは、信にさる一種も有り、其葉如芥と云ふ説は、此桑を以て比へたるにも有

るべし〕かくて其木を椹樹と云ひ。其實を椹としも云へるは。上文に葉皆如桑と云ひ。扶桑と云へるに引れて。書來し文と聞えたり。其は前にも云へる如く。椹は葚と通用すれど。葚は毛詩衞風に。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云々と有りて。桑子にかぎる字なるを。葉こそ似たれ。桑ならぬ樹に。いかで眞の葚生らむや。是にて其子を椹と云るは。唯文の上のみなること灼然なり。〔然るを椹樹と有れば、なほ桑なりと強ふる人も有なむか、然れども是もし實の桑椹の樹ならむには下文に、如中夏之桑也とは云まじく、或は不異於中夏之桑とか、同於中夏之桑とか云べき物をや、此は彼所の、桑椹の木に似ては有れども、諦に異木なるが故に如字を下し、更に名扶桑とは云り、但し此文に椹樹と稱し、扶桑とあるをば、強ひて然云ふとも、既に引たる諸書みな、扶桑を即若木なりと謂ひ、其謂ゆる若木の葉を、右の如く稱せるを、桑には然る花の絕て有こと無ければ〕何に誣むと欲するとも、強ひ課すまじき事にこそ、然れば右の文は。實の形狀に拘はらず。叒木の子の。生れる初めは青なるが。赤くなり。其赤色極りて黑く熟たるが。桑の實もしか熟する故に。比たりと所思ゆ。然ればこそ其實の味ひを。絕甘香美とは言へれ。これ葚とは太く異なる所なり。〔然るは櫻子は、信に甘美にして香氣あれど、桑子は香氣有こと無し、櫻は其實の香氣のみならず、其落葉を干して麁末と爲し、薫物とするに、最も美き香氣ある物なり、桑葉は然らず〕さて大荒東經の文に。扶木柱三百里と云ひ。十洲記に。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と有るを按ふるに。櫻樹は。多く蘖芽を生じて殖ゆく物にて。親木も子木も同じ。狀に扶疏するが。柱の立竝たる趣に似たれば。扶木柱と云ひ。同根偶生更相依倚とは語り傳へけむ。〔前に全文を、本文とせる所の廣注に。謂ゆる扶㮈、扶竹、扶脩など、皆根より扶連れる故の、名なるをも思ひ合すべし、扶木柱とあり郭注に、柱猶起高也と云へるは非なり〕また說文に。叒を象形と云ひ。通釋に從三叉。象桑之㛹娜也。爾雅註曰。㛹娜垂條也と云るに依れば。老樹なる故に。條を垂たりしか。或は謂ゆる垂櫻

なりけむも知べからず。(但し通釋に、十洲記の兩兩相扶と云ふを、垂條の事と爲たる說は、非なれば取らず、)また十洲記に。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玄虛と見え。若木圖贊に。食之靈智。爲力爲仁と有るは。僊藥たる由なり。實然も有けむ事は。今在る凡櫻すらも。其實及び其木皮の。能く邪熱を解し。鬱氣を散じ。飮食を消化し。痰喘を止め瘡毒を治するに功有れば。常に長服せむに僊藥たらむも。何か疑はむ。況て謂ゆる桑木は。天上より降し給へる祖樹なれば更なり。(然れど此木は、諸蕃國に無き物なる故に、外國の醫書どとに、其論かつて無き事なれば、今は皇國の醫書類、また民間に傳はる禁方どもに、用ひたる趣によりて、其功能を記せるなり、)さて同記に。九千歲而一生實と云るは。荒唐に似たれど。此樹を降し給へるは。天地初めて立たる。伊邪那岐神の御世始なりしと視れば。異むに足らず。總じて老樹は。實生り遠き物なるに。況て然る靈異の祖木なれば。然も有べき事なり。(諸鞭家はみな知てや有らむ、凡諸木何にまれ、甚く老樹となりては。實生り漸々に遠く、かつ葉の狀また實の形までも、常ある稚木とは變りゆく物なり、心をつけて見べし、)まさ長者數千丈。太二千餘圍といふ物。乃その祖木と聞えたり。此は殊に丈高くて。赤縣まで見えたる故に。此名のみ高ければ。國中にその樹の多かりし事は。十洲記に。多林木。葉皆如桑と云ひ。他書にも桑林桑野など云るにて著し。(そは淮南子に、八紘の事を云る所に、東方曰棘林曰桑野と見え神仙通鑑の紫陽眞人傳には到桑林登扶廣山云々とも見えたり、桑とは云へど、蠶の食ふ常の桑に非ず、叒木を云こと、葉皆如桑と有りて論なきを、彼神異經に、其葉の長一丈、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繰一繭得絲一斤と記せるは、甚しき妄說なり、此は前に十洲記の全文を擧たるも所にも論りき、)然しも多かりし樹の。後に殘り無く。失果べき道理なければ。叒木やがて櫻木ならむと言ふ考を。信に然るべしとは謂ふなり。(肥後人長瀨眞幸、この考を聞て云けらく、我が肥後國の山家の者などは、櫻をシャクヤとも、ジャクラとも、云ふと言へり、已また他國人の、然

も云ふを聞たる事あり、また最上常矩こを見て云けらく、櫻の化石も世に多かり、既に陸奥國名古曾の關に、源義家朝臣の駒留たる櫻木の、立ながら石と化りて見在するを、人みな欠取りて珍とす、己も以前に彼處に物せる時に、其石を取りて、今に藏たりと云り、此後に水戸の殿人藤田彪ぬしの、名古曾の關の邊を見に行たる時に得て來れる、其化石の缺たるを、二三つ賜へるに、吾も始めてそを見る事を得たり）然れど此考はしも。甚く玄妙に過たりと見ゆる說なれば、俗學の從は、容易に信用ふること能はずて、何くれと論ふ倫も多かるべし。其は何とせむ。總じて己が說ごとは。固より信を不信の人に索めむとに非ざれば、然る倫はよし然も有らば有れとなむ、（扶桑の考の時にあひて、己が常に物學ぶ窻の前なる、庭の、万年青植たる間より、今年彌生の始ごろ、草とも木とも得知らぬ一もと生出たり、其は四五寸ばかりに、立延てぞ見え始ける、まづは木と見ゆるに、己も少か草木の狀を知たれど、何木なりと定かねて人にも見するに、或は椋木と云ひ、或は槻木と云ひ、或は桑木ならむ、榛木ならむなど、區々に議して、其品定め難つれば、己戯れて、去年はも、國々處々に、天つ木種の降たる由にて、其實を見せたる人も數有れば、去年より扶桑の考へに勞くを、神の哀と御覽して、其種を賜へるにこそ、猶その丈の伸なば、某木と云こと定つべしと、夏の頃は、殊に根を養ひなど、其愛くしけるに、七月の末には、根もと指ばかりの太さと成り、長も三尺餘りに立延たるに、熟々見れば櫻木にやと覺ゆるに、始めて葉をつみて香をかげば、紛れなき櫻にぞ有ける、元より庭中に、その親樹たるべき木は有こと無く、去々年由緒ありて、下野國より少けき根こだの櫻を得て植たるが、去年始めて七八つ花咲しかど、實は生ざれば、此は鳥などの、喰もて來し種の生たる物か、斯て八月頃には、丈も四尺許りに榮えて、常ある櫻に比べては、葉は小けれど、誰も見紛ふまじき、若櫻と成ぬるに、始めに桑木にや有むと云ひし人も有けるは、奇き事と思ふ時しも、國秀が扶桑やがて櫻ならむ、と云ふ考へを見せたるは、殊に奇く所思るまゝに、筆の

ついでに如此記せる時は、文政十年八月の末になも有ける。〔猶かく書終めし後、また京なる松浦道輔が許より、此書の事につきて、種々告遣せたる中に、山海經の注に、啓筮を引きて、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と有るは、空桑を八極の本處と爲たる說なるが、空桑乃扶桑なり。(こは九千歲一生實と云ばかりの老樹なれば、其木の中心の空虛なる故に、空桑と呼び、凡て此地をも空桑と名けゝむ。)列子天瑞篇に、伊尹生乎空桑とあるは、此扶桑國に生れし由なり。然るを張湛注に引たる傳記に、伊尹母居伊水之上と見え、其母の身、やがて空桑と化りし狀に云るは誑傳なり。(また空桑と名づけたる地は、北山經また東山經にも、空桑之山と云ふ有り、淮南子の注には、魯地名とあり、此等の說を執りて、伊尹が生れしは、彼處ぞ此處ぞなど、漢地內に就きて云はむは、凡て取るに足らず。)淮南子本經訓に、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と有るも、其洪水の滔りて、萬國の頂上たる、高き扶桑國にも、殆薄り及ばかり也しと云るなり。然れば啓筮に、空桑之蒼々と有るは、扶桑の青々と榮え蕃茂りて限知られず遙なる由なる故に、また鴻濛と名けたり。(其は淮南子俶眞訓に、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於無畛崖之際、注に、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者、故以爲景柱、また道應訓に、東開鴻濛之光など有る是なり。)抑扶桑神州は、天照日大御神の本つ御國にして、萬國の師國なれば、其大道の本原は、鴻濛く遙けく限知られぬを、我が師の大人の、直くも高き本考の出て、彌廣に彌高に、榮え行くを悅び思ふ餘り、此神木の下枝とも成なむかと、此稿を記し侍りと云ひ遣せたり。(なほ種々いひ遣せたる中には、己早く思ひ得ては有れど、此書にかき載ざる事も多く、また道輔始めて、能くも思ひ得しと、覺ゆる事も無きに非ず、或は穿鑿に過て却りて非なる事も多かり、其はみな取捨して、其取べき事どもは、外の書にも、用ある處々には、記すべく心定めしつ、今は此書にかき漏すまじき、此一條をのみ出せるなり。)國秀この說に左祖して、空桑の考へ能も索隱せられたり。然るは此啓筮は、大荒南經の注に引たる文なるが、

其前後にも。數言の證となすべき文あり。其は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々。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と云ひ。また同書を引き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云々と有り。然れば羲和は皇國の神人なりしこと論ひ無く。空桑やがて扶桑なること。淮南子本經訓の文と。相發して彌々明なり。然れば列子に。伊尹生于空桑とあるも。皇國に生れしこと疑ひなし。舊說に漢土内なる由云るは。空桑やがて皇國なる事を知ざればなり。（然るは漢土に空桑てふ地名あるは。眞の空桑たる。皇國の名を偸めること。師の云はれたる暘谷。九州。五岳などの類と聞ゆ。さて伊水は洛水の邊に在りて。漢土内なること言ふも更なるが。伊尹の彼國へ渡れる時に。其母をも將て行きて。其後母に伊水の上に居たりと爲むに。妨なし。）偖また因に思ひ得たる說あり。其は莊子逍遙遊に。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とある扶搖も。即扶桑と聞え侍り。然るに此を風の別名也。と云へる說の有るは。下文に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万里。則風斯在下矣と云るに依て思ひ紛へし說なり。（また下文に。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と有る羊角を。風の別名なりと云る說も有れど。羊角而は。如羊角而と云る。如字を省けるにて。其屈折して上る狀の。羊角に似たるなり。かゝる所に如字を省ける例。古文にあまた見えたり。）扶搖やがて榑桑なる由は外篇在宥に。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と有り。扶搖之枝としも云るは。樹に非らで何か有らむ。また逍遙遊の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と云るに依て思ふに。其扶搖を梯として。其を搏ちて。九万里の高きに上れるなれば。極めて大樹なる由なるが。在宥の文に。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と有るに合せ致ふるに東方の大樹と聞えたるを。東方に名高き大樹は。榑桑ぞ殊に名高ければ。疑なく榑桑の別名ならむ。然るは扶搖の扶は。元より扶桑の扶なるを。搖とは。謂ゆる冷際に聳ゆるばかり。立昇れる木なれば。常に風烈くして。其枝葉の動搖しけむ故に。扶搖と云ふ名を負ひ侍りけめ。（また此

に就て按ふに、道輔ぬしの云る如く、鴻濛とは、皇國を云へるに論ひなき事は、かの在宥に、雲將東遊云々、適遭鴻濛と云へる、雲將鴻濛ともに、例の寓言なるが、皇國は漢土の東方に在りて、殊に遙けく遠く、鴻大濛冥にして、何處を許とも知り難ければ、卽て鴻濛とは云るならむ、其鴻濛の國にて、適遭へる神人なれば、其名をも、鴻濛と寓言せる物なるべし）師の御訣を請ふと記せるを川崎重恭見て。道輔ぬし。空桑やがて扶桑の事と爲られしを國秀ぬし左袒せらるれども。重恭は甘心し侍らず。其は空桑とは蒼天の義にて。爾雅釋天に。穹蒼蒼天也と有る郭注に。天形穹窿。其色蒼々とある穹蒼に同く、空は苦紅切音孔。穹は去弓切音芎なれど。共に東次清韵にて。何れも大虛の義なる事は論を俟たず。空桑の桑は。蘇郎切。顙平聲なるに。蒼倉と通じ（蒼は千剛切音倉、倉も千剛切音倉また蘇郎切音桑、もはら同音なり）莊子の庚桑子を。亢倉子とも作たると同じ義にて。空桑之蒼々とは、大虛空の蒼々として高きを云るなり。是を以て其下文に。八極之旣張と相對

して文を成せり。此を釋すれば。大虛の蒼みわたり。四方八極も調ひたるに。羲和ありて。日月を主ると云へる義なり。（さるを道輔ぬし、蒼々の字を、かの扶叒神樹の、蕃茂蒼々たるを云へる語と、爲られしは何ぞや、彼神樹實に高く繁榮えて、外國よりは空とも思ふばかり見ゆとも、東方に見ゆべきに爭でか東方のみを上にして、南西北を八極とは云はむ大虛空の義と見れば、少かも難なし）さて共工氏が洪水を滔したるも。空桑乃大虛空にも。薄るばかり也しと見て在るべし、然るを二人の主たち。空桑やがて扶桑國なりとて。彼國の空桑といふ地名をも。此方の名を偸める稱とし。伊尹も皇國の產なりと云はれしは。他より見ば附會の說とや云む。山海經淮南子の注を始め諸書に。空桑山名。伊尹生處。在冀北と云ひ。（また窮桑と云ふも有りて、左傳に遂濟窮桑とあるは、魯北なる由も見えたり）左傳の杜預が注に。窮桑少皞之號也と云るを見れば。往昔少皞氏。その德を天に比して。大虛空の義を取りて。窮桑とも號しけむが。後世その居所を。やがて空桑とも窮桑とも

稱けむに。伊尹は其地に生有しなるべし。（但し空桑とも窮桑とも云ひ、かつ其地の詳ならぬは、漢土に例多かる事にて、計ふるに暇あらず。）そは伏戯氏炎帝氏の世頃こそ。彼國も草莽の時なれば吾が皇神たち天降坐して。國をも造り人をも教へ賜ひけり。伊尹が生れ出けむ頃は殷世なれば。然る賢人の出けむこと。堯舜の時すら然有りしを以て知べし。（國秀主の、伊尹が漢土へ渡りし時その母をも將て行しと見むに妨なし、と說れしは、甚き強說にこそ。）且かく云もて行かば。彼國に在と在りし賢者ども。皆皇國より渡れる者とせむか。師大人の。深く遠く考へ賜ひし。扶桑太帝。太一少子などの議は。世の初發の事にこそ有れ。其後いく千歳を經けむ世までも。皇國より賢人渡り行かでは。彼國に賢人なしとは說賜はざる者をや。（漢土は更なり、その西戎の國々も、その國造りし初こそ、吾が皇神たち、靈幸を賦り公布し賜へれ、後世の國人に、賢きも出來しこと、各國の古傳を以ても知べし。）但し鴻蒙は、一人の主の說。實に然るべし。また國秀ぬしの。扶搖を扶桑なり

との考へ。殊に珍しく承はれば。仍も其證を加へ侍らむに。彼在宥篇の。遊扶搖之枝。とある。李氏が注に。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曰。風也と云り。神木と云ひ生東海と云へば。扶桑を除きて何か有らむ。（然るに逍遙遊なる、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と云へる所は、風の如くも聞ゆる故に、しか注せれど、在宥篇には、扶搖之枝とありて、風とは云ひ難き故に、古說を以て、神木也とは注せり、然れど寓言めかざるに故に、また一曰風也とは云へるなるべし。）凡て莊子を注するに。寓言をもて注せるが多き中に。扶搖を神木也と注せるは、古傳なること疑なし。とぞ記しける。右三人は。齢も同じ程なる若者どもにて。共に我が塾中に學びし倫なるが。何れも和魂漢才にして拙からず。恒はいと愛しき間なれど。學問の道には。如此なも切瑳琢磨するを甚嬉しとは視る物から。其當否を問ふに定めかねて。彼もた負そ。此もな負そと。云より外に辭なくて在けるを。餘の弟子どもゝ。如何と問ふに默止あへず。今其是非を定めむに。道輔が。啓策の文に眼をつけて。空桑之蒼々と有るを。

即扶桑なりと視たるは實に卓見なり。（但し空桑といふ空の義を釋きて、老樹なれば、其木の中心の空虚なる故に、空桑と呼びと云るは違へり、其由は下に云ふを見て知べし。）斯て道輔、伊尹が生れし空桑を、乃皇國と爲たるに、重恭が論へる如く非なれど、鴻濛の說これ亦卓見なり。但しこを、扶桑の榮え茂りて、遙なる義に取れるは違へり。（そは三五本國考の初條に、此語初めて出たり、其所に云ふを俟べし。）さて國秀、その道輔が見落せる、啓筮の前後の文に目をつけて、羲和を皇國の神人と視たるは卓見なれど。伊尹をも皇國の產と爲たるは、道輔と連坐なり。然るに莊子なる扶搖を、やがて扶桑ならむと謂へる說は卓見なり。（また重恭が加證も有りて、殊にたしかに聞えたり。）さて扶搖の名義を說きて、扶を扶桑の扶と云るは然る事なるが、扶字の手に从ふは諸書同一なれど、此は扶字なること、既に云るが如し。斯て搖字また木に从ふ字なり。其は說文木部に、柖樹搖皃从木召聲。（段注、柖各本作搖今正、）柖之言招也、樹高大則如能招風者、然漢志郊祀歌體招搖、若永望。注、招搖申動之皃、按此招搖與柖同。）柖樹動也从木召聲と有る注に。柖之言搖也、今俗語謂媚惑人爲招搖、當用此從木二字。謂能招致而搖動也と云ひ、西山經に。槐江之山。其陰多柖木と有る郭注、晉語に。柖木不生危の韋昭注ともに、柖木大木也と云り。然れば何樹にまれ高大なるを柖と謂ふなり。是を以て東方の扶桑大樹を、また扶柖とも稱へるなり。（また按ずるに說文木部に別に、榣字ありて、昆侖河隅之長木也と有るは、柖の本字と聞えたり。）さて說文手部に。扶左也、从手夫聲。（段注、左俗本、改作佐非、左下曰手相助也。）招手評也、从手召聲。（評各本作呼、今正、呼者外息也、評者召也。不以口、而以手、是手評也、匏有苦葉傳曰、招招號召之皃、按許書、召者評也、號者嘑也、是用手用口、通得云招也。）搖動也从手䍃聲と有り。然れば夫召䍃に固より扶招搖の義あるを、人の用には手に从ひ、木の用には木に從へり。此差別を常思ふべし。其は此三字のみには非ず。（然るに彼國にて、次々にかく煩はしく文字は作りつゝも、其用ひたる趣い

と譌なること、扶叒と書べきを上に引たる數十部の書、みな扶桑とのみ作き、適に扶搖とも云ひし名の傳はれる、莊子にさへ、枎榣と書きし故に。風別名也など云る、愚注さへに出來しなり、凡て彼國籍の誤解多く、千載その聚訟の止ざること職として此等の事と、諸國の音色の一定せざるとに因る事なるが、然すがに夏殷以前は簡易なりけるを、周代よりして、字も多く成まさり、音義また甚煩はしくぞ成にける、況て後世に字母反切の事の出來てより、少の益は無にしも非ざれども。又却りて古の音義を失へる害ども甚多かり、此は深く攷へたる說等あれば、敍あらむ時には論ひも出なむ。）さて枎榣の說に就て按ふに、彼大荒東經に。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と有る孽搖も。乃扶叒の別名と聞えたり。其は說文に。孽庶子也。从子辥聲と見え。其段注に。凡木萌旁出。皆曰櫱。人之支子曰孽。其義略同。古通用何注公羊曰。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櫱生。得其義矣と有るをまづ思ふべし。（また韵會に、本作孼、今作孽、通論曰、妾隷之子曰孽孽之言櫱也、

有罪之女役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故於女子辥爲孽、辥者辠也と見え、また櫱木餘也、廣韵櫱餘、增韵、斫木餘、謂斬而復生、魯語、山不槎櫱、註以株生曰櫱とも見えたり。）さて搖は枎榣の榣に同く。喬木なるを思ひ合すべし。櫱搖やがて扶叒の異名なること疑なく。此樹の立榮えし山なる故に。孽搖とも稱し。櫱生の立竝たるを以て。枎木柱三百里と稱せるにて。有谷曰温源谷と有るは。既に云ごとく上池と聞ゆれば。富士山の頂上に。今も現に池の形して凹める所ある由なるは。其上池の蹟ならむも知べからず。（上池のこと、古くは史記の扁鵲傳に、長桑君が、扁鵲に藥を予ふる時の語に、飮是以上池水三十日當知物矣と云ること見えて、本草書類に、上池水半天河也とも、空樹穴中水也とも云へり、○後に按ずるに國秀が上に引たる逍遙遊の文を、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と訓みて、論へる說も然る事なれど、彼大荒東經に、孽搖頵羝と有を思ふに、前に頵羝字を、誤寫のごと思ひしは己が誤にて、此は扶搖羊角とも、孽搖頵羝とも、

稱せる、四字の山名なるも知べからず、若然も有むには、逍遙遊の文は、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と讀みて、羖羝羊角ともに、此山の當昔の形を以て名けし者とそ云べき、()斯て後にまた雲笈天地部を見れば、寶訣經云、玄階與扶搖臺有東北方癸地、名爲玄天也、言天階發起於扶搖臺羊角、邊周仍登入三清也、また上下扶搖、上下天關、非是別天羊角而上とも見えたり、由有げなる事なり。)さて重恭が論に。空桑は穹蒼と音同ければ。虛空の義となし、蒼桑相通ずる由を證するに、庚桑子を亢倉子とも有るを引き。彼處の空桑と云ふ地名は。少昊氏の德を天に比して。窮桑とも稱せるを。後に地名と爲たる物と決斷せるさへ。確乎として拔べからぬ勢ひ有れども。余を以て之を視るに。能くその脇手は刺たれど。未その腰を捕へぬ說と云べし。然らば道輔が考證よく屆きしかと言ふに。其說いと麁く、國秀が助力も有れど。尙此分にて他人に示さば、必重恭が說を允當なりと云ふも有なむ。然ては互に揖讓して。相引するより外なき事なり。(但し此は同じ學びの兄弟どち、內々の議論にし有れば、然ても有べけれど、他に對する論に、かく考證足ざる事ども有らむは、言ふ詮なき事なれば、弘く他にも示すべき書は、容易に勿著はしそと、恒誡むるは此故なりかし、)抑空桑の說は道輔が論勝なる由は、まづ少昊氏は。皇國の域に生れし人なり。其は既に引たる大荒東經に。大壑。少昊之國と有る大壑は。皇國なるにて論ひ無きに。春秋命歷序。また帝王世紀などに。初窮桑に邑せるが、後に彼處の曲阜に移住せる故に。窮桑氏とも號せるよし見え。(然てかしこに、空桑山とも窮桑とも、稱する所ありて、少昊之墟也と云は、此方を空桑とも云ひし名を擬せる名なること、例ことに多かり、)空桑窮桑は更なり。また穹桑とも作たる。空窮穹ともに。一東韵に收めて同韵なるに。其義また互に相ひ通ずる字等なり。其は說文に。窮極也。从穴躬聲。穹窮也。从穴弓聲。空竅也。从穴工聲と見え。徐鍇が音釋に。空を枯公切と有れど。韵會に。苦貢切窮也とも有にて。三字同義なる事を知べし、(韵とは聲のひゞきなり、音とは別なり、窮は渠弓切キウ、穹は去

弓切キウ、空は苦紅切クウにて共に其韵は、ウなる故に、共に東韵に收たるにて、義とは、窮極也、穹窮也、空窮也と云るなどを云ふなり。）さて韵會穹字の所に、廣韵云、高也、爾雅云、大也、春秋緯、少昊邑于穹桑、日五色互照。呂覽、伊尹生於穹桑、字或作空、今雲南縣名浪穹。土音爲浪空、云とあり。（春秋緯の説は、少昊氏の本國、扶桑神州を云る古傳なり、日五色互照、と云へるを以ても知べし、呂覽の説は、彼處に擬せる地名にて、其地に伊尹が生れたる由なり、其所は乃謂ゆる雲南縣と聞えたり。）然れば窮桑とは、東極の極めて遠き域に在る由を以て言ひ、穹桑とは、其樹の窮めて高く、穹隆に及べる由を以て稱し、空桑また大虛空まで立榮えし故の用字なるが。三字互に相通ずる義は論を俟ずぞ聞ゆめる。（委くは三五本國考、少昊氏の段を見てよ、道輔が、空桑やがて皇國なりと云る説の、故實に叶へる事は自からに知なむ、其は初學記に、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殺之于青丘、と有る羊水、青丘、みな皇邦の地名なるをも思合すべし。）

さて重恭その論末に、伏戲氏炎帝氏の世頃こそ、彼國も草莽の時なれば。吾が皇神たち天降坐して。國をも造り人をも敎へ賜ひけめ。云々と謂へる論は、能も己が意を得たる語なり。（阿波社この川崎氏の子は、も、十まり三四の頃より、我が膝元にて敎へ育てし者にて、末つひに事成すべく、思ひ賴みし若者なるが、年頃己が勞をも、何くれと助けつゝ。近く我が爲に、鳥おどしちふ物を書しを名殘にて、今は世になき人となりしかば、今此書のかく成竟るを、現に見せざる事こそ悲しけれ。）また和泉國上條良材が許より。古今六帖に。「難波津に咲くやこの花冬ごもり。今を春べと咲やこの花。」と有る歌の意を。古今集の序注に。大雀の御門の。難波津にて。皇子と聞えける時に。東宮を互にゆづり。位に即給はで三年に成にければ。王仁といふ人の。訝り思ひて。奉りける歌なり。此花は梅の花を云なるべしと有り。（八雲御抄にも、此歌を擧て、これは仁德天皇の位をゆづりをへずして。難波宮におはし坐を。王仁がよそへて詠めるなり、早可有踐祚と云るなり、と記させ給へ

り。)良材按するに、此歌にこの花と云へるは、梅の花に非ず。こは木花開耶姫と申す御名を本として、當昔木の花と云へば、花の櫻の事なりし故に、其花を手にをり持ちて捧げつゝ、木花といふに此花と云ひかけて、詠める歌なり。其證は万葉集に。大伴家持、陳私拙懷歌、とある長歌の短歌に。櫻花今佐可里奈里難波乃海、於之弖流宮爾伎許之賣須奈倍、と詠れしは、大雀天皇、そのかみ難波宮に坐て。久しく御位に即給はざりしを。仁王の木花の今を春べと咲艶へるに准へて。早く踐祚まし坐む事を、諫め白せる故事を含めし歌なること、伎許之賣須奈倍と云る詞にて知られ。また此歌に。櫻花今盛なりと詠れしを以て。王仁の歌に。この花と有るに木花に此花を云ひ掛たる詞の工なる事も知られ侍り。(なほ木花といふに、此花といふ語を兼たりと覺ゆるは、履中天皇紀に、三年十一月、兩枝船を市磯池に泛べて、遊宴し給ふ所に、時櫻花、散花于御盃、天皇異之詔曰、此花非時而來、其何處之花矣と詔へる此花、また万葉集に、藤原朝臣廣嗣、櫻花贈娘子歌と云るに、「此花の一與の内に百種の、言ぞ隱れるおほろかにすな、」と有る此花も、まさに木花此花相兼たる詞なり、此外に古く櫻をめでし故事、また哥も多かり。)然るに古今集の序注に。此花は梅の花を云なるべしと。諦にも云ざるを。此注に依りて。千とせに近き今の世まで。王仁の歌を。梅に準へて詠める也と、訛り傳へ侍るにぞ。と言ひ遣せたり。篤胤今攷ふるに、是また諾なる說なり。(但し谷川士清の和訓栞にも、家持朝臣の歌を引きて、王仁の哥のこの花は、梅には非ず櫻なりとて、家持卿の哥は、王仁の哥を心に含みて、詠める也とばかりは言りき。)其は古事記に。木花之佐久夜毘賣とかき、神代紀には、木花開耶姫と書れ。二典共に何所も木花とのみ有るを。御鎭座傳記の古文に、華開姫と書き。また華木とも有るに就て。前には爾雅の釋艸に。木謂之華と有るに依りて。木花と云ふに。華字を用ひしにやと思へれど、後に熟思へば、華とは乃謂ゆる扶桑木。さくら花の事になむ有ける。其はまづ說文木部に。樺木也。(段注、司馬上林賦、字作華、師古曰、華即今之樺皮、貼

弓者、莊子華冠　亦謂樺皮爲冠也、樺者俗字也。）㠯其皮裹松脂。（所謂樺燭也、）從木雩聲。（平化切）讀若蕚と見え。蕚字の下に榮也、（段注、爾雅釋艸曰、木謂之華、艸謂之榮、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析言之也、引伸爲光華、華夏字、从艸蕚、（蕚亦聲、此以會意包形聲也、戶瓜切、俗作花、其字起於北朝、）と有り。韵會花字の下に。說文の蕚字の文を出して。鄭氏曰。𠂹象華葉垂敷之形弓象帶蕚也。隸作華。徐云。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此對文爾。散文則草亦名華。廣韵云。俗今通用花字云々と云ひ。樺字をも出して。徐按を引たるが。其說樺字の下なる段注と同說なり。（但し說文の樺字の說を引つゝ、樗字を書たるは誤なり、其は說文樗字の所の段注を見て知るべし。）今此等の說を相照して攷ふるに。樺は樺の本字なるが。樺は和名抄木具に。玉篇云。樺木皮名可以爲炬者也。和名加波。又云。加仁波。今櫻皮有之と有る物にて。今世に。加波ざくら。犬ざくら。白加波など云ふ木なるが。神典に謂ゆる波々迦やがて是なり。（木立のさまは更なり、葉も櫻に同くて小なるが、花また櫻に同くいと小さく白し見所うすき花なれど、實は櫻に異なく香味あり、其外皮は𤾗たる如く白く、冬枯の時など此樹の多く立たる山を見れば、滿山白く見渡さるる故に、白加波といふ名あり。其皮は、雨中の炬に用ひて焇ず、信濃甲斐などの山々に、殊に多く、本草喬木類に入たる、樺の說とよく合へりなほ古史第五十二段の傳に注ふを見るべし。）さて此字犬櫻とも云ふは。佐久良の類ながら。甚く劣れる物なる故の名にて。犬蓼。犬躑躅。犬山椒など言ふ類なり。然れば樺字は。華木に似ては有れど。非なる故を以て。殊に制せる字と聞えたり。其は讀若華と云ひ。かつ樺字は。彼叒字に木を从へて。桑字を制せる如く。固より華木の有るに別たむ爲に。制れる字と見ゆるを以てかくは謂ふなり。（此由來は、華樺樺みな同音なるを以ても知るべきなり、〇因に云む、上に記せる己が庭なる自然生の櫻は、天保二年の春より、花の咲初たるに見れば、葉も皮も紛ふかたなき加婆佐久良になむ有りける、此は江戸には絕て見ることなき樹なる

に、何にして生出たらむ、實に鳥の所爲なりしか、太兆を行ふに、必なくて叶はぬ物なるを思ふに、いと奇くぞ覺ゆる。）抑扶桑木は。若華何光とも。華之美者若木之華とも言ひ。此方にも華とし云へば。今ま此花に限る如く、上代より此華の美艶を感て。かしこに渡らし丶神聖たちの。打任て木と云ば扶桑を云ひ。華とし云ば此華を言ひしが。元より彼國に眞の山佐久良は有こと無れば。華ちふ字は都て諸木の花に用ひて。別に類木なる。犬佐久良の有るを椁と名けて。其音ばかりを。華とは云ひしと所知たり。（かく思ひつゞくるに、俗字とは云へど、樺字はよく、右の故實を知れる者の、制れる字ならむとぞ思はる丶。）然れば右の傳記に。木花開耶姫の木花に。華字を書しは。爾雅に木謂之華と有るにも叶へば。此は王仁などの傳へし故訓の。適に殘れるにや有む。其は王仁固より戎人にて。彼國に佐久良なき事を知れば。櫻字を當しは決めて此人の態ならず。唯木花と云まゝに。華字を當けむ故を以て。自歌にも。この花と詠りと聞ゆるを思ふべし。また華字のみに非ず。

彼國に早く失へる字義の。此方の古書に遺れるが甚多かり。（そを一ツ二ツ云むに、神典の古文に、妻に妹字を用ひ、禊に潔字を用ひ、念所に情字を用ひたるなど、説文を始め、彼國の古き字書どもに、所見なき字義なるは、早く此方に承る所ありて、傳はれる字義なるを思ひ合せて知ルべし、）さて此方を神聖たち。彼處に渡り坐ては。彼扶桑の故を以て。此方を木德仁風の本域と稱し。かつ華の美なる者は。此桑木の花たる所以をもて。此域をやがて華とは稱せり。其は東華大神君。靑華小童君など申せる。東華。靑華。また太昊少昊などの生處を華渚と稱し。神農の生所を華陽と稱せるも。皆是由による事なり。然るを後世の戎人ら。此古義を忘れて。南華西華など云ふ熟語を制し。剰にその國をしも。華夏中華など稱するは。其君師の本國たる。神國の號を偸めるにて。僭上無禮の極にぞ有ける。（彼國にて、中華と自稱する由を字書どもに、中夏曰華、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と云へれど、其禮義の本は、皇國より受て、始めて知れる事なれば、其説叶はず、實はかの犬

蓼などの例に依らば、犬華と謂ふべく、また彼ノ𤝔字を制せる例に依らば、𤝔字を作りて、从犬華聲など云むは難なくこそ、尚東華青華といふ事は、赤縣太古傳小童君の所に云を見べし（四方八方の木草人くさ東の〇大樹の本にはひ靡かなむ〇）右の摺本すでに彫竟て後に、清の陳元龍が、淸主の旨を奉て緝めし、歷代賦彙の草木部に載たる、唐の朱鄴が扶桑賦といふ一章を見出たり、其全文に、「木臨大壑、名曰扶桑、厭洪波之萬里、在青帝之一方、受浩氣以生成、那倫衆木、挺仙才之秀麗、能戴朝陽、照若華之精英、塵外風吟、天涯雨泣、山晴而瑞氣初動、海晚而潮痕乍濕、幾千歲月、標下界之無雙、廻披榮枯、倚高空而獨立、霧折煙融、孤光在東、長迎旭日、先得春風、吾將原太極之意、考眞宰之功、不産奇異、安分混同、物欲崩焉、我則與三才並起、國云化矣、我則與大朴無窮、卓出古今、莫逾貞固、當乾坤之上位、瞰魚龍之要路、至若玉瀨聲殘、銀蟾影度、收人間之暝色、未遍羣山、聳海底之紅輪。先經此樹、露戢雲驚、珠懸欲生、雖凌嚴熾、寧奪玆榮、豈若常材隨大匠之雕刻、自如良輔契吾君之聖明、巢之者不可得其窺、蠹之者不可得其噬、陽烏象擇木之狀、晴虹作挂弓之勢、名大天下、身高水際、掩彩翠於蟠桃、病蔚盈於月桂、非海也不足以容其大、非日也不足以升其高、葉茂而雲垂霽景、根深而龍藏驚濤、卑沃焦於尺土、微鄧林以秋毫、巨影倒空而漠々、寒聲吹夜以颼々、靈境難尋、人寰罕測、性欺霜雪、心藏正直、故能齊衆由而據滄溟、永佐東君之德、」と云へり、元本戴朝陽の下一句を脱せり、余が意を以てこれを補ふ、萌もと明に作り、國田に作り、淼遼に作る、並に誤寫なり、是を改む、此文余が今の考にほゞ相適ふ語どもあり、深く感ずる旨あれば採りて此に附錄としつ、

天保七丙申年三月

大扶桑國考跋

竊嘗聞之矣、我神代之古、日出之域、自有神木之奇靈者。其名爲扶桑、扶桑之多森蔚成林、招櫓聳天、故遂名此國、曰扶桑。若夫三皇之御三才。五帝之紹五運。亦咸出于我大扶桑之國矣、而扶桑之名、創見于山海經。賦于楚辭。書于鴻烈。或散出于詞人藻士之筆者、固不遑枚擧也、十洲之記、見而志之、通典之誤、聞而錄之 雖然、未嘗聞有辯涇渭於浩洋之開剖玉石於磊砢之中者矣伏惟大壑平先生、識潭於無底明徹於甘淵固是古今五千載之一人、宇宙一万里之獨步也、於是乎、有大扶桑國考矣、其考證之密也、分析絲毫而有感神哭鬼之妙。議論之高也、睥睨崑崙而有翻天覆地之力。是以我大扶桑之所以爲大扶桑者、猶拂于其枝。浴于其谷日在其上。華光其梢也、豈不千載之愉快、万世之瞭曄哉、其然後我道益尊國愈貴矣、万不敏、安敢贅多言。贅一辭乎、蓋其爲木也、即爲叒、叒之化爲山、即爲不二也。是其尤枎疏于大人君子之國。挺拔于扶州中土之上者也、然而先生乃引之而不發、指之而未言、蓋其有心乎、萬誠爲後進。而先生先使萬校訂此考。故玩味之枕籍之。方始得髣髴恍惚考索叒華之所以爲叒華。不二之所以爲不二者矣、譬諸學射也、既使之引。則不得不發、譬諸問路也、向其所指、孰陷于大澤。講誰而缺雙鱗。刻虎而遺一斑。雖庸手拙工可以繼其巧。助其手矣、萬豈敢曰補遺墨。斲餘材哉、先生其亦有心乎、乃以萬所考索。收諸本考。是猶不嫌溝澮之赴。以成易谷之廣。不厭荊棘之生。以致靑邱之茂。蟲蝨附驥尾而行千里。蚤蝨借鵠翼而翔九天也、夫華非無艷於桑華者。而素葩雹光爛熳馥郁、輭葉如丹滿樹如雪、頭戴白雲。足蹈玉屑。畫之擲筆、賦之閉吾。未嘗見美於桑華者焉、山非無高於不二者。而四面同形、無有凹凸。日月潛影、鴻鵠不頡、三万丈上、巓平氣冽四時積雪、一莖無葉末、嘗見奇於不二者焉、詞人藻士愛其美。賞其奇。以爲華玉山君。亦宜矣、雖然亦

未嘗聞有考索其所以然者焉、本考一出、而後此華益美、此山愈奇矣、萬請謂之天下第一華、宇內不二山於是乎、溥天之下率土之濱、雖有牡丹亦臣于此王、雖有泰山亦奴于此君也、亦猶大扶桑之所以爲大扶桑乎、旹

天保五年歲在甲午立冬日丁酉

門人　生田萬國秀謹撰拜書

此書二卷去る天保七年に上木して弘めたるに嘉永六年の大震災に板木悉く燒失せり、是に依て明治元年戊辰十月廿九日　皇學所に於て再板流布の官許を蒙れり然るに數部の上木に手廻り兼て遲延に及べるが今般かく翻刻なりたるなり時は

明治八年乙亥七月　平田銕胤記

葛仙翁文粹卷之一

赤縣先生　葛稚川原文
青華後生　平篤胤撰次

○循本第一

葛稚川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剛柔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帷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淩。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々勉之若彼。淺近蹻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適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勗學第二

葛稚川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鍜鑛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人事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々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玄易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鍔不淬。則純鉤之勁不就。

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斑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淩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

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禀最靈者哉。低仰之驅敎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釣高乎峻極矣。大川滔瀁。則虯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㹠。雙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强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

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隟乃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温故知新。夫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而載文盈車。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曜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聞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

俎而說專車。瞻雖畢而分会易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鴟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聖教淪喪。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遊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

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請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賾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挨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積思也。

○崇敎第三

葛稚川云。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耽心於細務者。不覺聖道之弘遠。虢飽者忘藍蒸。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顓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離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夫刀之鑛不經鍛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縕麗。夏縣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梲。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醽醁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

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視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己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蔵婁之能辯。亦奚別乎瘖瞶哉。

葛稚川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大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已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門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靑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淸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借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眞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乎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驕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淸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强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

○君道第四

葛稚川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羲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眞僞旣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旣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效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悔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捈。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外摠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驪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强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誹謗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

齊也。巍若閶風之淩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而黎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赫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立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覃(量)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萠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淸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跱以接疏。路無擊攘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美。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準衞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諧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姐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形之杜伯。惟入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燕子之諂。親放麑之仁。防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

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酒醎之患。市馬骨以招
追風之駿。軾怒鼃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
廬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
六翮淩虛之用。烹如簧以讒司原之箴。折菀蒻
以廸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
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
徙新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冶。明考
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
制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
勞者不遺。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尙張敞。立雪恥
之績。射鉤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
吐止戈乃高策。則鴟梟化爲鸞鷟。邪僞變成忠
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滓。刻銳截脊九
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

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
蔚內弼。攄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
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
於藪澤。爾乃鑄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
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
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仁讓
之闈。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
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
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
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
不謬。節錯集。甘露淋漉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
箱。女魃逐於神瀆。玄厲拘於度朔。百川無沸騰
之異。南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
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
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

和重譯、靈禽貢於形庭。瑤環獻自西極。貝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繇本拔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而其禍必振矣。可不戰々以待旦乎。可不慄々而慮危乎。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戈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

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頽。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乎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戈則以近習者爲前。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巨才遠量。無援之士。或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幷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

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疏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擧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變貌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教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民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殷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飈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晧及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萃。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遯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罔所。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陵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以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慾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百里第五

葛稚川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擧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擧。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人乃急於臺省之

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敍。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无止無足。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莅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懦。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賄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棊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釁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熛。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輝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廁騏驥。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蘭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審擧第六

葛稚川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々之功者。實賴股肱

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皁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橈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貪貨。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駑庸。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謐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罝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碎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鳥

鵰屯飛。則鸞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擧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闒茸爲伍。淸節羞入饕餮之貫。擧任竝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檮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々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驅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逸世之量。遂沈滯詘死。不得登敍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閹官(宦)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擧於下。

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擧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擧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淸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値)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淸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懷正君貞者。塡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辨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

或曰。吾子論漢末貢擧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彼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嶽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勝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葛稚川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欲動。不爲屬託屈。所欲擧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試經答策。防其罝對之姦。若受賕而擧所不當。發覺有驗者。皆宜禁錮終身。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

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不過擧。豈必有政事之才乎。葛稚川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良將高弟。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且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擧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

或曰。先生欲急貢擧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也。葛稚川曰。夫骨塡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莅敦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

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赴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

○貴賢第七

葛稚川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騄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是以傳說呂尚。不汲々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亘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侈靡。至務在乎游晏。般于畋獵。湎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葛稚川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

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擧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且執贄於白屋。秦昭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立。晉平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桓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趙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聽。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官理第八

葛稚川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騏驥。般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騖。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魯孺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棄八珍而甘蠹蠅。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恐)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葛稚川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廈凌霄。賴群榱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

而不與。衞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幷則萬鈞不足擧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鷄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强呑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安)使之者見輕。葛稚川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蕣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秕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嚮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

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蹤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逮遠。大舟(艦)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敍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葛僊翁文粹卷之二

赤縣先生　葛稚川原文
青華後生　平篤胤撰次

○臣節第九

葛稚川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々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々。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喩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遂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幹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鯁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中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己。不専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値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擥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灸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皐陶后稷亦何人哉。

葛稚川曰。人臣動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擧足則蹈矩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下以附上。廢公以營私。婀媚曲從。以水濟水。君擧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内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眞侶僞。親覽傾覆。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葛稚川曰。臣喩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葛稚川曰。臣職分則可給。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擧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官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絶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猶擧。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勢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以來閙。而莫讓攝官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以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良規第十

葛稚川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罻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

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葛稚川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絶。而號跳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生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責之。亦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疆。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

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豈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尙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其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疊桀紂之惡。不若是其甚。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

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飽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銘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鴆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腐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

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第十一

葛稚川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跖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巖開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備闕第十二

葛稚川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拚瑕弃璧。披毛索黶哉。

葛稚川曰。騕褭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躡雲以凌虛。鴻鶴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鷂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会易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易俟。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楨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禮而論細禮。則匡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擒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樀齒則松櫝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劒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漿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慣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槐。

葛稚川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之良幹。乃闇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

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肌。詆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鑒表徹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粲璞乎。奇士控角而見遏。況乃潛於阜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刖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豚死者雖生而死也。可勿愼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荊俗。末雍游於鈎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綺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抱。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徹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之重。不爲委淪而輕其體。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以剸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治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値四門之闢也。

名實第十三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葛稚川答曰。夫雷霆輷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有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聽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運以待賈者。雖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薮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推イ）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蛄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虎狼之質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汚言潔也似廉。其好説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愛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圮。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蹊。泣血漣如。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駑蹇矯首於瑀輦。駿驥委牧乎林坰。

彼己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擧。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萃其所擧。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刖劓之猶未慊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眞。巍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眞以待天年之耆。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々也。安肯蹩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歛垂天之羽。爲戒且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弃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縕袍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絶不曲躬低首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

彿髴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滅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鞉鞞恣喋囂之響。芳蕙茭夷。臭鮑佩御。玄豐傾棄而不齒。醽醁專灌于圓仕。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洿濘。非夜光之不眞也。由莫識焉。投形廬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騰。俊民値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斃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暐。頓雲禽頓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躡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斑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敍。不亦難乎。名實雖濡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淸鑒第十四

葛稚川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治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關羽張飛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折足覆餗。

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眞僞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竝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闕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

或人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覩岸枯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鬭。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騄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劒。徐氏匕首。雖未嘗擊其立斷無疑也。駮子有吞牛之容。鶡鷇有淩鸞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猒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周文之接呂尙。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必能簡精鈍於外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擧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詳虛實於言行。考操節閨閫。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

葛稚川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大抵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常人如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尫瘁者不必愚。咆哮者

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蠛蠓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然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汚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恆不得爲工。叔向之母中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唐堯稽古而失任。姬且欽明而謬授。仲尼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淸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見後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視。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行品第十五

葛稚川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道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

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須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者雅人也。據禮度以動靜。奄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累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寒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欽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恤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軌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慴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競。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

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
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垂誨焉。葛稚川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偸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往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覩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賊殺而輕義。覩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値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惟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

人也。既無心於修尙。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闇人也。視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趦趄。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侔豪而僕虜。値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倨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强梁而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

葛稚川曰。人技未易知。眞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矬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淸銳。巧言綺粲。鑒引譬喩。淵涌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々亂。牧民々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

習。而體輕慮淺。手勤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撲。細行闕漏。握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强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々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淸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擧。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於其如碔砆之亂瑾瑜。鷦螟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分不謬者尟也。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交際第十六

葛稚川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楊雄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或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淸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

位顯官通者。雖面墻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合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三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踟蹰。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翕然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相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搆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遠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途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余感俗士不汲々於攀及至也。瞻彼云々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偏徇高友。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澀客疎拙。以奴顏婢睞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

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繿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書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或人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云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淸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孑然隻跱。失（弁）其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公）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葛稚川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

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入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以無之爲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

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値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於鵂鶹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騃。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

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藎樂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拆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

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葛稚川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幷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孑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煒)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瀁、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櫽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靑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後)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

去就。積毀壞列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或睚眥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犲狼連群。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

或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葛稚川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祥(詳)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飾)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獲)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愼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己。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儀之所弃可以絕矣。

葛稚川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座。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图)豎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汙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紞之務。不績其麻布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擧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成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

葛僊翁文粹卷之二

赤縣先生　葛稚川原文

靑華後生　平篤胤撰次

○詰(士)鮑第十七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々然。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群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鶡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軏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眞。伐生之根。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蒸。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幷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群遊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兎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厲不流。民獲考終。純口(白)在胷。機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

安得纖刑以爲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淩霄。構丹綠於棼橑。傾峻搜寶。泳淵探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回）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古）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成）起。見可欲則眞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途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鉾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淩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葛稚川難曰。蓋聞沖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曜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玆以言。亦知烏聚獸散。巢棲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梗粱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

結罟以畋漁。或膽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淸。明良之歌作。蕩々之化成。大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覿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擒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擧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孫。智慧未萠。非爲知而不爲。欲爲而忍之。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鬭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闇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檝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損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

結而不寒。資糧絕而不饑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椽芧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萠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財十ニ非ス人也)殺弃彙。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誹謗以攻過。聽輿謠以屬省。颺淸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惡。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々乏之。而令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家。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棄柁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喩蔽第十八

葛稚川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葛稚川答曰。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迹イ)水中。無呑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騄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

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旣繫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卽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擧也。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功。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綿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艶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甕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々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俶眞。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刖足。患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百家第十九

葛稚川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淸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所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

淵海。予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黨。游非忽海。遂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予書或有汪濊玄曠眇邈泓窈。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無遺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途之逼促。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以偏嗜酸甜。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得)其神也。夫騰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螘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一經)之間。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髫齔詣于振素。猶不能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予書之言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々執一。桎梏淺隘之中。挈手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惑詩賦瑣碎之細文。而忽子論深美之富博。以磋切之至言。爲駮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眞僞顛倒。玉石混殽。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卉服。悠々皆然。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廣譬第二十

葛稚川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甕瓮。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葛稚川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淸。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尙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靑紫之兼拕(平イ)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葛稚川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姜老値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葛稚川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故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絓於憑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葛稚川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葛稚川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葛稚川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葛稚川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葛稚川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葛稚川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彧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葛稚川曰。無當之玉盌。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未若貧賤之履道。

葛稚川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算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沒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䝙虎也。

葛稚川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晦於地。根荄蹷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民困於下。

葛稚川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葛稚川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兎多則盧鵲走(赴イ)。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葛稚川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荄而去繁柯。敗源失本。抄不枯汔。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葛稚川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途同歸。色不均而皆艶。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竝芳。味不等而悉美。

葛稚川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絺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葛稚川曰。衝飇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葛稚川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豊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蚪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冰イ)。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

葛稚川曰。青壤在荄。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葛稚川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覩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葛稚川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罸上達。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葛稚川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

福善。莅政者必戰々於得失。故亨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葛稚川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興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倖。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葛稚川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得人者也。

葛稚川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側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簒漢也。

葛稚川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淸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

葛稚川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御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葛稚川曰。人有識眞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以狐鴟爲麟鳳矣。

葛稚川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聽其事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鑒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

望於大輅。戎軒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葛稚川曰。潛朽之木（本イ）不能當傾山之風。含𤅢之崖。難以値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尙矣。

葛稚川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宂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葛稚川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鯢鰍褻絳虯於淵洿。驚塞驥駿於坰野者。不識彼物雖與之同。動與之異也。

葛稚川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㢩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極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葛稚川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視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葛稚川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北。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躡雲。不輟不闋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葛稚川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葛稚川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鑠。不能使萬品呈形。志蠹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葛稚川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含イ)蟠龍吐呑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北陵之盆。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豊收也。

葛稚川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葛稚川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雖琱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豊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淸而地平。

葛稚川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豊。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葛稚川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荄。貙虎虓闞。不能威蚊虻。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葛稚川曰。堅志者功名之柱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難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積善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葛稚川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

以危我身也。聚蝎(碣カ)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葛稚川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蜓所能招也。飄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北園之俊起。

葛稚川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陊。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尙人者有召怨之患。

葛稚川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葛稚川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爲銜鼠之唳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爲蜣螂之穢飽。是以欒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葛稚川曰。微飆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絕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葛稚川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鶚不競擊於小鷂。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寘勇於鼓刀。

葛稚川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竄狐。不可以鈎緡致者。必蚪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葛稚川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汚。處貴者。毘怨群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葛稚川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鳫隼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

葛稚川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春靁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葛稚川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葛稚川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爇。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刄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葛稚川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竝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葛稚川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栢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刼以鋒鋭。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葛稚川曰。震雷鞫轄。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欵冬之華。朱焱鑠石。而不能靡蕭北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葛稚川曰。彍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所悦。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葛稚川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又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纔執則伊霍之勳不成。故

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葛稚川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修、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葛稚川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々乎非瓢觶所校矣。茫々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接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葛稚川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樂者剪、掘及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已、眞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葛稚川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葛稚川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葛稚川曰、大鵬無戒且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臺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葛稚川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尙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葛稚川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

如寡其辭。

葛稚川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患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葛稚川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奬、風敎不積、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葛稚川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眞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葛稚川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齒厲位彌重而罪彌深、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墓。秦王之宮。未著康成之閭。

葛稚川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摛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當晚。

葛稚川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穨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葛稚川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淸澄。山雖崩、猶峻於北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葛稚川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不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

爲永逸之始。

葛稚川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葛稚川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鱉聞九韶而深沈。故袞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淸音。不能快楚隷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喩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葛稚川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葛稚川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而（イ）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于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晩乎。

○辭義第二十一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摛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茝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眞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覯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葛稚川曰。淸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

才、不能收音律、何必詩本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葛稚川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巧、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葛稚川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鮮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内。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鋭不可「可ノ下脱文アルヘシ」膠柱調也。文貴豊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遁、世塗之陵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茝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虚誉、故有損而賤也。

葛稚川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喩、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骾迴弱也。繁華暐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沉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文行第二十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焉。葛稚川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

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妍(疏イ)媸(密イ)原流至到之修短、韞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喩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刀、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絶手之名。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廏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乎鸞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

○鈞世第二十三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蟻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崐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葛稚川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

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絶、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淸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々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涂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淸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人(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々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

猶言也。若人談語。故謂(爲イ)知有(晋イ)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敎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擧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識惑第二十四

葛稚川曰。淸(澄イ)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玃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舍易。蛇蟺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暫廢惰慢以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强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頹敎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成。近人値政(正イ)化之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有網魚之去水。罟圈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華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嘗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

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妙。並有(用イ)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

葛稚川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姉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園イ)犖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汙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灶イ)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紞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成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

禁絶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

葛僊翁文粹卷之四

赤縣先生　葛稚川原文
青華後生　平篤胤撰次

○博喩第二十五

葛稚川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葛稚川曰。瓊艘瑤檝。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葛稚川曰。閶風玄圃。不借高於坵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琨。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嚮振。

葛稚川曰。氷炭不衒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

著。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知。至人尸居。必遺手毀譽。

葛稚川曰。衡飇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秋イ)毫。火鑠金石。而不能曜烈於起(氾イ)逕(淫イ)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葛稚川曰。狥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葛稚川曰。小鮮不解靈蚪之遠規。鳬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葛稚川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竝任則騄騏與駑駘不異。

葛稚川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抄。鴛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葛稚川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淸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淩虹霓以高蹈。

葛稚川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藼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葛稚川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乏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葛稚川曰。精鈍殊迹。則淩遲者愧恨。莊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睢飾談以破其事。

葛稚川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豊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葛稚川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葛稚川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之文種。

葛稚川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橈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眞。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葛稚川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葛稚川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廪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葛稚川曰。出處有氷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北イ)叟以遺世得意。

葛稚川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眤。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葛稚川曰。艅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沉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葛稚川曰。天秩有不遷(造イ)之常尊。無禮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

牲。蛩蛩之屓蟨。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葛稚川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遺冷。重鑪以却暑。遂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葛稚川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氣イ)。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莩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葛稚川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葛稚川曰。民財匱夫。而求不已。下力竭(極イ)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親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刎耳以開聽也。

葛稚川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剸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韓。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葛稚川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葛稚川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纊綈紈。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葛稚川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源イ)之緒。得之未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葛稚川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呑舟之魚

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葛稚川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力之惑也。

葛稚川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逸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葛稚川曰。浚井不渫。則泥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荑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葛稚川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胸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葛稚川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葛稚川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葛稚川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

葛稚川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辨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葛稚川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

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皷懸。則直言必獻。

葛稚川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擧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蓊藹。蕎麥冬生。無解畢(㦸イ)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葛稚川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尠竝至。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拘縶。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虯覩伯益。而登玄雲。靈鳳値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葛稚川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而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而子產無以塞。

葛稚川曰威施之艶。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嘘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逸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狥通。

葛稚川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人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葛稚川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飈迅非徒驊騮騄駬。立斷未獨沉閭于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北。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葛稚川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鴟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

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忌於暫出。

葛稚川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旗藻於氷霜。

葛稚川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跲形。而不威。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葛稚川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鵠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罿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啣蘆。而慘々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葛稚川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塞痒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絃之響。而傾(顧イ)聞(問イ)於庸工。非延州之淸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已者。而謀擧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葛稚川曰。驥(驁イ)駮危苦於險峻之端。不樂咈守之役。吉光饑渴於氷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絶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葛稚川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葛稚川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葛稚川曰。翠虯無翅而天飛。螣蛇無足。而電驚。鼈

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卑緜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葛稚川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犧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葛稚川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葛稚川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沼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有絶倫之器。定傾之算。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霄朗之琦。

葛稚川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

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良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葛稚川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葛稚川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蟺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葛稚川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蠹（蛣イ）

蝎食毒以中蚤蝨徹舍以逐雀鼠也。
葛稚川曰、銳鋒産乎鈍石。明火熾(燃イ)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衞霍也。
葛稚川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竭(促イ)。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葛稚川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韶。而快耳不異。繳飛鈞沉。罾擧罝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葛稚川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慣(イ)集。

葛稚川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葛稚川曰、價值(直カ)萬金者。不得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闚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葛稚川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蒔之株。紫芝芳蕣。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葛稚川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鴟鴞。白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墻之裏。
葛稚川曰。荊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門(間イ)。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

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於暌察於流俗之中。

葛稚川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纓胄。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葛稚川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葛稚川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儒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葛稚川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葛稚川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驚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葛稚川曰。棲鸞戢鷟。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饑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廄。是以撥蝟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持於南楚。

葛稚川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葛稚川曰。得意於北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歎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腒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葛稚川曰、仁忍有天淵之絶、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臏。

葛稚川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葛稚川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菟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犂則龍驎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葛稚川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騄與蹇駟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猨狖與貛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縶維之駿。責匠世之勳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葛稚川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敍彝倫。而臻升平矣。

葛稚川曰。達乎通塞之理者、不悄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滂、則遺慍悶之心、振耀宸扆、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葛稚川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過不可以知達。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隷。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

之群。則彼龍后謂爲其倫。

葛稚川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馬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葛稚川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減螢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蕘者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葛稚川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鐘之物。熠燿不能致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葛稚川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靈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含其延露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葛稚川曰。瓊玳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拔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

葛稚川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尙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知止第二十六

葛稚川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覩韜鋒於香餌之中。悟覆車乎來軔之路。違險塗以遐避濟。故能免詹何之鈎緡。可

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覩堅氷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檝於衝風之前。膽九牿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豈イ)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螫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精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絶軌也。徒今(令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兎訖(死イ)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闇機。而(則イ)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絶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疎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淸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竇。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許イ)於彙會。或倡高算而受鼂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跼高蹐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放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覇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虚イ)名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焉。吉凶由人。可忽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雛徊翮。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迹。情不可極。欲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爲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

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我生々矣。宋氏引苗。郢人張華（革イ）。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妄（忘イ）退。斯之謂（以イ）乎。夫策奔。而不止者。尠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衒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杖イ）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絶粒以殞命。李業煎憂以吞酖。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氷。身

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々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狥利器者哉。夫値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蝱墮山。適足翺翔。兕虎之墜。穽（碎イ）而爲虀殲イ）。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隟。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囑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思イ）○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

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艶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淸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蹋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容娛心。密宴繼集。醽醁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淸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瀺灂。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囋。戈甲璀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北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讃事。百揆非我則不敍。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第二十七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縶滯。其有憾乎。葛稚川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沈閭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珧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槪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豈

華侯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飈、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鯀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厚式。穰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々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榮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興覇、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消。或識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已(ロイ)者。尠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胥中、率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

夫逸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値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途。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應嘲第二十八

葛稚川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逸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胷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

以逍遙冠篇。用能摽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靳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擧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葛稚川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剝。土柈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

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

葛稚川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言者。貴於助敎。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虛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餘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眞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礱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

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内。立解連環。雖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敗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説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鎋。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北不與易也。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飩糟(哺)掘泥。劑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儌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

○重言第二十九

葛稚川曰。余友人玄泊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窮。言無微而不測。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悟習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謐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鐘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

則末別乎聚石也。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水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脣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任命第三十

葛稚川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妄(忘イ)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窮。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軔權右之閾。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稸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途。栢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宂緬。混茫渺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

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匡流末者。未若挺治無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是以愿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尙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簀。及其達也。則傅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畜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値。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途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罝兎。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離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閒知命者不憂。若乃狥萬金之貨。以索而十六售。多失毫毛。我則未暇矣。

○守堉第三十一

葛稚川曰。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慕寢北之莫爭。簡墝土以營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

體以豫穡。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淩北。陸無合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嚬於圖廩。薪爨廢於庖廚。怡爾執待兎(兎)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人爲子寒心。子何宴然而弗憂也。先生曰。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喩面墻之巨拙也。夫好尙不可以一概核。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儕閶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北埡。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洿。余雖藜喰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竝擧於耕學。體痒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夫處塉則勞。勞則不學淸。而淸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淸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强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

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奓靡之門閉矣。以惰懶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塉。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屢深則逢患。方將翠九典之蕪薉。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爲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庚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塉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汩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損目。子以臭

鏘之甘。呼鸞鳳、掛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第三十二

葛稚川。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堛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知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擧莫貢。潛側武之陋巷。寘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滄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乎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富。詩美哿矣。易貴聚人。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跡之可弔。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點。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耘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兎。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也。昔回憲以淸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

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杜死懷璧。豈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詧（瞽イ）余。以誨盜之業。敎余以召賊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鍾鼓。百家爲笙簧。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皇典文彙序

是書上梓。行於世既三十許年矣。今茲開大學
校於東京。
官議創建學則。使蒙童先誦習是等書。謂
神典者。
邦家之經緯。
王化之鴻基也。漢洋者特其羽翼耳。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捨本取末。理之所無也。且夫遠西諸國。
各有其學。捨自國之學而向外國之道。唯
皇國爲然。名敎之不明。
國勢之不振。亦職之由。不亦可恥乎。群議一決。將
蕩掃舊弊。以一洗天下學者之耳目。而是書不
能無烏焉魚魯之訛。讀者憾焉。銕胤不敏。待罪
大學。乃有憂於此。退食之餘閒。訂正再刻。以公
於世。將以上對
聖上玄遠之旨。下繼先人之微志矣。嗚呼初學之
士。苟潛心乎此。則學問之紀綱本末。大概可見
矣。

明治二年己巳九月

大學大博士　平朝臣銕胤

皇典文彙卷之一

平篤胤謹校輯　男鐵胤謹書

○古事記序

太安萬侶朝臣

臣安萬侶言。夫混元既凝。氣象未效。無名無爲。誰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參神作造化之首。陰陽斯開。二靈爲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顯。日月彰於洗目。浮沈海水。神祇呈於滌身。故太素杳冥。因本教而識孕土產嶋之時。元始綿邈。頼先聖而察生神立人之世。寔知懸鏡吐珠。而百王相續。喫劒切蛇。以万神蕃息歟。議安河而平天下。論小濱而清國土。是以番仁岐命。初降于高千嶺。神倭天皇。經歷于秋津嶋。化熊出爪。天劒獲於高倉。生尾遮徑。大烏導於吉野。列儛攘賊。聞歌伏仇。卽覺夢而敬神祇。所以稱賢后。望烟而撫黎元。於今傳聖帝。定境開邦。制于近淡海。正姓撰氏。勒于遠飛鳥。雖步驟各異。文質不同。莫不稽古以繩風猷於既頽。照今以補典敎於欲絕。曁飛鳥清原大宮。御大八洲天皇御世。濳龍體元。洊雷應期。聞夢歌而想纂業。投夜水而知承基。然天時未臻。蟬蛻於南山。人事共給。虎步於東國。皇輿忽駕。淩渡山川。六師雷震。三軍電逝。杖矛擧威。猛士烟起。絳旗耀兵。凶徒瓦解。未移浹辰。氣沴自清。乃放牛息馬。愷悌歸於華夏。卷旌戢戈。儛詠停於都邑。歲次大梁。月踵夾鐘。淸原大宮。昇卽天位。道軼軒后。德跨周王。握乾符而總六合。得天統而包八荒。乘二氣之正。齊五行之序。設神理以奬俗。敷英風以弘國。重加智海浩瀚。潭探上古。心鏡煒煌。明覩先代。於是天皇詔之。朕聞諸家之所賷帝紀及本辭。既違正

實多加虛僞。當今之時。不改其失。未經幾年。其旨欲滅。斯乃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焉。故惟撰錄帝紀。討覈舊辭。削僞定實。欲流後葉。時有舍人。姓稗田名阿禮。年是廿八。爲人聰明。度目誦口。拂耳勒心。卽勅語阿禮。令誦習帝皇日繼。及先代舊辭。然運移世異。未行其事矣。伏惟皇帝陛下。得一光宅。通三亭育。御紫宸而德被馬蹄之所極。坐玄扈而化照船頭之所逮。日浮重暉。雲散非烟。連柯幷穗之瑞。史不絕書。列烽重譯之貢。府無空月。可謂名高文命。德冠天乙矣。於焉惜舊辭之誤忤。正先紀之謬錯。以和銅四年九月十八日。詔臣安萬侶。撰錄稗田阿禮所誦之勅語舊辭。以獻上者。謹隨詔旨。子細採摭。然上古之時。言意並朴。敷文構句。於字卽難。已因訓述者。詞不逮心。全以音連者。事趣更長。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訓。或一事之內。全以訓錄。卽辭理叵見。以注明。意況易解。更非注。亦於姓日下謂玖沙訶。於名帶字謂多羅斯。如此之類。隨本不改。大抵所記者。自天地開闢始。以訖于小治田御世。故天御中主神以下。日子波限建鵜草葺不合尊以前。爲上卷。神倭伊波禮毘古天皇以下。品陀御世以前。爲中卷。大雀皇帝以下。小治田大宮以前。爲下卷。幷錄三卷。謹以獻上。臣安萬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和銅五年正月二十八日。正五位上勳五等。太朝臣安萬侶。

○上續日本紀前表　　藤原繼繩公

臣聞黃軒御曆。沮誦攝其史官。有周開基。伯陽司其筆削。故墳典斯闡。步驟之蹤可尋。載籍聿興。勸沮之議允備。譬乎班馬迭起。述實錄於西京。

范謝分門騁直詞於東漢。莫不表言旌事。播百王之通猷。昭德塞違。垂千祀之炯光。史籍之用蓋大矣哉。伏惟聖朝承天纂極。貫三才而君臨。就日均明。掩八州而光宅。遠安邇肅。文軌可以大同。歲稔時和。幽顯於焉禔福。可謂英聲冠於胥陸。懿德跨於勛華者焉。而負扆高居。凝旒廣慮。修國史之墜業。補帝典之缺文。爰命臣與正五位上行民部大輔兼皇太子學士左兵衛佐伊豫守。臣菅野朝臣眞道。少納言從五位下兼侍從守右兵衛佐行丹波介臣秋篠朝臣安人等。詮次其事。以繼先典。若夫襲山肇基以降。淨御原御寓之前。神代草昧之功。往帝庇民略。前史顯著。粲然可知。除自文武天皇。訖于聖武皇帝。記註不昧。餘烈存焉。但起自寶字。至于寶龜。廢帝受禪。韜遺風於簡策。南朝登祚。闕茂實於徒誦。是以故中納言從三位兼兵部卿石川朝臣名足。主計頭從五位下上毛野公大川等。奉詔編緝。合成二十卷。唯存案牘。類無綱紀。臣等更奉天敕。重以討論。芟其蕪穢。以撮機要。摭其遺逸。以補闕漏。刊彼此之枝梧。矯首尾之差違。至如時節恆事。各有司存。一切詔詞。非可爲訓。觸類而長。其例已多。今之所修。竝所不取。若其蕃國入朝。非常制敕。語關聲教。理歸勸懲。總而書之。以備故實。勒成四十卷。繫於前史之末。其目如左。臣等學謝研精。詞慙質辨。奉詔淹歲。伏深戰兢。延曆十三年八月癸丑。

○上續日本紀後表　　菅野眞道卿

臣聞三墳五典。上代之風存焉。左言右事。中葉之迹著焉。自茲厥後。世有史官。善雖小而必書。惡雖微而無隱。咸能徽烈絢緗。垂百王之龜鏡。

炳戒昭簡。作千祀之指南。伏惟天皇陛下。德炎四乳。道契八眉。握明鏡以總萬機。懷神珠以臨九域。遂使仁被渤海之北。貊種歸心。威振日河之東。毛狄屏息。化前代之未化。臣往帝之不臣。自非魏魏盛德。孰能與於此也。既而負扆餘閑。留神國典。爰勅眞道等。詮次其事。奉揚先業。夫自寶字二年。至延曆十年。三十四年二十卷。前年勒成奏上。但初起文武天皇元年歲次丁酉。盡寶字元年丁酉。總六十一年。所有舊案三十卷。語多米鹽。事亦疎漏。前朝詔故中納言從三位石川朝臣名足。刑部卿從四位下淡海眞人三船。刑部大輔從五位上當麻眞人永嗣等。分帙修撰。以繼前紀。而因循舊案。竟無刊正。其所上者唯二十九卷而已。寶字元年之紀。全亡不存。臣等搜故實於史局。詢前聞於舊老。綴叙殘簡。補緝缺文。雅論英猷。義關貽謀者。總而載之。細語常事。理非書策者。並從略諸。凡所刊削二十卷。并前九十五年四十卷。始自草稿。迄于斷筆。七年於茲。緇素總畢。其目如別。庶飛英騰茂。與二儀而垂風。彰善彈惡。傳万葉而作鑒。臣等輕以管見。裁成國史。牽愚歷稔。伏增戰兢。謹以奉進。延曆十六年二月己巳。

○日本後紀序　　藤原緒嗣公

臣緒嗣等。討論綿書。披閱曩策。文史之興。其來尚矣。無隱毫釐之疵。咸載錙銖之善。炳戒於是森羅。徽猷所以昭晰。史之爲用蓋如斯歟。伏惟前後太上天皇。一天兩日。異體同光。並欽明文思。濟世利物。問養馬於牧童。得烹鮮於李老。民俗未飽昭華。薛蘿早收渙汗。弘仁十年太上天皇。敕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衞大將。陸奥出羽、

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藤原朝臣緒嗣。參議從四位上行皇后宮大夫兼伊勢守藤原朝臣眞嗣。參議左衞門督從四位下兼守右大辨。行近江守良岑朝臣安世等。監修撰集。未了之間。三臣相尋薨逝。緒嗣獨存。後太上天皇詔副左近衞大將從三位兼守權大納言行民部卿清原眞人夏野。中納言從三位兼行中務卿直世王。參議正四位下守右近衞大將兼行春宮大夫藤原朝臣吉野。參議從四位上守刑部卿小野朝臣岑守。從五位下勳七等行大外記兼紀傳博士坂上忌寸今繼。從五位下行大外記嶋田朝臣淸田等。續令修緝。屬之讓祚。日不暇給。今上陛下稟乾坤之秀氣。含宇宙之滴精。受玉璽而光宅。臨瑤圖而治平。仁孝自然。聿修鴻業。聖綸重疊。筆削遲延。今更詔左大臣正二位臣藤原朝臣緒嗣。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東宮傅左近衞大將臣源朝臣常。正三位行中納言臣藤原朝臣吉野。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兵衞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臣藤原朝臣良房。參議民部卿正四位下勳六等臣朝野宿禰鹿取。令遂功夫。仍令前和泉守從五位下臣布瑠宿禰高庭。從五位下行大外記臣山田宿禰古嗣等。詮次其事。以備缺文。錯綜羣書。撮其機要。瑣詞細語。不入此錄。接先史後。綴叙已畢。但事緣例行。具載省案。今之所撰。棄而不取。自延曆十一年正月丙辰。迄于天長十年二月乙卯。上下四十二年。勒以成四十卷。名曰日本後紀。其次第列之如左。庶令後世視今。猶今之視古。臣等才非司馬。識異董狐。代匠傷手。流汗如漿。謹詣朝堂。奉進以聞。謹序。承和八年

十二月十九日。

○續日本後紀序　藤原良房公

臣良房等竊惟。史官記事。帝王之迹攅興。司典序言。得失之論對出。憲章稽古。設沮勸而備遠圖。昭隥將來。存變通而垂不朽者也。伏惟先皇帝。體元膺籙。司契脩機。夢想華胥之壃。拱默大庭之觀。以爲承和撫運。歷稔惟長。善政森羅。嘉謨狼藉。未編簡牘。恐或湮淪。爰詔太政大臣從一位。臣藤原朝臣良房。右大臣從二位兼左近衞大將臣藤原朝臣良相。大納言從三位民部卿。兼太皇太后宮大夫。臣伴宿禰善男。參議正四位下式部大輔。臣春澄朝臣善繩。散位從五位下。臣縣犬養宿禰貞守等。因循故實。令以撰修。筆削之初。宮車晏駕。白雲之馭不返。蒼梧之望已遙。今上陛下。河淸而後興。社鳴而乃出。其道德則堯與舜。其城郭則義將仁。四海常夷。萬機多暇。按文芸閣。嫌舊史之有虧。留膝蘭臺。恨先旨之未竟。重勅臣等。責以亟成。臣等奉勅遑遑。不敢懈緩。事多差互。尙致淹延。其閒右大臣良相朝臣。嬰痾里第。收影北邙。大納言善男宿禰。犯罪公門。竄身東裔。散位貞守。且參其事。不遂斯功。出吏邊州。沒從京兆。唯臣良房。與式部大輔善繩。辛勤是執。以得撰成。起自天長十年二月乙酉。訖于嘉祥三年三月己亥。摠十八年。據春秋之正體。聯甲子以詮次。考以始終。分其首尾。都爲二十卷。名曰續日本後紀。夫尋常砕事。爲其米鹽。或略弃而不收。至人君擧動。不論巨細。猶牢籠而載之矣。臣等識非商董。才謝馬班。謬忝撰修。伏慙淺短。謹詣朝堂。奉進以聞。謹序。貞觀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文德天皇實錄序　藤原基經公

臣基經等竊惟自古人君王者莫不由天度而敍憲章立日官而平曆數故姬漢之千餘載善惡是理於掌中齊梁之百所年昏明析微於眼下者也伏惟太上天皇孝治有日文思垂風夢想先皇之起居庶幾聖主之言動去貞觀十三年詔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基經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春宮坊大夫臣南淵朝臣年名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臣大江朝臣音人外從五位下行大外記善淵朝臣愛成正六位上行少内記都宿禰言道散位正六位上嶋田朝臣良臣等數人據舊史氏始就撰修三四年來編錄疎略適屬揖讓刀筆暫休今上陛下武子文孫重熙累洽追尋前業愈勸勒修數月以降大納言正三位臣年名參議從三位左衛門督臣音人天不憖遺奄然下世至元慶二年更勅攝政右大臣臣基經俾命參議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勘解由長官近江守臣菅原朝臣是善等與前修史者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内記越前權介都朝臣良香從五位下行大外記嶋田朝臣良臣等專精實錄潭思必書良香愁斯文之晚成恐彼命之早殞注記隨手已去忽焉臣等百倍筋力參合精誠銘肌不違執掌從事起自嘉祥三年三月己亥訖于天安二年八月乙卯都廬九年勒成十卷春秋繫事鱗次不愆動靜由衷毛擧无失唯細微常語麤小庶機今之所撰弃而略焉名曰文德天皇實錄取諸雖百世可知也臣等生謝龍門種非虎乳殊恐謬缺文於聖訓忝直筆於明時謹詣天闕奉進以聞謹序元慶二年十二月

十三日。

○三代實錄序　藤原時平公

臣時平等竊惟。帝王稽古。置史官。述言事。而徵慶興頭善惡。以備懲勸。開闢之辰。旦暮於手披之處。遂初之迹。俄頃於目閱之間者也。伏惟。太上天皇生知至聖。性植純仁。體耀魄而居宸。平泰階而建極。彝倫攸敍。憲章該擧。以爲始自貞觀。爰及仁和。三代風猷。未著篇牘。若缺文之靡補。恐盛典之長虧。詔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衞大將。皇太子傅。陸奧出羽按察使臣源朝臣能有。中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臣藤原朝臣時平。參議勘解由長官。從四位下。兼守右大辨。行春宮亮。臣菅原朝臣道眞。從五位下。行大外記。兼播磨權大掾。臣大藏朝臣善行。備中掾從六位上。三統宿禰理平等。因循舊貫。勒就撰修。四五年來。大納言能有朝臣。拜右大臣。奄然殞逝。既而搜采稍周。條流且辨。天皇倦負扆於九重。輕脫屣於萬乘。宸旒厭。凝神默於姑射。淨居有勸。落宸飾於魔宮。爾時屬揖讓。朝廷務殷。在此際會。暫停刊緝。今上陛下承累聖之寶稱。順兆民之樂推。天縱雄才。嗤漢武於大略。德尚恭己。法虞舜之無爲。思欲遵前旨之草創。促即日之財成。勅正三位守左大臣兼行左近衞大將藤原朝臣時平。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右近衞大將臣菅原朝臣道眞。從五位上行勘解由次官兼大外記。參河權介大藏朝臣善行。大外記正六位上三統宿禰理平等。責其參詳。亟有頭角。右大臣菅原朝臣。坐事左降。欸向西府。泊斯文之成立。値彼臣之謫行。大外記理平。賜爵遷官。不遂其業。臣等强勉專精。經

引積稔。編次究數。筆削畢功。起於天安二年八月乙卯。訖于仁和三年八月丁卯。首尾三十年。都爲五十卷。名曰三代實錄。今之所撰。務歸簡正。君擧必書。綸言還布。五禮沿革萬機變通。祥瑞天之所祚於人主。災異天之所誡於人主。理燭方策。撮而悉載之。節會儀注烝嘗制度蕃客朝聘。自餘諸事。永式是存。粗擧大綱。臨時之事履行成常。聊標凡例。以示有之矣。開委巷之常。垂敎世之要。妄誕之語。弃而不取焉。臣等生謝含章。辭非隱核。腐毫淹祀。靦汗失魂。謹詣朝堂。奉進以聞。謹序。延喜元年八月二日。

〇日本書紀跋　清原國賢朝臣

御本云。日本書紀。歷代之古史也。元正天皇養老年中。一品舍人親王。太朝臣安麻呂。奉勅撰之。吾朝撰書迄奏覽。以是爲權輿者耶。君臣共以莫不窺此書矣。按應神天皇以還。至繼體天皇御宇。異域典經。多以雖來朝。不解其義。徒經三百有餘歲矣。推古天皇御宇。聖德太子。察三才之源。達三國之起。故始以漢字。附神代之文字。傍。於于爰吾邦人。浸得識量典經之旨。非至聖誰敢成此縡哉。蓋神道者爲萬法之根底。儒敎者爲枝葉。佛敎者爲花實。彼二敎者。皆是神道之末葉也。雅以枝葉顯其本原。然則異曲同工者歟。頃擧儒佛者夥。而知神書者鮮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何棄本取末焉。於神國爭疏神書乎。萬機之政。尙以神事爲最第一。但神代事。理旣幽微。非理不通。欽惟陛下寬惠叡智之餘。後世惜其流布之不廣。遂命鳩工。於是始壽諸梓。矣。舊本頗純駮不一。求數本考正之。去其駮而錄其純。用之國而及之天下。則以成熙皡之治。

以紹神尊之統。保瑞穗之地千五百秋。將必有
賴於斯焉。
慶長己亥姑洗吉辰。正四位下行少納言兼侍
從臣清原朝臣國賢敬識

皇典文彙卷之二

平篤胤謹按輯　孫延胤謹書

○令義解序目　太政官符　式部省

應撰定令律問答私記事

右得彼省解偁。大學寮解偁。明法博士外從五位下。額田國造今足解偁。謹檢舊記。律令之興。年代浸遠。沿革隨時。損益因世。藤原朝廷御宇正一位藤原太政大臣。奉勅制令十一卷。律六卷。博士正四位下下毛野朝臣古麻呂。贈正五位上調忌寸老人。正五位下守部連大隅。正五位下道公首名。從五位上伊吉連博德。從五位下伊豫部連馬甘等。至于大寶元年。修撰既訖。施行天下。平城朝廷養老年中。同太政大臣復奉勅刊修令律。各爲十卷。博士正四位下大和宿

禰長岡。從五位下陽胡史眞身。外從五位下矢集宿禰虫麻呂。外從五位下鹽屋連吉麻呂。外從五位下山田連白金等也。自爾以來諸博士等相承教授。文略義隱情理難通。即無不由先儒舊說。而彼舊說或爲問答。或爲私記。互作異同。未詳誰作。後學者等。屬意彼此。每有論決難塞。夫古之刑書。鐘鼎鑄之。金石銘之。所以塞異端絕異理也。望請命當時博士等。撰先儒之舊說。省彼迂說。取此正義。勒成卷帙。以備解釋。庶俾學者易解。與奪莫異者。省依解狀。謹請官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衞大將春宮大夫。良峯朝臣安世宣。奉勅依請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天長三年十月五日。

詔曰。納諸軌物。王道所先。制以度量。皇猷斯在。故知。弼成五教。衞勒萬方。垂拱而理。其法令乎。後太上天皇。修機玄扈。比德丹陵。事勤遠圖。慮存長策。以爲法令文義隱約難詳。前儒註釋方圓遞執。豈使三家異說。輕重參差。二門殊躅。舞文弄法。永言於此。固切宸沖。爰敕在朝。迺令討覈。稽之於典籍。參之以古今。迄于滯疑。祇稟聖斷。咸加辨拆。已盡會通。裁爲十卷。名令義解。屬屈飛龍之眇。邈顧汾陽之窅然。未有施行。藏之祕府。朕以寡昧。臨馭寰宇。思透明謨。導揚景業。宜頒天下。普使遵用。畫一之訓。垂於萬葉。主者施行。承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上令義解表　清原夏野公

臣夏野等言。竊聽列辟。略閲緗細。蹈歷發皇。乘圖稱帝。莫不發號施令。張經緯而理邦。齊禮畏刑。設隄防以濟代者也。雖云龍鳳異紀。文質遞興。至於訓俗庇人。殊塗同致。伏惟聖主。道光四表。

德被百王。拱岩廊以垂衣。臨寰區而作鏡。彝倫攸敍。禮樂交通。鴻化所覃。華夷感悦。然猶宵衣宣室。恐萬機之有愆。晏食合室。念兆庶之不愜。遂降哀旨。搜揚法家。以爲前儒解釋。互有乖向。淺深易混。輕重離詳。臣等謙謝張蒼。業非陳寵。謬以庸弊。叨應明詔。或筆或削。一增一損。其疑而不決。闇而未明。皆仰稟宸規。斷之聖覽。據時制變。合古便今。誠可改生靈之視聽。爲皇王之模範者也。裁成十卷。名令義解。星霜五變。繕寫功遂。拜表呈奏。伏深戰越。臣夏野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長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〇令義解序　　　　清原夏野公

臣夏野等言。臣聞春生秋殺。刑名與天地俱興。陰慘陽舒。法令共風霜並用。犯之必傷。蠟炷有爛蛾之危。觸之不漏。蛛絲設黏虫之禍。昔寢繩以往。不嚴之教易從。畫服而來。有耻之心難格。降周三典漸增其流。大漢九章愈分其派。雖復盈車溢閣。牢市之姦不勝。鑄鼎銘鐘。滿山之弊已甚。降及澆季。頗濫益彰。上任喜怒。下用愛憎。朝成夕毀。章條費刀筆之辭。富輕貧重。憲法歸賄貨之家。嚴科所枉。劒戟謝其銛利。輕比所假。君父慙其温育。故令出不行。不如無法。教之不明。是爲樂刑。伏惟皇帝陛下道高五讓。勤劇三握。類金玉而垂法。布甲乙而施令。芟春竹於齊刑。銷秋荼於秦律。孔章望斗之郊。無復冤牢之氣。黃神脱梏之地。唯看香楓之林。猶慮法令製作。文約旨廣。先儒訓註。按據非一。或專守家素。或固拘偏見。不肯由一孔之中。爭欲出二門之表。遂至同聽之獄生死相半。連按之斷出入異科。念此辨正。深切神襟。爰使臣等集數家之雜

說。舉一法之定準。臣謹與參議從三位行刑部卿兼信濃守臣南淵朝臣弘貞參議從四位下守右大辨兼行下野守臣藤原朝臣常嗣正四位下行左京大夫兼文章博士臣菅原朝臣清公從四位下行勘解由長官臣藤原朝臣維敏從四位下行刑部大輔兼伊豫守臣藤原朝臣衞正五位下行大判事臣興原宿禰敏久正五位下行阿波守臣善道宿禰眞貞太宰少貳從五位下臣小野朝臣篁從六位下行左少史兼明法博士勘解由判官臣讃岐公永直從八位上守判事少屬臣川枯首勝成明法得業生大初位下臣漢部松長等輒應明詔辨論執議陳家古壁之文探而無遺于氏高門之法訪而必盡其善者從之不以人棄言其違者略諸不以名取實一加一減悉依法曹之舊言乃筆乃削非是臣等之新情猶有五劔難名兩璧易似必稟皇明長質疑滯有巢在昔大壯成其棟宇網罟猶祕重離照其佃漁今乃成之聖日取諸不遠臣等遠愧卑虞近慙荀賈幸摭歷稔匯俛甫畢分爲一十卷名曰令義解凡其篇目條類具列于左也淺深水道共宗於靈海小大公行同歸於天府謹序天長十年二月十五日

○弘仁格式序　藤原冬嗣公

蓋聞律以懲肅爲宗令以勸誡爲本格則量時立制式則補闕拾遺四者相須足以垂範譬猶寒暑遞以成歲昏旦迭而育物有沿有革或輕或重寔治國之權衡信馭民之轡策者也古者世質時素法令未彰無爲而治不肅而化暨于推古天皇十二年上宮太子親作憲法十七箇條國家制法自茲始焉降至天智天皇元年制令

二十二卷。世人所謂近江朝廷之令也。爰逮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不比等奉勅撰律六卷、令十一卷。養老二年、復同大臣不比等奉勅更撰律令、各爲十卷。今行於世律令是也。故去天平勝寶九歲五月二十日勅書偁、頃年選人依格結階、人々高位不便任官。自今以後宜依新令。去養老年中朕外祖故太政大臣奉勅刊修律令。宜仰所司早令施行。先帝德合覆載、明齊照臨、四海有截、八紘無事。然而凝情政體、馳想治術、以爲律令是爲從政之本、格式乃爲守職之要。方今雖律令頻經刊修、而格式未加編緝。稽之政道、尙有所闕。乃詔贈從一位左大臣藤原朝臣內麻呂、故參議從三位行常陸守菅根朝臣眞道等、始令撰定。草創未成、遭時遏密、寢而不爲。天朝以聖承聖、資明繼明、敷景化於寰中、暢仁風於海外。然而顧先緒之未遂、切堂構於宸襟。爰降綸言、詔令修撰。申詔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衞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臣藤原朝臣冬嗣、故正三位行中納言臣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參議從三位行近江守臣秋篠朝臣安人、參議從四位上行春宮大夫兼行左兵衞督式部大輔臣藤原朝臣三守、從五位下守左近衞少將臣橘朝臣常主、從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播磨大掾臣物部中原宿禰敏久等、上遵叡旨、下考時宜、採官府之故事、摭諸曹之遺例、商略今古、審察用捨、以類相從、分隷諸司、其隨時制宜、已經奉勅者、卽載本文、別編爲格。或雖非奉勅事旨稍大者、奏加奉勅、因而取焉。若屢有弛張、向背各異者、略前存後、以省重出。自此之外、司存常事、或可裨法

令。或堪爲永例者。隨狀增損。摠入於式。若事類班雜。不得捐附者。各爲雜篇。次之於末。其諸司所行。彼此參差。或因循雖久。不便於事。若斯之流。難以取則。具錄其狀。伏聽天裁。至如米鹽魚肉。雨數紛紜。及鋪設雜器。功程多少等類。事既輕碎。臣等商量。務從折中。不煩上聞。其朝會之禮。蕃客之儀。頃年之間。隨宜改易。至於有事例。具存記文。今之所撰。且以略諸。又交替式者。延暦年中。勘解由使撰定奏聞。遵行已久。仍舊而存。不加取捨。但年代浸遠。京都屢遷。諸司文案多或墜失。雖加採索。猶有未備。上起大寶元年。下迄弘仁十年。都爲式四十卷。格十卷。辭簡而事詳。文約而旨暢。庶使覽之者易曉。施之者易行。布之象魏。與天地而無窮。銘之景鐘。將金石而不朽。臣等學非稽古。才闇當今。猥稟明詔。輙事銓緝。雖罄庸淺。恐多紕繆。凡厥篇目列之如左。

○修格式事　藤原三守卿

淳和天皇天長七年十月丁未。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彈正尹。臣藤原朝臣三守等言。臣聞。劉安有云。法者天下之準繩。而人主之度量。信哉斯言也。然則通三建極之后。得一居貞之君。莫不敷德禮以宣規。設法令而裁化。世輕世重。或沿或革。衡勸人倫。隄防品彙者也。臣竊按。昔我文武天皇大寶元年。甫制律令。施行天下。沮勸既甄。彝倫式敍。但律令之典。止擧本綱。至於體履相須。式條猶缺。論之政術。因有未周。所以先朝延暦年中。降綸言於卿相。揮折簡於英豪。厥後時年漸遷。舊例屢改。討論取捨。動歷年所。至於弘仁。乃以絕筆。於是分置群官。更令摘續。欲成之

不日而歲月其除。伏惟皇帝陛下。德參丕偉。道契無爲。應千載而撰寰區。撫萬物而納壽域。所謂天地交泰禎符咸臻。功成作樂之時。治定制禮之日也。臣等元與左大臣贈正一位兼行左近衞大將藤原朝臣冬嗣。正三位行中納言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參議從三位行近江守秋篠朝臣安人。參議從四位下橘朝臣常主等四臣共稟叡詔。忝預編修。爾來四臣相尋薨卒。其存者唯臣等兩人而已。以夫鉛槧己下。研覈惟究。謹詣闕奉進。伏望宣布中外。盡使遵行、

○奉進貞觀式都序　藤原氏宗公

昔唐虞膺籙。稽古建官。夔掛龍言。弼予弘化。自後司存倍百。職事滋事。流例委波。政津難涉。雖復俊德敬風。偎才莅事。不緣溫故。難得允釐。夫然舊儀彰於漢代。要錄著于梁時。事之不以可已。蓋其存此乎。粤若弘仁聖帝風超踐翼。化軼滋源。憲章日新。文物咸秩。爰降沖旨。以修撰。作諸司式四十卷。雖機杼己遠。衣被無窮。然自燕而觀。有不盡矣。況復帝裁彌久。風猷積億。譬夫調琴瑟。有時當弛張焉。伏惟今上陛下。函元孕象。迪哲重光。臨衢室而凝神。御法宮而軫慮。思夫所以銜策無闕。璣衡克齊。除梗澀於政途。隆輪奐於堂搆。近故右大臣贈正一位藤原朝臣良相。知聖旨欲有興作。與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良房。定議奏可撰格式之狀。詔令右大臣正二位兼行皇太子傅。臣藤原朝臣氏宗。參議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春宮大夫近江守。臣南淵朝臣年名。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兼勘解由長官。臣大江朝臣音人。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臣菅原朝臣是善。與勘解由次官從五位下兼行

下野介臣紀朝臣安雄右大史正六位上臣大春日朝臣安永正六位上行彈正少忠。臣布瑠宿禰道永。正六位下行大學大屬。臣山田宿禰弘宗等商搉古今。折衷文武。詳其流變。補彼舊章。設有取捨之宜。未知其辨。即請雌黃於上台之口中。更參天聽。式終筆削。然史舊式卷軸前修久。爲代與於後。以芟夷甚益。且恐似不奉由。故準據其誤謬遺漏。及變古宜今者。別錄爲二十卷。名曰貞觀式。方冀新舊兩存。本枝相待。不掩美於前覺。將垂裕於後。是行之可久。用而無窮。猶兩儀之貞觀。歷千古而景式。至若朝會宴饗蕃客祭禮諸儀注等。文繁事碎。不載於斯。然厥辭意紛錯。式妨履行。詳加討論。用從修正。欲其與式參酌。雙流於世。臣等才非博物。業謝通機。徒慚江褘之從風。却慙玉繩之垂象。謹序。

○弘仁內裏式序　藤原冬嗣公

蓋儀注之興。其所由來久矣。所以指曉於輿人納于軌物者也。皇上以樽酌節文未具。覽之者多岐。行之者滋惑。乃詔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冬嗣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陸奧出羽按察使。臣良岑朝臣安世。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春宮大夫左兵衛督。臣藤原朝臣三守。從四位下行中務大輔。臣朝野宿禰鹿取。皇后宮大夫從四位下兼行近江守。臣小野朝臣峰守。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內記。臣桑原公腹赤從五位下行大內記臣滋野宿禰貞主等令修定焉。於是鈔撫新式。採綴舊章。頻要修緝斯朝憲。取捨之宜。斷於天旨。起于元正。訖于季冬。所常履行。及臨時軍國大小事。以類區分。勒成三卷。庶其升降之序。隆殺

之儀。披文即曉。臨事靡滯。各修厥職。守而弗忘。衆奐閱書。義近於此。

（一）弘仁内裡式跋　　清原夏野公

内裡式雖指曉之躅。往日既定。而折旋之儀頃年頗革。或有節會供張出入門闈。徒記舊時。未著新變者。聖上鑒其蹐雜。斯盡會通。斟酌隨宜。取捨先斷。迺詔臣等四人。令綴緝焉。謹稟叡旨。詳加增損。刊繆補闕。繕寫甫就。天長十年二月十九日。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清原眞人夏野。權中納言從三位兼右近衞大將行春宮大夫。臣藤原朝臣吉野。從四位下行右近衞少將兼備前權守。臣紀朝臣長江。從五位下行大内記。臣春澄宿禰善繩。

（二）貞觀格序　　藤原氏宗卿

律云。斷罪須引律令格式正文。令云。犯罪未斷決。逢格改者。然則格者律令之條流。政教之輗軏。君與百姓共之者也。君不可失之於上。臣不可違之於下。出言而千里斯應。合和而萬類曲成。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寛綱以將化。我國家遐邇承德。天下無虞。風教大同。車書共道。而未能焚符破璽。施無事於群情。設象除刑。馳不犯於比屋。故嚮者弘仁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施行格十卷。此乃公卿百官奉詔簡舊史之凡要。鈔新制之大綱。推民意而分規。量時宜而立範。不刊之典。遵行眇焉。仍舊之圖。蹤跡斯在。聖上不出戶而知天下。不因教而辨物情。以爲虞夏共有其國。刑德斯殊。秦漢不易其民。弛張非一。化俗之本。理有固然。蓋取義於隨時。匪欲期於相反。如今時歷五代。年及六旬。文質暗遷。沿革自至。詔草零於臺閣。文案盜於緗囊。非所以

法止滋章令除頻繁即詔故右大臣贈正一位藤原朝臣良相等令因循舊格綜緝新符未及成功歲月遷往大納言正三位兼行皇太子傅臣藤原朝臣氏宗等前與右大臣共承沖旨詳悟深規仍與參議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春宮大夫伊豫守臣南淵朝臣年名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臣大江朝臣音人從四位上守刑部卿臣菅原朝臣是善散位從五位下臣上毛野朝臣永世勘解由次官從五位下臣紀朝臣安雄大外記正六位上臣南淵朝臣興世正六位上行右少史臣大春日朝臣安永正六位上行彈正少忠臣布瑠宿禰道永正六位下行大學大屬臣山田宿禰弘宗等上起弘仁十載之明年下至貞觀十年之晚節擇成規於州郡搜故實於官曹事與先格異者擧而取之理與舊制同者推而棄之凡格者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故省其繁麗之文增其精微之典隨官分類先勅後符概皆據古之前模非爲今之新意唯一部之內事有兩存頗涉重構不以爲例勘解由使所奏新定內外官交替式所載數事亦復準之前例不煩取捨臣等雖非明于溫故博於前聞猶欲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賞一人而海內欣罰一人而天下懼謹因詔撰貞觀格十卷奏聞若理輕作格事不足爲儀專棄之如遺兼取之似碎更撰爲兩卷同以奏上準開元留司格號貞觀臨時格幷一帙十二卷象十有二月以成歲但前格存而如舊後典續而增新覽古知今斯焉在矣猶慙庸心所集有違戾於宸襟管見攸裁無協應於叡旨典章不能自擧待敎令而擧之敎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之斯

文不墮百代可知。謹序。

○延喜格序　　藤原時平公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又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乃知陰陽寒温。天道所以成歲。政令寬猛。人君所以導民。隨時立教。或革或沿。觀風制法。世輕世重。然則金科玉條。不可用之於麗厚之俗。草纓艾韠。不能施之於僄野之人。若不達變通之道。則何辨理亂之方者乎。我朝家道出混沌。境同華胥。無爲之功未假號令。不言之化豈用章條。於是朴往彫來。步盡驟至。前帝後王雖倶存一面之綱。重規疊矩。不能廢三章之科。故教而不誅。制甲令於先。誅而不怒。張丙律於後。近者弘仁格十卷。貞觀格十二卷。亦是聖主降其綸言。賢臣施其筆削。捜舊章於臺閣。擇新制於詔命。察此民情。適彼俗化。垂納軌之弘典。立經國之大規。方今膺千年之期運。承百王之澆漓。時風加而茂草靡。震雷動而蟄蟲驚。將欲禁溢浪以隄防。馭震鶩以轡策。流淳化於比屋之封。反薄弊於大庭之俗。而制格以來。歷年漸久。或數代之中弛張屢變。或一事之上抑揚逓殊。或同本而異末。或分源而會流。斯乃雖協其時宜。匪故相反。而綜其事迹。無所適從。爰詔左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衞大將臣藤原朝臣時平。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行春宮大夫。陸奧出羽按察使臣藤原朝臣定國。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春宮權大夫。臣藤原朝臣有穗。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兵衞督。臣平朝臣惟範。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讚岐守。臣紀朝臣長谷雄。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兼行侍從春宮亮備中守。臣藤原朝臣菅根。左京大夫從四位

下臣藤原朝臣興範從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備中權守。臣三善朝臣淸行從四位下行民部大輔臣大藏朝臣善行。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行勘解由次官臣藤原朝臣道明從五位下行大內記兼周防權介臣三統宿禰理平。外從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明法博士備後權介。臣惟宗朝臣善經。正六位下守右大史臣善道朝臣有行。正六位上行兵部少錄臣弘世連諸純等。憲章前修。綜緝此典。起自貞觀十一年。至于延喜七年。其間詔勅官符。搜鈔撰集。除其滋章。刪其煩雜。若祖述先格。事有增損者。撫而無遺。若弛張恒規。理無補益者。廢而不採。以官分隷。以類相從。皆依舊目。無加新意。亦其條貫糅錯。難爲區分者。準之雜令。便號雜格。勒爲十卷。曰延喜格。又有理非大典。政出權時。雖不足爲龍鼎之銘。而猶可恨雞肋之棄。如此之類。別爲延喜臨時格二卷。合爲十有二卷。依歲紀而取象。法星次而分篇。率由合模。不敢殊製。臣等專存溫故之意。頗立改弊之文。新舊分條。縱有吹萬之響。先後同法。庶成畫一之顏。但新旨既遵。愚管難覃。招嗤同周鼠之珍。懷慙類遼家之獻。謹序。

○上延喜格式表　藤原忠平公

臣忠平等言。竊以天覆地載。聖帝則之育民。陰慘陽舒。明王象之馭俗。雖則朴素雕至。馳騖之迹古今不同。然而立法垂規。勸誡之道夷隆一致。嵯峨太上天皇。化周天壤。澤覃淵泉。制格式之明文。貽簡冊於昆季。六典詳其綱紀。百寮無所依違。斯固納軌之楷模。經國之準的者也。貞觀先帝。纉受寶命。誕膺洪基。救百王之澆漓。導萬民於富壽。憲章所以疊矩。凡例由其重規。暨乎

年代稍遐。質文遞起。莫不變通之道。南北分岐。號令之流。淺深別派。皇帝陛下。道四三皇。德六五帝。灑甘雨以遍普天之澤。扇淳風而拂率土之塵。重賞輕刑。雲鷹之翮忘鷙。省徭薄賦。野鹿之群不驚。然猶恐惠化未周。頑民陷法。遂降沖旨。彌繕隄防。著損往策之科條。禪補前修之殘缺。臣等謹奉綸命。忽履薄冰。於是搜古典於周室。擇舊儀於漢家。取捨弘仁貞觀之弛張。因循永徽開元之沿革。勒成二部。名曰延喜格式。但格十二卷。筆削早成。往年奏御。式五十卷。撰集纔畢。今日上聞。臣等識非老彭。勤在祖述。竊其財理。事進彼唇肯。伏願洪慈曲降。照鑒特垂允容。謹詣闕拜表以聞。臣忠平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延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左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衞大將皇太子傅臣藤原朝臣忠平。大納言正三位兼行民部卿臣藤原朝臣清貫。從四位上行神祇伯臣大中臣朝臣安則。從五位上行勘解由次官兼大外記紀伊權介臣伴宿禰久永。外從五位下行左大史臣阿刀宿禰忠行等上表。

○延喜式序　藤原忠平公

蓋聞者精黃神之聖。觀人文以化天下。伊川媯水之靈。則乾象而垂法度。故百官以理。自有高枕之君。萬民以治。乃見擊壤之叟。弘仁聖主。德照龜圖。化隆鳥運。君唱臣和。風雲之契斯得。上安下樂。魚水之符克諧。爰降綸言。作諸司式四十卷。所謂國之權衡。民之轡策者也。貞觀天朝。亦降叡旨。商推古今。撰式二十卷。新舊兩存。本枝相得。然猶後式攸錄。事多漏略。今上陛下。體元履正。御斗提衡。以爲貞觀十二年以來。炎涼已

久文案差積。加以前後之式。章條既同。卷軸斯異。諸司觸事。檢閲多岐。因茲延喜五年秋八月。詔左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衞大將藤原朝臣時平。遣正三位守大納言兼行右近衞大將春宮大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定國。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藤原朝臣有穗。參議大藏卿正四位下。兼行播磨權守平朝臣惟範。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讃岐權守。紀朝臣長谷雄。從四位下行式部大輔兼春宮亮備前守。藤原朝臣菅根從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備中權守。三善朝臣清行。民部大輔正五位下兼行勘解由次官但馬守。大藏朝臣善行。權左少辨正五位下兼行勘解由次官。藤原朝臣道明。從五位上行神祇大副。大中臣朝臣安則從五位下行大内記兼周防介。三統宿禰理平。外從五位下行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善經等。準據開元永徽式例。并省兩式。削成一部。撰定未畢之間。公卿大夫頻年薨卒。仍同十二年春二月。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行春宮大夫。臣藤原朝臣忠平。從四位下守右大辨兼勘解由長官。臣橘朝臣澄清等。共隨先業。促其裁成。至延長三年穐八月。重遣大納言正三位兼行民部卿。臣藤原朝臣清貫。與前奉詔者從五位上行神祇大副臣大中臣朝臣安則。及從五位行勘解由次官兼大外記臣伴宿禰久永。外從五位下行左大史。臣阿刀宿禰忠行等。同催撰緝。責其成功。爰蒙明制。參詳斟討。捜符案於官曹。撫文記於臺閣。究本尋源。編新隷舊。至如祭祀宴饗之禮。朝會蕃客之儀。大小流例內外常典。事存儀式。不更載斯。我后留情庶官。屬想衆務。

論王道之興衰。驗時俗之厚薄。屈大陽之洪暉。照高問於螢爝。枉溟渤之巨浪。酌下言於牛涔。有利於人。可擧行者。有害於物。可革去者。悉以制置。垂範來裔。凡起弘仁舊式。至延喜新定。前後綴敍。筆削甫就。揔編五十卷。號曰延喜式。庶使百川之流。皆歸於海。万目之紀。倶理於綱。臣等勤非簡要。道謝清通。雖猥銜慈綸。陶淳風於甲令。然恐僭嚴制。致肅霜於秋官。謹序。

皇典文彙卷之三

平篤胤謹校輯　孫延胤謹書

○上新撰姓氏錄表　萬多親王

臣萬多等言臣聞陰陽定位。裁萬物以先人倫。叡聖正名。叶五音而甄姓氏。是以因生之本自遠。胙土之基增崇。沿帝道而汚隆。襲王風而興替者也。伏惟國家降天孫而創業。横地軸以開邦。一統架宗。環八洲。以御宇。辨五運無代。跨億載而期圖。高門接軫。甲姓聯衡。枝葉寔繁。派流彌衆。既而德廣所覃者。雲靡。輟情願編戸。星陣相尋。或擬丘陵而挺峻。或飛軒蓋以騰華。又有僞曾冒祖。妄認膏腴。證神引皇。虛託徽冕。先朝鑒其假濫。留慮根源。昧旦臨軒。仄景忘膳。今臣等謹奉綸言。追遂前旨。徒對三絕。空淹四時。朔夫才

非博物識、謝通贍、何以温知本枝、抑揚諸開、然書府舊文、見進新系、讎挍合之、則總以入錄、其未詳者、則集爲別卷、年肇神武、人兼倭漢、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并目三十一卷、名新撰姓氏錄、譬如窺井讀星、取蠡議海、恐綜覈疏訛、撰繕謬違、謹詣闕奉進、伏增谷冰、謹白、弘仁五年六月二十日、中務卿四品臣萬多親王、右大臣從二位兼行皇太弟傅勳五等臣藤原朝臣園人、參議從三位行宮内卿兼近江守臣藤原朝臣緒嗣、正五位下行造東大寺長官臣阿部朝臣眞勝、從五位上行尾張守臣三朝原臣弟平、從五位上行大外記兼因幡介臣上毛野朝臣穎人等上表、

○新撰姓氏錄序　萬多親王

蓋聞、天孫降襲西化之時、神世伊湍書記靡傳、神武臨夏東征之年、人物漸滋、梟帥間起、洎乎神劍下授、靈烏于飛、歸會星陣、群凶霧散、膺受明命、光宅中州、奉階平齊、海内清謐、既而謹德考功、非土命氏、國造縣主、始號於斯、垂仁撫運惠澤彌新、擊指得中、姓氏稍分、況復任那霑風、新羅歸贄、爾來諸蕃仰德、無思不來、懷遠賜姓、是時著明、允恭御宇、萬姓紛紜、時下詔旨、盟神探湯、首實者全、冒虛者害、自茲厥後、氏姓自定、更無詐人、涇渭別流、皇極握鏡、國記皆燔、幼弱迷其根源、狡強倍其僞說、天智天皇儲宮也、船史惠尺奉進燼書、至庚午年、編造戶籍、人民氏骨各得其宜、自茲以降、歷代帝王隨時改正、聯綿不絶、勝寶年中、特有恩旨、聽許諸蕃任願賜之、遂使前姓後姓文字斯同、蕃俗和俗氏族相疑、萬方庶氏陳高貴之枝葉、三韓蕃賓稱日本

之神胤。時移人易。罕知而言。寶字之末。其爭猶繁。仍聚名儒撰氏族志。抄曹按弗半。逢時有難。諸儒解體。輟而不興。皇統彌照。聖明生而叡哲。自體性仁。威被日出之崖。德炎月朏之域。停烽廢關。文軌爲一。慮周品物。思切正名。迺降絲綸。撰勘本系。細帙未畢。鳳輿登遐。天朝至明紹脩前業。至聖承聖。垂眷後謀。爰勅中務卿四品臣萬多親王。右大臣從二位兼行皇太弟傅臣藤原朝臣園人。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衞門督兼近江守臣藤原朝臣緒嗣。正五位下行陰陽頭臣阿倍朝臣眞勝。從五位上行尾張守臣三原朝臣弟平。從五位上行大外記兼因幡介臣上毛野朝臣穎人等。追慕前志。推弘此文。開書府之祕藏。尋諸氏之苑丘。臣等歷探古記。博觀舊史。文駁辭蹐。音訓組雜。會釋一事。還作楯矛。構合兩說。則有牴牾。新進本系。多違故實。或錯綜兩氏。混爲一祖。或不知源流。倒錯祖次。或迷失己祖。過入他氏。或巧入他氏。以爲己祖。新古煩亂。不易芟夷。彼此謬錯。不可勝數。是以雖欲成之不日。而猶十歳於玆。京畿本系。未進過半。今依見進。以類詮次。本其元生。則有三體。別其詳分。則有三例。天神地祇之冑。謂之神別。天皇皇子之派。謂之皇別。大漢三韓之族。謂之諸蕃。所以別同異。序前後。是爲三體也。或古記本系並錄載。而枝別之宗。特立之祖。書曰出自。或載古記而漏本系。或載本系而漏古記。書曰同祖之後。宗氏古記雖云遺漏。而立祖不繆。但事渉狐疑。書曰之後。所以辨遠近。示親疎。是爲三例也。夫寸璞尺木。尙有瑕節。況乎後生叵知前世。故祖次相變。世數頗誤。則不爲大失。討論而裁成。眞

人是皇別之上氏也。幷集京畿以爲一卷附皇別首末定是諸氏之未明也。總爲一卷附諸蕃尾又有諸姓漏本系而載古記則抄古記以寫附。本系之與古記違則據古記以刪定。今按之中證引古記則雖文駁而不必改。所以存其文取辭達也。京畿之氏大禮牢籠諸國之氏或不必入京畿。臣等奉勅。謹加研精捃摭群言沙汰金礫載舊記之煩蕪採會新之機要。除新系之塗說。撮通古之折中。思所以令文約辭易冷然示掌燦乎指南起自神武迄乎弘仁。溫故知新能事粗畢。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總爲三十卷。勒成三部。名曰新撰姓氏錄。雖非韋編耽樂之義玉版衒好之文。抑亦人倫之樞機。國家之隱括也。唯京畿未進幷諸國且進等類一時難盡闕而不究其諸姓目列於別卷云爾。

○上大同類聚方表　安倍眞直朝臣

臣聞長桑妙術必須湯艾之治。太一祕結猶資鍼石之療。莫不藥力迴助拯殘魂於怙尼醫方所鍾留遺命於斷期。陛下雖一貫典墳澄心頤猶復降懷醫家。汎觀攝生乃詔右大臣宜令侍醫出雲連廣貞等依所出藥撰集其方。臣等奉宣修撰。務在尋詳。愚情所及靡敢漏第。成一百卷。名曰大同類聚方。宜按始訖謹以奉進。但凡厥經業不詳習年代懸遠注紀紛錯。臣等才謝稽古學拙知新輒呈管窺當夥紕謬不足以對揚天旨酬答聖恩。悚慁之至。墜冰谷謹拜表以聞

大同三年五月甲申。右衞門佐從五位下兼左大舍人助相摸介。安倍朝臣眞直外從五位下侍醫兼典藥助但馬權掾。出雲連廣貞。

○新撰萬葉集序　菅家

夫萬葉集者。古歌之流也。非未嘗稱警策之名焉。況復不屑鄭衞之音乎。聞說古者飛文染翰之士。興詠吟嘯之客。青春之時。玄冬之節。隨見而興既作。觸聆而感自生。凡厥所草稿不知幾千。漸尋筆墨之跡。文句錯亂。非詩非賦。字對雜揉。難入難悟。所謂仰彌高。鑽彌堅者乎。然而有意者進。無智者退而已。於是奉綸綍綜緝之外。更在人口。盡以撰集成數十卷。裝其要妙韞匱待價唯媿非凡眼之所可及。當今寬平聖主。萬機餘暇。擧宮而方有事合歌。後進之詞人。近習之才子。各獻四時之歌。初成九重之宴。又有餘興同加戀思之二詠。倩見歌體。雖誠見古知今。而以今比古新作花也。舊製實也。以花比實。今人情彩剪錦多述可憐之句。古人心緒織素少綴不愁之艶。仍左右上下兩軸。摠三百有首。號曰新撰萬葉集。先生非啻賞倭歌之佳麗。兼亦綴一絕之詩。插數首之左。庶幾使家家好事。常有梁塵之動。處處遊客。鎭作行雲之遏。于時寬平五載秋九月廿五日。偷盡前世之美。而解後世之頤云爾。

○古今倭歌集序　　紀淑望朝臣

夫倭歌者。託其根於心地。發其華於詞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無爲。思慮易遷。哀樂相變。感生於志。詠形於言。是以逸者其聲樂。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懷。可以發憤。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莫宜於倭歌。倭歌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若夫春鶯之囀花中。秋蟬之吟樹上。雖無曲折。各發歌謠。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然而神世七代。時質人淳。情欲無分。倭歌未作。逮于素盞烏尊。到出雲國。始有

三十一字之詠。今反歌之作也。其後雖天神之孫。海童之女。莫不以倭歌通情者也。爰及人代。此風大興。長歌。短歌。旋頭。混本之類。雜體非一。源流漸繁。譬猶拂雲之樹。生自寸苗之煙。浮天之波起於一滴之露。至如難波津之什獻天皇。富緒河之篇報太子。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歌。多存古質之語。未為耳目之翫。徒為教誡之端。古天子每良辰美景。詔侍臣預宴筵者獻倭歌。君臣之情由斯可見。賢愚之性於是相分。所以隨民之欲。擇士之才也。自大津皇子之初作詩賦。詞人才子慕風繼塵。移彼漢家之文。化我日域之俗。民業一改。倭歌漸衰。然猶有先師柿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之間。有山邊赤人者。並倭歌之仙也。其餘業倭歌者。綿綿不絕。及彼時變澆漓。人貴奢淫。浮詞雲興。艷流泉涌。其實皆落。其花獨榮。至有好色之家。以此為花鳥之使。乞食之客。以此為活計之媒。故半為婦人之右。難進丈夫之前。近代存古風者。纔二三人而已。然長短不同。論以可辨。花山僧正。尤得歌體。然其詞花而少實。如圖畫好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之歌。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如萎花雖少彩色。而有薰香。文屋康秀巧詠物。然其體近俗。如賈人之著鮮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花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艷而無氣力。如病婦之著花粉。大友黑主之歌。古猿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此外氏姓流聞者。不可勝數。其大底皆以艷為本。不知倭歌之趣者也。俗人爭事榮利。不用詠倭歌。悲哉。雖貴兼相將。富饒金錢。而骨

未隔於土中。名先滅於世上。適爲後世被知者。唯倭歌之人而已。何者語近人耳。義通神明也。昔平城天子詔侍臣。令撰萬葉集。自爾以來時歷十代。數過百年。其後倭歌弃不被採用。雖風流如野宰相。輕情如在納言。而皆以他才聞。不以斯道顯。伏惟陛下御宇于今九載。仁流秋津洲之外。惠茂筑波山之陰。淵變爲瀨之聲寂寂閉口。砂長爲巖之頌洋洋滿耳。思繼既絕之風。欲興久廢之道。爰詔大內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前甲斐少目。凡河內躬恆。右衞門府生壬生忠岑等。各獻家集幷古來舊歌。曰續萬葉集。於是重有詔。部類所奉之歌。勒爲二十卷。名曰古今倭歌集。臣等詞少春花之艷。名竊秋夜之長。況哉進恐時俗之嘲。退慙才藝之拙。適遇倭歌之中興。以樂吾道之再昌。嗟乎人丸既沒。倭歌不在斯乎。于時延喜五年歲次乙丑四月十八日。臣貫之等謹序。

○倭名類聚鈔序　源順朝臣

竊以延長第四公主。柔德早樹。淑姿如花。呑湖陽於胸陂。籠山陰於氣岸。年纔七歲。初謁先帝。先帝以其姿色言笑。每事都雅。特鍾愛焉。卽賜御府箏手教授其譜。公主天然聰高。學不再問。一二年閒。能究妙曲。十三絃上更奏新聲。自醍醐山陵雲愁水咽。永辭魏闕之月。不拂秦箏之塵。時時慰幽閑者。書畫之戲而已。於是因點成蠅之妙殆上屏風。以筆廻鸞之能亦巧垂露。漸辨八體之字。豫訪萬物之名。其敎曰。我聞思拾芥者。好採義實。期折桂者。競採文花。至于倭名。棄而不屑。是故雖一百帙文館詞林。三十卷白氏事類。而徒備風月之興。難決世俗之疑。適可決

其疑者。辨色立成。楊氏漢語鈔。大醫博士深江輔仁。奉勅撰集。新鈔倭名本草。山州員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紀私記等也。然猶養老所傳楊說。纔十部。延喜所撰。樂種只一端。田氏私記一部三卷。古語多載和名希存。辨色立成十有八章。與楊家說名異實同。編錄之間頗有長短。其餘漢語鈔。不知何人撰。世謂之甲書。或呼爲業書。甲則開口褒揚之名。業是服膺誦習之義。俗說兩端未詳其一矣。又其所撰錄。音義不見。浮僞相交。海蛸爲蛌。河魚爲鱓。祭樹爲榊。澡器爲椋等是也。汝集彼數家之善說。令我臨文無所疑焉。僕之先人幸忝公主之外戚。故僕得見其草隸之神妙。僕之老母亦陪公主之下風。故僕得蒙其松容之敎命。固辭不許。遂用修撰。或漢語鈔之文。或流俗人之說。先擧本文正說。各附出於其注。若本文未詳。則直擧辨色立成。楊氏漢語鈔。新鈔本草。日本紀私記。或擧類聚國史。萬葉集。三代式等所用之假字。水獸有葦鹿之名。山鳥有稻負之號。野草之中女郎花。海苔之屬於期菜等是也。至如於期菜者。所謂六書法。其五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乎。内典梵語亦復如是。非無所據。故以取之。或復有以其聲用于俗者。雖非倭名。既是要用。石名之磁石礬石。香名之沈香淺香。法師具之香爐錫杖。畫師具之燕脂胡粉等是也。或復有俗人知其訛謬不能改易者。鮭訛爲鮏。榍讀如杉。鍛冶之音誤渉鍛治。蝙蝠之名僞用蝛蝠等是也。若此之類。注加今按。聊明故老之說。略述閭巷之談。換而謂之。欲近於俗便於事。臨忽忘。如指掌。不欲異名別號義深旨廣。有煩于披見焉。上擧天地中

次人物。下至草木。勒成二十卷。卷中分部、部中分門、四十部。二百六十八門。名曰倭名類聚鈔。古人有言。街談巷說猶有可採。僕雖誠淺學。而所注緝者出自前經舊史倭漢之書。但刊謬補闕。非才分所及。內慙公主之照覽。外愧賢知之胡盧耳。

○名目鈔序　藤原實熙公

夫於我朝稱名目。多不當音訓。又相交淸濁。故不口傳。輙不可呼之。無口傳而呼之必失法。自古至今。家家說說雖區分。能學之深思之。非無一義矣。將相合于悉曇之理。或有連聲之相呼。或有五音之相通。故雖不當韻聲。意味尤深矣。爰世不嘗之。猥卑乖音義。以失名目之法。唯要當切韻。以爲肝心之理。誠是可謂不知道之術計。誰許之也。余自少恐之意不淺矣。逐註淺近之事績。漫誠後生之可畏。極以荒涼者乎。但我末葉及仍雲。纔當世所學之故實。猶失墜而不傳之。累祖之大知。親隔其訓。暗然。尚悔先非乎。抑依聲其篇目太以牴牾。能習得以常可口誦。不口誦。適雖學其說。莫敢易言矣。如聞他鄉之語矣。余閑暇之餘。只述寸心之機臆。不攜一軸之文簿。故不及九牛之一毛。后生之君子必改正。宜補闕焉。

典文彙終

皇典文彙原敍

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蓋欲知古始乎、不可不讀皇朝諸典也、欲知諸典之體裁條例乎、不可不讀其序表也。是我父之敎也。若夫搢紳先正諸文、可以執古御今者、亦隷以爲三卷、强爲之名曰皇典文彙。既以授家童而誦習之、門下之士、亦往往請焉。於是乎恐其魚魯、省其繕寫、乃命鳩工而奏其功也。夫欲知我古道之紀綱乎、亦不可不讀此書也。言之以冠之。

天保八年丁酉正月　　平銕胤謹序

皇典文彙訂正後附

此書師家に成てより。大凡五十年。上木して。同志に授け弘めらるゝ事。三十餘年なり。然るに去々年の冬。初めて　皇學所を開き給ひて。まづ五十音經緯圖。山常百首。玉鉾百首。祝詞式。古語拾遺など及び此書等を以て。入學の者に讀しめ給へりき。斯て去年の八月。東京に於て大學校を起し給ひて。同く祝詞式。古語拾遺等及び此書らを。童學の素讀に爲しめ給へり。茲に依て。師家に於て。板本の誤字を正し。訓點の謬りをも改めて。其よし序文に記し。新に刻本と爲されたり。就ては此舊本をも。こたび誤字を正し。訓點の謬をも改訂し。はた新刻本の序文をも。其儘そへて。兒童らに授くる事と成れり。讀む者。此旨を心得てよ。故この由一言記し添ふるになむ。時は明治三年庚午正月。伊吹舍塾。林久世。西防人ら謹て申す。

赤縣太古傳成文

大壑　平篤胤謹撰

○上皇大一紀第一

太古之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健兮剛兮。周行而不殆。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以何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上皇大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一曰上上大一。其神。人首鳥身。狀如鳳皇。五色珠衣。乃在九天之上。太淸之中。太冥之外。微細之內。吾不知其名也。元氣是耳。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侌昜。萠芽始震。凝寒以形。中央者大一之位。百神仰制焉。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矣。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盤古眞王紀第二

古昔天地未分。渾沌如雞子。盤古氏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

盤古氏夫妻侌易之始也。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悉陶鎔造化之主。天地萬物之祖。乃元始天王。大元聖母是也。盤古氏之後。乃有三皇。此天地人之始也。

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昆侖山爲天柱。爲地首。一曰昆侖北。一曰昆侖虛。氣上通天。地之中也。上爲天鎭。橫爲地軸。立爲八極。滿爲四瀆。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有五色水。出五色雲。其山中應于天之最中。神物之所生。聖僊之所集。乃所謂鐘山也。有神。是謂燭龍。其爲物。人面蛇身。而赤色。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是燭九陰。居于鐘山之下焉。

昆侖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長五尋。其大五圍。而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傾宮。旋室。懸圃。凉風。樊桐。在閶闔中。昆侖之邱。或上倍之。是謂凉風

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
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
謂太帝之居。衆帝所自上下。立而無景。呼而無
響。蓋天地之中也。

○三皇紀上第三

天地初立。溟涬始芽。鴻濛滋萌。歲起甲寅。元氣肇
啓。有天皇氏十二頭。出於昆侖之東南。無外之
山。號曰天靈。以木德王。萬八千歲。乃所謂天皇
太帝。皇天上帝。三天太上大道君是也。
地皇氏十二頭。皆女面而相類。興於熊耳龍門等
之山。號曰地靈。各萬八千歲。皇伯。皇仲。皇叔。皇
季。皇少。兄弟同期。俱駕龍而上下。故曰五龍。乃
所謂五帝。五行之神也。
天皇于是。掛元陳樞。以立易威。以觀六合。瞻河海
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
五嶽。而擬於鎭輔。乃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
盤曲。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
是故因象畫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執
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此八會之書
五嶽眞形圖也。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嶽長離山。在
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
所都。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嶽崑
崙山。在九海中。爲天地心。黃帝所都。四嶽皆在
昆侖之四方。巨海之中。此五嶽諸山。皆神僊所
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
天地之開。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
存。用之不勤。
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就焉。地缺東南。故百川水

濆歸焉。勃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三神山焉。

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僊種。日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山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僊聖毒之訴之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九。擧首而戴之。六萬歲一交焉。

○三皇紀下第四

天皇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海之島。養九老之堂。貴昆陵以舍靈僊。尊蓬丘以館眞人。儲百川極濊。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

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乃處玄風于西極。坐王母於坤鄕。植扶桑于碧津。棲王父於乾墟。離合火精于炎野。坎總衆會於海島。高風鼓于群龍。暢靈符於瑕丘。至杪玄深。幽神難測。眞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擧其標末爾。

靑眞小童君者。太上大道君之司直。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形有嬰孩之貌。故僊宮以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環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鑒。才爲眞俊。館於扶廣。權始運。遊於玄圃。治僊職。亦號曰金闕上相大司命東海王靑華小童君。亦曰東華大神方諸宮靑童道君。亦曰泰一小子。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

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淸。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天皇地皇沒。人皇氏次之。

人皇氏。九頭九男相像。其身九章。故曰九皇。乘雲祇車。駕六提羽。而出谷口。分九河。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因是而區別。各居其一。故曰居方氏。人皇乃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名州之始也。

崑崙之墟下。洞舍右。赤縣之州。是爲中。則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迎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楊州曰申土。

泰一小子。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故九皇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一。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爲物稽。天有九鴻。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人皇氏歲起甲寅。各三千三百歲。於今所傳三皇天文。是三皇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無所不制也。人皇氏沒。狂神氏次之。

○六皇紀

狂神氏。出于長淮。駕六蜚芋。歲起甲寅。政三百歲。

狂神氏沒。黃神次之。五葉千五百歲。

黃神氏。號曰黃祙。黃頭大腹。出天齊。則有官統。歲

起甲寅。政三百四十歲。黃神氏沒。次民氏次之。

次民氏。是爲次是氏。歲起甲午。政三百四歲。次是氏沒。六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世終矣。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出地郛。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搴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閻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illegible]起戊戌。政三百五十歲。

辰放氏沒。離光次之。

離光氏。是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皇。出地衡。歲起戊子。治二百六十歲。離光氏沒。柏皇次之。

柏皇氏。是爲皇伯。登出搏桑。駕六蜚龍。而上下。以木紀德。歲起戊申。化三百歲。柏皇氏沒。伏羲氏次之。

○五帝紀上　太昊氏

太昊伏羲氏。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曰華胥。遊于其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伏羲。長頭脩目。龍脣龜齒。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渠肩達掖。山準。日角。珠衡。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有聖德。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位居東方。以含養蠶化。叶木德。故曰春皇。亦號曰木皇。帝出於乾。繼天而王。肇命人主。爲帝王之先也。以風爲姓。帝王五德。起自太昊。都於陳。女媧氏亦風姓。以木德而王。有神聖之德。號曰女希氏。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氏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組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組人也。

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不殊。未有三綱六紀衣食器用之利。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臥則呿

呿起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取六畜以充庖廚。號庖犧。又使鬼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登薦百神。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以龍紀官。號曰龍師。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

帝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蛇見水中。亦於靜。若龍而無角。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伏羲氏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敎萬民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於是坐於方壇之上。聽八風之氣。乃畫八卦。仰觀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視五緯之位。以建五氣。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應元氣。凡二十四。乃消息禍福。以制吉凶。立十二次。以定晦朔紀易氣之初。以爲律度。立干支之法。以名月日。乃合之故曆。以作甲曆。定歲時起於甲寅。干支相配爲六甲。而天道周矣。

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散以八風。撰以六合。事以四時。寫以八極。照以三光。收以刑德。調以五

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致以南北。齊以晦望。受以明曆。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列星不亂。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一。則萬物莫不至矣。

夫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自若則淸。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土位。以與神皇合德。按圖正端。以至天極。兩治四致。開以止息。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一來一往。視衡低仰。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分。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偸氣相時。後功可立。先定其利。待物自至。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上聖者與天地接結交連。而不解者也。

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後靜侍中央。開原流洋。精微往來。鴻鴻緬緬。內持以維。外紐以經。行以理。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立爲明官。五范四時。以類相從。昧玄生色。音聲相衡。

東方者萬物之立止焉。故調以角。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徵。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羽。中央者大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

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爲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爲正。調其氣。和其味。聽其聲。正其形。迭往觀今。故業可循也。

順愛之政。殊類相通。逆愛之政。同類相亡。故聖人立天爲父。建地爲母。同地一期。以使一人也。范

者非務使云必。汜錯之天地之開。而人被其和。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地受時令以爲萬物之原者也。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

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以鎭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爲琴。繩絲以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而音樂自是興焉。女媧氏亦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俑神聽之悲不能克。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

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靑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

太昺古曆傳成文

大壑　平篤胤撰次

○天象篇第一

古昔太極未分。渾沌如雞子。萬八千歲天地開闢。清輕而伏者上爲天。濁重而偃者下爲地。天地清通神明列序。天精爲日。地精爲月。日分爲星。五緯各居其方。天左旋地右動。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是謂之天地初立之時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易天。圜圜三十一億四万一千六百里。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度。八千六百一里。一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三十九。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環之匡衛十五星曰紫微垣。其西蕃七。其東蕃八。在北斗北。極星旁三星三公。後句四星曰句陳。垣內尙有華蓋。六甲。五帝內座。天柱。女御。柱史。女史。尙書。天理等。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其下九星曰傳舍。在華蓋上近天河。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也。

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鄕。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

建者魁。魁前六星曰文昌宮。天之六府。在斗魁
中。貴人之牢。斗第六星旁有輔星。杓端有兩星。
一内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
屬杓曰賤人之牢。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
起。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木也。角二星爲天關。
其間天門。黄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亢南北兩
大星曰南門。氐房中間爲天衢。黄道之所經。大
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
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房曰天駟。旁二星
曰衿。北一星曰舝。南衆星曰騎官。東北曲二十
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天
阿者群神之闕也。

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火也。井西曲星曰鉞。
北北河。南南河。兩河間爲關梁。軫中一小星長
沙。軫南衆星天庫樓。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三
能。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匡衞十二星藩臣。東相
西將。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其左右掖門。門内五
星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蔚然曰
郎位。旁一大星將位。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
微。軒轅者帝妃之舍也。

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金也。胃南衆星曰廥
積。畢大星旁小星爲附耳。昴畢間爲天街。參爲
白虎。三星直者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其外
四星左右肩股也。其南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
曰天矢。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
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大星曰狼。下有九星曰
弧。狼比地有大星。曰老人星。咸池者水魚之囿
也。

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水也。斗北有建星。牛

北有河鼓。女北有織女。虛南衆星曰羽林軍。其西爲壘或曰鉞。旁一大星爲北落。危東八星。兩兩相比曰司命。直閣道後。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旁九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在河鼓西。中央屬土者。東則角亢南則井鬼。西則奎婁。北則斗牛。皆居四季爲土也。

星分度東方七十五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心各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北方九十八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西方八十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凡日光所照。徑八十一萬里。周天二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六里。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一度。六千九百六十七里少。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或知者。或疑其可知。或疑其難知。此言上聖不學而知之。

○五星篇第二

五星者天之五佐。以甲寅元初起牽牛。見伏有時。贏縮有度。東方木也。其星歲星。其神青帝。其精青龍。執規而治春。其音角。其日甲乙。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

南方火也。其星熒惑。其神赤帝。其精朱鳥。執衡而治夏。其音徵。其日丙丁。熒惑常以孟冬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出入無常。逆行

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上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

西方金也。其星太白。其神白帝。其精白虎。執矩而治秋。其音商。其日庚辛。太白元始。以甲寅歲孟春與營室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北方水也。其星辰星。其神黑帝。其精玄武。執權而治冬。其音羽。其日壬癸。辰星常以仲春春分效奎婁。以仲夏夏至效井鬼。以仲秋秋分效角亢。以仲冬冬至效斗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中央土也。其星鎮星。其神黃帝。其精黃龍。執繩而制四方。其音宮。其日戊己。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

天神之貴者莫貴於天一。或曰太陰。其元始建子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鵲巢鄉而爲戶。故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其此之謂也。

太陰之雄爲歲星。太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仲冬與斗牛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星居子。季冬與女虛危晨出。太陰在辰星居亥。孟春與室壁晨出。太陰在巳星居戌。仲春與奎婁晨出。太陰在午星居卯。季春與胃昴畢晨出。

太陰在未歲星居申。孟夏與觜參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星居未。仲夏與井鬼晨出。太陰在卯星

居午。季夏與柳星張晨出。太陰在戌星居巳。孟秋與翼軫晨出。太陰在亥星居辰。仲秋與角亢晨出。太陰在子星居卯。季秋與氐房心晨出。太陰在丑星居寅。孟冬與尾箕晨出。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蒼龍在辰。句陳在子。白虎在卯。玄武在戌。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卯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凡徒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蒼龍在前三。句陳在後三。玄武在後五。白虎在後六。

虛星乘句陳而天地襲矣。

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句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擧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

○地象篇第三

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何謂五嶽。東岳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岳長離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岳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岳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岳昆侖山在九海中。爲天地心。黃帝所都。此五岳諸山者非世人之所到也。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何謂九州。正中玄州昆侖墟下。東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西

北台州。正北泲州。東北咸州。正東易州。故日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陽所終。冬夏至所極。皆若一也。

天以圓覆。地以方載。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淡之極。謂之四表。地有四淡。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恒動移。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就焉。地缺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意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靑丘北。

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東西周圓。八萬七千九百六十四里。十分里之八。南北周圓。八萬一千六百八十一里。十分里之六。經緯各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天象蓋笠。地法覆盤。天之中央者高。極下之地亦高。滂沲四隤而下。中衡之左右。五穀一歲再孰。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中衡去周七萬五千五百里。此陽彰陰微。故其左右冬有不死之草矣。

北極之徑。二萬三千里。此陽絶陰彰。故其左右夏有不釋之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春分以至秋分。晝之象。秋分以至春分。夜之象。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

之所生也。故北極左右物有朝生暮穫矣。
天有八氣。地有八風。何謂八風。東北曰融風。距冬至四十五日而至東方曰條風。距立春四十五日而至東南曰景風。距春分四十六日而至南方曰巨風。距立夏四十五日而至西南曰涼風。距夏至四十五日而至西方曰[illegible]風。距立秋四十五日而至西北曰麗風。距秋分四十六日而至北方曰寒風。距立冬四十五日而至。
天道以日爲主。日出於暘谷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臻于衡陽是謂隅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薄於虞淵。是謂黄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行九州七舍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天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一里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一度三千七十里。一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九百三十五。
天有九道。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東。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黒道二出黄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黒道。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北方黒道。曰北陸。
立春星辰西游。日則東游。春分星辰西游之極。日東游之極。立夏星辰北游。日則南游。夏至則星辰北游之極。日南游之極。立秋星辰東游日則西游。秋分星辰東游之極。日西游之極。立冬星辰南游。日則北游。冬至則星辰南游之極。日北游之極。日與星辰相去各三萬里。
日神九光。光照四極。四十萬六千里。分周天爲三十六頭。頭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十四。仲春仲

秋。日出于卯、入于卯。仲夏、日出于寅、行二十四頃、入于戌、行十二頃。仲冬、日出于辰、行十二頃、入于申、行二十四頃。晝夜三十六頃。此之謂也。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

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甲子相合、命曰歲立、輪轉相配、終於癸亥。故有六甲。其干支配歲月日時竝然。萬物庶類吉凶之理以此彰矣。甲乙寅卯木也。位在東方。丙丁巳午火也。位在南方。戊己丑辰未戌土也。位在中央、分王四季。庚辛申卯金也。位在西方。壬癸亥子水也。位在北方。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

凡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母生子曰保。子生母曰義。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專從事而有功。以制擊殺而無報。以困舉事、破滅死亡。

子水也。其禽鼠也。丑土也。其禽牛也。寅木也。其禽

虎也。卯木也。其禽兎也。辰土也。其禽龍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午火也。其禽馬也。未土也。其禽羊也。申金也。其禽猴也。卯金也。其禽雞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亥水也。其禽豕也。

○氣候篇第四

太一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故曰子午卯卯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易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易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易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易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北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

日冬至則水從之。井水盛。盆水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則火從之。流黃澤石精出。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帝張四維。運之以斗。節徙一辰。復反其所。孟春指寅。季冬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其加卯卯。則陰陽分而日夜平矣。

聖人仰取象於天。俯取法於地。因以立定二十四炁。始於冬至。終於大雪。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之各得九十一日有奇。四正分而成八節。節四十五日二十一分。八節各三分。各得十五日七分。而爲一炁也。分滿三十二。爲一

日令備。日冬至子午。夏至卯卯。冬至加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一千四百六十一日。而無餘分。故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含八十歲而復。故十九含一千五百二十歲。名曰一紀。凡三紀四千五百六十歲。而大終。復始甲寅。

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如環無端也。

孟春則加大寒十五日。玉衡指報德之維。故曰距冬至四十五日而立春。晷長一丈一寸六分。加立春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晷長九尺一寸六分。

仲春則加雨水十五日。玉衡指甲則啓蟄。晷長八尺二寸。加啓蟄十六日。指卯則中繩。故曰距立春四十六日而春分。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晷長七尺二寸四分。

季春則加春分十五日。玉衡指乙則清明。晷長六尺二寸八分。加清明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晷長五尺三寸六分。

孟夏則加穀雨十五日。玉衡指常羊之維。故曰距春分四十五日而立夏。晷長四尺三寸六分。加立夏十六日。指巳則小滿。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晷長三尺四寸。

仲夏則加小滿十五日。玉衡指丙則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加芒種十五日。指午則易氣極。故

曰距立夏四十六日而夏至。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晷長一尺四寸八分。

季夏則加夏至十五日。玉衡指丁則小暑。晷長二尺四寸四分。加小暑十六日。指未則大暑。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晷長三尺四寸。

孟秋則加大暑十五日。玉衡指背易之維。故曰距夏至四十六日而立秋。晷長四尺三寸六分。加立秋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晷長五尺三寸二分。

仲秋則加處暑十五日。玉衡指庚則白露。晷長六尺二寸八分。加白露十六日。指卯中繩。故曰距立秋四十六日而秋分。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晷長七尺二寸四分。

季秋則加秋分十五日。玉衡指辛則寒露。晷長八尺二寸。加寒露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晷長九尺一寸六分。

孟冬則加霜降十五日。玉衡指蹏通之維。故曰距秋分四十五日而立冬。晷長丈一寸二分。加立冬十六日。指亥則小雪。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晷長丈一尺八分。

仲冬則加小雪十五日。玉衡指壬則大雪。晷長丈二尺四分。加大雪十五日。指子則陰氣極。故曰距立冬四十六日而冬至。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晷長丈三尺。

季冬則加冬至十五日。玉衡指癸則小寒。晷長丈一尺四分。加小寒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晷長一尺八分。

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

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秏。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北斗之神有雌雄。仲冬始建於子。節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仲夏合午謀刑。仲冬合子謀德。易生於子。故仲冬鵲始加巢。会生於午。故仲夏爲小刑。冬生草木必死。

北斗之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会易。易生於陰。陰生於易。会易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曆道(法イ)篇第五

天地開闢。元曆紀名月首甲子。夜半冬至。歲起甲戌。日月五星俱起牽牛初。仰觀天形。如車蓋。日月若合璧。五星如編珠。衆星粲粲如連貝。太昊氏乃始。合故曆以爲之元。合朔章蔀之制。作於此時焉。

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也。

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以十二月爲歲。而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故五歲再閏。十九歲而七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斗建在子。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爲玄枵。一曰天黿。於辰在子。斗建在丑。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爲豕韋。一曰娵訾。於辰在亥。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卯。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斗建在巳。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斗建在午。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於辰在午。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斗建在卯。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爲析木。於辰在寅。斗建在亥。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

月有九行。赤道二。出黃道南。黑道二。出黃道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併黃道。爲九行。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立秋秋分。從西白道。立夏夏至。從南赤道。立冬冬至。從北黑道。天有四表。月有三道。聖人知之。

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與日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裏。則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月食始日。五月者七。六月者一。五月復一。六月者五。而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故月食常也。日食爲不臧也。日食國君。月食將相。當之。

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故冬至從坎易在子。夏至從離陰在午。冬至之後日右行。夏至之後日左行。左者往。右者來。故月與日合爲一月。日復日爲一日。日復星爲一歲。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七十六歲。二十蔀爲一紀。一千五百二十歲。三紀爲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

五德之數。立木金火水土五。各三百四歲。五德運行。日月開闢甲子。爲蔀首七十六歲。次得癸卯蔀七十六歲。次壬午蔀七十六歲。次辛卯蔀七十六歲。凡三百四歲木德也。主春生。

次庚子蔀七十六歲。次己卯蔀七十六歲。次戊午蔀七十六歲。次丁卯蔀七十六歲。凡三百四歲金德也。主秋成。

次丙子蔀七十六歲。次乙卯蔀七十六歲。次甲午蔀七十六歲。次癸卯蔀七十六歲。凡三百四歲火德也。主夏長。

次壬子蔀七十六歲。次辛卯蔀七十六歲。次庚午蔀七十六歲。次己卯蔀七十六歲。凡三百四歲水德也。主冬藏。

次戊子蔀七十六歲。次丁卯蔀七十六歲。次丙午蔀七十六歲。次乙卯蔀七十六歲。凡三百四歲土德也。主致養。

其德四正子午卯卯而期四時焉。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復甲子。故謂之紀。五德者所以論天常志長久也。

孝安天皇四十一年歲在己巳。仲冬戊子朔旦冬生。自此而來。朔始生差。每三百四年而一日退。

自孝元天皇十五年歲次辛丑丙午冬至而來。氣始生差。每百二十年而一日退。是故斗曆改。

憲。以其戊子朔旦冬至爲朔元。以其丙午冬至爲氣元。朔以二十九日三千七百六十分日之千九百九十五求之。望以十四日七千五百二十分日之五千七百五十五求之。氣以十五日二千八百八十分日之六百二十九求之。平朔平氣終古不失矣。

太昦古易傳成文

大壑平篤胤撰次

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未有正長之時。父子兄弟作怨讎離散。不能相和合。良道不以相敎。餘財不以相分。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夫婦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易。以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是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陰易不測之謂神。一陰一易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其至矣乎。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之亹々者。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者。莫大乎著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河圖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同道。三與八爲朋。四與九爲友。五與十同途。在中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豊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

無礙者矣。是以二四與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夫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射。八卦相錯而易在其中矣。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易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易卦一奇。陰卦一過。其德行何也。易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夫乾也者。天也健也。配于正東。故爲木德也。東方之象物。皆從焉。夫坤也者。地也順也。配于正西。故爲金德也。西方之象物。皆從焉。震也者。雷也動也。在於背易之維。故金土之德也。西南方之

象物。皆從焉。巽也者。風也入也。在於報德之維。故木土之德也。東北方之象物。皆從焉。夫坎也者。水也陷也正北方之卦。故水德也。北方之象物皆從焉。夫離也者。火也麗也。正南方之卦。故火德也。南方之象物。皆從焉。艮也者。山也止也。在於踈通之維。故水土之德也。西北方之象。物。皆從焉。兌也者。澤也說也。在於常羊之維。故火土之德也。東南方之象物。皆從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散之以風。潤之以雨。晅之以日。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止萬物者。莫止乎山。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悖。水火相逮。然後能成變化。能成萬物也。

夫易一元以爲元紀。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一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時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變化者也。

是故八封布散。用事。乾生物於東方。位在春分。兌說之於東南。位在立夏。離長之於南方。位在夏至。震養之於西南。位在立秋。坤收之於西方。位在秋分。艮制之於西北。位在立冬。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冬至。巽終始之於東北。位在立春。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夫易之生人及萬物。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三九二十七。日數十。日主人。故人二十七旬而體成。十月而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侌易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

八卦之序成立。而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

夫萬物始出於東方。易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南方易正於上。陰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西方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北方陰氣形盛。易氣含閉。智之類也。故北方爲智。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信之決也。故中央爲信也。

夫乾坤者萬物之祖宗也。陰易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易之道路也。水火者陰易之徵兆也。龍德仲冬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仲夏午。在離卦右行。是故男一歲從坎起左行。則二巽。三乾。四兌。五離。六震。七坤。八艮。九即坎十即巽也。女一歲從離起右行。則二兌。三乾。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震。九即離。十即兌也。各以次而數。故至十數皆在四維。此之謂年命也。

夫命者天之命。所受于帝也。命有三科。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行正无過者得之。遭命者行正過凶也。隨命者隨行爲命也。聖人一其德。智

者循其轍。長生久視。不以命制。則愚者悖慢逆道。智者无所施其術。天不殺也。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使尊天一節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一者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與天地相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觀變於陰易。而立天之道。曰侌與易。發揮於剛柔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和順於道德。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易六畫而成卦。分侌分易。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夫易動而進。侌動而退。故易以七。侌以八。之爲彖

易一陰一易。合而爲十五之謂道也。易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是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五。分而爲二象兩。掛一。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五歲有再閏月。故再扐而後卦。

是故四營而成易。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演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事與祐神矣。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變化云爲。吉事有祥。因事有災。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變動以利言。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剛柔雜居而吉凶見矣。

易其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以明天地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變以告。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擧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擧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夫爻。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變。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極天下之賾者。存於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設卦觀象繋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象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樂而玩者。易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太昊古易傳成文終

古易大象經成文

大壑　平篤胤撰訂

天行乾。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義。以左右民。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地上水有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天下雷行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童蒙入學門序

人之所尚乎學者。以明道也。學之所尚乎道者。以不變也。道而變。不足以爲道。學而不明道。不足以爲學。夫日沒諸州。雖人智夙開。百科之藝。諸般之術。莫不徧講。其所謂道者。皆出于人作。故其學之者。變轉流移無綂紀。猶藝術之探奇競新。以適時好也。嗚呼道學之失本如此矣。其他又何說。我日出國。雖人文晩成藝術未精。道者出于天定。而其學之者所以爲道也。故開闢以降。幾數萬歲之久。道不變其常。學不失其本。然而中世學衰道微。邪說詖行盈于天下。其惑世誣民者殆數百年矣。我先考有憂於此。因先聖以闢邪說。據本敎而距詖行。繼道之將絕。興學之既廢。以詔後生。於是道學之傳。得復明於世矣。此篇乃嘗所以標示於我家塾。而記先聖之道與本敎之學之要也。小之則眠食起居。進退應對之節。大之則尊皇愛國。敬神祭祖之道。莫不具焉。其後增訂修補。以爲幼童讀書之階梯者亦有年矣。天保辛卯秋。碧川好尙與同門之士相議。又頗加筆削而爲家學之定則。於是乎文理正格。言旨謹嚴。可謂簡而得要矣。乃刻以頒天下同志之士焉。爾來入我門者。必先授以此篇。使之知道之所本。學之所據。明治戊辰冬。皇學所開筵之日。獻先考著書成刻者五十部八百餘卷。而辱汎傳播于天下之命。此篇亦在其中焉。而未言其所以成也。故今爲之序。以傳我後葉云爾。

明治十二年八月九日

大敎正　平田鐵胤謹誌幷書

童蒙入學門

○敬神章第一

凡生於世者。恆當尊敬神。其故何也。太古所在者唯神。有神而有物。則是日月。星辰。國土。人類。萬物。悉無非神之所生。是故須每旦拜禮。而思酬其恩賴也。

○國體章第二

夫皇國者。神眞之本域大易之所初出。國土之所始立。固大地之元首。而爲萬法之所根據也。皇孫嗣世終古不易萬世如一世。而君臣之大義備也。君臣之大義備。而人倫之道立。人倫之道立。而天下安矣。

○祭祖章第三

凡祖先之靈神。善可敬事之。春秋祭祀不可怠是固每旦必可拜。神拜之後繼之。況於考妣乎。養育之恩恆不可忘。縱雖有觸汚穢。其拜禮祭祀不可闕也。

○淨潔章第四

夫每朝起者以盥漱。以楊枝。去盡口內之宿臭。次以巾帨。遮護衣領及兩袖。面上手肱。子細洗也。宜修鬚髮。而問父母長上之安否。灑掃室堂及庭內。畢而備神供。然後神拜於此可爲也。

凡厭垢穢。欣淨潔。端身嚴莊者。神代之遺風也。到今雖有存。當拜神靈則殊須加謹愼也。

○子弟章第五

凡事君長。接賓客。對朋友。及獨居連進。當嚴肅整齊。

凡子弟夙興斂寢具。整身體。自已之事畢。而後盥漱之具。可以備長上之使用也。○凡行步端正而。不可疾走。

君長師父有召。走前而可辨其使用。不可緩怠也。○凡行路遇長者。疾趨而禮。○凡侍長者之側。必斂身正言。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凡危險之地。不可臨。喧爭之家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夫容儀端正者。人之所貴也。若寛慢放肆。則爲人所輕賤矣。

凡出入者。必告神祇及祖先之靈與君長父母。若有遠行者則殊可仰產土神之靈德也。

凡子弟謹節之樣。和睦之色。恆欲看之。故余嘗祈宮風神之令德。汝等從之歟。溫良恭儉讓之風。亦可樂之也。

凡人之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也。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過祓除也。若己有之者。其所見者。乃洗乃補乃贖。其所不見者。向神或對人。依其事宜。當謝除。是神世之遺範也。

凡寢時到。則謝告居世而日夜安寢食於神祇及祖先之靈前。顧長上師父之寢。而點檢諸般。殊用意於火盜。兼爲不虞之備。事畢而後舒敷而。更日中衣。是乃爲不散穢陋汚也。具。可著枕也。勿以寢衣覆首。勿散放於手足。將眠之間。安神定氣而棄他妄思。當修攝生之術。若眠不到。暗復照鑑日中之事。亦可也。備有剛强弟子。不用寢夜以繼日者。是最善矣。

○食飮章第六

夫食者。有性命之要也。何可妄食乎。凡向膳者先須端身正意。念保食神之功德。而察其來處來意。思功業必應之。

凡醬水吸飮。菜肉咀嚼。食器放收。須肅然而舒舒。不可散慢飯羹。

凡菜羹勿言美惡多少。有則食。無則止。不可思索請求也。

凡飮酒者。以不及亂爲度。古人有酒過之備。性嗜酒人。必以省焉。泥醉之醜。足自戒之矣。凡飮食事

了。當洗手漱口。

○讀書章第七

凡讀書者。拂拭几案。而開書册。整正身體。而調氣息。分明看字。誦之。音韻輕重。篇章斷續。句讀訓點。無一誤。要字々響之亮。要句句意之見。又力多誦遍數。遍數多。則上口不忘也。○朱熹曰。讀書有三到。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諸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

凡寫文字者。須要子細看原書。字字端楷而。一點一畫。嚴正分明。切不可老草。

凡書册。不可輕忽。當爲眞神師哺之思。古人曰。文貫道之器。信爾矣。凡書籍撰者。多王公賢哲。雖浮語戲談之作。於教人化俗之意。則未必無小補。況書中。有神祇聖仙之玄懷尊號。且講讀以經世者乎。雖蠻夷之書。既所貢獻于王廷公府。則亦以庶乎國家御世導民。微神皇之道之一助矣哉。抑梵漢遠西之國字。雖各異體。據吾之神字。與古傳籍按之。則所吾之眞神之。致授於彼也。故一切文字。亦不可輕慢也。雖然如其書册。非活眼以擇焉。則亦不可以行矣。

夫大道者存國神典矣。潛心于神典。可貫道之蘊奧也。古人有言。以天地爲書籍。以日月爲證明。順考古道。而可神習也。因是按。雖外蕃之者。亦可無不據此道也。先欲讀神典者。捨漢意。正直心。明吾古言。而讀誦之。讀誦數遍。義理必可見也。

凡勤古道學之人。恆懷報國之志矣。昇平之世雖無用干戈。弓馬槍劍之術。亦不可怠也。是則

皇國之風儀。以不可闕武備也。

上件者。人之必所可勤行之者也。雖然生民各主為其業者。頗非無小異云爾。

右凡七章童蒙當口誦而。身行之也。學師大率先聖著書雖多欲繇內之際使人能神習。到其至處之外。無他也。況書其切近。以為幼童之學則者乎。此書雖本教之外。授吾黨之子弟。以為入學之門戶也篤志之君子。夫了解之哉、

門人　碧川好尚等謹誌

天保二年辛卯九月

說文解字序

赤縣州　後漢　許愼撰

敍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㠯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緐。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㠯乂。萬品㠯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敎。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㠯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㠯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敎國子。先㠯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㠯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㠯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㠯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灋。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王政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故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

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隷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先王劉詢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先王劉衎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王政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隷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隷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啚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

條怪舊埶而善野言。㠯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厶。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㠯垂後。後人所㠯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㠯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㠯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襍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㠯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右說文解字序一首依父君命爲幼童等素讀書之少加訂正畢

平銕胤

天柱五嶽餘論

大壑　平篤胤撰述

門人　武藏國　碧川好尙
　　　上總國　大高秀明　同
　　　伊豫國　和泉利愛　校

諸越の古籍ともに。天柱地軸と云ふ語の聞ゆるが。高天原に事始め給ひし。天皇祖產靈大神の大詔命に依りて。世の初發を成し給へる。皇祖伊邪那岐大神の見立ませる。天御柱。國御柱の故語に似通ひて聞ゆるが。年ごろ心に掛りて在りけるに今し熟々に思へば。此はおなじ古語の此にも彼にも遺り傳はれる說なること。漢武帝內傳と云ふ籍を始め。嶽瀆名山記に諸書を參攷してぞ所知たりける。故今しばらく右の二書を抄略して本文と爲し。探索攷證すること左の如し。(余が藏たる內傳は、漢魏叢書、雲笈七籤、龍威秘書、神仙通記などに收たる本ども、及び諸書に引たる文をも見るがまに〳〵校合せる本也、下に引く十洲記、名山記もしかり一本をのみ知りたらむ人いぶかる事なかれ。)

〔一〕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祭嵩山起神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間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昆山來。

此の條より已下第七條まで謂ゆる內傳に採れり。然れど今の論に用なき語どもを皆省きて引たり。委しくは本書に就て見るべし。次々に擧る文どもも此に傚へ。嵩山は漢土內に稱ゆる五嶽の中の中嶽なり。委くは下に說くを見るべし。昆山とは漢土の西北方大荒海中に在る神山の名にて。精くは崑崙山なるを略し昆山とも諸書に云へり。(然れども此は眞の崑崙山に非ず、本名を龜山とも麗農山とも云ふ、其の由は下に委しく辨ふるを見るべし。)王母とは謂ゆる西王母なり。金母傳に龜山金母一號曰西王母與木公東王父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均萬物矣。云々と有り。(なほ下に委しく說くを見べし。)墉宮とは王母の住する宮闕の名にて。墉城とも諸書に稱へり。

〔二〕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百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榑桑出入靈州。使領命錄眞靈官也。

東方朔は仙官の故ありて暫く人間に出たる人にて固より凡骨ならぬ人なる故に此の人に問へり。(東方朔が凡骨ならぬ事は、劉向列仙傳に、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呉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神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と見え、なほ漢書及び神仙通紀にも委しき傳あり、就て見るべし)紫蘭宮と云ふも彼の墉宮の事と聞えたり、榑桑は即ち東方扶桑國を云ひて。東王父所治の神域なり。(委しくは大扶桑國考に說くを見るべし)靈州とは蓬萊瀛州方丈等の州々を云ふべし。(こは三神山攷に委く說くを見るべし)

〔三〕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座大殿。以紫羅薦地。焚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酒。躬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階下。勅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俟雲駕到。夜二唱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雲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群仙數千光輝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一丈餘。同執綵毛之節。戴天眞之冠。咸住殿下。王母下車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眄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東向坐。著黃錦袷襹。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頭之劍。頭上大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靄。容顏絕世眞靈人也。帝跪拜問寒溫。畢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眞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塡樏。淸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

殊絕。帝不レ能レ名也。）
以上また文を約せること云ふも更なり。（なほ此より次節の間に桃子を與へし事、また玉女等に樂を奏せしめたる事などを記したれど、今の考へに專となき事どもなる故に抄し出ず、本書に就て見るべし。）抑〻武帝の宮に王母の天降れること、史記漢書の本紀に纔に載し傳へざる故に俗學の徒は僞說の如く言ふも有れど。此の時の事はたゞ東方朔と董仲舒より外に。其の始をも知る人なく。（此の二人すら其の始めに、王子登の來れる時のみ其の席に在りて、七月七日に王母の來りし時は、此の二人も其の席を窺ふ事を許されざりき、また王母の降れる日を、神仙通紀なる本の一所には、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下降とあり、此は孰れが正しからむ）深く秘せる事なる故に。司馬遷その頃の太史たれども知らざりし故に記さず。（また元より神仙幽界の深理には疎き人なりしかば記傳へざるにも有るべし、其はかの封禪書に武帝が神仙を信ずる事を非れるを以て知るべし。史記の八書の中に、封禪書は殊に絕妙の筆なりと人は云へども其は筆こそ有れ封禪の本意はなほ得ずぞ有ける）然は有れど其の封禪書に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二大禁一。司命之屬皆從レ之。非レ可レ得レ見聞二其言一與二人音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神君所レ言。上使三人受二書其言一。其事秘レ世莫レ知也と云ふ事あり。（漢書の郊祀志もこれに同じきは封禪書を其の儘に取れるなり、太一を大夫とあるは誤りなり、また封禪書郊祀志ともに、是より前に長陵の女子の死たるを神君と號けて祭れる事あるは此の文に神君と有とは別なり、そは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云々とある文にて著明なれど、思ひ混ふべからず）斯る神異の事も有りなむに王母の事をも何か疑はむ。然れば此の內傳は武帝の人をして其の言を受書さしめ。當昔より秘して世に傳へざりしが。遂後に世に洩たるを。班固が記と云ひ來れるにも有べし。（また按ふに此の內傳の事實よく十洲記と本末符合し文法も似たるは、始めに受書せるは東方朔なるを、後に班固が章を成せる物か、抱朴子論仙篇に董仲舒所レ撰李少君家錄など云ふ書も見ゆれば、此の輩の記せる物ならむも亦知べ

からず、其は董仲舒李少君とも下に云ごとく此の事に由ある人なればなり、然るは班固は當時の人ならねば、此の事をししか精しく知べき由なく、今此の傳を見れば其の時の趣を親見せる人ならずは決めて書得まじき事どもの有るを以て知るべし、然るを四庫全書提要に、漢の武帝内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註撰人、宋志亦註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殆後人因漢武故事僞題班固、遂併此書歸之歟。漢書東方朔傳贊稱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此書乃載朔乘龍上昇、與傳贊自相矛盾、其不出於固灼然無疑、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弘景眞誥、體格相同、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雲車來云々、與此傳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眞僞相參不足爲證、而李善註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足信爲張華之舊文、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爲乎、又玉海引中興書目曰、漢武帝内傳二卷、載西王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終南元都道士游巖所附、今亦無此八事、蓋明人刪

竄之本非完書矣と云へり、考證の委しきは然る事なれど、總ての趣は神仙の道を卑下し、擬挙の訓へを尊崇する徒の說なれば信に斯く有べき事なりかし〕然れど其の記者はよし誰にまれ。其の事の始末。和漢の正しき故實に符へれば。其の時の實記たるに論なし。其は眞の識者は余が辨を俟たず知べく。俗學の徒はいかに諭すとも。疑ふべき事なれば。只その大略を論ふのみ。〔なほ赤縣太古傳、扶桑國攷、三五本國考にも引出て注せるをも合せ見ば、自づから著明ならむ物ぞ、然る上にて猶信ざらむ人は謂ゆる不治の闇昧にて、論の限りに非ずかし〕是より古くは洛書靈准聽。尙書帝命驗などに、舜受終鳳皇儀。黃龍威。西王母授益地圖と見え、竹書紀年に舜即位。九年西王母來朝。沈約注に。西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玦。また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など云ひ。なほ古く黃帝の時にも降臨せる事實あり。〔そは赤縣太古傳太昊氏の條は更なり、黃帝傳に委く云へるを見るべし〕

〔四〕畢帝乃下地。叩頭自陳曰。徹受質不才。沈淪

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政事多闕。兆民不和。風雨失節。五穀無實。德澤不建。黔首勞斃。和戶口減半。然少好道。仰慕靈仙。願垂哀憐。王母曰。女能賤榮樂卑。躭虛味道。自復佳耳。然女情奓體慾。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其性忿則裂身之車。淫爲破年之斧。殺則響對。奢則心爛。慾神隕。若能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開悟。靜奢侈於寢室。愛衆生不危。守茲道戒。務施惠和。練惜精氣。棄卽浮麗。帝跪受聖戒。請事斯語。養身之要既聞之矣。於是王母乃以元始天王所說微言。勅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而修焉。王母言語粗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請留殷勤。王母乃止。

元始天王とは。謂ゆる盤古氏にて。天皇氏より前に出て天地を草創し。九天玉京山に隱沒して。紫微宮天皇太帝の上に立て。世を主宰する天神なり。(かく云ふ由は三五曆記、老子中經、葛洪枕中書などを引て、赤縣太古傳、其餘の著書どもに考へ記し、また次條なる北極紫微宮の事を論へる下に委く注せるをも合せ見るべし、隋書經籍志に道經云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矣と有るも即此の天神を云へり、)その所說の微言とは。神仙久視の蘊奧なるを。本書錯簡脫誤多くて紛雜なれば。痛く省略せるが。其省ける文中に。謂ゆる眞語と思しき所一つ二つ云はゞ。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上眞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爲仙人など見えたり。委しくは本書に就て其の玄理を探ぬべし。其の餘の文は聞えたるが如し。なほ此より次節の間に、上元夫人と稱へる神眞も降りて。武帝の稟性の仙風道骨に非る事。および沈湎を止め淫慾を閉ぢ。榮利を絕ち美味を節する事を深く誡め。死厄を救ひ至儉に從ひ。齋戒を勤

め陰徳を施す事などを敎へ諭し。また十二事の秘書を授たる事まで。最も詳に載せり。皆やごとなき大事には有れど、此の考へに要となき事どもなる故に抄し出ず。(なほ上元夫人の事は下に云ふを見るべし。)

[五]帝又見西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眞形圖也。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極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

五嶽眞形圖の事は下に委曲に云ふを俟つべし。三天太上とは次節に三天太上道君と有る天神なり。三天とは史記天官書に謂ゆる北極紫微宮にて。太上道君其宮に主宰たるが此を史籍に天皇氏と稱し即謂ゆる天帝なり。抑、此の天神を知ること玄典儒經は云ふも更なり。總て漢籍を讀むの第一義なるを。古今の學者によく明らめたる說は。吾いまだ之を見ず。況て此の天柱五嶽の攷論に就ては。北極紫微宮の精說。天神の等差情狀を委曲に辨へざれば。前後の文に解しがたき事少なからず。故今魏晉以前の古書に博く攷證して。定めたる事左の如し。讀人其の煩文に暇を惜みて。阿那疎略にな見過しそ。其はまづ五行大義論諸神の篇に。三皇治紫微宮。世紀云天皇爲太帝。地皇爲天一。人皇爲太一。甘公星經云。天皇太帝本秉萬神圖。五帝之尊祖也。天一太一在紫微宮外。俱侍太帝。天一是含養萬物。太一是察災殃。是爲天帝之臣也。と有るをまづ思ふべし。(此は本書の文を甚く約めて引たれば、委くは本書に就て見るべし、甘公は史記の註に徐廣云、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と云ひ、正義に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占八卷と云へり、また石申と云ふ人あり。是も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と有りて、共に星學の巫と稱せられし徒なり、此は往々名の出る人々なる故に、因にこゝに記し知らしむ、)世紀云とは皇甫謐が帝王世紀を云ふと聞ゆれば。古傳說を撰び記せるに論なく。かつ春秋合誠圖に。天皇太帝北辰星也。含元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取四方と云ひ。(五行大義に引たる世紀の文義は天皇太帝と訓みて、紫宮なる太帝と稱する星は天皇氏ぞと

云へる意なり、其は地皇爲天、人皇爲太一と有る文にて明なり、然るに此の合誠圖に、天皇太帝北辰星也と云へるは、天皇太帝と連ねて一名と爲たる文なり、此より後の書には多くしか連ねて稱し、また只に天皇とも太帝とも云へり、心得て在べし〕春秋文曜鉤にも。中宮太帝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物也と有り。(此の文史記の註に引たるには含を舍に作り、物を一に作れり〕其に能く五行大義の說と符合せり。然れば本編に記せる如く天皇氏は無外之山より出で。地皇氏は熊耳之山に興り。人皇氏は陽谷に出と有れど。皆これ天眞の神等なるが。國土を成立せむ爲に出興し。その功竟て北極の謂ゆる紫微宮に隱沒せりと言ふ彼の國の古傳なり。(然れど此の三皇實には、我が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須佐之男命に坐こと本編に論ふ如くなれば、其の御往方は神典に伊邪那岐命は、日少宮に、伊邪那美命、須佐之男命は、夜見國に留ますと有る、是正說にて、三皇ともに紫微宮に隱沒せりと云ふ漢土の傳へは傍說なり、然れども彼の天宮これ天祖神たちの本都と聞ゆれば、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須佐之男命、その御本體は日少宮と夜見國とに分り坐しつゝも其の御靈を紫微宮にも留めて、世間を化育し給ふ事なるが、彼と此と互に一說を傳へたる物ぞと見むに難なし〕さて其北極紫微宮は。太一傳の道生一とある所に註せる如く。春秋元命包に。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故爲北辰亦爲紫微宮云々。(此の全文は既に太一傳に引たるを見べし〕春秋合誠圖に。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云子屬)後勾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と云へる一說あり。(淮南子の天文訓、史記の天官書、漢書の天文志など皆この說を用ひたり〕然れば此の二說の中に。一說は必ず誤ならむと思ふに然らず。其はまた合誠圖に。紫微太帝之室。太一之精也と有り。此に依りて考ふるに。謂ゆる紫微天極星は太一の精に成れる祖星にて。太一無始より其に常居するを。天皇大帝は神功竟て後に。其の星中に隱沒して。其を室と爲し。太一の化育を贊して。其の精を流き物を生じ。五帝の尊祖として。萬神の圖を秉り四方を制

馭する故に。かく二説に語り傳へしこと著明なり。(然るを古今の天學家此の旨を得悟らず、彼を取り此を取りて、互に相是非して、今に其の論の定まらざる事はいとも傍いたき事にこそ)さて紫微宮の其一の明なる星は太一の常居。また天皇太帝の室なるが。合誠圖に旁三星云々と有る此諸星の事は史記の天官書にも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云子屬)後勾四星末太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以上の文は正に上に引たる合誠圖に取れる文なり、其の頭注に引たる考要に、天極星凡五と云へるは是なり、文の義は其の五つの中に第一の明なる星は太一の常居、大帝の室たり、其旁なる第二第三第四と、一つづゝ在る星は太帝の三公なり或は此を子屬とも云ふ、第五に後の勾れる四つ連れる星の末なる太星は大帝の正妃なるが、餘りの三星は後宮の屬ぞと云へるなり、漢書の天文志は史記に同じけれど、晉書の天文志には第一星主レ月太子也、第二星主レ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二五星一庶子也、云々と云へり、凡て北辰の五星の事に就ては、古今の天學家に言痛き異説多かれど、今は一向に合誠圖の古説に依れる史記の説を取れり)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二紫宮一前列直北口三星。隨二北端銳一若見若不。曰二陰德一或曰二天一一云々と言へり。(漢書の天文志も同じ文なるは史記を其の儘に取れるなり)然るに此の陰德を或は天一と云ふと云へる説は。世紀に地皇爲二天一一人皇爲二大一一と云ひ。星經に天一太一在二紫微宮外一云々と有るに合はず。然れば史記と二説の中に孰が誤ならむと言ふに。世紀星經の説ともに正しく。史記は訛れり。其は星經は天文の祖經なる故に。古傳を承たる説と聞ゆればなり。(是を以て彼の考要に陰德天一原二星名、天一與二太一一各々一星、並列二紫宮外一。陰德居二紫宮內一、不レ得二混而爲一レ一也と云ひ、文献通考にも太一一星在二紫宮門右一天帝之臣也、天一一星相近亦天帝臣也と云ひ、古今の天學家もみな此の説を用ひて、史記の説には從はず)さて固より太一の常居たる太星の紫宮內に有るが上に。人皇爲二太一一と云へる大一星の紫宮外に在ことは何にぞやと思ふ倫ひも有なむか。抑太一と云ふ名は。もと極大にして一

なる所以をもて稱美せる名なる故に。餘神をも其の威稜を美ては太一と稱せり。其は人皇民の常居たる星を云ふ耳ならず。後に神仙と成れる人にも太一元君と云ふが有り。また黄帝をも仙去せる後に太一と稱せる事あり。然れば紫宮内に固より常居せる太一の在るが上に。紫宮外にまた太一あるも疑ふべき事に非ず。(史記漢書などに、紫宮外なる太一の說なき事は、紫宮内の太一と重復する事を思ひて省けると見えたり、太一元君と云ふ神仙のこと、また黄帝をも後に太一と稱せる事などは、黄帝傳に說くを見るべし)さて如此く二つの太一。また天皇太帝の常居を論じ定め。立却りて彼の五行大義に引たる星經に。天皇太帝本秉萬神圖。五帝之尊祖也。とある文を考ふるに。萬神圖とは。隋志に張衡云。紫微宮太帝所居之宮也。曰天皇亦曰太帝。主御群靈。秉萬機神圖也。と有るに同じく。有ゆる諸神を統領する璽符なると所思たり。(若し然も有らば其は決めて謂ゆる天皇の內文なるべし、其の事こゝに云まほしけれど其の說いと長く此に云むは中々に紛々はし、本編三

皇紀に註ふを見るべし)五帝之尊祖也とは。彼の五行の神なる謂ゆる太微五帝を言ふ。其は五行大義に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黄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此五帝並天上神下治於世。綜理神鬼。次第相接治太微宮。其精爲五帝之座。五星即明堂所祭者也と見え。(此の五帝の名は、春秋文曜鉤に、蒼帝春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夏受制、其名赤熛怒白帝秋受制、其名白招拒、黑帝冬受制、其名叶光紀、黄帝王四季、其名含樞紐とあるを始め、緯書どもに多く見え、史記封禪書の註に國語を引たるにも此の名あり、然れば彼の國に古く傳はれる神名と聞ゆるを家語の王肅が註に此の名字を妖怪妄言と云へるは例の固陋なり、其の師鄭玄は諸書を註するに毎も此の名どもを用ひたるをや、)春秋元命包に。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紫微宮爲太帝。中有五帝座。五帝合命。史記封禪書に。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禁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

開八通之鬼道。於是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天官書に南宮其內五星五帝座と有る所の索隱に。宋均云太微天帝南宮也。など有り。（また史記の正義に黄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紐之神、四星夾黄帝座、蒼帝東方靈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昭矩之神、黒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設神靈集謀者也。古五座明而光則天子得天地之心、不然則失位云々とも見えたり。）此等を合せて考ふるに天帝とは即ち天皇太帝にて。其の常居する處は紫微宮なるが太微宮はその離宮天庭にて南に有る故に此を南宮と稱し。五帝の神座その處に有りて。天帝の化育を佐くるにぞ有ける。（然ればこは淮南子天文訓に、紫宮者太一之居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と云ひ、封禪書に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とは云へるなれ、但し此の二書に太帝と云ずて太一としも云る由は、紫微宮固より太一の幽居にして天皇太帝また其所に常居する故に、紫宮を太一の居とも、太帝の居とも語り傳へしこと既に委しく辨へたるが如し、紫宮をしか二神に係て云ふ上は、太微宮をも二神に係て云はむこと、然も有るべき事にこそ。）かくて其の五帝の本居は。下の本文にも出せる岳瀆名山記に。東岳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岳長離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中岳崑崙山在九海中。爲天地心。西岳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岳廣野山在北海中。黒帝所都。右五岳五帝所理也と有りて。中岳に其帝を云はざれど。諸書に黄帝と稱せり。青帝は風木神。赤帝は火神。白帝は金神。黒帝は水神。黄帝は土神なり。此の神たち共に伊邪那岐神の御子に坐して其の造化し給ふ迹を察るに。彼國の古說よく神眞の正旨に符へり。彼の星經に天皇太帝秉萬神圖五帝之尊祖也と云へること是にて知るべし。（猶此の五帝のこと大扶桑國攷にも說くを見るべし。）然れど豈たゞ五帝にのみ祖たらむや。此の太帝の出典より後なる萬神。また蒼生にも尊祖たり。其は詩緯含神霧に。北極天皇太帝其精生人（宋均云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春秋元命包に。命者天之令也。所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也。起九々八十一。（帝天帝也、八十一易氣相乘

之極也。また公羊傳の疏に。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々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々八十一爲限と云へる事も見えたり。)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爲命也。(隨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敎之。)有遭命。遭命行正不誤逢世災也。聖人一其德。知者循其轍。長生久視。(一其德言盡得其帝之精氣也、循其轍言不違其帝之所尙也、如是則皆得長生久視言所行當天也。)不以命制則愚者悖慢。智者無所施。故立三命以垂策也と有るにて知るべし。(古微書に董子が春秋繁露を引きて、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改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色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と云へるは、然すがに西土の古學者いと愛しき說なり。)是を以て玄學家には皇天上帝。太上道君。など尊稱して。久視の元靈と仰ぎ來れり。其は老子中經に、無極太上君者。上上太一之子也。非其子。元氣之自然耳。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亦號曰天皇太帝耀魄寶。常念之勿忘也。と有る是なり。(なほ太上道君者皇天上帝、北辰中央星是也、乃在九天之上、萬丈之巓大淵紫房宮中、衣五色之珠衣、冠九德之冠、上有大淸元氣、乘雲氣珠玉之車、驂駕九極之馬、時乘六龍以御天下、子常思之、また食北極之精乃得長生、常以六戊之日時于室中冠帶北向再拜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某好道、願得長生、暮夜臥上念太極中央大明星正色來下入口中、咽之三五而止、黃精氣滿太倉黃庭中下至丹田中、など云ふ祝文もあまた見えたり。)此を皇天上帝と稱する事は。玄學のみ然るに非ず。儒籍もまた然稱せり。其は尙書舜典に。肆類于昊天上帝とある下の疏に。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故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と有るにて知るべし。(但し此の疏の文に依ときは、鄭玄が此の說かたならず周禮春宮司服の所に註しけむを、己が藏たる周

禮司服の註に此の文なし、脱たるか、然れど昊天上帝を天皇太帝と註せる鄭玄が説は、其の註せる書どもに多く見えたり、此は上に引たる春秋元命包に、紫微宮爲太帝中有五帝座云々と有る古説に依れりと見ゆ、是を以て孔穎達も鄭玄篤信讖緯云々とは云へり、なほ昊天上帝と有るに昊天者天皇太帝曜魄寶也、上帝者靈威仰等五帝也と註せる所も數あり。）かくて此の六天神を祀る常典。また臨時にも祀る式は儒經に多く見えたるを其の常典は禮記の月令の疏に。天神有六。祭之一歳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于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于南郊三也。黄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黒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々稟五帝之精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龍月星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于明堂九也。と云へるが如し。（明堂の事は尙書帝命驗に、帝は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黒曰玄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室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と見えたり、此の制はもと黄帝の始めたる事なれば、其の傳に委しく註ふべし。）但し王者各稟五帝之精王天下。とは禮記大傳に。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と有る鄭玄註に。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歳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と云へる是なり。（孔穎達が疏に、案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此禘謂祭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者、師説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赤精、舜黄、禹白、湯黒、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黒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皆用正歳之正月郊祭之者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蓋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と云へり。）然るに其の六經どもに。昊天上帝を只に昊天とも。上帝とも。天とも帝とも云ひ、其の五帝

もを上帝また帝。天なども稱へる故に能く心得ずては。互に胡亂しく。紫宮の天皇大帝を稱へる上帝と。五帝を稱へる上帝とを思ひ違ふる事ども多かり。能く其注疏と參攷して其の差別を辨ふべし。（程子朱子など云ふ徒の諸書を註せるは、其の差別を著はさず、何所も只に天之主宰などのみ云へるは、徵古の勞を吝める物か、凡て此の徒の、謂ゆる經書を釋たる趣は、唯に私のさかしらを多く書著はして、徵古の學には要となき說等なれば、玄經緯書の古說に據れる注疏の說に從ふべし、路史の餘論に、鄭玄が說を非として別に說有れど、事實に叶はず、其論長ければ此には漏しつ、）さて此の天皇大帝の上に元始天尊あり。元始天尊の上に上皇太一あり。然るに其の二尊を除きて天皇氏をして無極太上道君。皇天上帝など稱して。玄經儒籍ともに。右のごと崇敬し來れるは何なる謂ならむと考ふるに。上皇太一は玄學の古人こそ粗その幽旨を窺ひ得つれ、固より寂然として爲こと無れば。世間にその聲その臭を聞くべき由なく。是を以て儒籍にその傳ある事なし。（然るは儒道も其の本は玄道より出たるに論無れど、姬旦孔丘より始めて立たる道にて、世俗の通例を要と爲し、俗間顯明の人道をのみ講致して、神界幽冥の天道をば然しも深くは講ぜざりし故なり、此事に於ては殊に深き考へあり、次々に論ふを見るべし）元始天尊をば盤古氏と稱して俗間に粗その傳へは有りしかど。儒學は固より目前の世道を講ずる倣にして有れば。是また議に及ばず。且つこの天尊の事實に於ては。其の國のみの事に非ず。萬國に通る傳なれば。其の國をのみ國と思へる徒の小智には知得まじき事なる故に。玄經に其の說有れど。儒籍にその說有まじき物なり。（是を以て六經の緯書どもにも、盤古氏の名は有ることなく只俗間の口碑にのみ遺れるを、秦の徐整が三五曆紀に始めて記し、梁の任昉が述異記なるに拾ひ記せり。）然るに天皇氏に於ては正にその國へも降りて開闢し初めかつ其の威稜の蹟。顯然たるが故に、玄經は更なり。緯書どもに其の說存し。儒法にも右の如く崇敬して。其の祭式を無上の大事と嚴重に行ひ來れり。（其は春秋成が十三年の左傳に。國之大事在祀與

戈と云ひ、孔子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郊社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と云へり、思ひ合すべし〕然るを後世の儒者ども後漢の王充より始めて。此の天帝を無に歸し。趙宋の世の儒者ども殊に小智を振ひて。儒籍を講ずるに或は此を無にして。理を云へる寓託と爲し。或は有無の間に處しなど種々生ざかしき說ども言ひ散しける。〔其は程子が說に天道理、理便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理如是と云ひ、朱熹の語に、天者理而已など云へる、是寓託と見たる說なり、また詩の大雅なる帝左右と云ふ語を釋きて、若說眞箇有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と云ひ、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帝大恐亦不可なと云へる是上帝を有無の間に處せる說にて、皆その小智見を著はす物なり、斯て和漢古今億兆の儒者ども各々一家を爲たる趣に誇り噪げるも、大約そ王充論衡の後乘に乘ざるは無く、宋儒の鞭策を免かれたる者いと稀になむ有ける、此等の事ども己が若き程に論へる鬼神新論と云ふ書あれば、此に委くは論はず〕然れど假令さる薄學の徒は然も有らば有れ。古道に篤學ならむ人は。此の天神たちを知ること道の大本たる理を深く思ひて。學力の及ぶ限りは知り曉すべき物なり。然らでは何に博識たりとも道に取ては芻狗行尸に等くぞ有ける。〔其の由よしは鬼神新論に委く記せれど少か其の意を述むに、能く神祇の有るを知る者は、過ちて陽惡を爲こと有りとも、知りて陰惡を爲す者なく、能く神祇の有を知ざる者は、白地に責べき陽惡を爲すこと無きも知りて陰惡を爲ざる者は殆希なり、屋漏に耻ざる君子は蓋これ有らむ、鬼神に愧ざる正人は世に有りや無しや知らず〕さて其の紫微宮なる謂ゆる北辰星は。此の大地より見れば一箇の星に見ゆる故に星とは言へど。實には天祖神たちの大都域にして。其の域名を玉京山とも玄都山とも言ふこと玄籍に多く見えたり。〔其は玉京山經に。玉京山冠於八方諸天羅天地之樞上中央也。即太上無極大道君之治處也。大洞隱注經に。玄都玉京山紫微宮也。乃太上道君所治。眞人所登也。〔此の二經

の文は雲笈及び他書にも往々引たるを再引出たるなり、）稚川翁の枕中書に。玄都玉京七寶山。周廻九萬里。在大羅城上。城上七寶宮。上宮元始天王。太元聖母之治也。（本編盤古氏の條に引たる文にも、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とあり、思ひ合すべし。）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岳洞室。得道大聖衆並賜其宮第。或在名山山岳。七寶宮闕。群眞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上仙受天任者。一日三朝玄都大眞王。雖有億萬里。往還如一歩耳。世人安知此哉とあり、（此は例の攙文、また此に用なき文を、みな省き捨て引たり、）此等の說を上に論へる說等に合せ考へて。北辰やがて玄都玉京山にて。太一。盤古。天皇みな此の天宮に在ことを辨ふべし。玄都大眞人と云ふも即ち盤古元始天王にし。また玄都大眞王とも稱す。一日に三たび此の神に朝する事は。金母傳に。始めて昇天を得る者は先拜木公。後謁金母。訖方入三清。拜太上道君。觀奉元始天尊耳と云へり。（木公傳に言ふ所も此に同じ、抑かの北辰はも、今見放る所は一箇の星なるに、實は然る玄都宮城なりと言ふを凡學の生さかしき心には甚信がたく思ふべけれど豈この一星のみ然らむや、紫微內外の諸星及び北斗の七星は更なり、有ゆる諸星もみな此の類なるが、精しき說の傳はらざるなり、然れば印度及び西洋諸國の天學家の說に。諸星を各々一國土の如き物ぞと云ふは妄誕には非ざりけり。）かくて此北辰玄都の直下は即大崑崙鍾山なること言ふも更なるが。其の所の委しき狀は下の條々に說を俟つべし。

【六】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地理。植五嶽而擬於鎮輔。

上皇とは楚辭東皇太一歌に。穆將愉兮上皇と有る王逸が註に。上皇謂東皇太一也。穆敬也。愉樂也。言已將修祭祀。以宴樂天神也と見え。禮記の禮運に。夫禮必本於大一。また前條にも載せる如く。史記漢書の註どもに。太一天神之最貴者也。と有る天神を云ふ。其の清虛元年とは、神界に立たる年號にて。天地開闢の事始めたる初年の義なり。猶此の餘にも神界の年號いと多かり。

（抑現世の年號は、漢の文帝が時に始めて後元の號を立て、武帝が世より定例と爲たるが、其事の本は決めて玄學家より出て、神界の定めに効へる事ならむと思ふ由あり、三曆由來記に云へるを見るべし。）但し我が神典の傳へにては。伊邪那岐命の國土を創め給へる事は。天御祖神たちの御言依しに因る事なるが。太上道君の國土を成立せる王母の眞誥には。天祖の命に依てと言はず。然れども上皇清虛元年にと語り出たるに。自づから其の旨の含まり聞ゆるは。眞誥の妙と云ふべし。（凡て此の內傳なる王母及び上元夫人の眞誥は、言々句々皆わが神典の古傳に符合する語等なるを、古來その妙處を見得たる人は有ること無し。）下觀六合云々とは。世間を成立せむと。普く國土を瞻察して。丘陵河海の在る樣を巡見し給へる由なり（其は神典に、伊邪那岐大神の、天の浮橋に發して國地をかき探り給へる事は更なり、其の餘の神等も、天翔り國翔りて國見巡り給ひし事の、多かるを思ひ合すべし。）立天柱而安於地理とは。東方朔が十州記に。太上名山鼎于五方。鎮地理也と有るを合せ考ふるに。天柱とは天極直下の崑崙山を言ひ。なほ地下にも有四柱と云へる。其を合せて五方の天柱なるが。共に地理を安鎮せむ爲に、是皇の立たる由にて。此を都て山鼎とも稱せるなり。（山鼎としも謂ふは、五方に其の位正しく安立せる趣を、鼎足に譬へたるなり。）斯て此の五天柱を。また五岳とも謂ふ。然れど彼の邦內の謂ゆる五岳には非ず。彼地の大荒外四方に在りて各々其の山名も詳なり。下に謂ふを見るべし。植五嶽而擬於鎮輔とは。其大荒外に鎮輔と立たる天柱五岳に擬へて。彼の邦內の山五つを擇びて其の鎮輔に植たる由なり。（植は韵會に逐力切、立也と有る義に用ひしなり。）其五山は初學記に、青州泰山五岳之東岳也。荊州衡山五岳之南岳也。豫州華山五岳之西岳也。冀州恒山五岳之北岳也。雍州嵩山五岳之中岳也と有る是なり。周禮には此五山をみな某の州の山鎮と云へり。（風俗通に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初、陰陽交代、爲五嶽之長、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南方衡山一名霍山。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

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常山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湯城縣と有り、此の中に衡山一名霍山と云へるは誤なり、但し爾雅、白虎通尚書大傳などにも、南岳を霍山と有り、然れど霍山衡山は固より別山なり、其は初學記に、荊州記を引きて、衡山者南岳也、其來尚矣、至于黄帝乃以潛山霍山爲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岳蓋因其副焉と云へるが如し、なほ太古傳三皇紀の第三條にも云へり、）斯て此の條に連續せる文に、貴昆陵以舍靈僊。尊蓬丘以館眞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栖太帝于樽桑之墟。萬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海之島養九老之堂。云々と云へるは、悉金科玉條とも稱ふべき眞諦なるが。赤縣太古傳は更なり。三神山攷に委しく記せれば此處には漏しつ。但し貴昆陵以舍靈僊と有る昆陵を、龍威秘書の本には崑峻と書たり。乃西岳麗農山を謂ふ。（麗農山をまた昆侖と云ひ、陵に丘の義あり、かつ侖菱音近き故に通用せしなり。さて此の事を十州記には、乃處玄風于西極、坐王母于坤鄉とあり、太上道君の命じて王母を其の昆陵に住しめたる義なり、然るに本文は王母の眞諦なる故に、遜退して唯廣く舍靈僊とは言へり、此の一句を以ても此の書なる事實の其の趣を違へず記せる事また王母の眞諦を聞過たず載し十州記もまた能く其餘意を書得たる事も所知たり）

【七】乃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畫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汝雖不正。然數々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愼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致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汝賜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王母因授以五嶽眞形圖。帝拜受文。王母又曰。汝欲授五嶽眞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欲行六甲靈飛。左右

脩之。可傳李少君。此二人得道者也。而同道謂之天與同心謂之地愛。爲道者當相親授。共抱無爲。嘗守眞一。珍惜精液。恭養和氣。氣全神歸。如其不爾。天降爾癘。此者道之科禁。今故相戒。不可不愼。若女逢兌明正身反惡修善。復三年七月。更來告女要道。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臨發又馬龍虎。道從音樂。如初來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絶。

乃因山源之規矩と云ふより。形似書字と云ふまで。能く通ゆる文なるか。此は天翔りて。虛空より其の山々を瞰下せる有狀を謂ふ。そは東方朔五嶽眞形圖序にも。五嶽眞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廻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卷舒。波流似於奮筆。鋒芒暢乎嶺崿。雲林玄黄。有書字之狀。是以天眞道君。下觀規矩。擬蹤趣向。因如字之韻。而隨形而名山焉と有るを思ひ合せて知べし。(此の序文は雲笈七十九の卷と、古文異集とに引たるを、校合して再引たり、但し韻の字は決めて、類の字の誤寫なるべく所思れど、二本同じければ、姑く本の儘にさしおきつ、)是故因象畫形とは。天皇氏自から天翔り見行すれば。右の如く見象れしを。即その象に因りて。御親その形を畫給へる由なり。是ぞ象形の初めとや云ふべき。(然れど其は和漢に弘く、傳はりて世に普く知れる眞形圖といふ物には非ず。其の眞圖の事は別に考へ明せる秘説あり下に謂ふべし。)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とは。玄臺は本編盤古紀の末條に引たる玉京山經に。太上大道君の宮に。有七寶玄臺と所見たり。乃ち天皇大帝の。かゝる神物を秘おき給ふ。臺の名と聞えたり。靈眞とは。乃ち靈異の德備はりて。神眞の位に至る人を云ふ、信とは靈眞の位に至れる人には。其の玄臺に秘たる。五岳眞形圖を賜ひて。其驗信と爲さしめ給ふ由なり。(また本書王母の語に、吾之五岳眞形大寶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と有るも同じ意なり。)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は。東方朔の序に。子有東岳眞形、令人神安命延。存身長久。入山履川。百芝自聚。子有南岳眞形。五瘟不加。辟除火光。謀惡我者。反還自傷。子有中岳眞形。所向惟利。致

財巨億。願々克合。不勞身力。子有西岳眞形。潜辟五兵。入陣不傷。山川名神。尊奉伺迎。子有北岳眞形。入水却災。百毒滅伏。役使蛟龍。長享福祿。子盡有五岳眞形。横天縦地。彌綸四方。見我懽悦。人神攸同。諸々得佩五岳眞形。入經山林。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とも見えたり。(また稚川翁の子書に、家有五岳眞形圖、能避兵、凶逆人欲害之者、返還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と云へる誨へもあり、なほ下に委しく云ふを俟つべし。)汝雖不正然數々訪山澤云々とは武帝赤縣に君として。正心脩家治國安民の政事は。道に關たる事少からねど。天神地祇に長生久視の道要を授與し給へと。禱り請ふ志懇切なれば。此事を得ず賜はる由なり。(武帝の行跡の不正なる事はなほ下に云ふべし。山澤を訪ひし事は、史記の封禪書は更なり、漢書の本紀に委しく有れば、就て見るべし。)泄示凡夫必致禍及也とは。本書に傳非其人是爲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爲閉天寶。妄傳是爲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爲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と有る如く。仙風道骨の人に非れば。容易く其を傳へざれとなり。上元夫人云々とは、是また本書に帝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眞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絶朗。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王母勅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温。云々と見えて最も高貴の神眞とは聞ゆれど。我が神典に據りて攷究するに如何なる神とも未思ひ得ず。(此はなほ後生の攷按を俟つべし、また上に云々と約せるは。上元夫人より武帝に、五帝六甲靈飛招神十二事といふ事を傳ふるいと長き文なり、是また大切き事には有れど、今茲に要となき事なれば漏しつ、本書に就て見るべし。)さて瓊笈とは第五條の本文に巾笈と有るに等しく紫臺は玄臺と謂ふが如し。賜八會之書。五嶽眞形とは。

八會之書と。五嶽眞形圖と二つなり。其は東方朔の序に、古書五嶽眞形。其首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太上八會。群方飛天之書法始於鳥迹之先代也と云ひ。また本書王母の語に。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眞仙節信。由兹通靈と見え。また上元夫人の言に太上之靈書。八會之奇文とも見えたる文の趣にて諦なり。抑八會之書のこと。靈笈に。道門大論曰。三元既立。五行咸具。三五和合。謂之八會。按眞誥。紫微夫人說。三元八會之書。爲文章之祖。八龍雲篆。是根宗所起有書之始也。又云。八會是三才五行形。在既判之後也と有り。眞誥は神眞の寶語を集めし物にて。其の記者は梁の陶弘景なり。此の說を用ふべし。斯て文生東といふ條に。太平經云。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生東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其象。是知眞文初出。在東北也と云へる事あり。天皇大帝。東方日出の域より興りて。文章の祖たる。八會飛天の靈を出せる故に。かく傳へしと聞えたり。(太平經は、稚川翁の子書にも其の名見えて、五十卷とあり太平御覽を始め諸書に引たる文等を察るに頗古經の有趣にて信らるゝ物なり〕董仲舒の事は漢書の傳に委く見えたるか。對策諫爭の詞のみ出し。また五行志にも陰陽五行の理に據りて。春秋の災異を推たる說など有りて。此の王母の降臨は更なり。都て玄理に關係れる事は載さず。其は道家を黜け。儒法を尊ぶ班固の撰述なれば。省けるにも有るべし。然るを漢の武帝外傳なる李少君の傳に。初め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見。仲舒有困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一劑。幷其方一篇。使合成。服如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盡三劑落齒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仲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常笑世人服藥學道。數々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益。雖見其有異。以爲天性。非術所致。得其藥竟不服。又不解從問其方。爲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舒病甚。又武帝數々道其夢。恨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半能行身體輕壯。所苦了愈。藥盡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

還黑。形容甚盛。後八十餘乃死。（此の事も漢書には仲舒及去位歸去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年老以壽終於家と有るのみなり、）臨死謂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懷恨黃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是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說解其方意。所用物眞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雞頸山中不知竟得道不。此蓋少君凡弊方耳。猶使人如此。況其上方邪と見えて。老し後には長生久視の道有る事をも見曉りたりき。斯てこそ王母の眞誥にも欲授五嶽眞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とは諭せしなるべし。）神仙傳の李少君が傳にも此の事見えたれど董仲舒を董仲躬に作れり此は誤りならむ。また董子が撰びなりと言ひ傳ふる春秋繁露に、求雨および止雨の方術を記せるは、其の本道家より出たるべく、漢書の傳も其の事少し見えたり、今の世にも能く方則を守りて行ひたらむには、感應有る事何か疑はむ。）さて六甲靈飛の事は此書に記し洩せるよし既に云へり。李少君の事は稚川翁の神仙傳に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仙。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並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々歎恨求少君不勤也と有りて尸解仙を得たる人なれば。得道者也と王母の諭せしは。實に然も有るべき事なりかし。（なほ此の少君の事は封禪書郊祀志、ま

た抱朴子の內篇にも往々見えたり）眞一の事も太古傳に委く辨へたれば就て見るべし。其の餘の文は大概聞えたるが如し。○斯て五嶽眞形圖は此の後傳來せる事は。また內傳に。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嶽眞形圖。靈光生經。及び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盛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褾。安栢梁臺。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受書以來。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韵自許。以爲神眞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每事不從王母深言。（抑其後に武帝の王母の訓戒に從はざりし事は、史記の封禪書、漢書の本紀を始め、諸書に多く見えたる中に、抱朴子論仙篇に、秦の始皇と、武帝の神仙道を求めて得ざりし事を論ひて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囋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淸腸。而人君烹肥宰腯。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彊。煞人社稷。驅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十萬。京觀封戶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塡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神仙之名。而無修德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と有り、此は武帝の王母の訓戒を受し後の事のみにはあらねど道骨ならぬ趣は所知たり）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栢梁臺。（此の事封禪書および漢書本紀にも、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栢梁臺災と見ゆ）於是眞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集。併函燒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災之耳。（是において王母及び上元夫人の傳へし眞書はみ

な亡びしなり、）但帝先承二王母言一。以二元封三年七月一。授二五嶽眞形圖於董仲舒一。以二元封四年七月一。授二五帝六甲靈飛十二事於李少君一。此書得レ傳二行於世一者。先傳二此二君一以存矣と有る如く。武帝暫こそ王母の禁誡を守りつれ。終に其の道に違へる事ども有りしかば。天災ありて賜物の圖書ともに燒失たり。然れども其より前に。董仲舒と李少君とに傳寫せしめたる本は存れり。然れども後の傳來は詳ならず。（此は漢武外傳及びその餘の諸書を參攷して記せり、但し外傳に、仲舒臨レ去以傳二欒巴一と云る説あれど此は疑なく淺人の妄語を加へし物なり、其は欒巴が傳、稚川翁の神仙傳にも有れど、通紀に入たる此の人の傳に、欒巴字叔元、内黄人、事二漢桓帝一四遷二桂陽大守一云々と有りて、董仲舒とは時代の甚く異なる人なるをや、偖また此の頃武帝の五仙臣と聞えし中の一人に李充と云ひし者あり、秦の始皇に仕へて博士となりし人にて、彼の尚書を傳へし伏生も是の李充が弟子なりとぞ、神異の事ども世に聞えて、武帝が聘徴に應せし時は三百歳なりしが、五嶽眞形圖を負て來りし故に負圖先生と號けしと云へる事あり、此の圖の所出、また其の後の事も詳ならず、此は漢武外傳と列國洞冥記とを校合して其の要義をのみ記しつ、漢武の五仙臣とは、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黄安の五人を云へるよし、神仙通紀に見えたり。また是より古く聞えしは。漢の文帝が世に、易占に高名なりし、司馬季主と云ふ者委羽山の大有宮と稱する石室に入りて、太玄仙女西靈子都といふ。眞人に師事して。五嶽眞形圖を受けたるを文帝に奏せれど。勤行なふこと能ざりしと言ふ事もあり。此の圖の後來もまた詳ならず。（此は雲笈と列仙通紀とを參攷して記せり、但し雲笈に是より後の傳來を云へる説有れど、實に符ざる非説等なれば採らず、然は有れど五嶽眞形圖、神仙圖記、並出二太玄眞人一と云へるは、即ち太玄仙女なり、西靈子都と云ふは、乃ち太玄眞人の名と聞えたり、是説のみは取るに足れり）偖また同じ漢代に。魯女生と云へる人の得たりし一圖あり。其は漢武外傳に。魯女生者長樂人也。少好レ道初餌二胡麻及朮一絶レ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色如二桃華一。日能行二三百里一、

走及二獐鹿一。傳世見レ之云三二百餘年一。後采二藥嵩山一。忽見三一女人坐二山澗中一。女生知二是神人一。因再拜稽首。乞二長生之要一。良久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汝當レ得レ仙。故得レ見レ我。我將レ授二汝寶文秘要一。以二五岳眞形圖一與レ之。幷告二其施用一。女生道成。一旦與二知友故人一別。云レ入二華山一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二女生華山廟前一乘二白鹿一。從二玉女三十人一。幷令レ謝二其鄕里故人一。其五嶽圖。與二王母文一正同とあり。(是の傳神仙傳にも出たるを、合せ見て其宜きに從ひ今の要ある文のみを記せり。)是圖を授けし女眞の名は。諸書に所見なし。或はかの太玄仙女には非ざるか。然て魯女生が此の女眞に。其の圖を受たる時は詳ならねど。其五岳圖與二王母文一正同と有れば。彼の董仲舒。李少君らが寫し傳へし五岳圖の。なほ世に存りて。見知れる人も在りし間の事と聞えたり。斯て女生。後に此の圖を封君達に傳へたり。(漢武外傳の女生が傳の末に、女生以二圖傳一薊子訓一。子訓後傳二封君達一。後傳二左元放一と有れど、次に擧げたる君達傳と合ざれば取らず。)其は同じ外傳。及び神仙傳を合せ考ふるに。仙人封衡字君達。本隴西人也。幼好レ道。勤訪二眞訣一、初服二黃連一五十餘年。後入二鳥鼠山中一。服二鍊水銀一百餘年。還二鄕里一。如二二十許人一。聞レ有二病殆死者一。識與二不識一。便以二腰間竹管中藥一與レ之。或下二針應レ手皆愈。聞二魯女生。得二眞人五嶽圖一。連年請二求之一。後遇二女生一。受二還丹訣一。及五嶽圖一。遂周二遊天下一。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レ不二竄避一。人或疑レ之。以失及刺禦皆不レ能害。常駕二一青牛一。人莫レ知二其名一。因號二青牛道士一。在二人間一僅二百餘年。後入二玄丘山一不レ知レ所レ在。臨レ去以二五嶽眞形一。傳二左元放一。左元放以傳二葛孝先一也云々と有り。(左慈字元放、葛玄字孝先ともに三國の時の人にて、孝先は下に說く鄭思遠の師、葛稚川の從祖なり、共に神仙傳に其の傳あり。)然るに此の文には漏たれど。青牛先生此の道を、また鄭思遠にも授けたり。其は葛稚川の五嶽眞形圖法の序にて所知たり。其の文に。弟子葛洪曰。夫至道無レ形。機妙難レ論。神仙之事誠非下小醜所レ宜二緣尋一。然世人不レ覩二其門一。皆謂二之无一。既見二眞驗一復背以語レ人。是以淸濁乖レ體。香臭絕レ倫。

若道士得秘巣之經。皆當杜秘於一人之口者、則靈眞之文。將墜於獨見。何緣得存流於百代乎。洪謂。傳授但當必得其人。豈可都蔽邪。自江東都无有此書。若鄭君復秘而不出。則斯文永翳也。（若道士と云ふより、斯文永翳也と云ふまで太平御覽六百七十八に引きて、五岳眞形圖經曰とあり、然れば是の圖法を舊くは經と云ひしなり。）昔曾白鄭君、曰。三皇天文大字。及靈書至妙。修勤求慕咏、忽見五岳眞形。在目錄之首。文貴而不授乎。不審先生。有此書與不儻。令魚目之珠。映於九易之光。渏丘瓦石。覽眄南和之肆。若遂仰天眞。則洪心堅愈深。（三皇天文大字の事は、本編三皇紀の末に論ふを見るべし、靈書とは上に論へる八會の書を云へり。）鄭君曰、此書吾有之。傳授禁重。不可妄泄。傳非其人罪咎必至。凡道士輩。雖心希清正。而行多不備。行不備則有慮禍詣急。令致禍之書。而爲刀鋸乎。是以先得之者。又不敢輕以授人。便自都絶正如此耳。卿極有心必能通玄暢昧。是故相告。且勿宣之。吾先此書。受於青牛先生。

自吾受圖以來。未傳一人。依仙科當付一人。乃得棄迹耳。世上波々。不可復停行。當以此文與卿。後復是一年許。七月閏夜。見呼告曰。吾方當去。可具素寫圖。洪乃齋戒祭。受令施用節度。皆出於鄭君也。（鄭子の是の言に據るときは、元より葛孝先の弟子には有れど、五岳圖及び、其の施用節度をば、青年道士の直傳を受たるなり、然れば雲笈の鄭思遠の傳に、鄭思遠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嶽眞形圖、太清液經。洞玄五符、入盧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云々と有れど、五岳及び其の施用法は、早く青牛先生の直傳を受て、其の後に孝先の弟子となりて、再傳せしと聞えたり、然て其の孝先の五岳圖法また青牛先生に出たること上に云ふが如し。）鄭君說。青牛先生言、人間有五岳眞形。一嶽各遣五神。衛護圖書。所居山川。常遣侍官防事凶逆欲傷害者。反受其殃。又司人之姦穢言人之不正。不正者禍身。姦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忌愼。人有帶此文。及執持以履山林者。其靈主皆出境拜迎。尊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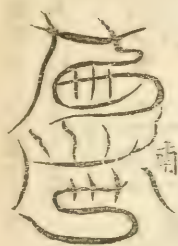
圖信、鬼神猶執卑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墮哉云々とあり。(是より以下は、其の祭式及び施用法、また授受の式など、委しく見えたれど、其は今こゝに、要なき事どもなれば漏しつ)是にて青牛先生　また鄭子にも傳へ。鄭子より稚川翁に傳へて由來を知り。かつ其の禁誡及び施用節度みな其の本は。魯女生に傳へし女眞より出で。なほ其の上を尋ぬれば。三天太上道君に出たる事をも知べきなり。(また雲笈に晋元帝過江鮑太玄頻奏丞相王導雅重之、玄爲廣州長史、南海太守化行丹天傳授葛洪洪傳滕叔傳樂玄眞係流稍廣約在至誠修行唯密也とあり、鮑靚字太玄は葛稚川の婦翁なり、然れば葛子この傳をも受しなり、斯て太玄の傳へし五嶽圖も青牛先生より出たるにや有らん)さて東方朔の序に。古書五嶽眞形。其首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大上八會、群方飛天之書法。始於鳥跡之先代也。自不得仙人譯注。顯出終不可知也と云へる語の有るに就て。世に傳く傳はる五岳眞形圖と云ふ物の諸書に出たるを取集めて考ふるに。其の圖等に首題と稱すべき奇文はある事なく。其の圖はた山水之象。盤曲委蛇など云ふべき形象に非ず。(己が見及べる赤縣籍ともに是の圖を出せる其の二三を云はば、月令廣義。圖書編、遵生八牋、衡嶽志、博古圖錄の鏡背圖を始め數多あり、斯くて何人の所爲ならむ方墨譜をはじめ諸書より擴ひ出して、二十圖計りを集め成し五嶽集圖と題して板に彫たる物あり、其に出たる圖をも合せては、己が見たる圖すべて三十餘なるが、皆大同小異の物等にて、取都て其の形狀は委しく云ふに足ざれば措きつ)、然れど世には此の圖をさへに都に見知らぬ人も有れば。其が中の一圖を出して示さむに。圖書編に載たる圖斯の如くに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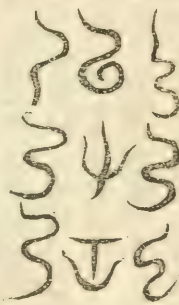
其の下に五岳眞形未析其祕。彼圖此者。各殊其

象必有意義存焉。或亦據五行。而象其晝歟。且各々奠一方。而類聚爲一圖。因取其簡。便以冠嶽鎭諸名山之首云と記せり。(但し本書に是の諸圖に山名を題せず今は姑く諸書に據りて其の名を題せり。)また遵生八牋に。小異の二圖を出して、右五嶽圖二式。一出道藏。一出唐鏡。用黃素朱書。裱作小卷。長可三四寸。飾以軸帶と言へり。猶佗書にも道藏に出たりと有れば。道藏すべて千百卷餘の目あれど。皇國にいまだ其全部傳はらず。且つ上に出せる諸說に符ざる物なれば何に有むと年來不審に思ひて在りけるに。近頃その謂ゆる古書の五岳圖卷を見たるに。多年の疑念一時に氷釋して。世に弄ぶ五岳圖ちふ物の。眞物ならぬ事も知られたり。(世に是の古卷物を寫し得たる徒も彼此ある由は聞つれど其の人を問ふに、謂ゆる行戶の倫にて其の圖の由來及び施用授受奉信の式などを問ふ者なく、唯に玩物誇具となす耳なりと聞ゆるは最もはかなき事にこそ、余もまた未だ其の行戶の倫は免れねど、玉鈐經に謂ゆる、生命值仙宿といふ生れにや、神眞の道を、日夜に希ふ心の切なるを、神の憐み給へるが、慮らずも知音の人の手を借りて、易々と賜へるは、甚も辱く歡ばしくこそ、)故次々に其の古卷に據りて攷へ明せる趣を云はむに。先その開卷に。大字の首題ありて、靈寶五岳眞形圖といふ譯文あり。(然れど其の字體を孰察るに、靈寶に當る文字は有こと無れば、此の二字あるは非事にこそ、)次に同じ様なる奇文大字の六行の文章ある其の傍に、三天太上大道君有命。天地山川丘陵神。護我子愼害患念久安長全と云へる譯文あり。(此の文に三天太上大道君有命を勅ひて、下は山川丘陵神に此の圖卷を信とする人を守護すべき由を命じ給ふ文章なる故に、かく命言に讀べき格なり、我が神典の古き祝詞に高天原爾神留坐須神魯伎神魯美命之命以弖云々と有りて、神等に守護を命じ給ふ由の文なると相符ひて、最もめでたき事にこそ、此の圖卷を信とし佩る人を子と宣ふことゝ殊に尊く辱き御言ならずや、)然て次に五岳眞形の大圖を並べ出せるが。實に謂ゆる盤曲委蛇たる由來の形勢を。大虛より瞻たる象を畫寫せる物と見えて。妙

ども奇とも稱するに辭なく。上の五岳眞形とは少かも相似ざる物にて。其傍ごとに首目あり。即ち上の三十二字と同體の大字なるが。其の右傍に東春。南夏。中央戊。己。土。西秋。北冬と云へる譯文あり。北の中に戊己は衍字にて。凡て大字は十一字なり。（既に上の首題にも靈寶の二字を衍せり、彼は此の圖を尊ぶ餘りに冠へし文字なるべく此は中央は土の位なるより何心なく戊己の字を加へしならむ、然れど其の大字を察れば、東南西北の四は二字づゝなれど、中央は譌しく三字なれば中央土なるに論ひなし。殊に十干の名は伏羲氏の始めて制せるなれば、天皇氏の書に有るべくも非ずなむ）さて其の左傍に東岳眞形。南岳眞形。中岳眞形。西岳眞形。北岳眞形と題せれど、其の古字なく楷書のみなるは。前文を譯せる後仙の筆なること著し、然れど其の山々の名は有こと無し。（然れば此の五岳をうち任せて。泰山衡山嵩山華山恒山など彼處の山名を記す事は、後人の古へを惟はざる非事なりかし）さて上の件五圖は更なり。謂ゆる八會の靈書。群方の奇文すべて四十三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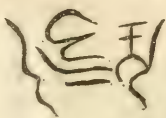
等が眼にも。實に然る飛天の書法は。かく有べき物と。視るまゝに畏まる計りの文字なるが上の譯文無らましかば。絕て何事とも知るべき便なき物なり。（前に引たる東方朔が言に不レ得二仙人譯注顯出一終不レ可レ知也と云へるは、誠に然る事にて、其の譯文は早く仙人の加へし物なること疑なし）是を以て本文に。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圖也と有るは。書と圖と二つを云へること著明なるが。猶その證は。右古圖卷の。三天太上大道君有レ命云々の勅章二十七字の下に。後人の記せる九十四字の文ある中に。太上道君。勅文天書。天文不レ可レ了。東方頭出レ之。此鳥跡以前有レ法。非二三皇世書一也。諸佩レ之者。與二眞形一共盛云々と有るも。圖と書と別に爲たる文なるを以ても知るべし。（此の文は決めて葛洪の師鄭思遠の加筆なり、其の由は下に云ふべし）偖また此の文に其の天文を東方頭出レ之と云へるは上に引たる太平經に。文者生二於東一と有るに同じ。此鳥跡以前有レ法。非二三皇世書一也と云へる三皇は。天地人の古三皇を謂ふに非ず。後に稱ふ伏羲神農黃帝の事にて。是の世などの書には非

ず。鳥跡以前に。東方より出し来れる書法なり。と云へる義なること。東方朔が言に。乃是神農前世。太上書法始於鳥跡之先代也と云へるに相發して辨ふべし。(但し右の文に東方頭とある頭の字いさゝか穏ならず、或は東方顯出之とありし顯の字を誤寫せるならむ亦知るべからず。)さて右の古圖巻の末に。五岳眞形と相類せる四山の圖ありて。其の毎傍に右の天文靈書と異なる書法の古字を以て。山名を題せる其の傍に。黄帝命霍山南儲。潛山南儲君。青城丈人。廬山使者と云へる譯文を記せり。其の古字も譯文も共に二十字づゝなり。(其の譯文の書は、上四十三字を譯せる人の書と全おなじ風なり。)此の大字を徒に打見ては。誰も上の四十三字と一體を見るべき類文なれど精く視れば。正に彼とは異體なり。故今その前後二體の同字を比校して其の異を示さむに。其の後文二十字中に南の字二タつ有るが。

後文南字二

其の様かくの如し、右二字異躰の如く見ゆれど、此は唯その書き様の異やうに成れるにて。同字なるに論なし。然るに前文四十三字中にも南の字あるは。其と甚く異にして。右に並べ出すが如し。また後文二十字中に。山の字三つ有りて。其の様右の如くなるが。前文四十三字中の山の字はかくの如し。偖また前文後文ともに命の字あり。その相違下に出すが如し。然れば前文後文その字體の異なること論ひなく。前文は乃ち天皇大帝の天文。後文は熟々視れば。鳥跡後の書にて。黄帝氏の時の古文にぞ有ける。(其はなほ下に出す五字の

前文南字一

後文山字三

前文山字一

體を見て知るべし、)惜かく考へ定めて後に。また諸書を攷ふるに。まづ雲笈に出せる晋の鮑靚が五

前文命字一

後文命字一

嶽眞形圖施用法といふ物を見るに。按黄帝九命內眞玄文。此書是三天太上撰次所出。曾闡於先達也。昔遺中黄太一。以此圖。下授名山隱逸有仙籙者。結約五八之年。而傳也。自无運命之遇。莫見其篇目矣。如魯女生。山中受之皆此也と記せり。然れば彼女眞は三天太上の侍官なれど。また中黄太一の命をも承て此の事を行ふにや有らむ。中黄太一とは。乃黄帝昇天の後の內號なり。(其は黄帝傳に奉事太一元君、受修道養生之法云々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と見え、雲笈に三皇經を引きて、黄帝以道治世一百二十年、於鼎湖山、白日昇、天上登太極宮、號曰中黄眞

人と有るを思ひ合せて知るべし、中黄と云ひ太一と云ふも德に因れる稱號なる故に、中黄子中黄丈人、中黄道君など云へる號あり、また(太、小子、太一元君。太一中黄など云へる稱號ども數あり、黄帝を中黄太一と稱する由來是にて知るべし)抑黄帝の五岳眞形圖を掌れる事は。當昔由緒ある事なり。其は東方朔が序に。昔黄帝察四嶽並有佐命之山。而南嶽獨孤峙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潛山。爲儲君奏可。帝乃自造山躬寫形像。連五圖之後。又命拜青城爲丈人署盧山爲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道。始於黄帝矣とあり。(此の事また軒轅黄帝傳、廣黄帝記などにも見えたり)今此の文義を攷ふるに。五岳の眞形圖は。三天太上天皇氏の親寫にて固より傳へ持たるに。其の山々を察るに。東西中の四岳には輔山あれど。南岳のみ輔山なき故に。其の輔を定めむとは思へど。元これ三天太上道君の制なるを畏みて。心儘には行はず。乃ち太上に章詞して其の事を奏すに。可し給ひし故に。即ちその霍山。潛山。青城山。盧山等に造りて。躬から其の形象を眞寫

して。彼の五圖の後に次を以て連ね載せり。此の四山をかく此の卷に連ぬる事は。黄帝より始まると云へる意なり。(黄帝傳及び黄帝記に載す所も大抵是の趣なれど傳には。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眞形圖と云ひ。記には、作五嶽之圖用傳於世と有るは共に非なり、黄帝その四輔山の圖をこそ寫しつれ。五岳圖は元より太上天皇氏の制なること、本文王母の言にて論ひ無き物をや。)偖かく說もて來れば。彼の魯女生が華山の女眞に受たる圖の。與王母文正同とあるに思ひ合せて。王母の武帝に授けたる眞形圖も。右の四輔山を連ねし卷にて。其の五岳圖やがて赤縣州内なる泰山嵩山等の山ならむと。誰も思ふべけれど。彼此ともに大荒外の五岳にして。素より彼地の五岳を圖せるに非ず。其は本文を熟く味へ視ば。立天柱。而安於地理と有るが。世界の鎮輔たる五岳を立たる義なるを。植五嶽。而擬於鎮輔と有るは彼の州内の五山を擇びて。鎮輔に擬へ封たる義なり。然るに其の世界の天柱五岳の眞形を物せで。豈その擬立五岳の圖象を寫し給はむや。其は太平御覽道部に。五符經曰。欲定五帝。役山精。當得五岳圖と有るを見ても知べし。荒外五岳は五帝の治山なるが故に。五帝を定むるに此の岳を用ふるなり。(是の圖もし彼處の五岳圖ならむには爭で荒外五岳を治むる五帝を定め、天下の山精を役する事を得む、此は是の太上天皇氏の世界を成立せる神功を、いと狹くかの國内にかけて見ること無く、廣く世界の成立にかけて觀む人は、必ず疑ひ有るまじくぞ所思ゆる。)さて其五圖は世界の大五岳なる物から。彼の國内に擬立せし小五岳は。決めて其の形勢の大五岳に粗似たるを擇び在べければ、其の荒外五岳の圖をやがて彼の國内の五岳圖にも擬せし物なる故に。黄帝その意を得て。四輔山を封命せるならむ。其は右に云へる古圖卷の四輔山には。霍山。潜山。青城山。廬山など。各々其の名を題せれど。五嶽には。却りて唯に東岳。南岳。中岳。西岳。北岳とのみ題して其の名なし。此は海外海内の兩五岳を兼たる圖なる故とこそ思はるれ。(猶思ひ合さるゝ事は。上に引出る文等は更なり、本書内傳なる王母及び上元夫人の五岳の

事を語る文中にも只に五岳とのみ云ひて四輔山の事なく。また都て海内の五岳らしき言もなく、都て六合にわたる大語なるに、況して其の六合の間を、心の儘に跋渉する靈眞の、僅に赤縣州内の擬五岳の圖ならむをのみ、其の寶信と爲さむ物かは、此の謂をも熟々に思ひ廻らすべき事なりかし）然れば彼の魯女生が受たる圖の與王母文正同と有るは。其の五岳圖及び八會之書の正同なる由にて四輔山の有ることも正に同じと云ふには非ず。りは王母の武帝に傳へし圖は唯に五岳のみ也し故ぞり。是を以て其の語にも。三天太上之所出とは有れど。黄帝とは云はず。殊に靈眞の位より云はむにも。黄帝の所出を。王母の執傳ふる謂はなき事なるをや。（但しかく言はゞ東方朔の五嶽眞形圖序は。王母の傳へし圖に加へたる序なるべきに黄帝の四輔山の事を云へるは、王母の圖も四輔山ありし故なりと思ふも有べけれど、彼の序は王母の授けし圖に附たる序には非ず、是を以て彼の古圖卷には添はず、按ふに彼の司馬季主、李充などの持たる圖卷どもか、然らでも東方朔また別に四輔山の連れる圖を持たるべければ、其に加たる序文の適に遺り傳はれる物なりと云はむも説におきて難なくなむ）さて右の古圖卷の。五岳眞形圖と有る首題の下に。後賢の記せる。五十七字の文ある中に。此文盛以絳嚢、頭上避衆鬼。佩百鬼凶邪。不敢當子。帶此首題猶衞。況其眞形大文耶。洪日宜齋佩之と云へる語あり。此を上に引たる稚川翁の。五嶽眞形圖法序に。是翁の其師鄭思遠に此の圖を乞ひ。鄭子のこを授けし時の語と。相發し考ふるに。此は疑なく鄭思遠の。稚川に此の圖を授くる時に書加たる文なり。其は何を以て知ると云ふに。洪日宜齋佩之と有るが。師の弟子に誨ふる。語格なるを以て此を知れり。然れば此を始として外にも二ヶ所。すべて三所に同じ手にて加筆あるは。共に鄭子の書にぞ有ける。（其の一は此なる五十七字、その二は上に論へる太上大道君の勅章の下なる九十四字、其の三は卷末に、老子曰云々と有る八十九字の文是なり）かくて此の書風を前有後文すべて六十三字の譯文。また東岳眞形など書たる二十字と。合せて七十三字

の書體と比按するに。互に異なる手風なるは。其の七十三字は。古く有來し靈仙の譯文を。次々に其の手風を失へず摸し來り。鄭子の書また其の書風を失なはず傳へ來れること疑なし。其の譯文及び後の加筆すら斯の如くなれば。況て其の天文古文の書法の正しく傳はりしこと言ふも更なり。(己も何くれと古文章をも見たる中に、斯ばかり尊き物の珍書を見ること是の古卷物を始めと爲すなり)倩かく考へ竟て後にまた按へば。彼の圖書編などに出せる五岳圖は、眞物の世に弘く流行せば。行尸の徒など却りて災を招く事の。有む事を慮りて擬へ作り。強て五岳眞形を得むと乞ふ者に授けし物の遺存せるなるを。上下おし並べて信用し來れる者とこそ思はるれ。(月令廣義、圖書編を始め古に名を擧たる書等の撰者らは、みな碩學廣才の輩なるに、彼の圖を信じ、右の如く其の著書どもに載せて、少かも疑へるけはひ无く、また予が引たる漢武內傳回外傳などをも考へず、東方朔の序、また鮑靚葛洪などの施用法、及び其の序の文をも都に知ざる故になべて彼の擬圖を信せしなり、玄家の人々能々八會の書また眞形圖を祕せしこと是にて知らる、然れば彼の擬圖をしも道藏より取出たる趣に云へるは皆妄語にこそ、凡て彼處も玄家ならぬ徒は碩學の人と云へども、道藏をば異端の說として、讀ざる倣なりと見えて、儒學の經史を譯くにも、此は道藏中なる某の書を見ては、易々と知るゝ事なるをと思ふ事をし、粧を隔てゝ痒をかく如き、拙說を爲せるが多かり、斯在しかば彼處にも道藏の古經等のやごと無きが、多く失たる趣なること彙刻書目の道藏目錄に、抱朴子中に名の出たる書の見えざるが多きを以て知られたり、然るに近く韃淸の世になりて考證の古學大きに開けて道藏中の書を參攷し譯義をなす徒も往々出たれど、今はた道藏の舊板は甚だ希有にして學者も容易に見ること能はず、適に見たる倫は其の事をし、いと誇かにぞ言たりける。此は悅ばしき事にこそ)さて本書內傳の文は最長けれど。此の弦には然しも要となき事等なれば。下の本文には抄し出す。また其の大荒外眞五嶽の所在及び其の名は。次條に太古傳を採りて。委曲に說き著すを視るべ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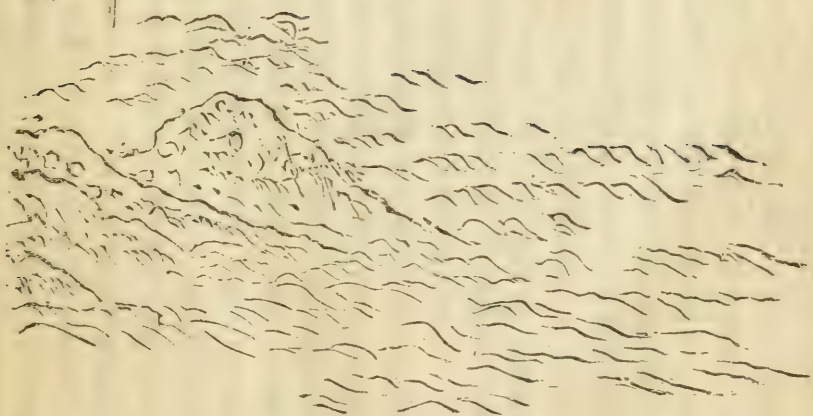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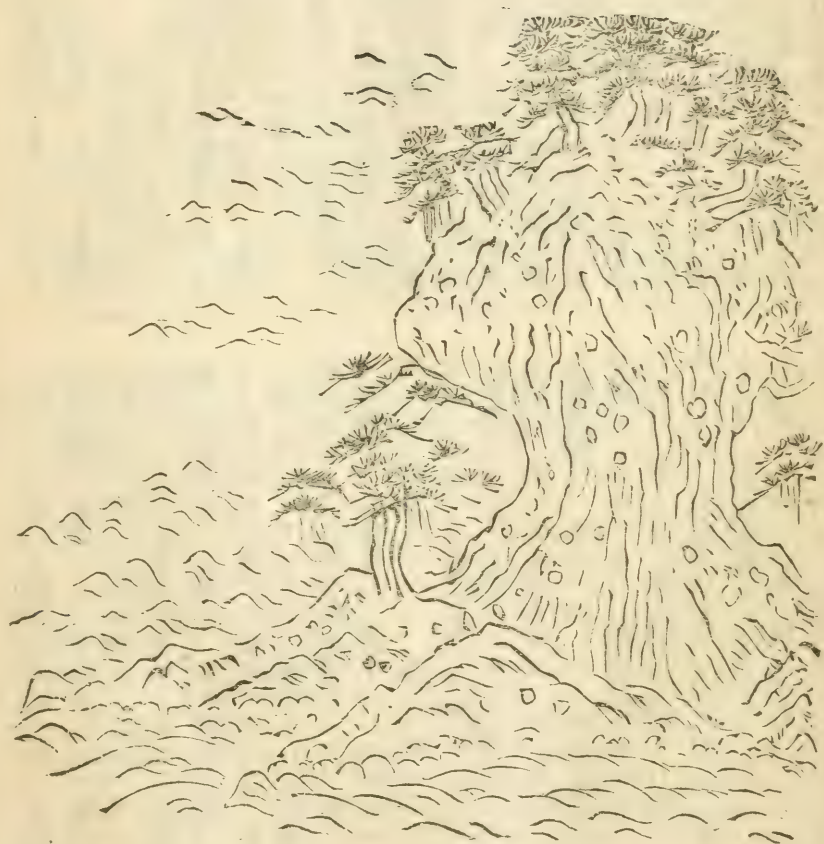
【八】東嶽廣桑山在ニ東海中一。青帝所レ都。南嶽長離山在ニ南海中一。赤帝所レ都。西嶽麗農山在ニ西海中一。白帝所レ都。北嶽廣野山在ニ北海中一。黒帝所レ都。中嶽崑崙山在ニ九海中一。爲ニ天地心一。黄帝所レ都。四嶽皆在ニ崑崙之四方。巨海之中一。此五嶽諸山。皆神僊所レ居。五帝所レ理。非ニ世人之所一レ到也。

此の條は太古傳三皇紀の第四條を其儘に出せるが。宋の杜光庭が集記せし。岳瀆名山記に取れり、(此の記を精くは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といふ、列仙通記に出たり、百川學海に入りたる洞天福地記とは異なり、此の外に名山記と題せる物も彼此あり、思ひ錯ふべからず。)然れど注は互に精粗詳略あれば合せ見て知るべし。此は第六條に。立ニ天柱一而安ニ於地理一と有る。世界の大五嶽にて此の中に中嶽崑崙山はまた鐘山とも稱ひて。既に云ふ如く天柱地軸の本なるが。其の餘の四嶽は在ニ崑崙之四方。巨海之中一と有る如く。地上に出る所は其の氣勢天に通じて。邦域の經緯を定むる土圭と爲り。地に入る所は其根菱萬軸を生じ。互に犬牙牽制して。地體の骨節となる是謂ゆる地下の四柱にて。鎮輔たる所以なり。(然れども漢土の書等にも河圖括地象とこの名山記とを除きては、世界の天柱五岳を説たる書を吾いまだ見ず、玄學家の籍等さへに、天柱とし云へば、西北隅に稱する崑崙にのみ云ひて、北極直下の大崑崙を説たる書の有こと無きは、早く故實を失へる故なるべし、猶その西北の崑崙、及び擬崑嶽どもの事は、下にとり並べて論ふを見るべし。)さて北極直下の大崑崙山は世界の中央なる故に中岳と稱するは理たれど。大地は圓體なれば。餘の四嶽を東西南北とは言がたき道理なり。然るに神眞のそを東嶽西嶽など號けたるは何處を方の本處として定めつらむと考ふるに。斗柄始めて春分の元氣を建し起せる處を方の本と爲て。東と號たるより始れりと思はる。(其は事として天極及び北斗に法を取らざる事なき神眞の道なればなり、但し後に儒道といふ事の起れるより、口にのみ古へを稱すれども、神眞の道とは甚く違へる事ども多かり。)しか一方を定むれば。自然に其の方に反對する處の出來たるを西と號け。かく二方の出來ては。また其の東西に左右する處の定

まる故に。南と號け北と號けて四ッの方名は出來しにこそ。(其は大地圓體の實義を知りて方名の起れる本を考ふるに必かくの如くならでは。方名の定まる基緣なきことと心を平にして熟く思ふべし)是を以て其の四方に植たる柱岳を其の立たる處に從ひて。南岳北岳なども號たるが。其の中岳崑崙山に住する神眞の上よりは。東南西の三嶽は然も有べけれど。北嶽はかならず。我等が北極と稱する處を越して。其の背に在べく所思たり。(抑かかる事までを論ふを俗學の徒はいと癡たる事の如く思ふも有べけれど眞實の道理は必かく索ねずば有べからぬ物なり)さて先かく心ごめ置て。後に合せ考ふべき說あり。其は關令尹喜の傳に。老子この尹喜を伴ひて。神眞の幽郷を周遊せる事を載して。東遊至日窟常暘之山。觀碧海。次登祖山云云。南遊登長離山。此山亦名蕭山云々。西遊龜臺。入七寶園云々。北遊空洞山。息廣寒墟云々。復登中嶽崑崙山云々と有る本注に。此非人間之五嶽。乃海外之神山也。東岳曰廣桑。南岳曰長離。西岳曰麗農。北岳曰廣野。中岳曰崑崙也と有る是なり。(尹喜傳の本文こゝには所狹き故にかく文略して引たり、其の精文は下に次々引出るを見るべし)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靑帝所都。と有る東岳は。即ち我が皇國に在るを。此は其の老子東遊の文に。東遊至日窟常暘之山。綴榑桑之丹椹。散若木之朱華。觀碧海。挹東井。過爵池宮。暘谷神王。東海靑童君。衆仙陳丹椹朱實。金津碧醴。次登祖山。觀芝田。採養神草。息蓬萊宮。復遊風山。登靑丘。過紫府。太元眞人紫府先生。陳九光甘液。白文玉英。靑林白子と有る地理を次々に解し得て知るべし。(本書に、遊風山以下の文を錯りて南遊の文と爲たり、今は訂正して引たるなり)其はまづ日窟常暘之山と謂ふは。本編三皇紀の第六條。及び三神山餘考に考へ定むる大壑暘谷の上に在る山の名と聞ゆ。然るは其の名の似通ふ耳ならず。其の暘谷は實に日窟とも稱すべき靈所なり。斯て其の大壑暘谷は。三五本國攷に云ふ如く豐前。國企救郡と。長門國豐浦郡との間なる早鞆の湍門なれば。其の謂ゆる爵池宮。また疑なく此の雨碕の邊に在るべし。(此

續古今集

太上天皇御製

久堅の天をおほす
玉鉾の道有る
国ぞ 今は我国

はなほ其の國邊ならむ人々後に熟々考ふべし）さて次登二祖山一觀二芝田一。採二養神草一。と云へる祖山乃ち本文の東岳廣桑山なり。其の由は。此の山をまた祖州とも謂ふ。其は十州記の初條に。此州を出して。祖州近在二東海之中一地方五百里。上有二不死之草一。草形如レ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レ艸覆レ之。皆當時活也とあり。（尚是の文の末に、鬼谷子の言を載せて、東海祖州上有二不死之草一。生二瓊田中一或名爲二養神芝一其葉似レ菰苗叢生、一株可レ活二一人一云々とも見ゆ、なほ此の全文は、三神條考に引きて、委しく論ずるを見るべし）然て神典の古傳に、天神諸之命以而。詔二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柱神一修二理固成是漂在國一而。賜二天瓊戈一而言依給矣故是二柱神立二天之浮橋一而。指二下其瓊戈一而畫二給青海原一。而引上之時。自二其戈之末一。垂落之潮。自然凝積而成レ島。是游能碁呂嶋也。二柱神以二其天瓊戈一。衝二立其島一而爲二國中之御柱一而。見二立之御柱一化二作八尋殿一而。共住給矣。故其瓊戈。後者化二小山一矣と有り。（此の古傳は、諸の神典を參考して。己が既に撰める古史成文を、また抄略して引たり、斯て是游能碁呂島はも。乃ち南海道なる淡路國の屬島にて。今の現に其の國の西北の浦に在りて。世にこれを繪島と言へど。また游能碁呂島といふ古名をも稱せり。（當國人仲野安雄が淡路の常盤草といふ物に、津名郡來馬郷。岩屋の浦なる岩屋神社の海畔の磯廻につゞきて繪島あり、一塊の丹石にて、赤珠の凝聚まれるが如し。石紋自づからに、人物花鳥の象ありて、彫るが如く繪くが如く、玲瓏として愛すべし綠樹數株あり、直峭にして攀登りがたく、島の根盤は平にして、席を設たる如く、海潮に臨みて潔し、雪月の時は、殊に賞遊すべしと云ひ、日向人大神貫道が磤馭盧島日記に、我が邦の蒂の所は、磤馭盧島なり、此島は淡路洲の、西北の隅に在る繪島是なり、俗常には繪島と呼び、また磤馭盧島の名を存す。此の島の岩に、圓く玉の如く涌出したる石數千といふ數を知らず、其形表は金氣を以て包み、裏には土砂を含む、島の風景樹木の葉色、岩の滑澤なる事、いづれ書にも著し難しと云ひ、末に漢文の記を出して、島中奇石磊落、多現二男根女陰之狀一奇形

恠狀不可勝數矣々とも言へり、）然れば謂ゆる東岳廣桑山祖州はしも。此の島なること疑なし。その故今、駁盧島日記に其の形樣を縮圖せしを。その儘に寫して視す事左の如し。（なほ其の邊なる大倭嶋、鵜鴨嶋、及び延喜式なる岩屋ノ神社などをも圖つれど、處狹ければ此所には漏しつ、）然るは神典に。天ッ神諸と有るは。天之御中主神と。皇産靈神にて。彼の國籍に謂ゆる上皇太一。元始天王に當り。二柱神は天地二皇に當れり。斯て其の賜へる瓊戈は。古史傳に說たる始く。天根玄牡の象物なるを。蒼海原の玄牝たる所に指下して。引上ませる御戈の末より。垂落る潮の自然に凝積りて。島と成れるに。其の御戈を衝立て。天柱國柱となし給へるが山と化れり。（かくて此の山の眞形を視れば。諦に玄牡の形をなして、其の下に有る石の自然に男根女陰の狀を成ことも、何に奇靈なる事に非ずや）　さて當今に現存する所は。淡の嶋に引添ひて。即ち皇國の中央なるが。北極の出地三十五度の所に當りて。日經日緯を知らしむる自然の土圭に幽契せるを以て。此の嶋や

がて東岳にて。地下の四柱は。まづ是の柱より立始めて次々に南西北に立及ぼし給へる事と所知たり。（但し神典には、五岳の中に東岳の傳へのみあることは。事足らぬ心地すめれど、此は是の國の事のみ尊と傳へし、神典のすべての例にて、是の一柱岳に准へて餘の三方にも。柱岳ある義を令知めたる傳へも有べし、そは造化の首を爲給へる三神を始め、萬國に神たる神等をも、みな我が國かぎりの神なる如く書載たれど、實は諸の外國にもわたる傳へなるに、准へて知るべし、然るに却りて赤縣州に、五岳の傳への悉く有る事は、中國これを失ひて、戎狄これを持ちたりとぞ云ふべかりける）然れば其の東岳を廣桑山と謂ふは。扶桑州の域内に在る。山なる故の名なること著く。祖山祖州など謂ふは。地下に四岳を陳列し給へる其の初發なりし故の名なること疑なし。（雲笈天地の部に東方日生國在碧海中又有祖州。在東海之中云々と有るをも思ひ合すべし）斯て本文に。四嶽皆在崑崙之四方。巨海之中と云へば。四岳の位かならず正整に。經緯の度を差へず。西岳は東岳

に相對し。北岳は南岳に相對し立べき道理なり。故考ふるに。皇國は中嶽昆崙の出地。三十度四十度の間に在り。是と正對する同じ度數の處は。謂ゆる大西洋に。惠須登流といふ數小嶋あり。西岳決めて是の邊に在るべく。其と同じ度數にて南方は。謂ゆる地中海の登留許と云ふ邊よく合へば南岳この邊りに在るべく。此と正對する北方は。謂ゆる北太平海の。迦理富留邇夜と云ふ邊よく合へば。北岳必ずこの邊りに在るべし。（抑是れ等の事ども、古今に論へる人の者としも聞えねど、天柱地軸を知ること神旨の道の學問の本なる故に、推量の說に似たれど、今しかくは論ふなり、西洋の人等、世界の大體、地理を探索すること甚精けれど、天地開闢の眞古傳を知ざる故に、天柱地軸の本原を知らず、此の本原を知ざる故に、窮理の本は立ずぞ有ける）故今はその心定をもて。南西北の三柱岳の在所を求むこと左の如し。〇南嶽長離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は。まづ老子南遊の文に。南遊登長離山。此山亦名蕭丘〇（抱朴子內篇に火體宜熾而有蕭丘寒焰と有るも此の山を云へり）出九光之英。火浣之布。越赤津。入太丹宮。南極夫人。設瓊花玉酒。赤靈火棗。至于絳山。觀流火之鄉。息朱陵之闕。大和玉眞華蓋上公、列炎岡朱體。飛丹紫桃。と有る長離山是なり。（此の文と云ふより下十五字を、本書に誤りて靑丘の文として、靑林の白子と云ふ下に錯亂せり今は下に引く十州紀炎州の文に依りて訂正せるなり）斯て其の山は十州記に。炎州在南海中。在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取其獸毛。以爲布。火浣布有也。亦多多仙家と有れば。南嶽の所在は。即ち是の炎州にて。謂ゆる火林山。やがて長離山と聞えたり）（其は南遊の文に、其の山より火浣布を出すと有るが、符合するを以て知べし）其の宮を大丹宮と云ふこと。炎州の文に漏たれど。楚辭悼亂に。陟丹山兮炎野とある注に丹山炎野皆在南方と有れば。是も火に由ある名と聞え。（此の外にも物の名所の名などに赤炎丹火朱など稱せるは、皆火に因れる名と聞ゆるを思ひ合すべし）南極夫人は。陶弘景の集めし眞誥に、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一號南極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

理大丹宮云々と所見たり。華蓋上公と共に、赤帝に仕ふる職とぞ聞えたる。(斯て此の山の所在は地中海の邊なること上に謂ふが如し、なほ本編三皇紀第九條、離合火精于炎野と有る所にも云ふを俟つべし。)○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は。老子西遊の文に。乃西遊龜臺。入七寶園觀飛玄紫文。過流精闕。九靈金母大素元君。進玉文之菜。其實如斷。命侍女陳反魂靈香。玄光碧桃。金紫交梨。次汎弱水登鳳山。入玉池。息昆吾山。白帝天君。採七明石芝。流精玉膏。金光丹醴進焉と有る。龜臺乃麗農山にて。九靈金母太素元君とは王母の號なり。(陶弘景の眞靈位業圖に。王母を龜臺九靈太眞元君と記して、別に後聖上傳太素元君と云ふを出せるは誤なり、太素とは西方の白色を取れるにて、王母の內號なること疑なき物をや。)さて十洲記に。崑崙一號曰崑陵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地方一萬里。去岸十三萬里。(予が引用ふる十洲記は始にも云へる如く、漢魏叢書本、龍威秘書本。神仙通紀本、雲笈七籤本、などを校合し。往々他書に引たる文をも

校せる本なり、一號の一の字、また地方一萬里の五字、諸本に脫たるが雲笈本のみ此の六字あり、また諸本に西海之の之の字脫たるを叢書の本にのみ有り、また秘書叢書には、陵の字を崚に作れり。此は孰れにても有べし、次々引出る文々大抵かくの如く異同あれど悉くは云はず。其は所狹く煩はしき事なればなり。)又有弱水周廻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諸本此の間に、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といふ五十六字の文有れど、積石より三萬六千里と云ふまでは、後人の穆天子傳に依りて攙入せる文、上有三角と云より、三角と云ふまでは、周公旦が記といひ傳ふる周髀算經。また佛書の立世阿毘曇論などに依りて攙入せる文なること疑なければ削り去つ、其の幾奸の疑なき由を一つ云はゞ、下の文に其の一角正北云々、其一角正西云々、其一角正東云々、其一角正南云々と有る

四角は上の文に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と云へるを承たる文なるに。上有三角と崑入せる故に、名曰昆崙山三角と文して下の文の其一角正北云々と云ふ文に連けむと爲たるが、其の四角あるに心著ずて。其の奸を己と著せるは可笑しき事なり。)其一角正北。名曰其風巓。其一角正崑崙、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正南。名曰春山堂。有積舍。爲天傭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傭城。金臺玉樓相映。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とあり。(なほ此の邊りにも後世道士の文飾せる章句、八九十字有れど、其を辨へむこと煩はしければ今は漏しつ、惣じて玄學の古書ども、佛法渡りて後に其の說相にうち合せむと欲して妄添せる說、また不熟道士の己がむき／＼竄入せる說ども甚多し深く心を用ひて擇び捨ずては神仙の眞面目を見得まじき物なり、上に云へる周髀阿毘曇論などの妄談は印度藏志に委しく記し辨へたるを見るべし。)下にも註ふ如く。眞崑崙は紫微宮直下に在れば。此の戌亥の地なる。王母の住する崑崙は擬なり。擬とは云へども。下に引出る擬崑崙どもの類に非ず。其正東なる宮を崑崙宮と云ふを思へば。此また天帝の下都離宮なるが故に。其の一宮を崑崙と稱せる其の名を總山に及ぼして。崑崙山と云なれど。實には本文に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を云へる山なり。故この崑崙をも諸書に天柱と稱せり其は西岳また天柱の一なるが故なり。(もし此の王母の住する崑崙と西嶽麗農山と同山ならずは、西方に二柱二柱となる謂を思ひ、麗農山やがて其の崑崙なる事を曉るべし。)また此の山の本名は麗農山と云ふ耳ならず。龜山とも云へり。其は西王母傳に。金母元君者。九麗龜山金母也。一號九光龜臺金母。一曰西王母。生于神洲。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均萬物矣。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閬風之苑。在金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元始天王授以龜山九天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眞聖。監盟證信。位配西方母。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隷矣と有にて知べし。(此の文また例之如く甚く切めて引たり、なほ此の山の有狀は葛洪枕中書にも委く見え

たり〕斯て亦の異名を。琨城とも不周山とも言へり。そは十州記に。號天柱於琨城象綱輔也。と云へるも此山を云ひ。淮南子また列子に。昔共工氏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と有る高誘張湛等が注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と云へるも即ち是の山なり。是を以て淮南子天文訓に。何謂八風と云へる所に。西北曰不周風と云ひ。地形訓の。何謂八風と云へる所には。西北曰麗風と云ひ。八極八門の所に。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とは云へり。〔麗風とも云へる麗は、すなはち麗農山といふ、麗と同義なり、また或は麗農風と有りし、農の字を脱せるにも有るべし〕然れば麗農。不周。琨城。崑山。共に一西岳の異名にて。昆侖。玄圃。閬風。など謂ふは。中岳の峯號を擬せる稱なること論ひなし。〔もし麗農、琨城、不周、崑山などの四名は更なり、西北の昆侖と謂ふをも皆各別の山なりと爲むには、何れも天柱綱輔と云へば西方に五柱五岳となる理を深く思ひ辨ふべし、尚是の山の事に就ては、諸書に種々胡亂はしき事ども多し、能く攷ふべし〕然るに此の山神仙の幽境と定めし處なるが故に。其の神界こそ十洲記西王母傳などに言ふ如くなれ。世間に現見する所は右に云さは甚く異にして常の山に同じ。その神界は神仙に伴はれずば。到り得まじき處なるを。偶に然る人々ありて往來せるが其の瞻しまゝの實境を語り傳へし物なり。其往來せる人々は古くは神農の少女。〔其は劉向が列仙傳子賓が搜神記などに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と見えたり〕黄帝周穆王など頗多かり。〔また東仙朔も谷希子といふ太上の王官に伴はれて到れること十洲記に自記せるが如し〕然も有らば其の現見せらるゝ崑崙は何處ならむと言ふに。山海經大荒西篇に。西北海隅より西方なる國々を記せる連きに。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郭璞云皆群大靈之山也〕有沃之國。沃氏是處。〔郭璞云言其上沃饒也、案に淮南地形訓八紘の所に西方曰金丘曰沃野とある高誘註に、西方位金也、因爲金丘沃猶白也と見え、海外三十六國の所に西北方有沃民女子民丈夫民とも云へる是な

り。)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郭璞註に言其所願滋味此無所不備、と云へり、呂氏春秋に、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とも有り。)爰有甘華。甘柤白柳。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靑丹。(郭璞註に、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と云ひ廣注に、案尙書大傳丘丹出丹護。靑丘出靑護。是丹與靑皆名護也、則丹爲彩色之名益信とも云へり。)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有百獸相群是謂沃之野。有三靑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利鳥。一名曰靑鳥。(郭璞註に、皆西王母使也と云へり、此の郭註に據りて按へば、第一條に忽見一女子著靑衣美麗非常曰我備宮玉女王子登也爲王母所使從崑山來と云へる王子登も此の時の東方朔が言に常傳使命往來榑桑出入靈州眞靈官也と有れば、此の三靑鳥の中などには非るか、其は分身變化自在の神眞にて、常傳使命と有れば、時々しては靑鳥と化れるも旁由ありて、疑ふべき事にあらず、また初學記歲時部

に漢武故事を引きて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靑鳥從西而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來、有一靑鳥如烏侍王母傍、と有るは同じ事なるに、玉女と言はず、靑鳥と記せり、また搜神記に、顏含字弘都、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靑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靑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作靑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と見え、また酉陽雜俎に齊郡函山有鳥、足靑觜赤黃素翼絳、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と有るは共に由ありげなる事なれば因に抄し出たり、なほ本書廣注をも見るべし。)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郭璞註に、敬難黃帝神也と云ひ廣註に、黃帝祠額解云、西王至崑崙有軒轅宮與臺若丘、射者不敢西向と云へり、なほ名勝志云今直隸保安州西南界之喬山上亦有軒轅臺、廣輿記岳州府君山亦有軒轅臺とも云へれど其は皆後

にその軒轅臺を擬し號けたるなり。）また海外西篇に。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此の事張華が博物志にも見えたり、廣註に圖贊曰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潘之稱黃海云、天帝賜算聖人有加焉、軒轅之國不壽者八百歲是即以軒轅爲黃帝也といへり。）在女子國北。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此諸天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郭璞註に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得自在此謂天野也と云へり、任昉が述異記に、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と云へるも是なり。）百獸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兩鳥居前導之と有る王母之山。軒轅之國を別に二篇に出せれど同處にて、是疑なく西岳崑崙山の墟なり。其は互に事實の同じきを以て所知たり。（凡て地理を記するには、同處同山にても、此より記し以て往くと彼より記しもて來るとの違ひにて、各々記し試ても然る例多かる物なり、其は譬へば富士山の事を記すに駿河國より筆を起ると甲斐國より筆を起るとの違ある如き事なるを、其の處の趣を知ざらむ人は富士を二國に在りと思はむが如し、王母之山軒轅之國實は一丘なるを。大荒の彼方より記せると、海外の此方より記せるとの違にてかく二篇に出たるなり。然れど此を同じ處の重出なりと云へる說は諸註家に聞ゆることなし。）さて其の在所は。黃帝傳に。黃帝將會神靈於西上之上。風伯進掃。雨師酒道鳳凰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登崑崙之靈峯。致豐大之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始也。（封禪即祠祭山川鬼神也）帝立臺於沃人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復往天毒國居之。因名軒轅國。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又復遊逸於崑崙宮と有るを思ふに。天竺よりも猶西北の海に在ると所思たり。（陸賈新語に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とあるも此の事を云へり。）然るは彼の北高海を過ぎて謂ゆる歐邏巴洲の大海と云ふ邊に女人國と云ふが有りと云ふを思へば其の邊なるべし。（但し今は然る女人のみ住する國はなく、上に引く山海經の文に符合する事實はなくとも、彼の言ゆる事實は最上古

の趣を記し傳へたるにて、國々の趣は漸々に變革ある物にし有れば、此は然しも拘はるべき事には非ずかし」また列子に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母同遊升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と有り。此をも參攷するに。謂ゆる軒轅臺ある王母山と云ふは。即西嶽崑崙なること彌著明にて。軒轅黄帝の臺を立たる處なる故に。軒轅國とも稱せるなり。(穆王のことに到れること、竹書紀年にも、十七年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と云ひ穆天子傳には殊に委く見えたり、其同遊せる化人と云ふは、即崑崙の神官なりし故に、西極の化人と稱せり、黄帝もさる神人に伴はれてぞ蓬萊にも北の山にも至りける、其より後に到れる人もまた有りき」さて此の山さる西洋の國に立たるが上に。其の趣また神仙の傳へし趣きとは異にして。打見れば凡山に異なき故に。其と知らず唯に其の名のみ高く。古書に多く稱せるを。凡俗の徒豈知らむや。然る山景は神幽の境界を語り傳へしとは。故りの仙語の趣によりて其の山を索むるに得ること能はず。强ひて其の方隅を探りて己が向々一凡山を求め得て其と定め。其の在所高抵里方を記せる說々區々なる故に。諸記家の說また甚く窮せるが有るは傍痛き事なりかし。(其は水經に崑崙墟在西北。有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一千里とある記に、諸說を多く擧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緜邈、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と云はるにても知べし、水經は崑崙出を河源と爲し記せる書なるに、鄙道元が博覧の記にすら詳究し得ずぞ有りける圖書編にも索あぐみてかく言へり」彼の十洲記に。其の山を有弱水周廻繞。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と有るも皆幽界の處名なるを。現界に求むるは。愚昧と云ふべし。(其の例を云はゞ、同記に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云々と有れど、生洲蓬萊ともに、東海中の神界なる故に、接すなど有ればとて、彼此ともに現界にては求め得ざらむが如し」かくて崑崙ちふ山名は更なり。神佛界の處名をとりて。現界に

擬し。弱水さ云ふ川。積石と云ふ山をも此ぞ彼ぞと誣ひ定めて。地圖にも載せれど。其は悉後の擬名さ知るべし。然れども禹貢及び山海經にも然る擬名の多く有れば。現界の地名と爲たるも甚古き事には有ける。(其は只右に云ふ處名のみならず、暘谷、洞庭、華胥、雷澤、不周、蓬萊、など云ふ地名山名を始め、神界方外の處名を其の國內の小地名と爲たる類は、百を以ても數ふべし、其は本編に然る地名の由ある所々に云ふを見べし、然るを俗學の徒など、其差別を知らず、神界方外の事實を記せる傳説をも、其國內なる擬地名に依りて說きたるが多かり、今その一を云はむに史記の三皇本紀に、共工氏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さある不周山は謂ゆる麗農山なるを、此の名を擬せる其地內の不周山なりと說たる類なり、豈愚昧と云ざらむや、)北嶽濮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は。老子北遊の文に。北遊空洞山。過陰洞宮。北極眞公。進十結神草。玄雲李。空洞瓜。登玄丘。觀朔陰八鍊池。息廣寒鹽。太玄儇伯、進絳樹丹實。三玄紫禁と有る。廣寒墟やがて廣野山さ聞えたり。(前には空洞山さある山、乃ち廣野山ならむと思へれど、空洞は爾雅の釋野に。空洞之人武さ有る疏に。北斗極之下、其處名空桐さ有りて。北極の下中嶽昆侖虛に近き所なる山の名さ聞ゆれば此の山には非ず、赤縣州內にも空洞と稱する山有るは、乃ち此の荒北の山名を擬せるなり、)其は玄丘とは。十州記に。玄州在北海之中。地方七千二百里。上有大玄都。仙伯眞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宮。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と有るを云ふこと、文の符合にて炳焉なればなり。(斯て此の山の所在は、北太平海なること上に謂ふが如し、)さて雲笈の。淸虛眞人王褒傳に。東行渡滄海。登廣桑山。入始暉庭。詣天帝君云々。西行渡巨海。登麗農山。詣景眞三皇道君云々。北行渡玄海。登廣野山。詣高上虛皇大道君。云々とも見ゆ。(また列玄通紀の太極眞人杜沖傳には、東遊碧海。南遇長離。中到昆侖山。西詣龜山。北適玄壟。云々と云へる事あり、なほ仙籍にかゝ

る類多かるべし。)○中嶽崙崑山在九海中。爲天地心。黃帝所都は。かの老子中遊の文に。復登中嶽崙崑山。遊玄圃瑤臺。觀七寶瓊林。聆九苞鳴鳳。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下覽四天下如指掌。晝夜光明。天帝神王之下遊處也。大玄九宮仙人居焉。皆自然天厨。出入在意天使雅絕。樂難可勝。實寓內之淸都。神眞之盛觀也とあり。(右老子五嶽遊の文、みな甚く約めて引たれば、委しくは本書に就て見るべし。)なほその事跡を古書等に索むれば。河圖括地象に崙崑山爲天柱。氣上通天。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索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也。(龍魚河にも、崙崑山天中柱也とあり、地下に八柱ありとは、其大軸の數と聞え、三千六百軸ありとは其の小軸の數と聞えたり。然れど此は其の大凡を語れる說なること云ふも更なり、互に相牽制とは、其の根柱の地中に深く締り相たる狀にて、河圖始開圖にも崙崑山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と有るを思ひ合すべし、地上に凸く起れる處は名山と成り、凹める處は大川たる由なるが、孔穴相通ずとは、根々相牽たる其の間に孔穴ありて、山川の氣相通ずる由なり。)また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仙之所集也。有五色雲四維多玉。其山中應于天最中。八十城布繞之。崑崙之墟爲地首。橫爲地軸。上爲天鎭。立爲八極。河水出焉など有り。(今外く括地象の二文は、古微書に諸書より拾ひ出せる文ども、及び史記漢書水經文選の註などに引たる文をも校合して引たり、なほ古微書に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員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之與天地同休息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と云へる文を括地象として擧たれど、此は神異經の文なり、凡て此の神異經と云もの東方朔が撰と云ひ傳ふれど信られぬ物なり、然れば此の文は括地象の文に非ざるを其の引たる書は何ならむ、誤りて括地象と引たるを古微書も其の誤りを受たるなりけり、然れどもこの銅柱の傳へは無稽の說に非ず、其は□□□

見るべし。）括地象の元書は早く亡たれど。古微書の撰者孫瑴が言に。河圖括地象昔禹治水得括地象。此其傳之最古也。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三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増益以演其意蓋七緯之祖本也と云へる如く。最古き書にし有れば此の説を用ふべし。（九聖とは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王、文王、周公、孔子を云ふと通ゆ七緯とは、河圖の緯書ども七部あるを云ふ、そは括地象、始開圖、絳象、稽曜鉤、帝覽嬉、挺佐輔、握通記、是なり、猶此の外にも數あり、皆かならず讀べき書等なれど、今は皆亡たれば諸書に引たるを、古微書のごと集め見るより外なし。）さて此の崑崙の委しき事は淮南子地形訓に。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高誘注に、息土不耗減掘之益々多故以塡洪水名山太山也。）掘崑崙虚以下地（掘猶平也）中有増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歩二尺六寸。（中崑崙虚中也。○案に中有増城九重は、上に引たる括地象に、其山中應于天最中八十城布繞之と有る是なり、高誘註にはなほ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蓋誕實未聞也と有れど、珍しからぬ例の俗見なり。）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上崑崙虚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案に山海經郭註に、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崑崙子傳と云へり。）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旁有四百四十門。（面有十門也）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旁有九井。玉横維其西之隅。（横猶光也、横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内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田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施機關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其是疏圃。閶闔崑崙虚門名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原本也○案に此の水と下なる赤水弱水洋水は括地象に謂ゆる、五色の水の四水と聞えたり、なほ黑水の事も有るべきに其の事を云はざるは記落せりと見ゆ。）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此所導積石山（渤海

大海也、河水自二崑崙一由二地中一行、禹導而通レ之至二積石山一書曰二河出二積石一入猶出也、〕案に勃海大海也とのみ云ては意を盡さず勃海とは漢土の東北靑州幽州遼西遼東など云ふ地に包まれたる入海をいふ、勃の字の徐說に勃然興起と有る如く、然る小海に彼の大河の勃流するより負せし名と聞ゆ後に此の邊りに勃海國と云ひし國も有りき、河源は崑崙山の東北の陬より出て、其の勃海に注ぎ、地中の水脈を西方へ貫き通れるを。禹の洪水を治めし時に、其の西方雍州の地なる積石山下に入るべく導きたる由にて、註に尙書を引きたる意は、尙書に河出二積石一と有るは、實には地中の水脈より積石山下に入たる水の出るなりと云へる意なり、斯て其の積石より出る水は雍州の地を遠く北へ流れて北狄の地に入り。南へ曲りて、雍州並州の境に入り、東へ曲りて冀州豫州兗州の間を流れて、再勃海に入る是謂ゆる黃河なり地圖を見て知るべし斯て是の河を黃河としも謂ふは其の始開を問ぬれば崑崙丘の黃水なる故にぞ有らむ、抑々是の河の流はも、上の如にては、神禹治水の時より始めてしか流れし如く聞ゆれど然には非ず赤縣開闢の往古より、しか流れしを唐堯氏の時に至りて、積石山に至る地中の水脈に雍塞する所の出來て黃河に流るべき水の溢れて、西羌は更なり赤縣の諸州も洪水に苦みしを、神禹その雍塞を導き通して、舊の如く流せしなり、堯の時の洪水は獨赤縣州のみに非ず、西羌印度また西洋人の稱ゆる要呂巴の地もみな赤縣州の地と連ける故に大洪水にて苦みしなり、此は彼の地邊の事記せる諸書に。徵すべき事ども許多あり、此を救へる神禹の功はいとも大じき事なるが其はわが海神の祐に依りて治水の理を知たりし故にぞ有ける、なほ三神山餘考に委く云へるを見るべし〕赤水出二其東南陬一。西南注二南海丹澤之東一。〔案にこは高誘註を欠たり。漢土内を流るゝ河に非ざれば、漢籍に據りては考へ得ざりし故なり其東南とは崑崙の東南なり〕赤水之東弱水出レ自二窮石一、至二于合黎一餘波入二于流沙一。絕二流沙一南至二南海一、窮石山名、在二張掖北塞一水出レ此絕レ過也、流沙沙流行也。〔案に弱水とは云ふは山海經郭註に。其水不レ勝二鴻毛一同圖贊に弱出二崑

崙鴻毛是沈玄中記に天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とある義なり、流沙と云ふ義は。呉越春秋註に、杜祐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とあり、斯て此の川は其の原北極邊より出て、西に流れ、西北の大荒を通りて漸々に廣くなり、南して印度于闐の地方に止まる窮石合黎など云ふ地名みな荒外にて今考ふべき便なしなほ後の人考ふべし、）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案に其西北とは崑崙山の西北を云ふ。註に謂ゆる隴西武都漢陽はみな彼の國の西南方なる地名なり。）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四水とは上に謂ゆる洋水弱水赤水黄水なり、帝とは即天帝なり、また河圖始開圖に黄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崑崙之墟黄河出崑崙東北角剛山東とも見えたり、）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倍之高倍之也、太帝天帝也、○

水經に崑崙墟在西北酈道元の注に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説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増城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と見え廣雅及び圖書編に云へる趣もまた同じ、）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地之中也。此の文を上に擧る括地象の文と合せ考ふれば眞崑崙山の紫微宮直下なること彌灼然に所知たり。其は縣圃に倍する高處これ上天にて。是謂太帝之居とも有にて知るべし。（太帝とは此にては高誘註の如く、天帝にて此を天皇太帝と稱し、紫微宮その常在所なること上に言ふ如なればなり。）さて此の崑崙山をまた鍾山とも云ふ。其は淮南子俶眞訓に。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と有る高誘註に。之山崑崙山也と云へり。かくて呂氏春秋士容論に。君子鍾容純乎其若鍾山玉とある同人の註に。即この淮南子の文を引たり。）また穆天子傳にも季夏卯天子北方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郭璞云、山海經春子作鍾音同耳。）茲木其不畏雪。天子於是取華木華之

實。持歸種之。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之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曰鍾山百獸所之聚也。飛鳥之所棲也とあり。今引用ふる天穆子傳は平津館叢書に收たる洪頤煊が校正本なり、俗本と異なるをなほ怪て之）此は括地象に崑崙山四維多玉と云ひ。爾雅に崑崙墟之璆琳琅玕と有るに叶ひ。かつ諸書に名玉の所出を稱ふ時は鍾山。崑崙。昆山。鍾山など言ひて。實にも同山の異名と聞ゆるに符合すれば。古說なることと知るべし。（崑崙鍾山に玉を云へること楚辭涉江に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同壽云々、哀時命に願至崑崙之縣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云々、疾世に赴崑山兮鶩遙從功遊兮、棲遲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云々、なほ此の頃の書どもに昆山之玉、岷山之玉と云へるを崑崙也と諸註家云へり、是より後の書ども詩賦の類に云へるは今勝て計へがたし）然るに東方朔が十洲記に。崑崙と鍾山とを別に擧て二山と爲たるを年頃不審に思へるに。近く考へ得たる說あり。（既に西岳の下に粗論へりき）然るは彼記の文に崑崙一號曰崑陵。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云々と記して。（此の全文も、上に引たるを見るべし）其さし次に。其北海外在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十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在金臺玉闕。元氣之所舍天帝君治處也。（天帝君とは即ち內傳に謂ゆる太上道君、儒書に謂ゆる皇天上帝。天學家に謂ゆる天皇大帝なること上に記せるが如し）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餘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宮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耳。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眞之人出入道徑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乃山源周廻具有四城之高山。當心有似于崑崙山也と記せり。（此の下に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于北阿。歸大功于九天。又禹經諸

五岳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剃五岳諸名山亦然。其所刻之處獨高耳、と云ふ文有れど是決めて後世道士の加筆なり）今考ふるに此の記に謂ゆる崑崙は。括地象に應于天最中とある。紫微宮直下の大崑崙山に非ず。そは在西北之戌地。北海之亥地と有れば。漢土の西北隅に當るを以て所知たり。（北極直下は漢土にも正北にこそ當れ豈西北隅に當らむや、先づこの謂を思ふべし）かくて鍾山の文に。其北海外有鍾山と記せる。其とは西北隅の崑崙を言ひて。其の山より北なる海外に在る由なれば。是鍾山ぞ括地象に謂ゆる最中の大崑崙山なる。其は在北海之子地と云へるにて論なし。元氣之所舍と有るも北極直下なる故の語なるを思ふべし。（但し其は周廻高卑など、括地象と互に相違あるは彼是傳說見聞の精粗も有べく、總じて然る里數などは然しも拘るべき事に非ざれば、唯その在所の符合、及び事實を取ると知るべし）かく言はゞ書等に西北の崑崙にも元氣を係て云へる說あり。殊に今引く鍾山の文末に。當心有似于崑崙山也。と記せれば、西北隅なる崑崙。これ眞の崑崙にて。鍾山の當心の其に似るのみ。實の崑崙には非じと疑ふ倫も有なむか。然れど此は後に彼の西北隅なるを打任せて昆侖と稱する故に。東方朔もその世間の稱に傚ひて彼に崑崙と稱し、眞の崑崙をば却りて鍾山と云ふ別號を用ひて右の如く文せれど。實には西北なるが。正北の大崑崙に似たるなり。（其の由西麗農山の下に云へるが如し）斯て山海經に此の山に燭龍と云ふ神物ある由言へるは。上の書等に漏たる說の殘れるなり。其の文に。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飮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啓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と云へるは古說なり。（此の文は海外北篇に出たり。郭璞註に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燭陰と云へり、また大荒北篇に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在章尾山云々と云ひて記せる此の趣なり此も同山の異名なるか、其の形を准南子には人面龍身無足と云ひ、潛確類書には蛇身而赤身長千丈と云へり）其は詩の含神霧に。天不

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括地圖に、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眠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此は山海經廣注に引たるを再引たり。）楚辭天問に。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其王逸說に。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など有り。（易乾鑿度に燭龍行東時爾清行西時溫與、行南時大□行北時嚴殺と云へるは諸說に異なれど張衡思玄賦に、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傳咸燭賦に、六龍銜燭于北極九日登曜于扶桑。盧栴放招賦に、軼鍾山之幽黯兮、令照之以燭龍。山海經圖贊に、天缺西北龍啣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神。張憲燭龍行に、蛇身人面髮如緖啣珠光吐照天下など云へり、猶多く見ゆれど、今は少か考への助となるべき說どもを抄し出せり。）然れば鍾山の下に此の神龍ありて。其の西北に當る幽冥無日の國を照せりと言ふ太古の傳說有りしこと灼然なり。廣註に引たる朱健治平略に。

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啣火天問之誣と云へる類は俗儒の通論。元より言ふに足らず。（また山海經に、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祖江于崑崙丹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即其邑大旱と云へる說もあり。）さて北辰直下なる大鍾山の西北に幽冥無日の國ありとは。輿地圖に謂ゆる。具留蘭土夜國など云ふ邊なるべし。此邊に然る地の有ことは西洋人の近く知り得たる事なるに。漢土には太古よりぞ傳へたりける、其は神仙のいと早く語り繼ぎし故なり。（淮南子地形訓に、北方曰積冰曰委羽とも、北方有不釋之冰とも見え、其の註に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積冰也、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と云ひ、北方寒、故冰有不洋釋者とも言へり、此は其の邊に親しく往見たる者の次々語り傳へずは、絕て知るべき由なき事どもなるを、早くかくしも傳へしは神仙の語り繼たる故なること著し、黃帝禹王

穆王など皆神仙空行の術に依て此の山に往來したりき。西洋人の辛うじて我が安永の頃に始めて、其の近き邊りを僅に伺ひて誇り噪ぐ類には非ざりけり、此に就ても神仙の傳へし古傳の正しき事を辨ふべし。）○此五嶽諸山皆神仙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は。右五帝に神仙の幽宮あることと上に引たる老子周遊の文。また十洲記の說にて知べし。（其の餘の諸王に、此事の見えたるは、今計ふるに暇あらず。）五帝は靑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にて我が神典なる。風神。火神。土神。金神。水神を申し。此の神等。かく五方に位を定めて。相拘絞しつゝ萬物を生成し。亦各々五星を爲め。かつ天皇大帝の化育を賛くること。既に第五條に說たるが如し。（風火金水土の神等をもに。伊邪那岐神の御子に坐して、其の造化し給ふ迹を察るに彼の國の古說また熟く神典の旨に符へり、猶是の餘意は、本編の郊祀の事を論ずる所に云ふをも合せ攷ふべし。）さて世人之非所到也とは、神眞の幽鄕にして。世人に現見を許さゞる處なる由なり。是を以て。彼の內傳なる王母の眞誥に。謂ゆる十州三島の事を說きて。並在滄流大海其津中。其實分明。其名難測と見ゑたり。五嶽の事も准へて曉るべし。（玄津とは、海津の玄たり冥たる中に在るを云ひ其實は分明なれども。其とは此と其名をさし測り難きを謂ふなり。）さて因に彼の擬崑崙どもの事を少か言はむに。其の一は山海經海內西篇に。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云々。（郭璞記に。言海外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と云へるを。廣記に疑重出恐非有二崑崙と云へれど非なり。古微書に十洲記なる崑崙の說を引きて、差此說則穆天子傳之崑崙即水海所謂高萬一千里者、而山海之崑崙止云廣八百里當別一小崑崙矣と云へるは。實に然る言なりかし。）其の二は大荒西篇に。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知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之謂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之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註に今去扶南東萬里、

有若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大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浣布是也、即此之山類也と云へり。）其の三は西山經篇に。西山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云々。（郭璞註に陸吾郎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處大山也と云へり、）今此を地圖に合せて考ふるにまづ大荒西篇なると西山篇なるとは一山の二篇に出たるにて。此は上に云へる王母之山と軒轅之國と二篇に出たるが如し。（そは大荒西篇なる神の名を云ざれど、西山篇なる陸吾と全同じきを以て辨ふべし。）さて赤水の沿革圖に、西方吐蕃の地に大崑崙山と云ふを書き。西北方月支の地方に。謂ゆる雪山の背に並べて。小崑崙山と云ふを書たるが其の謂ゆる大崑崙山の所に。此處地地理未詳と記せり。然れども朝夷厚生と云ふ人の說に依れば。西山大荒西二篇に出たる崑崙は地圖に謂ゆる大崑崙山を所知たり。（朝夷厚生と云ふ人は尾張人なり、其の著せる佛國考證と云ふ物に、

或人りの崑崙を阿耨達山に混同せるを破りて、阿達山は西藏の阿里東北界の蕃名なり。今は岡底斯と云ふ、衛藏圖識等に說く所は一山周廻一百四十里、五峯相ひ連りて、綿亘八百餘里と云へり。崑崙は長安を去ること僅に五千里にて。天竺とは絕達の境なる故に、崑崙は漢語にて梵名なし、また唐の劉元鼎が吐蕃に使して崑侖を經見せしに、三山中高而四下河源其の間を流ると云り、然しも高山なる事を云はず此の地方の實錄は西藏志。西藏記、衛藏圖識、西域紀事、準擬爾方略等の書、近世甚だ多し、中にも圖識は我が寬政四年の編集なりと記せり、用ふべき說多かる書なり。就て見るべし。）然れば海內西篇なる崑崙は。地圖に謂ゆる小崑崙山なるか、然も有らば。其の山の東南に黑水と云ふを圖き。其の東より北へ引き圖に曲げて弱水と云ふ川を廻らし圖たれど。西洋地圖の精きに依りて索むるに其の邊にしか號くべき川々無れば。其の川々は圖者の妄添なるか。（赤水の沿革海に、其の小崑崙の所に周穆王逢西王母と細記せれど穆王の往たるは彼王母之山とも、軒轅之國と

も稱する山にて、上に論ふ如く、それ西岳の眞崑崙なるをや〕さて山海經に。大荒西ノ篇なる崑崙を流沙ノ之濱と云へるは。地圖なる大崑崙山に叶へれど。西海ノ之南。赤水ノ之後。黒水ノ之前と言ひ。其下有ニ弱水淵一環レ之と云へるは傳說の誤なり。然るは此の四邊に海なきは更なり。赤水黒水と云ふべき水と云べき水も無く。かつ弱水の淵の環廻も無し。然れば右三篇の文に記せる說どもは。其の山々を崑崙と誣たるに就て。北極直下の眞崑崙。及び西嶽龜山の昆崙に係れる事どもを妄添して。語り繼しを正し敢ず載せる說なる事疑ひ無し〔山海經には然る類の誤り多きこと、大扶桑國攷に委く記し辨ふるを見べし、然れど眞古書たるには論ひ無し〕然るは其の說中に。帝之下都と云へるは。此擬山どもの事にこそ非ね。北極下の崑崙及び西岳の崑崙ともに帝の下都なるを。其の擬山どもの事とせるなり。其は晉干寶が搜神記に、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ニ弱水深一。又環以ニ炎火都山一。唐の段成式が諸皐記に、崑崙之墟帝之下知百神所在也と有るにても知べし。〔搜神記に謂ゆる崑崙は、北極下の崑崙を云へること、地首也と有るにて著明なり、下都とは上都の有るに對して稱せり、其ノ上都は即紫微宮なり、此の宮これ天帝の本都にして、彼の眞崑崙及び西嶽崑崙、東岳廣桑は更なり、南岳北嶽みな下都なり。其は共に大地に有る故に下都とは云ふなり〕其は下都と云ふ耳ならず。赤水。黒水。弱水。炎火之山。木禾。陸吾。水源の事もみな眞崑崙の事を竊みて誣會せる說等なるを。和漢古今の學者たち。此の誣會を論じ著せる人なきは。學事の本を古傳の大義に務むる事を知らざる故なり。〔赤水黒水弱水などの眞崑崙に係る事は上に論へる如くなるが、炎火ノ之山の事も搜神記の文にて、眞崑崙に係ること知られ、木禾の眞崑崙に係る事は前に引たる淮南子の文にて知られ、陸吾の眞崑崙に住する神なる事は、山海經の文にて知られ、また崑崙を水源と云ことは、上に引たる括地象に河水出レ焉と云より起りて、　と號けし山々には、必ず治源と稱して否ぬ凡川を引つけて、附會の說を作れる故に、彼の水經も然る俗說に雷同して其の水

源を崑崙と云へれど、註者も其山を索め得ずぞ有りける、抑眞崑崙に河水出焉と云へる括地象の說は世界の河水の本なる由の古傳にて、圖書編にも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と云へる如く、此は信に然も有べき事なるが、其の擬崑崙とも豈世界の河源ならむや、凡て山ちふ山に水の出ざる山は無れど其は悉かの眞崑崙より分配し有てる水の出るなり、然るは彼の括地象に名山大川みな眞崑崙より孔穴相ひ通ずと有るを見ても知るべし、殊に漢土の水源もかの大崑崙山と號けし吐蕃なる山より出るに非ず、其より放れる阿耨達山といふ山より、四方に流るゝ水の一派もろこしへ流入するなるをや、此は印度藏志の印度國俗品に註せれば此には大畧を云ふのみ然れば山海經□□□篇に、鎭出昆侖東北隅とある郭注に、河出崑侖潛行地下至葱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と云へるは然る言なり。漢書の西南夷傳に、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と云へるも同じ義なりこ其の誣會の中にも殊に甚しきは。其の擬崑崙に住める虎齒豹尾の穴處せる怪物を人と稱し。西王母と號たるは。眞の王母の形は凡俗の眼に見ること能はず。是を以て其の山に然る怪物の住しを誣てさは名たるなり。王母の眞影豈かくの如くならむや。其は第三條の本文を視て知るべしこ但し神仙は容貌を變化するも常なれば虎齒豹尾の形もしばし變形せりとも云べけれど、其の住する崑崙これ後人の擬名せる崑崙なれば此の虎齒豹尾の穴處せる物は一箇の怪物なりし事更に論ひに及ぶまじくこそ、猶は崑崙は其の國內の靑州の東端、吳の地の東端など其餘にも見ゆれど、最煩くなれゝば、今は其の論ひをば、さし置くになむ)さて彼の王充が論衡に。太史公曰。禹本紀言其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こは史記大宛傳の文なるが。今本と異なる文字多し、就て見るべし、其が中に、三千の三を史記には二と有り。此はいたき相違なり、また

玉泉華池を醴泉瑤池と作り、山經を山海經と作たり。○索隱曰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闐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方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擧耳と云へるは謂たりなほ下に論ふるを見るべし。)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天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禹紀山淮南地形未可信也と云へり。(史記の頭註に、王應麟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とある)今是を案ずるに。禹本紀と云ふは。史遷が當昔まで傳はれる古紀なること著し。此の引たる文を括地象と參攷するに。此は紫微宮直下の大崑崙を云へる說なり。然るを史遷王充らが天地の大體。神化創造の故實を知ざる闇眼に辨ふる事を得むや○張騫が大夏に使して崑崙を睹ずと云を引き出たるは殊にをかし。(張騫が西域大夏に使せる事史記の大宛傳、及び漢書の張騫傳、西域傳などを見て知るべし、其の傳中に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と有るは、張騫心を用ひて探れるに長老がある心遣なる答へせるを、張騫が信に受たる事の如く思はるゝなり)其は張騫固より神眞の古說を知らず。世の共に聞く、西北の國に崑崙ありと云をのみ賴と爲し。僅に月支大夏の國に到りて其の向に天竺ある事は。ほのかに聞つれど。西洋の諸國ある事は都に知ざりし物を。豈その西岳崑崙を睹ことを得む。此の人の見ざるを以て其の古說を虛亡と云ふを。豈闇眼と言ざらめや。(張騫が天竺ある事を聞つれど、西洋の國ある事を聞ざること、大宛傳大夏の所に、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

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云々と有るにて知るべし、身毒は天竺の域内なり、委しくは印度藏志に云へり。)また史遷が言に。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云々と云ひ。王充が言に禹貢に。崑崙山上に玉泉華池ありと云はざるを以て。本紀山經の說を虛妄と言へれど。謂ゆる禹の本紀は大禹謨禹貢などの本書ならむと所思たり。然思ふ由は。尚書旋璣鈐に。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と有り。(尚書璣鈐は先秦の古書たるが早く全書は亡たれど此の文孫穀が古微書、孫星衍が孔子集語などに擧たり。)然れば帝魁より周の末世までの本紀を悉得たるにて。禹の本紀また其の中に有りけむを、堯以前の遠世の事は斷すて。堯以來の近世の事を取り。(こは譬へば皇朝の史學家の神武天皇以前を捨て、其れより以後を取る類なり。)其の心まゝに崑崙などの類。すべて神異に涉る事。及び九州外の事など。世法と爲らず迂なりと爲て省き捨てたる故に。禹貢は然る事なし。其は孔子固より世法を立るに。玄古の神理に資り本づく事を嫌へる故なり。(抑孔子の尚書を刪定せること誰も間然する事なき聖業と思ひて在めれど、予は間然する事どもいと多かり、其の由こゝに言はむも易けれど、說長ければ本編は更なり、三五本國攷、孔子聖說考などに論へるを見るべし。)此の人の然る新見を立たりし以來。其學風を好む徒いと多く。世は彌益に神理に疎くなり以て來つゝ。終に王充などの如き狹見固陋の者出で。右のごと偏見する事とは成れり憐むべし。(王充は貧にして書に乏しく書林に往て其の在る書をかい見つゝ、其事を記えて學者と爲れりと云は信なるにや、其の論衡を見るに今世に博識家など稱する徒の書たる物を見る如く、其の全書を通讀せず、只に片端を涉獵して說を爲たりと見ゆる事ども多かり、殊にいと心狹き人にて、神異幽妙の事どもをば其の實否を究むること能はず概して虛妄と云ふを見識なりと心得たる人なり、然るに此が論衡ありて以來、今に至り和漢の學者ら口にこそ充が弟子とは云はず有れ

大抵は其の說に化せられて、然る偏見狹意の固執となり、知らず〳〵彼が後乘にのりて、大道を神理に索むる學を務めず却りて神理を嘲るを拔群にして、其を辨ふる學者はいと有難くなも成にける謂ゆる流學守レ株比肩皆是なる物か、)

大正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刷
大正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定價金貳圓也

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五丁目八番地
編輯兼發行者　室松岩雄

東京市神田區鎌倉町三番地
印刷者　古川健作

東京市神田區鎌倉町三番地
印刷所　共榮舍印刷所

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五丁目八番地
發賣所　法文館書店